

花豹風雲（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東門白・文

一男一女兩個青年人以「花豹」爲號，專劫爲富不仁之巨賈，積案如山，偵警束手無策，却又極受一般百姓之崇敬，他們究竟屬什麼身份？情節緊湊，扣人心弦，包保令你看後拍案叫絕……

$4.00

第25年
15

編者話

獵王小五子這個故事集，是以民初時代和我國東北邊陲作背景，當時也正是軍閥爭雄稱霸期間，加以東洋倭寇入侵之猖獗，致使當地百姓民不聊生，渡日如年……今期刋出的「花豹風雲」是講述當年青島市六大巨戶的事蹟，由於他們各有不同不能告人的發迹經過，因而先後均遭「花豹」洗劫。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惶惶終日，談「豹」色變。事後小五子更揭發了他們當日曾在奉天作下的一宗嚴重罪案……過程曲折緊張，鬥智鬥力，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刋。

＊＊　　＊＊　　＊＊

連載中篇「金劍令」接近尾聲，將告終結，今期故事發展波詭雲幻，高潮迭起。五雲門與武林各派怎樣收拾局面，下期大結局將有交代。同時本文作者東方玉將繼「金劍令」後另篇新著「龍形劍客」刋出，請留意本刋第１７期。

＊＊　　＊＊　　＊＊

下期雪刀浪子故事集刋出一篇奇異脫俗，細膩感人的巨著——「水月一刀」，是青年作家龍乘風今年夏季得意之作，保証令你愛不釋卷，萬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花豹風雲（獵王小五子傳奇故事）
「花豹」行踪，神出鬼沒，是男是女，撲朔迷離。青島六大巨戶先後被劫，人人自危，談「豹」色變……東門白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神劍鬥魔刀（日本武士道揭秘錄）……麥中青 39

金七銀劍（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上▶
心切復妻仇　秘笈換禪功……凌霄生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飛花逐月（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名醫失踪跡　皆因醫術精……臥龍生 61

虎穴（俠義奇情故事）
參透壁畫功　武術有淵源……黃鷹 67

蝙蝠·烏鴉·鷹（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殺手悲身世　前途難預卜……西門丁 73

鷹飛江南（俠義傳奇中篇）
異人傳絕學　邂逅遇嚴慈……高皐 81

金劍令（俠情中篇連載）
風雨滿仙岩　各門派反正……東方玉 87

女霸天（神槍雙傑故事）
涉險孤島　情困英豪……龍驥 95

死亡牌局（奇俠司馬洛故事）
翻查病歷　探聽行踪……馮嘉 10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在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雙姝被囚人變鬼
重見天日雪深仇……朱雀 115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弟子起貪念　偷盜石馬經……蕭逸 125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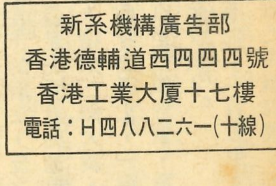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5期
（總號125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獵王小五子　傳奇故事

花豹風雲

東門白·文
可飛·圖



花豹顯身手

黃安在大廳中負手踱着。這麼酷熱的三伏天，而他又擁有這麼大的財富，居然連一個自來風（電扇）都沒裝，搖着芭蕉扇，不時抹着鼻尖上的汗珠；一套白細布衫褲都發了黃，深淺不一的汗漬，在背部形成了一圈圈的圖案。

「老爺，有位客人求見……」僕人在門外哈着腰，說：「是個二十來歲，三十不到的小伙子。」

「是幹甚麼？」黃安有點煩，心想：大白天地，「花豹」該不會登堂入室吧？

「他說他是畢大人跟班的小呂介紹來作保鏢的……」

「嗯？嗯！好，叫他進來。」

畢大人就是青島市的頭兒，也是魯督

大鬧青島市

張宗昌的心腹。烟台的許道尹送上張宗昌的兩個娘們，而且還爲他養着，老畢却送了五個，這也正是張宗昌的「三不知」之一——不知老婆有多少的註脚了吧？

青島是個洋味十足的都市，這幾個月來，却被大盜「花豹」鬧得天翻地覆，在半年內，作案九次，不要說破案，警方和偵緝隊的人連此人的影子也沒看到。

九件大案中的苦主，有幾個是青島市赫赫有名的人物：牛皮、痰筒、黃花魚、饞貓、餓鬼、鐵公鷄。這是青島市無人不知的六個大亨的綽號。

這六個大亨有三個被「花豹」光顧過，據說下一個就輪到「鐵公鷄」黃安了。

陳祖是製脚踏車起家的，由于能吹，「牛皮」之名不脛而走；李志明開麵粉廠發了大財，由于爲人齷齪，都叫他「痰筒」；李繼宗二十歲時是賣魚的小販，現已擁有二十餘家大魚行，背後都叫他「黃花魚」；至于林雯這個只有二十七八歲的女大亨，丈夫是綢緞業的鉅子，却短命去世，由于林雯個性外向好交際，這「饞貓」之名一旦被扣上，也就抖不掉哩。余逢時是銀匠出身，光是青島就有四家銀樓，寡人有疾，得了個「色中餓鬼」的諢號。

僕人帶進一個高大的青年人，看來二十八九歲，一套富綢褲褂，掩不住一身的虬筋栗肉。此人雖不算英俊，倒是精神抖擻，使人相信是個智勇兼備的人物。

賓主落座，黃安仍在搖着扇子，說：「貴姓？」

「吳。」乾淨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吳先生自信能應付這頭痛人物？」

「黃先生，除了本市的偵緝隊和警局，再加上即墨縣的聯莊會，人手不謂不多，有用嗎？」

黃安掃了姓吳的一眼，說：「吳老弟總該聽說『花豹』這個人物了吧？」

『花豹』而已，只是沒遇上够看的獵手罷了……」

「吳老弟，是不是好樣的，光動嘴皮子是沒有用的！管不管用，對我的安危可關係可大哩！對付『花豹』，如果有勇無謀……」

「對，謀爲勇之靈，勇爲靈之足，缺一不可，昔年霸王兵敗烏江，只剩二十八騎，還能三戰三勝，如能渡江重整，捲土重來，未始不能成功，却悲呼『天亡我也』；在鴻門宴上，如不興那婦人之仁，劉邦又何至成了氣候？這都是有勇無謀的下場，如在下不是智勇兼備，以『花豹』氣燄之盛，怎會冒然而來……」

黃安見他談吐不俗，總算擠出一絲笑容，說：「老弟的胆識學問是够了！只不知身手方面……」

「關于這方面就像作買賣一樣，一定要給人家看看樣品。但在下有言在先，如果在下這兩手，還當得黃先生的法眼，必須採納在下的辦法，反之，馬上走人！」

「還是先看看吳老弟的身手吧……」

僕人帶來三個大漢，個個膀大腰粗，其中一個身高近丈，一臉紫麻子，手如蒲扇，簡直是三頭野獸，黃安說：「吳老弟，這三個成嗎？」

吳道說：「黃先生，只有三個嗎？」

黃安心中直冷笑：別他媽的窮咋唬哩，就憑這三個，就是讓你打，不必還手，也能把你累死。

「既然只有三個，一起上比較好些，不過話要說在前頭，打傷了人，本人概不負責。」

「對對！不管誰傷，責任自負。」黃安急忙補上一句話。

粗矮的那個先撲上來，一口大水缸只要被他一摟，就會四分五裂，人被拖住可以想像，不知是怎麼弄的？吳道一手抓臂，一手托胸，身子半轉「嘩啦啦」聲中，連人帶窗框及玻璃，都甩到院中去了。

黃安一驚，這工夫兩個高大的一前一後撲上，像兩堵人牆把吳道夾在中央，黃安以爲，八成要把這小子抬出大門以外。那知這念頭未完，較矮的那個一拳砸空，屁股上被踩了一脚，一頭栽在門上，差點昏過去，巨人一掌自吳道頭上掠過，像刮過一陣狂風，吳道往上一貼，在他的肚上砸了一拳。

此人皮厚肉粗，只退了半步，吳道吃了一驚，要是被他砸一下，那就够瞧的了，趁機右拳一幌，左手疾抓此人的胯下，却踩出決定性的一脚。

這一脚實實地踩在肋骨末梢處，「蓬！」然聲中，巨人倒地昏了過去。撞在門上那個伸手掏鎗，寒芒閃爍，「奪！」地一聲，衣袖被一柄七首釘在門上。

這傢伙還要作困獸之鬥，黃安揮揮手說：「算了吧！還不够現眼嗎？把人弄出去……」

「是……黃爺……」

「黃福！」

「在，老爺……」

「看茶。」

不久，不但泡了茶還上了一道「沙奇馬」名點，黃安笑得很响亮，說：「吳老弟，咱們可以談談合作條件了！」

吳道呷了一口茶，伸出五個指頭，說道：「黃爺若能够藉重小弟，需要這個數字。」

「多少？」黃安的臉色都變了，他知道絕不會是五塊大洋，如果是五十塊可怎麼得了？」

「五千，而且只負責今天一整夜。」

黃安的耳膜幾乎被震裂，笑得比哭還難看，說：「吳先生，一夜要五千……我的錢不是海浪潮上來的呀……」

「黃先生，五千一文也不能少，相信『花豹』也絕不會和你討價還價的。」

「這……這個價碼……」

「黃先生，早知如此，我不該來打擾的，告辭……」

「吳老弟……」黃安汗出如漿，道：「五千就五千，『花豹』來了，你把他擒住，五千照付，要捉不來，只付五百。」

「不，來是五千，不來也是五千，只是小弟相信他今夜會來。」

「要是他今夜不來，明天晚上也不來，每天付出五千，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黃先生，這樣吧！如他不來，小弟分文不取，來了而且把人逮住才拿五千，這你該滿意了吧？」

「這當然行，而且我還可以先付一百塊定洋……」

條件談妥，吳道說：「『花豹』如果遐上你，必然知道府上有大量的珍寶，這些東西你必須收拾起來，自己保管。」

「那是當然，我有一個手提袖珍保險箱，把貴重珍玩藏好，小保險箱上還有一條鋼鍊，屆時拴在大樑上，保險箱放在桌上，你我對面而坐……」

吳道說：「那些偵緝隊的人呢？」

「我對他們根本不予信賴，可是又不便拒絕，所以他們只能在宅外監視着。」

「就這麼決定，今夜你準備些酒菜，我陪你等候飛賊光臨。」

黃安臉色一變，道：「怎麼？還要準備酒菜？這項開支……」

「黃先生，這個由我請客，你自管去準備。」

黃安這才笑笑道：「吳老弟，我叨擾了……」「鐵公鷄」眞是名符其實，如假包換。

不久黃安進入內宅，這三進四合房，佔地甚大，黃家人丁不旺，奴僕可不少。雖非鐘鳴鼎食之家，開飯却要搖鈴。

現在，他來到女兒黃小蘋的跨院中，才一探頭屋中，黃小蘋就看出父親眉飛色舞，憑她知父莫若女的經驗，父親八成在商場上又有斬獲。她說：「爹，有什麼喜事嗎？」

「可以這麼說……」

「又有進帳？」

「不……不，爹今天晚上要捉住那頭『花豹』了。」

「爹，你可別多事，連青島市的偵緝隊和郎墨縣的聯莊會以及團練都沒有辦法，又何必搬磚打脚，乾脆，把貴重的珍玩送到錢莊去保管吧！」

「小孩子，妳知道什麼？」黃安成竹在胸地說：「爹請了一個保鏢的，不要說一個『花豹』，就是三個，也休想逃過今夜。」

「是什麼人物，爹對他這麼迷信？」

「反正爹不是唬妳，今夜非但不會讓『花豹』得手，還會一舉成名。爹有個計劃，將來延攬這個鏢客，拍攝武俠電影，上海人能拍『火燒紅蓮寺』和『荒江女俠』咱們就不能拍攝『生擒花豹子』嗎？」

「爹，您的頭腦不老呀！」

「誰說我老來？一旦擒住了『花豹』，商會會長這個位子……」黃小蘋知道，她的父親想這肥缺已經很久了。

「爹就那麼信任他，一定能生擒『花豹』？」

「因爲爹親眼見識過他的身手，不過，爲了小心，爹演的這齣戲中，要妳扮演個重要角色。」

「我？要女兒帮您捉强盜？」

「不錯，可是妳別緊張……」在女兒耳邊說了一陣子。

黃小蘋皺了一陣眉頭，說：「爹，您既然信任這個鏢客，却又來這一手，基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那不是自亂陣脚了？既然如此，何不去求教外公？」

「丫頭，世上的事，不能用妳那種簡單的方法來處理，不防一手這麼成？盡管他是畢庶澄市長跟班的小呂介紹來的……至于妳外祖，他如果行，人家會把他刷下來？」

「爹，我反而有點怕了……」

「傻丫頭，怕什麼？除非他是神仙才會猜出……」

晚飯時程天虹來了，黃安居然只欠欠身子說：「程隊長坐呀！吃過飯沒有？」

「吃過了！黃先生，你別張羅……」

「花豹」在青島連續作案九次，連「花豹」是男是女還沒弄清，各方的責難和譏嘲，自不待言，這位偵緝隊隊長內心之窩囊，就別提啦。

「黃先生，聽說您請了一位保鏢？」

「是啊……」黃安說：「有人說偵緝隊和聯莊會的朋友，都是混的，佔着茅坑不拉屎，老百姓爲了自求多福，也只有這條路好走囉……」

程天虹也聽慣這類譏誚，對吳道說：「這位就是新來的鏢客吧？貴姓？」

「吳。」

「大名是……」

「吳道。」

「在下是偵緝隊隊長，請把良民證拿出來看看好吧？」

「當然可以……」吳道掏出交給程天虹，說：「在下是體專畢業，偶爾客串一次保鏢，賺點『外快』！」

程天虹沒說什麼，遞回良民證，不久就告辭走了。

晚飯後，黃家可就緊張起來了，除了原有的護院，家中健壯的僕人也予以編組，希望一旦遇上「花豹」，以螞蟻纏螳螂那種方式一擁而上。

黃安叫厨子作了幾個菜，弄了兩瓶酒，他素日戒酒，說是有碍健康，其實是不喝自掏腰包的酒而已。

一個約一尺長，七八寸寬的小保險箱，放在桌上，一條鋼鍊一頭拴在小箱的提手上，另一頭鎖在樑上。

除非把鋼鍊弄斷，或者把樑柱弄斷，才能取走小保險箱。吳道似乎沉得住氣，飲酒吃菜，毫不客氣。

黃安雖有巧妙的安排，這「花豹」畢竟是連續作過九次案子的巨盜，他怎會不緊張？

時鐘敲過九點，黃家宅內刁斗森嚴，萬籟俱寂。即使一片枯葉落地也能聽清。

黃小蘋已洗了澡，穿着薄薄的睡衣躺在炕上蚊帳內。

她是一朵名花，加上老子有錢，青島的四大公子，她都沒有擦擦眼皮子。

富家子弟應刦來到人世，作惡性循環的使者，不是讀書的料子，只會花錢。有些愚蠢的家長，爲了使子女不遠離他們左右而又須倚賴他們，竟讓子女染上芙蓉癖。他們的理由是：反正錢是用不完的，只要他們在身邊就好……

現在，屋內已熄了燈，但院中有燈，屋內並不太暗，她以爲父親雖是個奸商，頭腦並不簡單。

時間一寸寸地溜走，她也越來越緊張，不免摟緊了那個洋娃娃。她對「花豹」十分好奇，有人說「花豹」是男人，也有人說「花豹」是女人。

說「花豹」是男人的，大概是基于連搶九次，其中三家且名列青島六大巨富之中，女人恐怕辦不到；說「花豹」是女人的人，可能是根據這名字或者每次作案必在現場上找到一朵絨製的花之故。

快到十一點了吧？她摟着洋娃娃更緊了。這洋娃娃是英國貨，頭和四肢都能卸下來，眼珠還會轉動呢。

不知翻過幾次身，突然，前院的開飯鈴急劇地響了起來，這個大銅鈴是掛在前院一株沙菓樹枝上的。每日三餐由值班僕人敲五下。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只有大宅發生火警敲打之外，嚴禁搖鈴。

如今深更半夜狂搖起來，莫非大宅中起了火？黃小蘋自窗上向外望去，並未看到火光，爲了遵守父親的叮囑，急忙又躺下來。

在鈴聲狂鳴的前三五分鐘，客廳中的吳道自稱要入厠，黃安說，這正是緊要時刻，怎麼可以離開？吳道則以爲，厠所不過在十丈以內的距離，去去就來，有什麼關係？

吳道往前院急走，遇上僕人及保鏢的，他說「花豹」已逝了前院，告訴所有的人手，往前院集中。

當然，他搖了那個大鈴，然後對大門的司閽人說，「花豹」已被外面的偵緝隊擒住，他要出去看看。

吳道出了大門，程天虹迎了上來，吳道大聲說：「程隊長，『花豹』已經成擒了……」

程天虹道：「了不起！是吳兄捉住了他？」

「是啊！不過也眞够險，我差點被他摞倒……」

「是男的還是女的？」

「當然是女的。」

「剛才搖鈴幹什麼？」

「黃先生一時興奮過度，或者想招來新聞記者，他拍着胸膛說過：下任青島商會會長，捨我其誰？」

「果眞能擒住『花豹』，這願望並不難達到，『花豹』是什麼樣子？」

「看來三十左右，或者三十郎當歲，長得也不怎麼好看，『花豹』之名，可能只是形容她其捷如豹罷了……」

「吳兄要去哪裏？」

「任務達成，酬勞已領到，還不去要幹什麼？」

「巨盜是吳兄捉住的，吳兄爲主要證人，提審這飛賊的時候，吳兄不到庭怎麼成呢？」

吳道笑笑，說：「程隊長，幹我們這行的，以不出鋒頭爲原則，你說是吧？」說完扭頭就走。

「吳兄，要走也不爭這一時，咱們進去看看……」

「程隊長，該你去善後哩……」一掌切向程天虹的後腦。而程天虹似乎早已懷疑他了，急閃之下後腦上仍被指尖劃了一下。

兩人一動手，司閽人及已到了大門口的程天虹部下就看到了。程天虹大聲說：「我早就知道你這小子不對路，因爲那良民證是假的！」

程天虹的部下奔了過來，吳道袖內射出一支小箭，釘在程天虹的肩上，冷笑一聲就上了民房院牆，接着「砰砰」兩聲，程天虹開了兩鎗，似乎稍遲了一步。

「追！」程天虹帶着部下窮追而去。

但在巨鈴狂搖的同時，一個黑影，幽靈似的一閃而進入黃小蘋室內，連此門是如何弄開的都不知道。

黃小蘋以爲是幻覺，繼而見是一個眞人，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她幾乎想喊。

「小姐，別叫！」

可是如不叫則有被汚的危險，對方似知她的心意，說：「黃小姐，請對區區建立信心，『花豹』作案，還沒有殺人或施暴的紀錄……」

的確，而且此人的語氣平和，不像是粗暴的人，仔細望去，此人身材碩健修長，留中分頭，上額寬而飽滿，眼部以下雖看不見，目光烱烱，至少可見高高隆起的鼻子，應該是個儀表不俗的年輕人吧。

不知爲什麼，她完全打消了喊叫的念頭。

是不是因爲九次刦案的苦主，不是貪官汚吏就是爲富不仁的角色？總之，她迄未攷慮喊叫。

「你就是『花豹』？」

「不錯。」

「爲什麼要冒充女人！」

「沒有冒充女人呀？」

「你不是作案時會留下一朵花嗎？那是什麼花呀？」

「那是人參花，那只是一個標幟，表示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正如令尊的綽號『鐵公鷄』一樣，難道他是眞的『鐵公鷄』嗎？」

「我並不否認家父很吝嗇。」

「至少他對妳並不吝嗇，對不？」

「眞想不到你會這麼風趣，你的名字絕對不會叫花豹的，大名可以見告嗎？」

「小姐何必多此一問？」

「家父找了保鏢的，你似乎不敢去找他，到我這兒來幹什麼？」

低笑一聲，「花豹」說：「本人作案已有九次成功紀錄，不動則已，動必成功，而且每次都在警方與鏢客的雙重監視之下，這一次能例外嗎？」

「那你爲什麼不去找家父？你在這兒能有什麼大收獲，據說你不動十五萬以下的目標。」

「對！黃小姐，拿過來吧！」

黃小蘋心頭一跳，說：「拿……甚麼呀？」

「妳太不忠實，洋娃娃呀！」

「你來此作案、只……只要一個洋娃娃？」

「黃小姐，別忘了，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本人絕不冒然下手的，拿過來吧，我已經說話太多了。」

「請你告訴我，下一個目標是誰？」

「怎麼？小姐和本人鬥法嗎？快打消這主意吧，偵緝隊的人不全是飯桶，程天虹就不單純哩！」

「我怎麼敢和你鬥法？我只是好奇而已，你不敢說嗎？」

「不妨，我可以告訴妳，下一個目標就是麵粉巨子李志明。」

「是他？那眞是太妙了！」

「據我所知，李志明是令尊的連襟，也就是妳的姨父呀！」

「不錯，但我姨父是商會會長，却也是爲富不仁，這一點，也正符合你下手的標準，對不？」

「黃小姐，妳眞開明，時間不早，快拿過來吧！」

「剛才有人搖鈴，也是行動計劃之一嗎？」

「當然。」

黃小蘋知道無法倖免，乖乖地遞過了洋娃娃，她的心情有多微妙，她眞希望這人有限度地侵犯她一下，但他沒有，她說：「你願意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嗎？」

「黃小姐，請快問。」

「九次作案，收入驚人，你爲什麼還不知足，這一大筆巨欵，你打算作何用途呢？」

「黃小姐，我只能這麼說，這筆錢如果一個人花用，兩輩子也花不完，如果用在救人救世的正當用途上，這數字却又是杯水車薪了，黃小姐，謝謝你的守密，再見！」

只是一晃，人影似已消失在空氣中。

黃小蘋悵然若失，絕非痛惜洋娃娃中的珍貴寶物，而是怪客消失，像在她的心湖中投下一塊巨石，久久無法平息。

黃安自以爲計劃周密，因爲小保險箱內藏了些銅板和制錢。在怪客離去的十分鐘左右，也就是程天虹去追吳道未能追上，返回黃宅時，黃安知道不妙了。

但是，他仍然以爲「花豹」來是來過，乍見吳道在此，發現鐵箱中無甚貴重東西，只好搖鈴吸住偵緝隊的人趁機溜了。

所以他以爲，雖未捉住「花豹」，却是六大家中唯一被光顧而未被洗刦的一家，也算差强人意了。

但是，他奔向內宅，見到了女兒時，父女的眼神一交接，黃安就知道糟了，說：「小蘋，那個洋娃娃呢？」

「爹……被『花豹』搶去了……」

黃安腦中「嗡」地一聲，差點暈倒，一掌摑去，黃小蘋被摑倒地上。一個打人，一個被打，在他們父女，都是極少有的經驗。

「我現在才知道，在爹的心目中，我沒有珍寶重要。」

「愚蠢……」黃安說：「人所共知，『花豹』作案，從不傷人，而妳居然沒有喊叫……」

「爹……我當時都嚇慌了，哪還想到這個……」

「我就不信『花豹』未卜先知，因爲東西藏在洋娃娃中，只有我們父女二人知道，只是妳見到了他，就慌了手脚而自動說出。」

「不，人家早知藏在洋娃娃中，一出現就搶去了洋娃娃，留下一朶絨花就走了……」閉上房門伏在枕上悲泣。黃安說了些軟話，她也不理他，直到黃安的塡房回了家，才把黃安勸回房休息。

黃安善財難捨，那洋娃娃中的珠寶，約值三十萬大洋。

「黃先生，請您把不久前發生的事說一下好嗎？」

黃安有點發燒，說道：「程隊長，你們偵緝隊的人，只會賊走了掄扁担，請便吧！」

「黃先生，老實說，昨天我就看出吳道這人來路不明，因爲他的良民證是假造的。」

「少在這兒放馬後炮，你昨天幹什麼來？」

「我只是想在當場擒住他，使他無法狡賴，黃先生，我可以和令媛談談嗎？」

「隨便……」

機關一道道　難不倒花豹

第二天，報上大肆宣染，也刊載了程天虹辭職而被批准的事。有人猜測下一個目標是誰？但未猜到是麵粉大王李志明。

下午，黃小蘋打扮了一下，帶了些衣服來到黃安房中，說：「爹，我要到阿姨家裏住幾天。」

黃安額上敷了塊濕毛巾，塡房劉香妙在一旁照料。說：「小蘋哪！黃家剛發生過不幸的事，還是留在家裏吧！」

「我的事不要妳管！」劉香妙是個過夜生活的人，每天不到午夜不會回來。反正不是聽戲，就是打麻將。

「小蘋，妳還在生爹的氣嗎？爹一時忿怒打了妳，妳也要原諒爹的心情……」

看看黃安憔悴的臉色，她也極不忍，說：「爹，我不計較這件事了！我只是在家裏悶得慌……」

「小蘋，咱們父女的情感……怕是有了裂痕……」

「爹，沒有，希望您能看開點，錢畢竟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更重要。」

「小蘋，打了妳之後，爹馬上就後悔了，我眞恨這隻手，有多麼賤？」

「爹，你不要再自責，女兒不會怪您了……」

× × ×

李家的派場不比黃家小，原因是，李志明爲商會會長，上一代就有錢，只是這一代更發揚光大而已。黃小蘋和表姐李紈相處不錯。

「表妹，這次姨父被搶，你們都受了一場虛驚吧？說是珠寶是放在洋娃娃中，到底是怎麼回事？」

黃小蘋說了。李紈說：「那飛賊到底是男是女？他是什麼樣子？」

「好像是個女人……」她也不知道爲什麼要說謊？又說：「戴着面罩，看不清楚。」

「我眞想不通，『花豹』弄這麼多的錢幹什麼呢？」

「誰知道？我總以爲，這女人除了神秘之外，並不太壞……」

「表妹，聽妳口氣，似乎在同情這飛賊，以一個苦主的立場來說，似乎……」

「表姐，一般百姓似乎都同情『花豹』，我恨她又有什麼用呢？由此可見青島六大家的人緣了！表姐，姨父也是六大家之一，可要小心哪！」

「我也這麼想，可是我爹說，『花豹』不來則已，如果眞來，非吃鱉不可！」

「表姐，我爹還不是太信任自己的計謀才吃虧的？姨父不會沒有些珍玩什麼的吧……」

「當然有，表妹，不談這些，有男友了吧？」

「有個神交。」

「這是甚麼意思？」

「就是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呀！妳呢？表姐，總該有個意中人了吧？」

「我這麼醜，誰要？」李紈的確不如黃小蘋動人，但也不能算醜。

「表姐，妳別客氣哩！妳醜，世上還有好看的女人嗎？況且，自小學到高中，幾乎每年都是第一名……」

這時女僕入廳說：「小姐，外面有位孫先生找妳……」

「噢？」李紈立刻泛出了甜蜜的笑靨，說：「他的人呢？」

「在前廳裏。」

「好，我馬上去！」

「表姐，」黃小蘋說：「這位孫先生一定是妳的男朋友，對不對？」

「怎見得？」

「觀顏察色，思過其半矣！我可以看看這位未來的表姐夫嗎？」

「表妹，有句話說出來妳可別見怪，妳是個美人胚子，一旦亮了相，我這作表姐的恐怕要爲人作嫁了！」

「喲……表姐，妳把我當作葷腥不忌的人哩！不看就不看，對方如果是見異思遷那種人，也就毫無可取了！」

「這道理我也知道，但還是小心點好些。」

李紈去會客，黃小蘋心想，表姐如此神秘，我倒是非看看不可了。明看不成偸看總可以吧？那知一看之下，差點驚呼出口，原來這青年人正是黃家的保鏢吳道。

那天黃安誇稱這鏢客了得，文武雙全，黃小蘋也曾在大廳窗外偸看過此人。

「是了……這吳道又是『花豹』的助手，前來李宅探路子，準備下手。那怪客說得不錯，下個目標必是姨父。」

這時李紈說：「孫讓，今天怎麼有空來找我？」

吳道居然改名叫孫讓了，說：「妳是知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呀！」

「你這人眞是，不是前天才在滙泉公園見過面的？」

「我今天有要緊的事！」

「我知道你不會有什麼要緊的事。」

「不，李紈，不要責我冒昧，我鄭重向妳求婚！」

「求婚？」這話使她吃了一驚，她半喜半憂地說：「孫讓這事要攷慮一下。」

「當然，出去走走好嗎？」

兩人在花園中邊走邊談，孫讓說：「這幾天被『花豹』整得滿城風雨，而偵緝隊居然拿他沒有辦法，眞是……」

「我也奇怪！就算『花豹』有個助手好哩！以偵緝隊的實力，再加上苦主們請的保鏢，仍是一籌莫展，這個女人可眞是神通廣大了！」

孫讓說：「的確，令尊也是青島六大名人之一，不也該小心點嗎？」

「爹比誰都小心，他說過，『花豹』來也是白忙一場。」

「這太自負了吧？是不是家裏未放太多的珠寶？」

「三尊金佛上，各鑲了十五顆巨鑽，估計值三十萬大洋，雖說『花豹』的胃口大，也不會不動心吧！」

「所以我說，要特別當心呀！」

「不要緊，我爹收藏在十分安全的地方……」

「可別太相信保險櫃呀！」

「不是保險櫃，而是機關……」

「機關？妳別唬人成不成？」

「我騙你幹什麼？那還是名家設計的呢！」

「越說越玄哩！就像尙小雲的戲班貼出七俠五義戲碼，就是那種機關吧？」

「那算什麼？比那個可精彩多哩！可惜爹不在家時，不准任何人進他的書房，要不，我可以帶你進去看看。」

「妳剛才說過，還是名家設計的？」

「是啊！提起此人，應該不會陌生的，他就是前上海某大學的機械系教授，目前也是本市天主教的神父章利博士……」

「他？」吳道心頭一震，淡然說：「聽說過，似乎他在電機方面的造詣比機械還要深些。」

「對對！他和家父早就認識了，才爲家父設計了這個機關，簡直妙極了！」

「李紈，那件事，妳要攷慮多久？」

「至少也要十天半月吧？」

「天哪！十天在我，不啻是十個世紀呀……」

× × ×

章利博士接待了一位年輕人，他就是吳道，原來章利以前還在天津英專教過書，說起來還是先後期的師生關係。

「孫同學此來是……」吳道已改名孫讓。

「一方面是禮貌上的拜訪，另一方面是關于機械方面，想求教于教授……」

「孫同學現在哪裏高就？」

「一家工廠作助理工程師。」

「那太好了！咱們是同行。孫同學有什麼問題自管提出來。」

「博士，一定聽說過飛賊『花豹』的事吧？」

「當然，北伐軍一路撲來，全國震動，但『花豹』案發生，立刻就冲淡了北伐軍的洶洶來勢。」

「據說此賊身手了得，智機百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對電氣及機械也頗內行，這由過去十次案件可以看出，所以希望博士能帮帮忙。」

「不必客氣，孫同學府上，莫非也需要……」

「不不，而是學生的女友，也就是本市商會會長千金李紈……」

「噢，原來李紈是孫同學的女友，都不是外人……」

「博士為李會長府上設計的機關，李紈說極精巧，只是，科學日新月異，四年前的產物，在目前是否……」

這激將法已收到了效果，章利是個專家，可以說全國聞名，不免自負。說：「孫同學和李紈認識多久了？」

「不瞞博士說，我們是已經論及嫁娶了……」

「啊！那眞恭喜你哩！孫同學，李紈這位姑娘不錯，讀書一直是名列前矛，待人接物也中規中矩，你眞有眼光！」章利到中國已有十六年以上，中國話說得很流俐。又說：「孫同學是說我設計的機關可能擋不住『花豹』？」

「不敢！學生以為，行將與李紈結合，不免對李府的安全格外關心，還請老師恕我直言。」

「老弟也不必客氣，科學突飛猛進，我們已有跟不上時代的感覺，老弟有話不妨直說。」

「博士在機、電兩方面之造詣，不但全國聞名，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少數知名之士。所以老師設計之機關，能擋住『花豹』似是理所當然的事，萬一擋不住他，却未必有人會體諒老師的立場了……」

這話貶褒兼而有之，章利簡直哭笑不得，說：「好好，我不妨讓你瞭解一下該機關的構造的原理……」他大致說了，但吳道却仍在微微搖頭。

章利已六十歲，學問和修養都有了火候，也不免惱火，他的成就，從未被人懷疑過，立刻取來了設計圖樣。

第一道機關是磁場原理，第二道及第三道也一樣，只是最初發生之關連動作不一樣，比喻說第一道利用磁場，使人下沉，如來人的體能及反應有不凡的成就，也許可以倖免。但他倖免之後，一定會向左、右及向前，而且絕不會超過三米，所以在這三米內仍有翻箱，是以人體重量使翻箱轉動而發動電力的，而且我還把貴國的輕功也估計在內，即使能過第二道，第三道還是過不去。」

「博士，這又是什麼道理？」

章利傲然一笑，說：「這是一個分散注意力的小花樣，當來人通過了第一關時，對面長几上很大的碎瓷花瓶，會突然倒下，落地砸得粉碎，任何人此刻必然震驚，而且在此同時，左前方的便門，會突然打開，來人一怔，在一秒鐘之內，上面會落下電網，雖不能殛死人，却會失去反抗力……」

「看了此圖，加上博士的解說，學生有坐井觀天的感受，眞正是匠心獨運，鬼斧神工，就算再過十年，仍然不會落伍。晚輩倒是杞人憂天了……」

拍拍吳道的肩胛，章利得意地說：「孫同學，雖然你剛才的話技巧略差些，我却不怪你，從事科學的人，必須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求眞求實精神才行，你說是嗎？」

「是的，老師，如果來人不由正門而入呢？」

「三道機關由一而三，或由三而一，互相關連，正倒都是一樣……」

「老師不會笑學生的幼稚吧？」

「那裏，孫同學的坦率，我很佩服，你可以告訴李紈，叫她放心！她過去跟我補習英文修詞學……」

吳道辭出，章利搖了個電話：「請問李會長在不在家？」

「家父不在家，您是不是博士？」

「對對！我正是章利，妳是李紈？」

「是的博士，您找家父……」

「沒有什麼事，我只要告訴他，可以放心大胆信任我設計的機關。」

「當然，家父對博士的傑作是極有信心。」

「聽說李小姐快要訂婚了……」

「博士的消息太靈了吧？」

「當然，老師在機械方面有點成就，作人却不機械，是孫讓孫先生吧？」

「是啊！博士，你怎會知道的？是誰告訴您的呀？」

章利主要想印證一下，是否有這回事，目的已達，他說：「還是讓我暫時保守秘密吧……」

吳道出了章利家的大門，正好來了一輛馬車，他跳了上去說：「廣西路……」

車夫揚鞭抽馬，雙馬馬車疾馳而去。車夫說：「到廣西路幾號呀？」車夫是兩個人。一高一矮。

「十九號。」

「有什麼事啊？」

「一個車夫，是否管得多了些？」

「不多，不多。姓吳的，你可能還沒看出我是誰？」

「你是——」吳道的手向腰上摸去，車夫說：「吳道，你如果不想提早停止呼吸，最好老實點，車轅後下方，有一支經過特別設計的『自來得』連發手鎗，鎗口瞄準了你的心臟。是用一根細鋼絲拴在我腳下的彈簧板上，鎗口旁有一面小鏡反射你的形象，作為瞄準儀，用的是乾電池，這也是章利博士的傑作……」

「你要怎麼樣？」

「我要你說出『花豹』窩在什麼地方？要不，就送你到偵緝隊去。」

這人原來是程天虹，化裝巧妙，現在他回頭一笑，才隱隱看出是他。吳道說：「程天虹，你已經辭職了！又何必多管閑事？」

程天虹說：「沒辦法，我瞧不下這心氣……」

另一個是程的助手，如今還是偵緝隊的一員，程雖退休，却曾聲言，要以百姓

身份繼續捉賊，不生擒「花豹」，絕不罷休。

當車子轉過街角時車子顛得極厲害，吳道突然翻下車，幾乎同時，車轅的鎗已狂噴火舌「咯！」一口氣就是七八發子彈。但只差那麼一點點，吳道已竄入市場正門。

這市場很大，四通八達，有魚肉、菜蔬及乾菓等等，吳道的動作快，很快消失，在他竄入市場大門的刹那，程天虹又以左輪射了兩鎗，大門旁磚牆上磚屑激射飛濺，程天虹恨恨不已，助手也十分惋惜。

在此同時，章利博士門外來了個妙齡少女。她正是黃小蘋，由于她在李家偷看過吳道，也知道「花豹」確要向李志明下手。她並不知道吳道剛來過，只是有個很微妙想法，想和「花豹」鬥法。由于她是李會長的外甥女，章利自然接見了她。

「博士，姨父機關是您設計的？」

「是的。」

「博士，我們來一次君子協定如何？我告訴你一件事，你也帮我一次忙，你看如何？」

「這倒十分有趣，妳先說說看，讓我攷慮一下。」

「博士必須先答應了我才能說，但我深信博士可以辦得到。」

「黃小姐，是關于『花豹』的事？」

「博士果然精明。」

「這是因為黃府被刦，據說珠寶是在妳的手中被刦走的……」

「不錯。博士，據說『花豹』下個目標是我姨父李志明。」

「噢？這消息正確嗎？」

「我也不敢說完全正確，却有極大可能性。」黃小蘋說：「博士，您是知道，『花豹』所光顧的不是貪官污吏，必是奸商……」

「妳以為李會長是貪官污吏？」

「博士，在一般百姓及商人心目中，姨父是哪一種人？您總該有個耳聞吧？」

「黃小姐就根據這一點斷定下一目標是李會長？」

「當然還不止這些。所以我要求博士帮個忙，把那機關略為更改一下。」

「這——」章利愕然，又稍有所悟，說：「莫非妳以為有人知道了那機關的秘密，所以要改變一下？」

「是的。」

「本來那機關的秘密只有本人和李會長知道，不過，今天又多了一個。」

「那是誰？」

「是李會長女公子的男友，也可以說是未來的女婿吧！」

黃小蘋心中暗笑，說：「噢？他剛來過？」

「是的，我們還研究了半天，但我不相信他會洩密的。」

「是的博士，我也不信。」

「那麼，妳說這三個知道秘密的人是誰？」

「博士，現在不必研究這個，『花豹』一旦決定了下手的目標，絕不會改變。博士願不願意和我合作一下。」

「要我更改機關？」

「不錯。」

「他何時下手？」

「兩天以內。」

「黃小姐，姓要知道，那種精密的機械，牽一髮而動全身，要改裝一下，一兩天內絕對作不到的。」

「博士匠心獨運，略事修改，使它的效果變個方式就成了。」

章利想了一下，說：「也許可以做到，可是——」他眯着眼睛望着黃小蘋突着說：「黃小姐，妳怎知下個目標準是李會長？」

「是他親自對我說的。」

章利微微搖頭，說：「這是很難令人相信的事。不論『花豹』的本領有多大，這秘密一旦透露是十分危險的。」

「也許博士會懷疑我和『花豹』有什麼關係，或者說我就是『花豹』……」

「不，黃小姐可以說說『花豹』洗刦的經過情形嗎？」

「當然。」她擇要說了，也保留了一些，那就是同情「花豹」那一部份。

「黃小姐的目是是什麼？」

「只想捉住他，看看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妳不是見過他了？」

「那只是驚鴻一瞥，尤其是在黑暗無燈的深夜中。」

黃小蘋又說：「博士，既然您對自己的設計有信心，咱們的合作，就不能告訴姨父。」

「難道『花豹』下個目標就是他，也不能告訴他嗎？」

「是的，除非您對自己的傑作沒有信心。」

「這眞有意思。我們一起到李家去吧！這件事是值得一幹的。」

「我們可以去，但不要一起，更不能說出我們合作的事，只說有更精密的創意，想把機關小修一下，以臻完美之境。」

× × ×

入夜之後，李會長的大宅中外弛內張，刁斗森嚴。

程天虹隱在李宅之中，但別人不知道。章利和黃小蘋也在，只是他們的心情不同，章利以為，「花豹」不來則已，來了就要認命打官司。

黃小蘋則是好奇、興奮之外，還有點緊張。當她知道吳道還不是眞的「花豹」之後，她對「花豹」有十分微妙的响往和憧憬。

此刻，山東路上的正樂戲院，正在上演「大英杰烈」，而包廂中的女大亨林雯離座入厠。另外的友伴是黃安的塡房劉香妙和畢市長內弟的老婆。

還有一個是畢市長秘書的太太。

林雯入厠，一刻鐘後才回來。

但在此同時，李家後牆上，一條窈窕的身影一閃，就落在一片冬青樹之後，她婀娜多姿，步履輕靈飄逸，細腰隆臀，配上特製的緊身衣裝，即使有人發現她了，恐怕未被她嚇倒之前，已會被她迷倒了。

她以黑紗蒙臉，胸前有一朵絨花。

到了中院，程天虹的助手已經發現。才跟了一會，轉入另一小院就不見了。他立刻報告了程天虹：「隊長，來了！」

「在那裏？」

「我追到月亮門處，在往主人正院處又不見了！」

「是男是女？」

「她是個女人，而且一定長得不難看的……」

「快！快到主人院子附近去監視！」

但程天虹却在李志明的書房附近隱伏着。停了一會才叫醒了章利博士：「博士，『花豹』來過了！」

「來過又走了？」

「是的，而且是個女的。」

章利檢查書房中一切，完好無損，寶物未失。

「程隊長，『花豹』可沒有半途而廢的紀錄吧？」

「我也想不通。」自窗上拔下一朵絨花，說：「博士，您看……」

兩人相顧愕然，黃小蘋出來查問，乍聞「花豹」是女人，反而有點迷惘及失望呢。

× × ×

室內無燈，炕上有蚊帳，帳內有一對男女。

這兒是「餓鬼」余逢時的大宅。

余宅的護院宮寶田，是青島市頗有名氣的武師，這幾天特別小心，還特別把他的姪子召了來帮忙。

當然，另外還有三個保鏢。宮大春負責上半夜，快到午夜時他來到內院。

此刻內宅室內蚊帳中的女人說：「快點，我不能回去太晚……我沒有外宿的紀錄……」

「放心！『鐵公鷄』被刦，正是焦頭爛額的檔口，他才不會注意妳哩！」

「你還是快點吧！你不在乎我可在乎哩……」

交談停止，也正當是宮大春巡邏到此院之時。他聽到了室內異聲，且發現主人室外有人影一閃。

不久，他聽到室內有女人的呻吟聲。

宮大春年輕，而且久居鄉下，爲人老實單純，人生經驗太差，暗叫一聲「不妙」，八成是「花豹」來了，他當然未想到，余逢時的老婆五天前就回湛山的娘家去了，主要是怕「花豹」光顧，担驚受怕地。宮大春立刻推窗竄了進去。

窗內就是大炕，炕上有大蚊帳，人一入屋，大蚊帳即被壓斷而落下。帳內的人像兩條大白鯊入了網，以爲是「花豹」來了。那女人大叫「救命」！

而帳外的宮大春以爲，帳內必有一人是「花豹」，正是立功討好的機會，大喝一聲，向那人踢了一腳。

其實他未看清帳內到底有幾個女人？他只聽說「花豹」是女人，而剛才室內又有女人在哼哼，反正哼哼的必是余夫人，另一女人就是「花豹」了。

只是隱隱望去，帳中兩人似都沒穿衣服，這楞小子也未想通這一點。

沒想到被踢的人殺豬般地叫了起來，宮大春不由一怔，這不是老爺的聲音嗎？這小子到現在腦子還沒有轉過彎來，那知道這場面絕對不容第三者「參觀」，他居然撩起帳子。

一對赤裸男女，男的正是主人，但女的却不是女主人，因爲女主人已五十出頭，不會是渾身細皮白肉，況且女主人是「手鎗脚」。

「滾！你這頭豬！給我滾……」宮大春迷迷糊糊地，好像屁股上被踢了一脚。直到他見到了叔叔宮寶田說了一切，宮寶田才氣極敗壞地說：「世上哪有你這種鄉熊？那種情況怎麼可以進去？」

「可是我先看到人影在窗外一閃，不久室內就有女人哼哼……」

宮大春挨了一記耳光，宮寶田說：「你沒吃過豬肉，也沒有見過豬跑嗎？我曾對你說過，老爺有個相好的女人，經常深夜一起回家，大紛半夜來後，那女人就會離去，叫你睜一眼閉一眼少討人嫌！你是豬腦，轉眼就忘了？」

「叔叔，俺惹了麻煩……這兒是耽不下去了，天一亮就走人！不過俺還是想不通，夫人不在，老爺打野食，這也罷了…那娘們哼哼甚麼？他奶奶地有啥毛病？」

「好……好哩！不用說了！以前我以爲你已二十五歲，應該開了竅……沒想到……」

這工天余逢時已送走了劉香妙，來到這兒，宮寶田說：「老爺，那少子不折不扣是個鄉熊，您多包涵……」

「他爲甚麼要那樣？爲甚麼？」

「老爺，說也不信，他長了這麼大……一直窩在鄉下……沒見過世面……他本是一份好意，只是……」

「他往臥室裏闖，這是幹啥？」

「這……這……老爺，這叫我怎麼說呢？總之一句話……他是老虎和豬生的，又蠢又惡……他說當時聽到屋內有痛苦的聲音傳出……毛燥地就進去了。老爺知道，我是一個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人，不會對老爺說假話的，那楞頭青倒是一份善意……」

「噢……噢……是這麼回事兒！這就不能怪他……這年頭……都二十五歲哩……對這碼子事兒還沒有開竅……倒也難得。說起來也挺有意思的……算啦！我不介意，只叮囑他別亂說就成了……」

就在這時，另一院牆上人影一幌，宮寶田低呼一聲「有賊」，脚一跺上了短牆，却被人家一片腿淚又逼了下來。

結果余宅發現也被刦去了二十餘萬的珍玩，現場上留下了一朵花……

× × ×

「餓鬼」余逢時被「花豹」光顧，夾萬被打開，第二天中午，大概全青島市都知道了。

「程隊長，看來咱們似被『花豹』要了！」

「章博士，他玩了一手，先造成要光顧李會長府上的姿態，把咱們擱在這兒，再到余宅去下手，眞是狡猾透了。」

「程隊長，我簡直有點想不通，一個女人會有如此的身手和胆量嗎？」

「博士，我今天見過剛上任的新隊長，你猜他怎麼說？」

「莫非……『花豹』不是女人而是男人？」

「博士，您的反應眞是第一流的，他說根據余宅兩個護院的描述，『花豹』似是男人。」

「就是你說的那個吳道？」

「可能不是，吳道的身手了得，但在下以爲還應付得了他，此人應比他更高些，包括身手和智慧。」

× × ×

這是一幢老式的高牆深院民宅，此刻兩個人正在對酌，其中之一說：「段飛，到目前爲止，你對李紈可有情感？」

「你以爲我會？」

「這種利用，多少有點不忍。」

「想不到你小徐的心還眞軟，是不是還在想金粉？」

「這倒不是，你大概心目中只有我那已死去的表妹妙玉吧？」（見逢二進一）

「小徐，不能否認，妙玉很難使我忘懷。」

「這樣也好，免得動了眞情，壞了大事……」

「但也不能否認，黃小蘋這丫頭對你很有點胃口，我也担心，你會被她的纏勁迷住！」

徐步雲搖着頭，神色肅然說：「小段，咱們要玩票，大可不必到青島來冒這份險，況且，新上任的秦隊長如何？還未摸透，隊副倪超這人頗不單純。」

段飛說：「自上次『逢二進一』事件之後，我就再也不敢妄自尊大，小看別人了。好在我們還有伏兵……」

「也不要有倚賴心理，咱們現在必須步步爲營，更要避免爲他們招惹麻煩。」

「她們眞是太像了……」

「當然，她們是孿生的……」

「你是何時認識她們的？」

「不能用『她們』，只能用一個她。因爲最初我只認識其中之一，那是在東北的時候，她到哈爾濱市區作案，正巧被我遇上，以我那時的身份，應該協助警備隊的人生擒她，但是，我非但沒難爲她，還掩護她逃了……」

× × ×

這天下午，畢市長的秘書張鏡心爲來自濟南戒烟局的協辦梁昆接風，酒席設在膠東飯莊，陪客的有新任偵緝隊長秦光遠、警局督察魏奇、偵緝隊隊副倪超。其中敢惹人注目的是「饞貓」林雯。

張鏡心敬過酒之後，話題轉到「花豹」身上來了。梁昆說：「張兄，這『花豹』到底是何方神聖？上任隊長居然爲他丟了官？」

魏奇說：「梁協辦，我們不能否認『花豹』的確有兩下子，可是這次我和秦隊長已有周密計劃，而且擬訂時間表，有把握限時緝捕歸案。」

「這太好了！」梁昆說：「聽說此賊作案十餘次，既不傷人，也無强暴等紀錄，而且下手的對象也有所選擇，估計他的所得，應在兩百五十萬以上，胃口可眞不少啊！」

張鏡心對林雯笑笑說：「林小姐，妳名列六大家之一，有何感想？儘管『花豹』作案十餘次，其中也有非六大家的人物，六大家只剩下兩家，必難倖免……」

「喲！張秘書，您這是故意試試我的胆子吧？剛才魏督察說過，已有周密計劃，可以限時逮住他，雖然『花豹』神出鬼沒，我還是信任偵緝隊和警方的。」

「對對！」秦光遠說：「林小姐信任本隊和警方，不啻爲我們打足了勇氣，衝着妳這幾句話，我們也不能使你失望。」

林雯正色說：「各位一定相信，我林雯不全是由于行將輪到我，而窮緊張起來，只是爲了地方上的治安和法治的尊嚴，我決定以抛磚引玉的方式，拿出一點賞格，凡通風報信因而擒獲『花豹』者，償大洋一萬元，直接擒獲而送交偵緝隊及警方者，償大洋三萬元……」

張鏡心立刻離席，說道：「慢着，這件頭條新聞，我得馬上告訴老友石編輯，這絕對是獨家新聞，除非在座各位也通知其他報社，我相信石老編會高興得跳起來的。」

林雯說：「你怎知我不會打電話給其他報館？」

「姑奶奶！」張鏡心作了個揖，說：「妳就讓我風光一次，賣個人情如何？只不知姑奶奶剛說的價格算不算數？」

「這種事怎麼可以開玩笑？」

「不會，不會的！」秦光遠說：「我敢人格保證。」

張鏡心去搖電話，梁昆說：「秦隊長，據說『花豹』是女人，可也有人說是男人，是不是到目前爲止，連男人或女人還沒有弄清？」

秦光遠剛上任，手頭資料不多，無法回答，而魏奇却也不免尸食素餐，難以解嘲，那知新來的偵緝隊助手倪超，却冷冷地說：「既然苦主們有人說是男的，也有人說是女的，依我看，男女都有。」

梁昆說：「『花豹』有兩個？」

秦光遠沒想到倪超會在這場面上發表謬論，因爲在這些人當中，他的身份最低，說：「倪隊副，咱們出的鋒頭已經够瞧的哩！沒有把握的話，最好保留點！」

這話已經很明顯了，那知倪超掃視了在座諸人一眼，目光在林雯的嬌靨上停滯了較久的時間，淡然說：「魏督察剛才不是說過已有周密計劃，可以限時緝捕歸案嗎？我覺得『限時緝捕歸案』這句話並不過份！」

「這……」秦、魏二人都以爲倪超太多事了，簡直是穿皮袍戴草帽……不知春秋。秦光遠連忙拿話岔開，對梁昆說：「這次梁協辦到青島盤桓多久？」

「那要看林小姐能陪我打幾次麻將而定。」

「喲……我說梁協辦，我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吃了八頓沒營生，每天打八圈都成，你能一年不走嗎？」

飯後擺上麻將，地點是林雯的別墅，秦、倪二人辭出。

秦光遠說：「倪老弟，看你是個聰明相，怎麼會在這場面上亂說話？」

「隊長眞的和魏督察訂了『限時緝捕計劃』？」

「是啊！不過還未完成……」

「隊長以爲『花豹』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倪隊副，到底是誰介紹你來的？」秦光遠眞的光火了。

「隊長，這很重要？」

「對我並不重要，但對你自己却很重要。」

「隊長是說……」

「像你這作風，要是靠山不硬，我懷疑你能不能幹上一個月？在地面上幹這行，全靠朋友支持，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不能把弓拉得太滿。」

「隊長，一個人只要行得正坐得正，全心全意地去作事，自問沒有作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就不必顧慮太多。」

「你這話……」

「隊長別多心，你還沒有弄清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麼？聰明固好，聰明外露都不是好現象。」

「隊長，說不定『花豹』就在你我身邊，但你未必相信。」說完，逕自去了。

秦光遠微微搖頭，有點摸不透，但秦光遠的底牌誰又能摸清呢？

這工夫在林雯的別墅中牌局上，張鏡心說：「老梁，這次是何貴幹？」

「我還有何事？還不是和芙蓉膏有關連？」

魏奇說：「戒烟局可是個肥差……」

梁昆笑笑，說道：「彼此，彼此。大家都在一條船上，油水不能說沒有，也都差不多。這次到青島，主要是監督本市日本人的『土產公司』，一年兩次結算紅利，北洋軍這邊應得的一筆欵子，由小弟接收……」

張秘書壓低聲音說：「梁協辦，是否可與聞這一年兩次的數字？」

「自己人當然可以，過去大約半年盈餘一百三十萬大洋，一年約兩百五六十萬，雙方平分，但據說日本鬼子納入口袋的不止此數呢……」

「這筆欵子要運往濟南？」

「那多痲煩？況且是黃金。」

「我這人不善理財，在這一方面的學問……」

「把它存入外國銀行最可靠，而且隱秘……」

此刻倪超拜訪了程天虹，程天虹說：

「這位可是偵緝隊新來的隊副倪先生？」

「小弟倪超，程隊長多多指教。」

「小弟已離職，請別這麼稱呼了！」

「程隊長是前輩，有很多事要跟您學習。」

「慚愧！小可無能，才引咎辭職。」

「程隊長，正因爲您能自動辭職，表示您是一位負責的人。老實說，官場中積習難改，公務員生活奢靡，得過且過，這正是使『花豹』爲所欲爲的原因。」

程天虹喟然說：「很多人說我的火候不夠，處世態度激烈，其實倪先生可以想像，一個眞正作事的人，必會得到這種風評的。」

「程先生，咱們同病相憐，今後希望能多多連繫，聽說您見過『花豹』？」

「我見過他的助手，甚至還生擒過他，貴隊隊員程鵬知道，至于『花豹』本人，我見過他的側影，身段十分迷人……」

「這麼說那就對了！一定是她……」

「倪兄已有頭緒了？」

「小弟不敢確定，但相信不會離譜太遠。」

「事關秘密，在下不便與聞……」

「不不，只是言之過早，小弟不便宣佈，不過我可以透露一點，『花豹』應該是女人，而且不是市井中剪綹之輩，而極可能是高層面的聞人……」

「聞人？」

「是的。」

「倪兄，這眞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倪兄似乎也見過『花豹』？」

「是的，那是在李志明的府上，但是，她只去晃了一下，却去光顧了『餓鬼』余逢時。」

「『花豹』作案，到目前爲止，光顧的都是些貪官汚吏或奸商之流，這一點似乎……」

「即使如此，『花豹』畢竟不能代表法治，他仍是賊盜。」

× × ×

李志明晚飯後和章利聊了一會，自去睡了。他相信「花豹」會來，但却相信章利的機關。

現在，章利和程天虹住在一室，章利以爲程已是百姓身份，雖然機關値得信賴，有個老經驗的捉賊能手在一邊，總是壯胆些。

「程老弟，你以爲『花豹』會不會來呢？」

「應該會來的。」

「現在只剩下了兩家，一是本宅，二是林雯林女士，只是林雯交際廣，和軍政要人以及地方武力都有交情，據說每天晚上，光是便衣警察和偵緝隊的人，就有二三十個在大宅四週巡邏，甚至警備旅還派了個特務排在附近待命呢！」

「人手多和機關比起來，也許機關更有用些。」

「『花豹』智機過人，身手了得，我的機關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擋住他……」

大約是十一點稍過，簡單的警報紅燈閃亮了三下。

章利說：「程老弟，終於來了！」兩人一齊下炕，也許都有點緊張，加之也未開燈，一時慌亂，兩人穿錯了鞋子。

程天虹穿的是布鞋，章利是皮鞋，章利的一隻皮鞋穿在程天虹脚下，程的一隻布鞋也被章利穿上，兩人自然知道，但爲了趕時間，本不想更換，走了三五步，又覺得不換過來實在不方便，程天虹說：「博士，不行，一定要換回來，要不就影响速度……」

「對！快點換過來……」

章利脫下布鞋去換他的皮鞋，才走出兩步，程天虹和他幾乎同時尖叫起來，兩人脚底下都刺入兩個圖釘。

「這……這是誰不小心把圖釘洒了一地？」程天虹連連呼痛，說：「博士，你要小心，地上還有很多。」

章利說：「『花豹』太狡猾了，八成是他弄的鬼……」他却不能不暗暗抱怨，身爲偵緝隊長，如此手忙脚亂，就難怪一籌莫展了。

程天虹去開門，而門却已在外面鎖上了，窗子也是一樣，連防雨板也放下了，去開電燈，大概總開關被人接了下來。章利對自己的設計，信心已喪失一半。

黃小蘋已進入書房，她知道機關已修改過，「花豹」却不知道，她本想和「花豹」鬥法的，「花豹」一旦被擒，得利的必是章利，她的那份微妙心情就落空了。

當「花豹」進入書房中時，她適時出現，「花豹」正要有所動作，她及時出聲，說：「是我，花豹，我是黃小蘋！」

「黃姑娘，妳這是幹什麼？」

「我要來帮助你，但你必須回答我幾個問題。」

「如果不回答呢？」

「那你絕不會成功，非但章利博士在此，這機關也修改過。」「花豹」眼下有黑紗，目光烱烱逼人。

「噢！黃姑娘眞是一位有心人了？」

「這是因爲有人去找章利博士去刺探過原設計圖樣，所以博士不得不如此。」

「妳似乎什麼都知道。」

「現在不暇談這些，你一進書房，博士和程天虹的室內紅燈就閃亮了。」

「放心！他們在那屋子中暫時出不來的。」

「如你能告訴我三件事，我就告訴你是如何修改的，而且當面示範，如照原圖破解，你今夜非栽不可，除非你半途而廢打退堂鼓。」

「花豹」笑笑說：「是哪三件事？」

「第一，取下面紗，讓我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其次，告訴我，吳道是否眞愛表姐李紈？第三，你既能堅守原則，專刦貪官汚吏，弄了這麼多的錢也該知足了。爲什麼還要繼續作案？這些鉅欵是作何用途？」

「黃姑娘，以妳那身份何必多事？」

「別爲我操心，我就是愛管閑事。」

「黃小姐，可以告訴我妳問這些的動機嗎？」

「純屬好奇，但是絕對保證，不會洩密。」

「好吧！關於吳道和李小姐的，最初不過是爲行動舖路，將來或能產生情感，這一點我不敢斷定，因爲有時候連自己的情感都弄不清楚，別人的又豈能揣測？」

「這話也對。」

「至於鉅欵的用途，事關機密，我只能對妳說，是用在捍衞邊陲國土的無名英雄身上，人格保證……」

「這個我也信，請把面罩取下來我看看吧！放心，我既不會告發你，更不會繪下你的面貌向有關方面告密的。」

這一點，他似乎相信她，雖然此事成敗關係至大，但自她第一次交出了洋娃娃之後，他就相信她純屬好奇了。

於是他取下了面紗。

她下意識地打量，貼近再貼近，心跳加劇，面紅耳熱。正如她腦海中所塑造的形象，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黃小蘋有如失魂落魄，手足無措。這工夫「花豹」徐步雲已紮上了面紗，說：

「黃姑娘……時間不多……」

「好吧！你要快點——」突然向前邁上三大步，「嗆啷啷」一聲，落入翻箱之中。

「花豹」愕然說：「黃姑娘妳……」

「快點帶着你想要的東西去吧，但願巨欵眞如你說的，是用在一些無名英雄的身上，而且以後，我希望再見到你！」

「我想會的，黃小姐，我眞謝謝妳，而且，我替那些無名英雄向妳致最深的敬意……」

當章利和程天虹一跛一跛地進入書房中，章利忽然歡呼起來，說：「入陷了……捉住了！程老弟，你要爲我的傑作作見證！『花豹』落網了……」

「眞的，博士？」程天虹有點緊張。他的脚並未被圖釘刺上，但他也裝作一跛一跛地。

「機關是我設計的，又經我修改過，地板沉下，就表示箱中有人了，明天晚報上，咱們會名列第一版上……」

這工夫忽聞翻箱中傳來呻吟聲，章利一愣，立刻又喜上眉梢，不是說「花豹」是女人嗎？這就更錯不了哩，這呻吟聲正是女聲。

章利顫聲說：「『花豹』果然是個女人……」

程天虹站在章利左後側，目光緊盯着翻箱，雙手作勢欲抓。

翻箱內的女聲說：「章利博士……快救救我……我是黃小蘋……」

章利陡然間像掉落水潭之中，而程天虹却長長地吁了口氣，鬆了雙手。

「妳……妳是黃姑娘？妳……妳怎麼會……」章利沸騰的熱血已完全冷却下來了。兩人互視一眼，明天報上第一版，將不會有他們的照片了吧？

章利忽然心中一動，說：「黃姑娘，妳就是『花豹』抑是他的同路人？」

「章利博士，別開玩笑好不好？」

「黃姑娘，不是『花豹』而陷入翻箱之中，這話怎麼說？」

「家父被刦，而且由我手中失去了珠寶，我恨透了『花豹』，發誓要抓住他，今夜我就藏在窗外花壇中，當我聽到書房門響時，我立刻跟入，本以爲他已入陷，本想大喊，但一不小心，自己反而掉落下來……」

「這恐怕不對吧？修改機關的事，妳是親眼目睹的。」

「那是因爲當時一個人影向我撲來，一時失措，那還記得機關修改過呢？」

這說法雖不盡合理，却也可能。程天虹却冷冷地說：「博士，機關修改過？」

「是……是的……」

「這玩笑可開大了！」

「老弟，這不過是求功心切，才和黃小姐約法三章，修改機關而不告訴任何人，沒想到弄巧反拙……」兩人把黃小蘋弄了上來。

黃小蘋掩面悲泣說：「沒想到一份好意，反而惹了痲煩，要是姨丈知道了！對我對博士以及程先生可都太不利了……」

程天虹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章利大致說了，程天虹忿然說：「算我楣運當頭，你們的事，我懶得管了，今夜的事，請不要扯上我。」說完就走了。

章利連連嘆氣，說：「怎麼會發生這回事？妳看到『花豹』了吧？」

「沒有看清，只是嗅到一股子香水氣味，博士，在姨父面前，可別提我……」

當然，就是不叮囑，章利也不會說出她，因爲那樣他會更丟人。

「黃姑娘，事到如今，我以爲有必要澄清一些事情了。比喻說，第一次『花豹』光顧府上，妳已面對過他，如今李府被刦，又有妳在場，就算我不懷疑妳，偵緝

隊方面也會的，我相信妳有話沒有說出來，妳是不該瞞我的。」

黃小蘋此刻的確也以爲自己的胆子太大了，萬一「花豹」不是他說的那麼偉大，她能對得起誰？

可是她有勇氣面對一切，說：「博士，您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我承認失敗，可是我總以爲，有人洩了密似的。」

「如果博士在懷疑我，就把我送進去吧！」

章利只好叫醒李志明說了一切。

螳螂在捕蟬　黃雀却在後

熱河路上有一幢小別墅；這工夫天才黑，客廳內兩個漢子正在低聲交談。

坐在沙發上的四十出頭，紡綢褲褂被一根洋金錶鍊子都壓歪了，他端着茶啜了兩口，對站在窗口那三十左右，身胚結實的漢子說：「溫老弟一直在市府工作？」

「不，劉課長，在下以前是在威海衛海軍當國術教習，後來東洋人的『工廠』中需要中國人作護院，而且還要多少會點日語的，正好在下小學是在韓國讀的，還可以湊合幾句，就被選上了。」

「怎麼又不幹了呢？」

「不是我不幹，是人家叫咱們捲舖蓋的……」

「是不是東洋鬼子很不好侍候？」

「別提了，鬼子很神氣，總以爲什麼都比中國人強，他們『工廠』中的人聽說我過去是教功夫的，有一天晚上值班，一個日本領班，酒後向我挑戰，被我踢斷了一根肋骨，就這樣我又被調了回來。」

「你以爲東洋的功夫如何？」

「依我看，剛猛有餘，陰柔不足，在動手之前窮咋唬。只不過唬唬沒見過大場面的人罷了！」

這工夫前門上有人敲了五下，劉課長說：「溫老弟，『土產株式會社』副社長今井良一來了……」

「土產株式會社」不過是掩護，乃是和張宗昌合作產製鴉片、嗎啡及紅丸的日本工廠，原料由中國供給，日本負責建廠產製，且協助銷售。

二人一齊出迎，爲首的日本人四十五六歲，留着仁丹鬍，正是今井良一。另一個身高約六呎以上的部下，可能是北海道力士，今井指着門外車後座上的大木箱，說：「劉課長，梁協辦要的東西已送到，請派人扛進去。」

送欵的人理應送到家才對，但劉課長對姓溫的說：「溫老弟，偏勞你了……」

溫士元一搬就知道是黃金。今井不大會說中國話，溫士元只好權充通譯，說：「課長，他請你當面點清給據。」

課長打開木箱，這些金條共三百多斤。都是中國同胞傾家蕩產，國勢日衰的代價換來的，像劉課長這些人，當然不會去想這些的。

點畢給據，本應馬上離去才對，那巨漢說：「聽說溫桑的功夫不錯，反正任務已了，就向溫桑討教幾手。」

劉課長說：「溫老弟，他說什麼？」

溫士元說：「他說反正任務已了，他要和我玩兩手。」

「這不大好吧！在此欵未交梁協辦之前，怎麼可以惹是生非，你告訴他，改日吧！」

「課長，如不接受，他們會以爲中國人是膿泡！」

「這不是逞能好強的時候，告訴他，這是我的意思。」

溫士元說了，那知今井冷漠地一笑，那巨漢出口就是「馬鹿野狠」「啥枯蕭」！前一句是罵人，後一句是輕視。

劉課長不懂日語，也看得出來，對方極盡輕蔑之能事，正感無法下台，溫士元已向那巨人招招手，走向客廳中央。

這一下，兩個鬼子都笑了。

這巨人雙手交叉胸前，溫士元自然知道，這鬼子的臂部比他的長出半尺多，不主動攻擊希望不大。

當巨人挨了一下時，本想表示根本不在乎，可惜這一拳砸在肋骨末梢，差點「汪汪」吠出聲來。溫士元一拳得手，又補了一脚，却差點被巨人抄住脚踝，巨人吡牙裂嘴，展開了攻擊。

溫士元在工廠中擊傷的只是個空手道四段，這個是六段，他連接了三次「刀手」和一次「旋膝」，就知道雙方的力氣相差太多。

現在巨人似乎想速戰速決，刀手劈下，就像一塊磐石落在瓜架上那種根本無法負荷的感受。溫士元本想避重就輕，就地一滾，剛站起來，巨人「撇踼」之後來了一式「回轉撞」。

「格崩」一聲，溫士元的胸骨至少斷了三根以上，人已昏死過去。

溫士元一敗，巨人更是不可一世，似想把溫士元打發了，那知梁昆派來接欵的人，絕不是泛泛之輩，劉松洲一閃而至，這一手絕對出乎兩個鬼子的意料之外。

巨人回身拒敵已是不及。

今井低吼着撲上，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局面。劉松洲已提防了今井，橫閃中掃出一腿，今井低估了劉松洲，而且這一腿像是兩腿之外多出一腿似的。

今井「蓬」然倒地，巨人瞇着眼帶着些微驚奇之色望着劉松洲。今井的大和族自尊受了挫折，臉上變成豬肝色。

劉松洲不愧爲獨當一面的人物，狠勁够，詭詐不輸東洋鬼子。他隱隱看出今夜的局面，所以他不會給日本人二對一的機會。趁今井要站起尚未站穩時，兩腿如天外飛來，今井急切中掄臂一擋，「克嗒」一聲立斷，而一隻手伸過來，在今井頂上一抓一扭，「格支」一聲，頭骨全碎，五竅熱血噴濺。

巨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視覺，這劉松洲，身材矮瘦，却是細皮白肉，活像個綢緞莊二掌櫃的，事實上却是個宰人放血的好手。

「事實上，你們另有預謀，吞了金條殺了我們二人，在現場上留下一朵絨花，把這筆濫帳記在『花豹』頭上。」

劉松洲居然會日語，甚至比溫士元還流俐。

不但巨人驚得愣住，連重傷未死的溫士元也驚凜不已，可見一個人太會裝熊也是十分可怕的。

當溫士元的目光與劉松洲的目光相接時，他幾乎可以把這陰冷的目光譯成文字：老弟，認了吧！誰叫你的招子不亮。

巨人冷冷地說：「你說什麼？」

「別他媽的裝蒜哩，你看，這是什麼玩藝……」一脚把今井的屍體翻了個身，身下有一朵絨花，那是自他的袖內掉出來的。

「不……不會的，」巨人矢口否認：「中日兄弟之邦，那不可能！」

「好好，就算你們沒有這意思好哩！我現在建議，咱們二一添作五，平分這些金條，然後各自在身上弄點傷，回去報告上級，『花豹』的消息太靈，被打了個埋伏……」

巨人見識過劉松洲那種既快又狠的打法，開始猶豫說：「劉桑，我再聽聽你的意見……」

「咱們成年累月倒弄黃白之物，却是一輩子也發不了大財，對不對？」

「對……對！」

「劉……劉課長……你……你怎麼……」溫士元也不是好貨，却以爲劉松洲這一手太過份了。

「溫士元，說句迷信的話，你是命該如此，好在早死早托生，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向巨人抬抬下顎，巨人趑趄一下，上前伸出蒲扇大手一揑，登時了帳。

巨人一回身，劉松洲已在他的身後，巨人一看就知道劉松洲既是中國功夫高手，可能也會空手道，在閃電的攻擊下，巨人未能閃過一式「踏踼」，腰上挨了一下，却只退了一步，因他這兒皮厚肉粗。

「嘿……」巨人獰笑，說：「劉松洲，你不是要二一添作五嗎？」

「這一手是跟你們鬼子學的，你們揍人一向是不打招呼的。」

「劉松洲，要是眞幹，只怕誰也拿不到這一箱黃金……」

「你倒是把自己估高了……」劉松洲突然向外面喝問：「什麼人！」

這工夫人已幌了進來。

「你是……」

「劉課長，你太健忘，你剛才不是還提過我的名字嗎？」

「你就是『花豹』？」

「大概不必交換名片吧？」

劉松洲在這瞬間，不知腦中有多少問號此起彼落，這就是「花豹」嗎，就這麼一個年輕瀟洒的嫩芽兒能幹十幾次大案而使青島的治安當局一籌莫展嗎？

深沉的劉松洲很快地就打消了輕視的念頭了。

「不用問，今夜光臨，必是有志一同了。」

「有什麼理由不拿，我不拿，這筆帳仍要記在我的頭上。」

「聽說『花豹』作案，一向是不傷人的。」

「並非一成不變，對於漢奸之流人物，又當別論……」

巨人當然猜也猜出，這就是「花豹」了。他比劉松洲更迷惘，怎麼看也不像把青島弄得天翻地覆的人，所以邁上兩步準備動手。

劉松洲有自知之明，巨人如果躺下了，就得認命，所以連忙跟上，呈鼎足而三之勢，且以日語說：「此人不但智機過人，手底下也不含糊，我們密切合作還有希望……」

「劉桑，我不信……」

「住口，你必須相信，你人高馬大攻他的上盤，千萬記住，這是保命，不是出鋒頭！」他相信，「花豹」以眞面目出現，絕不會留活口的。

「花豹」冷冷笑說：「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劉松洲冷漠地說：「兩個對付你一個還用不着商量！」

劉松洲以日語發號施令，兩人就開始了狂攻。

但有點邪門，巨人尚未攻到「花豹」的上盤，巨人的中下盤已受到攻擊，那正是徐步雲師門的「蟠龍腿」，巨人的脊椎被掃中，而劉松洲本要攻小徐的下盤，小徐自巨人腋下穿出，像扇般洒開似的五腿，其中一腿掃中了劉松洲的左頸。

巨人只是震驚，但劉松洲却立刻被罩入了死亡陰影之中，他沒有低估「花豹」，却也沒想到一腿之下勝負立判。

這時巨人才服貼了劉松洲的先見之明，巨大的軀幹貫注無比的膂力於四肢上，掃砸範圍在一丈方圓之上，加上劉松洲的機動性狂攻，情況也許不同。

但劉松洲立刻發現，他最大的特長——速度，已經微不足道了。

當巨人連續劈掃十餘拳腿全部落空時，胸口中了兩脚，把一個籐椅壓扁，而劉松洲此刻心中只有一個字，就是「逃」！

於是他射向大廳門外，而且伸手摸鎗，他也知道，這件事也須老天爺帮忙。

但他仍未想到，他剛剛摸到的東西，却已在「花豹」手中，「砰」地一聲，劉松洲摔出大廳門外。

巨人胸前中脚，正感腥味上沖，却仍然拔出了王八匣子向「花豹」射來，只是「花豹」的影子已失，三鎗中有兩鎗，也正好射在尚未倒下的劉松洲的背上。

接着又是裂帛似的一聲鎗響，巨人吃了一顆炸子兒，巨大的腦殼被揭開，室內出現了兩個人，另一個正是在外面警戒的段飛。

他們之所以能成功，那是由於他們非烏合之衆，他們的行動合乎軍事化，任何行動之中都一絲不苟。

段飛說道：「似乎已經超過預定的時間。」

「他們的錯誤是以爲我不懂日文，所以我處處佔先了。」

「現場上如何處置？」

「你先把金子弄到他們的車上，現場由我處理。」

稍後，徐步雲上了車，段飛已發動了車子，而且自後座上取來一個布袋，取出一個毛茸茸的膠皮囊，放在嘴邊猛吹。吹到一半，交徐步雲繼續吹，他把車子開動了。

不久，這東西變成了個留着新髮型，面目姣好的年輕美女橡皮人了，而徐步雲攬着這個的「尤物」，還在她頰上吻了兩下。

在另一條街的轉角處，一個騎單車的女郎看到了這一幕，只是徐、段二人未注意這位女郎。

其實她正是黃小蘋，她很喜歡在夜半冷清清的大馬路騎單車馳騁，段飛說：「小徐，我以爲動了六大家之五，總是讓他們心服口服，讓他們乖乖地閉上嘴，別震天價地窮嚷嚷，這是討債，不是刦掠……」

「我也有這打算，好在咱們也要收手了。」

× × ×

黃小蘋百無聊賴地倚在炕上出神，忽然聽到電話鈴響了，她本來懶得去聽，却正好黃安不在，女傭也不在附近，她只好去接了：「喂……我是……」

「妳猜我是誰？」

「你是誰干我什麼事？」

「如果你不希望見我就掛斷了吧！」

「你……你是……」黃小蘋忽然想起了這熟悉的口音。

「對對！我就是，爲了遵守諾言，約小姐一談。反之，小姐可能會說我只是利用別人而已。」

「我可沒有這麼說。」

「我就不能不避此嫌疑。」

「你現在在哪裏？我是否可以馬上見到你？」

「當然，請順着府上那條街往東走，自會見面，一會見……」

黃小蘋拿着聽筒愕了一會，不免有點手足無措，然後匆匆去換了件衣服，本來她對這件衣服不滿意的，爲了趕時間，也只好遷就。

她出門往東走，一直走到街頭，只有一輛藍皮轎車停在那兒，只見那司機探出頭來，說：「黃小姐，請上車……」車後門立刻打開。

黃小蘋本不敢接近，怕是綁匪，仔細一看，竟是吳道，也正是化名孫讓的人，再往後座望去，不就是那個英氣勃勃的「花豹」嗎？

前此，她總以爲，要再見到他，那是夢想，可是這個夢却實現了，上了車，來到觀象山。

這兒踞高臨下，夜晚可俯瞰全市的一片燈海。

他們坐在石階上，段飛坐得遠遠地，一來是識趣，同時也担任警戒。

「我得先請教你貴姓大名，您總不會姓花名豹吧？」

「當然不，我姓徐名圖。」

望着他，她仍有不大眞實的感受，這是個傳奇人物，一些大人物如市長畢某，偵緝隊長及警察局方面，要是知道她正坐在「花豹」身邊聊天，不跳起來才怪哩。

「徐大哥，爲什麼不打個招呼，讓我把表姐李紈也叫出來。」

「慢慢來，再說，我們現在是張宗昌的『欽犯』，雖不怕他，却也不能不小心點。」

黃小蘋以爲，吳道八成只是利用表姐，那麼這個徐圖又如何，她說：「徐大哥，我知道你是破例接見我的。」

「也可以這麼說，這也是因爲妳開朗而又合作。」

「徐大哥，到底是爲了什麼，你會提過無名英雄這件事……」

徐步雲攷慮了一下，說：「其實這仍是秘密，不過對黃小姐可以例外，以前東北原始森林中有個小白龍……」

「我聽說過，莫非徐大哥你就是……」

「不，不，小白龍已不在了，但他有個親人還在森林中和東洋鬼子及老毛子作殊死鬥……」

「這位無名英雄又和徐大哥有什麼關係？」

「我和吳道都認識那位小白龍的親人，爲了支援他們的偉大行動，也只有在後勤方面出力，也就是在錢的方面支助。」

「所以才看上青島六大家？」

「這倒並不儘然，要說財富雄厚的鉅子，北方並非沒有，弄了錢接濟那些無名英雄也方便，又何必跑到青島來……」

「是啊！那又是爲什麼？」

「這當然另有原因。」

「是什麼特殊原因？」

徐圖想了一下，說：「當初這六大家的主人到哈爾濱去買參，曾經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他們在旅店中遇上了一個重傷的參客，當參客死後，他們昧着良心，帶走了那死者所有的參貨……」

「啊……會有這種事？」

「黃小姐以爲這是杜撰的故事？」

「當然不會……」

「其實死者非普通的挖參客，他正是小白龍的親人手下的親信，這批無名英雄，成年累月地在荒原上馳驅，有空閑自也會挖參，而且他們的足跡深入，往往能挖到罕見的寶，也就是『棒槌』，有所謂『七兩爲參，八兩爲寶』，也就是說，半斤重的參，就是寶了，而那人正是奉命將弟兄們挖的參，共一百多斤，帶到哈爾濱市脫手，不意在市郊被一日本浪人認了出來，射中了他一鎗，他逃入旅店，接貨的人還未到，他却已先不治，正好被六大家主人遇上，竟全部掠奪，平分後南下……」

「有這麼回事？」

「那一百多斤的參中，尚有七根巨參，各在十二兩以上，眞正是人間至寶，七八兩重的也有五七十根之多，照時價估計，約值三百至五百萬大洋……」

「這麼說，徐大哥是代那死者或小白龍的親人——無名英雄們復仇的？」

「復仇談不上，從哪兒丟的自應從哪兒找回來，六大家主人當年確曾乘人之危，至少掠人之財物，應該歸趙。黃小姐以爲如何？」

「如果確有其事，這件事就不足爲怪了，徐大哥爲什麼不直接向六大家索還這筆債？」

「黃小姐，事過境遷，他們還會承認嗎？」

「那麼又怎麼能證明這事是六大家作的？」

「因爲當時根據旅客登記簿，查到了六大家主人的名字，且有人事後指證，六人曾帶走了一蔴袋東西，倉促離去！」

「原來如此，這麼說，無辜被害的不是六大家了，你們不加說明被擒者當年的罪狀，這是很吃虧的。」

「這也是爲了掩護身份，以及仍在東北原野上活動的無名英雄的安全。」

「徐大哥和吳先生也打過游擊？」

「有過很短一段時間。」

「徐大哥府上還有些什麼人？」

「母親和妹妹。」

「再也沒有別人了？」

「是啊。」

「沒有成家？」她是鼓足勇氣說的。

「沒有。」

「女友一定有了？」

「如果妳承認是我的女友，那就有一位了……」

「我才不信呢？因爲我看到你的女友哩……」她雖然是半開玩笑的樣子，但是徐步雲却心頭一震，說道：「是什麼樣子呀？」

「年輕、時髦，肌膚嫩白，很美……」

「妳不正是這樣？」

「不來哩，想不到你有點滑頭！」

「怎麼？我把妳形容過火嗎？」

「哼！我說的是你另一個女朋友。」

「我哪還有女友？除妳之外，眞的沒有了，雖弱水三千，我只是……」他以爲不該太誇大，以免造成對方的錯覺。

「是不是『只取一瓢而飲』？」

他只好岔開，說：「黃小姐，妳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音專。」

「哦！無怪渾身都充滿了韻律和靈氣哪！」

「徐大哥，你很會奉承人……」竟撲入他的懷中；他並不能確知自己在這女郎心中造成多大的震撼，反之，他會更小心些。有很多的女孩，她們往往能把幻想和現實揉合在一起，以致使幻想與現實難以分解。

徐步雲急忙技巧地扶起她，他知道自己不能浪費這富家女的情感。事實上他現在已經爲情所困了。

「黃小姐，時間不早了！我們必須分手。」

「約我出來，只給這麼一點時間？」

「黃小姐，如果妳仔細想想有關單位及日本人方面外弛內張的情況，妳就會爲我們設想了。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巳成之業，悔旣住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黃小姐，我送妳回去。」

「徐大哥，何時能再看到你？」

「也許隨時都可以。」

「那太好了！我怎麼找你？」

他告訴她連絡之法，臨別時她希望他的一吻，但未如願。在黃家附近停下，她說要下車走回去。

車子開走之後，黃小蘋想了一下，又回頭走去，似不想馬上回家，今夜她太興奮，她以爲，馬上上炕睡覺，太可惜了，她竟向觀象台走去。

她想仍坐在不久前坐過的地方，去重溫剛剛結束的夢。

回想着徐圖對她的讚賞；女人是花，她的養份却是適當的讚美。深夜馬路上很清靜，車輛和行人都很少。

世上確有些巧合的事，只是有些巧合會帶來幸運，有時却只會帶來噩運。遠遠地，她看到了一輛汽車。

她以爲自己的目力極佳，加之印象特別深刻，那輛藍皮轎車不正是徐圖的車子嗎？

此刻一輛人力車上下來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付了車資，人力車自去，這女人却進入徐圖的車中。

開車的是吳道吧？那麼後座上必是徐圖了。這女人進入後座，車子並未馬上開走。所以黃小蘋爲了證實這件事，快步向前。

當她隱隱發現這女人在車內貼向徐圖時，黃小蘋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她多麼希望自己根本看不到這一幕。可是她看到了。

如果她知道這女人是誰，她更會大吃一驚的，可是目前她還沒有想到。

剛才在觀象台上，她也曾暗暗地爲他的正派而喝采，現在，這心情完全不同。

也就在這時，車子開走了。

她以爲徐圖至少有兩個女人，上次看到的和今夜看到的並非一人。她那裏知道上次那個只是個橡皮人，只是個道具而已。

「剛才這個女人，我似乎見過……」如果她集中意志去想，一定會有所獲，可惜她的心情很亂。

就在這時「吱」地一聲，一輛單車停在她的身旁，黃小蘋嚇了一跳，側頭一看，又不認識，不由一肚子火沒處發洩，說：「幹啥？」

「黃小姐，請你別誤會，我絕不是色狼……」

「是不是狼，臉上也沒貼個紙條。」

「我是來帮助妳的……」

「見了大嬸叫舅媽，我看你是沒話找話說。」

「黃小姐，我不怪妳，因爲本人是有點冒昧。」

「知道就好。」

「黃小姐，我能猜出妳現在的心情。很煩對不？」

「干你什麼事？」

「我相信妳一定很希望知道剛才自人力車上下來的那一位是誰，對不對？」

這句話的誘惑太大了，黃小姐又豈僅是想知道而已。但她只哼了一聲。

「其實咱們應該談談。」

「有必要？」

「當然。那會兩蒙 利……」

「不談就兩蒙其害。」

「可以這麼說！」

「你是何方神聖？」

「先找個地方談談如何？」

「不亮出你的身份，你以爲我會和你談？」

此人掏出一個皮篋，打開來在她的面前一亮。她說道：「你可是偵緝隊的隊副嗎？」

「不敢當！在下倪超。」

「可是黃家遭刦，並未見到你這號人物。」

「那時我還沒有到差。」

「原來是臨危受命的幹員，又怎能證明你確是偵緝隊隊副？」

「這……」倪超說：「這樣吧！黃小姐，有什麼問題妳自管問，如有答不上來的，就算我是冒牌貨好了。」

「萬一你回答了我的問題，而我却無

意回答你的問題呢？」

「我不以爲一位名門閨秀會沾我的便宜。」

「那也不一定。」

「我信任黃小姐。」

「好吧！我要問了！你似乎在盯一個女人。」

「也可以這麼說。」

「還有另一種說法？」

「我盯這個女人，是爲了盯另一個男人。」

「你知道所盯的女人是誰？對不？」

「當然知道。只是剛剛才知道的。」

「是不是我不便與聞。」

「不，我可以告訴妳，但希望你暫時保密，她是本市的名女人，也就是六大家之一的『饞貓』林雯。」

黃小蘋內心之激動可以想像，尤其「饞貓」二字入耳。但是，她必須使自己看來無所謂的樣子。況且她又另有一種想法，徐大哥接近林雯，正如吳道接近表姐李紈一樣，利用而已，說：「你似乎沒有達到使我驚奇的預期效果。」

倪超自負地笑笑，說：「一定能達到，黃小姐信不信？」

「到目前爲止還不信。」

「好，妳知道車上另外一人是誰？」

「不知道。」

「『花豹』。」

「『花豹』到底有幾個？」

「總有兩個以上吧！」

「請問『花豹』和林雯在一起幹什麼？是不是把林雯當作了下一個目標？」

「多數人會這麼想？」

「隊副不這麼想。」

「不錯。」

「怎麼？『花豹』會放過林家？」

「應該說『林雯是否會放過花豹』？也許會更恰當些。」

「隊副別老是轉彎子行不行？」

「林雯被譽爲『饞貓』，這是酸葡萄式的譭謗中傷，其實她的眼眶很高。」

「何以見得？」

「青島的四大公子，妳該知道吧？」

「當然。」

「據說四大公子之二都找媒人向她提過親，但她只搖搖頭就拒絕了。」

「也許人家林雯今生不再嫁了……」

「不，這是因爲四大公子還是沒有『花豹』那小子長得順眼。」

黃小蘋還在盡量控制情緒，說：「你是說她喜歡『花豹』了？」

「如果說花豹愛上她了也無不可。」

「這總要點證據吧？」

「要不是這樣，林雯何以迄今未被『花豹』光顧過？」

「凡事都有個先後吧！是否言之過早了些？」

「如果根本不封呢？」

「那就頗有可能了。」黃小蘋盡一切可能爲「花豹」找理由，可是她沒有辦法說服她自己。她說：「隊副知道的似乎比秦隊長還多，看樣子你昇遷有日哩！」

「沒興趣！我是碍于人情才爲六扇門跑腿的。現在該聽聽妳的囉！」

「你想知道什麼？」

「關于『花豹』那位英俊男士……」

這半天她冷靜地聽倪超談話，對徐圖剛建立的一點微妙感受，也可以說是情愫，已經變了質，她有點恨他了。這樣一個嬌生慣養，長得又美麗的閨女，她以爲她一旦情感投注到任何男人身上，這男人就該五體投地，感激涕零，即使是非常善意地拒絕這份情感，都是無法想像的事。

兩次看到車上的女人，而且都十分親熱。經倪超這麼一煽火，不信也得信了。

「怎麼樣？黃小姐，妳不會沾我的便宜吧？」

「你想知道的是『花豹』，可是我認識的人不是『花豹』。」

「就算他不是『花豹』好哩！可以談談他嗎？」

「只不過一個普通朋友，沒有必要談他。隊副是否以爲沾了你的便宜？」

「不，至少黃小姐承認那年輕人是妳的朋友？對不對？」

好厲害！黃小蘋不能不佩服此人。說：「是啊！年頭不同哩！交個朋友，不是什麼了起的事。」

「小姐是說，妳能告訴我的是只有這些了？」

「是啊！第一次認識，談得已經够多了吧！」

「最後我仍要奉告小姐幾句話。」

「請說。」

「俗語說：瓦罐不離井邊破。『花豹』非落網不可。以黃小姐家世之顯赫，要是被牽涉上，那可就對不起黃家的列祖列宗了。」

「謝謝隊長沒有把我當外人，你眞是一位大好人。再見……」

「的確，關于這些，連秦隊長我都沒有報告過。黃小姐，假如有一天妳以爲倪某對妳有所帮助時，請隨時搖個電話給我。」他說了個電話號碼。

× × ×

非但偵緝隊、警方遭到莫大的壓力，就是東洋鬼子，也不敢輕視這『花豹』了。今井和巨人之死，照現場上看來是和劉課長及溫士元互拚同歸于盡的，甚至劉課長醮血寫了「日人想帶回……」幾個血字。暗示日本人想殺了他們把責任推到「花豹」頭上，吞下黃金，但鬼子心裏清楚，今井忠貞不二，他的收入極豐，沒有這種可能。

所以鬼子也深信是「花豹」所爲。他們和畢市長有某種默契。

此刻，入夜九點多，在海軍站橋對面一幢洋房中，室內沒有燈光，月光由珠簾瀉入，使室內陳設更是一塵不染。

一對年輕男女，穿着極薄的內衣，緊緊地貼在一起，在滑滑的地板上疾速的移動着。

這不是「狐步」，也不是「探戈」，而是一種很深也很難學的輕功步法「游魂步」。

他們自然不是在溫存或調情，或蹲或挫，有時疾轉有時側行，外行人會眼花撩亂，必會以爲他們在跳什麼怪舞。

直到兩人都大汗淋漓才分開來，把兩杯已倒好的酒喝下，進入浴室中，這兒更暗。也許這樣可以安心洗澡，不必因色授

而魂與。

「林雯，風聲挺緊……」

「妳把我當林雯？」

「在外人來說，誰知妳是『花豹』之一？妳就是在大街上招搖過市，也絕不會有人懷疑妳是……」

「得得，林雯就林雯，我看得出來，她對你似乎……」

「不要說出來，她也知道我的心暫時不會交給任何一個女人……」

「還忘不了那個小學教師，老是蒙着面孔的人……」

「不要談這些，妳以爲倪超這個人如何？」

「不單純，似比秦光遠厲害。」

「當然，不過秦光遠到底是唱白臉或黑臉的？目前尚言之過早。」

「秦光遠這小子有一個把柄在我的手中……」

「什麼把柄？」

她低聲說了，他笑了起來說：「山大王果然厲害，這一手很有用，這小子翻不出妳的手心……」

「妳以爲這些人當中，最討厭的人是誰？」

「好像有個老鬼也插上一脚了。是不是想在這混水中撈個棺材本？」

「要小心！我也發現有個老鬼，此人很精明，經驗老到，似乎不是六扇門中的人。」

「你『更』要小心。」

「爲什麼要加個更字？」

「作大事，一旦和外界的女人夾纏不清，就容易出紕漏。小徐，雖然玩火的是她，你却離火太近了……」

「放心！我永遠不會被俘的，來，我抱你出去。」

「小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不控制自己，也會像黃小蘋及李紈一樣，得單思病呢！」

× × ×

「土產公司」的負責人渡邊正也住在第一公園附近，這兒大多爲外國領事的私宅或大亨別墅。庭院甚大，花木茂密，這對防守有用，但對「訪者」又何嘗無用。

蔭影洒落滿院，月影偏西。

一個抱着武士刀的日本保鏢站在蔭影中，這時一個人已站在他的面前。日本保鏢，也可以說是武士怒視着這個穿和服的青年人，然後打了個手勢。

入侵者也回了個手勢，原來這武士是啞叭，也許正因爲他是啞叭，入侵者才找上他。當然，這啞武士却是這兒的高手。

他們的手語是這樣的，武士問：「什麼人？」

「告貸的人。」

「爲什麼白天不來？」

「晚上找他老婆比白天找他管用。」

啞武士笑得很篤定：「你可知道我是誰？」

「『默刀』森永直……」

森永直愕了一下，對方知道他是日本名劍手，居然還敢來：「報上名來。」

「野村虎！」入侵者手勢剛完，人已到了森永直的左側，伸手奪刀，盡管刀並未被奪去，却嚇了森永直一跳，「這是什麼速度？」他問着自己。

森永直出鞘的刀才揚起，對方已在他的四周換了三個方位，森永直刀芒閃爍，他自信以日本「神陰流」及「北辰一刀流」的綜合刀法，足可嚇退此浪人，但是，野村虎的移位轉折很强，二十一刀在人家空手之下應付過去。

「默刀」迄無失敗紀錄，他突然收刀，目蘊淚光。

其實野村虎只是利用一種步法閃避，却無法在閃避中進攻，因爲「默刀」的刀路綿密，漏洞甚少。但他的信心却被擊潰了。

他開始相信，入侵者絕非日本人，於是他作了個手語。

野村虎也回了個手語，這次說的是實話，森永直感到無比的羞辱，他有武生道傳統的愚忠，突然把武士刀掉轉過來。

傳統的切腹是盤膝坐地，用白帕揑住刀身，刀尖抵在腹上，然後……

「默刀」此刻當然沒有這麼多的派場，身子往前一伏，刀身已自背上探出。

這工夫野村虎已離開了此院，對森永直倒有幾分敬意，盡管他並不同意這種死法，這人當然是徐步雲了，段飛在爲他把風。

這兒的收獲不少，十之八九都是中國人的膏血。

× × ×

午夜，雲層很低。

在林雯大宅附近，出現了一個身穿灰細布衫褲、麥楷草帽壓得很低的年輕人，在巷中疾走，巷中極靜，此人脚步快而輕，仍然發出聲音。

在此同時，巷口出現了三個人，一個是秦光遠，另一個是魏奇的部下，第三個似非秦、魏一道，但也適逢其會，這人是程天虹。

秦光遠說：「程隊長，幸會！」

程天虹說道：「不知程某是否碍手碍脚？」

「這是什麼話，咱們都是受害者，此案不破，秦某諒必和你一樣被炒魷魚！」

這工夫戴草帽的人脚步緩慢下來，因爲巷子寬僅一丈二三，三對一施展不開，秦光遠說：「此人大概就是『花豹』了！以我們三人，應可活捉，如他不溜，就不必用噴子……」

程天虹說：「我同意秦隊長的看法，我們要活捉。」

儘管都是一些辦案能手，在這名震青島，神出鬼沒的巨盜之前，那有不緊張之理。

「沙沙沙……」脚步聲像自他們的心坎上踏過。此人草帽低壓，幾乎連眼睛也被遮住。

三丈……兩丈……一丈……

三人一交眼色，鼎足而三的方位還沒站好，此人已換了五個方位，秦光遠的旋風脚如疾風飛捲，程天虹拳掌如山壓下，魏奇的部下也踩出三脚。

程天虹這才看出，秦光遠臨危受命，人雖官僚，手底下却不含糊。他的玩藝紮實，不論是一拳一脚，一掌一肘，絕不輕發。

由於程天虹和魏奇部下姓唐的是助攻

，秦光遠是主攻，對方的反擊重心，自然落在他的身上了。

巷窄，人多，加上玩命的招呼，這怪客似也不輕鬆。但他的閃避很奇特，往往眼見是逃不脫一脚或一拳的，却能巧妙地一轉滑了出去。

才十五六個照面，姓唐的挨了一脚，秦光遠抽冷掃出一掌，這一掌太快太猛，估計怪客無法倖免，但步伐太怪，秦光遠被閃得栽出一步。

姓唐的突然去抓此人的草帽，這人一偏頭，一隻手由下而上扶住姓唐的腕部一扭一送，「蓬」地一聲，姓唐的正面撞在牆上。

但是，程天虹只攻不守的一拳，却正好等到了機會，終於在怪人肩頭上砸了一下，此人向前一栽，乍看站不穩，那知在姓唐的肩上一墊脚，就上了一丈七八尺的高牆。

秦光遠剛說過，盡量活捉的不用噴子，他自己却拔出了一支「二八匣子」，「砰砰砰」就是三鎗。

只是牆上的人比鎗稍快一步失踪了。

程天虹幾乎只差一步，也上了牆頭，向東連射兩鎗，說：「秦隊長，那邊……」三人分頭兜截……

姓唐的不能不爲秦光遠難過，退休的隊長今夜反而砸了「花豹」一拳，秦隊長似乎差那麼一點點，然而，事實又如何呢？姓唐的看法也許只是皮相吧？

程天虹最初和秦、唐兩人一起追，後來三人分開，程天虹一路往北，來到一家民房門外，上了探出牆外的大樹枝椏，四下打量。

不久，他下了大樹，在窗外打量一會，他對記者發過誓，非生擒「花豹」不可。這工夫，推開窗子，一閃而入，十三響在手，鎗口抵在戴草帽的背上，說：「『花豹』，別動！」

「花豹」果然沒動。

「舉手！」

「花豹」舉手時一手向後一撩，身子半轉，已把鎗撩開，另一手一抖，一道白影射向程天虹，程天虹也够絕，嘴一張把它咬住。

程天虹也沒有動。

然後「唰」地一聲，洋火擦着，爲程天虹點了烟捲兒，再爲他自己點上，伸伸手說：「老程，坐！」

原來那一道白影是一根烟捲兒，他們是一伙的，程天虹誓言非生擒「花豹」不可，完全是姿態。在李宅和章利同眠，不過是就近協助，絆住章利而已。

程天虹坐下猛吸一口烟，說：「小徐，那一拳重不重？」

「還好，太輕的話會露出破綻。」

「你如果不採低調，强調我與你勢不倆立的身份，我是砸不中你的……」

「那也不見得。」

「東洋鬼子似乎和畢市長之間有什麼默契。」

「大概不外乎誘我們入彀吧？」

「到渡邊正也家去宰了『默刀』，是否值得？」

「不值的事我們不幹，渡邊過去在奉天也是幹販毒勾當，主持毒品組合及小賣店。他死有餘辜，可惜他不在家。不過那次也有十六七萬的進帳。」

「小徐，你有未想到，治安單位是否會突然到林雯那兒來一次突擊搜查？」

「想到了！而且已有準備。盡管林家戒備森嚴，我還要去幌一下，她也好作作樣子，說是被刦了三顆巨鑽。」

「小徐，可以適可而止了吧？」

「當然。鋒芒太露絕非好現象。」

「小徐，老實說，就是讓林雯和那位山大王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未必能看出哪一個是……」

「當然，她們本就是……」小徐說：「就是要我一下子分辨出來，也未必能辨到……。」

×　×　×

黃小蘋不僅一兩次想到這位老人，甚至在黃安請保鏢時她就建議過，當時未被黃安接受。

黃小蘋知道，父親並非不信任外祖父，而是嫌他窮。

一個太有錢或太窮的人要建立情感似乎很難。

這小屋眞正是四壁蕭然，沒有一點烟火氣，炕上的蓆子都不見了四角，只剩下中央還是完整，老人的頭幾已灰白，正在「叭唧叭唧」地抽着旱烟。

「小蘋哪！今夜來此一定有事。」

「沒有事就不能來嗎！每月我不是來送錢一次嗎？」

「除了送錢，妳就很少來。不過我也能原諒妳。妳爹就怕沾上我的窮味，不許妳來對不？」

「外公，您可別這麼說，我爹爲人吝嗇，他可沒有不許我來呀！」

「那倒是我多心了！怎麼樣？小蘋，瑞蚨祥的少東最近有沒有找妳？」

「不談這個，外公，您雖然退隱了！一定也很注意最近『花豹』一連串的刦案吧？」

老人又抽起烟來，黃小蘋說：「您倒是說呀！您過去是青島的鐵捕，在您十餘年的偵緝隊隊長任內，連破三十九件大案子……」

「小蘋，你別再說了！這話會使我反胃……」

「我知道，畢市長免你的職，據說是爲了安插張督軍身邊紅人副官李子清的叔叔，我聽爹談過這件事。」

「什麼李子清的叔叔？」老人乾乾癟癟地，生了一雙黃澄澄的鷹眼，說：「我高乾是幹什麼的，程天虹以前的那任隊長李泰，是畢市長的表弟，要不是那小子不爭氣，怎會才幹了一年多。張宗昌到青島視察，他居然在大烟館中吞雲吐霧，把召見他的事給忘了！要不，偵緝隊長這職位還有別人的份兒？」

「外公一直在恨畢市長？」

「小孩子知道什麼？」

「外公，您說『花豹』厲不厲害？」

「厲害。」

「外公說他厲害，那就眞厲害了。」

「妳如果知道他們的來歷，妳就不會怪外公說他們厲害了！」

「他們？『花豹』不止一個？」

「當然。」

「到底有多少？」

「助手不算，正主兒就有兩個半。」

「人也會有半個？」

「這只是比喻，算上這半個是兩女一男，不算這半個是一男一女。」

「外公，我看眞正厲害的是你。」

「外公並不厲害，只是我這個過氣的糟老頭子不受人注意罷了，當然，『花豹』到底是兩個半或三個半還未能確定。」

「外公，這『花豹』叫什麼名字？」

「怎麼？妳要考外公？」

「不是考，只是請教。」

「就是妳那個男朋友嘛……」

黃小蘋差點蹦起來，臉色大變，說：「外公，你……你怎麼可以刺探人家的私秘？」

「是妳問我我才說的，而且我認爲妳的希望不大。難道說外公可以不管妳和一個大盜來往，裝着沒有看見？」

「外公是說徐圖？」

「其實他的本名不叫徐圖，他在北方很有名氣，和一些大軍閥都有關係，至于另一個女人，那就更有名氣了！」

「草莽英雄，馬賊頭子？」

「馬賊頭子也沒有什麼不對，關東軍很不喜歡這支武力。」

「怎麼？那女的很出名？」

「當然，在東北，誰不知道『雪裏紅』這個謎樣的女人？」

「『雪裏紅』？」黃小蘋說：「外公是說這女人也在東北當馬賊？」

「說了半天，我還以爲妳知道得很多哪。」

「這……這怎麼會呢？」黃小蘋親眼所見，加上倪超供給她的消息，她相信就是女大亨林雯。怎麼又變成東北女馬賊「雪裏紅」了呢？她說：「不對，不是我錯了！那必是外公錯了！」

本來她就有點嫉妒，旣知徐圖又不是眞名，她以爲自己和李紈一樣，也被人利用了。

「外公已經成竹在胸了？」

「我想聽聽妳的意見。」

「我的眼睛有毛病，以後怕要配眼鏡了。」說出這激烈的話，自知過份。

高乾是老油子，一眼就看穿了妞兒的心事，他說：「記住！賊就是賊，匪就是匪，就算外表長得不像個賊匪，他還是賊匪。」

「外公，他和林雯亂七八糟？」

高乾神秘地一笑，說：「她不是林雯，但叫她林雯也無不可。小蘋，這大盜總算還有良心，沒有玩弄妳，這也正是我迄未插手的原因吧！」

「外公是說眞正的『花豹』只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徐圖，不，他不叫徐圖，女的是東北莽原上的女馬賊『雪裏紅』？」

「勉强說對了！」

「外公打算如何對付『花豹』？」

「逮住他們。」

「要是逮住他們交給畢市長的部下，這不是太便宜他們了？」

「丫頭，一旦逮住，我會親自解往濟南，親手交給張督軍。」

「外公，這麼做對你只有名而無利，而且也和外公的原意背道而馳。萬一他逃走了呢？」

「丫頭，妳能和他連絡對不？一般的姑娘就作不到。」

「當然囉！」

「是什麼玄妙的連絡方式？」

「幹什麼呀？」黃小蘋立刻提高了警覺。

「外公又能幹什麼？還不是看看我的寶貝外孫女到底有多大道行？」

「哈，外公，可別小看人哪！再說，你這是激將，我才不上當哩！」

「算哩！小蘋，外公也不過是說說而已，如今人老了！哪還有這麼大的雄心？再說，『花豹』畢竟是個神秘人物，又作了這麼多的案子，和外界連絡，就特別危險……」

「說來說去，外公還在笑我吹牛？」

「不會的，丫頭，不早了！回去吧！妳想想看，如果妳是『花豹』，妳敢如此大意，隨便告訴別人連絡方法嗎？」

出了外公小屋的黃小蘋，越想越不服氣。再說，外公的話也不無道理，徐圖說的連絡電話她打過一次，沒有人接，但有個連絡暗號，還沒試過。

不弄清楚，畢竟不敢斷定徐圖是不是眞的要她？

好在還不太晚，她來到約定的一家旅社側面小街口處，這兒有個垃圾箱，她掏出粉筆在垃圾箱後面牆上畫了兩個連在一起的白圈。

然後她到一邊去等候。

不久，她發現小街上走出一人，正是吳道，見她只一個人，說：「黃姑娘，徐先生不在家。」

「不要緊，以後再約他也行。」

吳道和她邊走邊說：「黃小姐，爲了安全，這連絡方式最好不要常用……」

「當然，我不會濫用的，吳先生，再見……」

證明了這一點，內心好多了，至少徐圖告訴她這連絡方式不是假的，正如外公所說的，這連絡方式很危險。

可是她絕未想到，這一手便宜了另一個有心人。

×　×　×

本應由梁昆負責一手接收處理的鉅欵丟了，梁昆不能回濟南，這固然不是他的錯，但只派兩個人去接欵，他自己却未去，錯失不能說絕對沒有。

現在能爲他出主意的只有張鏡心和魏奇了。

此刻，張、魏二人陪梁昆在林宅中打痲將，梁昆說，這叫着黃蓮樹下彈琵琶——苦中作樂，在督軍尚無新的指示以前，無事可作。

當然，在林宅打痲將，自然另有用意，一是林雯力邀，二是秦隊長及倪隊副的慫恿。

林雯以爲，現在六大家只剩下她一家了，絕對不可能缺此一門，爲了壯胆，也爲了陪陪梁昆，更爲了生擒「花豹」，她作了這安排。

大宅外有一個警備排在巡邏，宅內有魏奇的部下十一人，秦光遠的人八個，由于「花豹」未宣佈非六大家的人不刦，或非刦遍六大家不可，把全部精英放在這兒

也非善策。

盡管如此，一般人却以爲「花豹」如果不來林家，那就不是「花豹」，所以重心仍放在林宅，連倪超也偷偷地來了。

牌局在大廳中進行，兩個婢女侍候消夜及飲料，另有市府的兩個護衞，站在牌桌邊觀戰，事實上乃是保鏢。

林雯今夜的手風一直不順，而梁昆更慘，牌局自六時開始，不到八點半，已經輸了三千多大洋，那年頭三千大洋能買二十畝良田，蓋一幢華屋，賭就怕心情煩燥，這工夫梁昆自左手無名指上擄下一枚巨鑽，說：「各位，這鑽戒能作價多少？」

「幹嘛呀？」林雯說：「我的手風也不順，可也用不着擄下這個，用多少就在我這兒拿就是了。」

「不，林大妹子，我要賭個痛快。」

張鏡心說：「林女士，他的心情不穩定，由他去吧！」

又打了一圈，梁昆這枚鑽戒到了魏奇手中，只有他們兩家贏，於是林雯也把鑽戒取了下來，這一枚有七克拉，時價在三萬大洋以上。

而梁昆又自皮篋中取出一枚，眞是豁出去了，這一枚比林雯的還大，約八克拉以上，光是這兩枚鑽戒，就值七八萬了。

不一會，林、梁的又輸了，而且張鏡心也輸光了。

似乎這些人手上都有鑽戒，他也在枱面上放下了一枚，雖只有五克拉，由于成色極佳，現值和林、梁二人的差不多。

現在，魏奇面前現值已有十萬左右了，到了九點半，張鏡心這枚和梁昆的又輸了。

「魏督察的手風太順了……」保鏢之一說。

魏奇也有點不好意思，說：「我也奇怪，和各位在一起打麻將，也不是一兩次了，從未這麼順過。」

張鏡心拿出一張瑞蚨祥的票子，票面一萬二，相形之下，算是蹩脚的了。

但梁昆輸紅了眼，居然又掏出兩枚，他說：「其中三枚是爲內人的手帕交代買的，沒有關係，再去買幾枚就是了。」

現在枱面上已有六枚鑽戒，到了十點五十分，眞絕，居然全部又被林雯贏了回來，而魏奇還倒貼上一枚大鑽戒。

豪賭由侍候牌局的婢女傳出，林家大宅中的下人及警、偵方面的人不免竊竊私議。

而倪超，此刻却在林家的收藏室附近，這裏有個巨大而最新的夾萬，它是固定在水泥地上的。

他自窗外望着巨大的夾萬，不能不想，裏面也許藏滿了金磚，珠寶、莊票或房地產契約，當然也可能只有數千塊大洋，或者空無一物。

他剛離開了這兒，一個人影閃入了收藏室，臉上塗着油彩，很俐落地取出東西縛在夾萬門鎖處，不到兩分鐘就弄好了，而且燃上了引信。

這自然是老式的引信和炸藥。

「嗤……」引信冒着火星，很快地向夾萬接近。這室內無燈，火星立被附近的倪超發現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向窗外望去，立刻倒射回去，就地一滾。幾乎同時，「轟」地一聲，收藏室的屋頂炸了一個大洞，門窗破碎，火燄激濺。

倪超立刻竄起，再次逼近收藏室，但他忽然打住，且立刻轉身，他的反應是一流的。

就在這時，「砰砰」兩聲，全宅燈火全熄，倪超非常慶幸自己的判斷力，炸夾萬是幌子，就算能炸開也拿不走，這兩槍必是截斷電綫的神射，尤其是晚上，他自忖也辦不到。

林家大宅一片大亂，幾乎所有的人都往收藏室跑，這工夫有人攔住了倪超，說：「開了眼界吧？」此人眼下以布遮住。

「出題容易答題難……」倪超快狠兼而有之，居然把此人逼退了三步。但這人稍退即進，非黏住他不可。

倪超自然知道問題必在花廳中，佯攻三腿，向花廳那邊疾掠，這人竟在他的前面花叢中閃了出來。

而花廳中在一聲巨震，地殼震動，牌都倒下或蹦起時，牌桌上的人都紛紛離桌，梁昆一時慌張，竟翻落桌下。

接着「砰砰」兩聲，燈火全無。

兩護衞立即奔到花廳門口查看，他只看到了火光。

但魏奇和張鏡心的反應也不慢，立刻又奔向桌邊想去抓他們的賭本。

然而，不知何處飛來一團火花，落在桌面上，好像放烟花，「嗤嗤」聲不絕，兩人還以爲是炸彈，尖叫着後退，其餘的人也都再往後退，甚至伏在地上。

就在這時，一個人影自大吊燈上落下，收起桌上的鑽戒等，射向窗外。

而倪超和這怪客的搏鬥還在進行，他挨了一下輕的，却凌空撲下，似乎不想活了。

他信任自己的反應，更相信這雷霆的一擊，斷無不中之理。

而對方就在緊要關頭橫移了半步，這正是平常人與非常人體能的分野，也是「花豹」敢作別人所不敢作的冒險。

倪超要想全部收回勁道，已不可能，一肘一膝砸在地上，怪客已上了牆頭，他半天才爬了起來。

花廳中已由兩個保鏢的點上了巨燭，林、梁、張、魏却都在望着牌桌發愣，林雯應不會爲一兩枚鑽戒心疼，別人就不同了。

就在這時，倪超走了進來，掃視了牌桌一下，說：「林女士，這是不是有點反常？」

「倪隊副的意思是……」

「以林女士之富，那巨大夾萬之中必然有價值不菲之珍寶，女士聽到爆炸聲了吧？」

「何必多此一問？」

「既然聽到了却漠不關心……」

兩個護衞之一說：「倪隊副，這兒也發生了刼案，枱面上的賭資……」

手一揮，倪超對林雯說：「林女士，枱面上的賭資能值幾何？」

「倪隊副……」張鏡心說：「現場的情況你可能不大清楚，六七枚巨鑽，加上銀票，毛估也在二十萬以上……」

「什麼？」倪超像被嗆了一下。他聰明，幹練、反應敏捷，但事情比他想的還要複雜一些，他吶吶說：「四位以巨鑽作賭？」



秦光遠與手下及程天虹鼎立而三圖攻那怪客，意欲生擒邀功。

「這……這……」張鏡心以爲此事不便張揚，所以希望大事化小，對倪超也有點反感，說：「偶爾玩玩嘛！」

林雯說：「怎麼？倪隊副以爲是假的嗎？」

「當然不會，不過……眞沒想到……」倪超又把目標放在林雯身上，說：「林女士，妳枱面上的幾枚鑽戒，超過了那巨大夾萬中的收藏？」

「那怎麼會？」

「既然不會，這兒的鑽戒重要還是夾萬重要？」

「這還用問嗎？」

「倪老弟……」魏奇覺得倪超咄咄逼人，怕他越弄越僵。

倪超只揮揮手，表示不畏權勢，很有把握或者另有原因，說：「林女士，是夾萬重要是不？」

「倪隊副，你的風度太差了……」

「林女士，既知夾萬比枱面賭資重要若干倍，一聲巨爆之後，妳居然未去查看，這顯示了什麼？」

「這顯示了什麼？倪隊副你說？」

「如果說，妳明知夾萬中沒有東西，是否合理？」

「當然合理，如果有東西呢？」

「那就不合理。如果夾萬中沒有東西，這又代表什麼？」

「窮，或者外强中乾。」

倪超大聲說：「收藏室巨爆，林女士不去查看，這不免使人聯想到和『花豹』似有某種默契……」

林雯一點也不火，反而「格格」笑了起來，張鏡心本已厭惡此人的張狂，忍無可忍，說：「倪隊副，你的工作表現很不錯，但禮貌太差哩……」

「張秘書，」倪超一點也不賣帳，說：「辦案的是倪某，負責的也是秦隊長和倪某，秦隊長不在這兒倪某不能不扛着，出了紕漏，就是禮貌周到也無補于事。」

張鏡心冷冷地說：「如果要分職位高低，責任輕重的話，魏督察應該不遜於你吧？」

「這話本來沒錯，只可惜，應該負責的時候他却在玩牌……」

張、魏二人張口結舌，盡管官高一級壓死人，但凡事總要講個「理」字，不能胡攪蠻纏地以階級壓人。

倪超又轉向林雯，說：「林女士，請原諒，我說的那種聯想，是指一般社會人士……」

「我看是倪隊副產生了聯想吧？」

「算了！林女士，我還要去看看部下，有沒有咬上『花豹』的尾巴，我暫時失陪了……」正要扭身出廳，林雯冷冷地說：「倪隊副，慢走！」

倪超笑笑說道：「林女士還有什麼指教？」

「這種聯想萬一傳出去，說是我林雯和『花豹』有什麼默契，那還得了……」

「林女士要怎麼樣？」

「我要你長點見識。」林雯踱着說：「夾萬是德國進口的，它有三道鋼門，如用足量的黃色炸藥，一次能炸開兩道門，而第三道門必須炸得技巧，反之，玉石皆燬，必然白忙一場，因爲黃金固然炸不飛，但在這情況下去搬黃金，相信『花豹』不是這等笨賊……」

衆人連連點頭，倪超也在點頭。

林雯續說：「『轟隆！』一聲，只響了一次，充其量只炸開了兩道門，就算連第三道門也炸開了，由于裏面全是金磚……」林雯笑得十分迷人，說：「倪隊副，你說，我用得着馬上去看嗎？」

倪超有點語結，說：「林女士，夾萬中如果沒有太值錢的東西，或者根本沒有東西呢？」

「根本沒有東西不可能，沒有太值錢的東西甚有可能，但是，至少也不少於賭桌上的價值……」

「林女士可願證實一下？」

林雯立刻帶着所有的人來到收藏室。所謂收藏室，除了夾萬之外，自然還有古董、字畫及瓷器等，爆炸之下，各有損失，這使人相信，如林雯和「花豹」有來往，爆炸只是作作樣子，有些重要的古玩等就不會放在這兒，平白損壞的。

林雯打量這被炸的收藏室，說：「倪隊副，你要看清了！光是這夾萬外面的損失，就巳超過了枱面的總值……」她打開第二道及第三道門，巨大的夾萬中，大部份是金磚，大洋約五七千，另外有些珠寶和股票。

倪超巳無話可說了，只是他總覺得有點不對勁，如果今夜沒有豪賭，「花豹」又該如何？他能再炸第二道及第三道門嗎？炸開了又如何？黃金搬不走，股票會一炬成灰，珠寶會被炸得無影無踪……

這答案倪超沒有想通，一言不發地走了。

利慾薰人心　狐爪施詭計

「渾帳！」畢市長拍桌怒斥，說：「你身爲秘書，知法犯法？這是什麼時候？居然敢到最可能被封的林府去打痲將！你說，這事傳出去，叫我如何作人？」

「鈞座息怒……卑職本巳打算自請處分……」

「就是要擺闊也擺錯了地方，在青島六大家之一府上賭鑽戒，充殼子，眞讓人家笑掉了大牙！」

張鏡心退出不久，自側門走進一人，正是倪超，畢市長連連讓座，說：「倪隊副，坐……坐……可有什麼擒盜計劃？」

「大人，我以爲應該在這兩個女人身上下工夫，一是林雯，一是黃小蘋。」

「對對，倪隊副，你能破了此案，我馬上提昇你爲市府的……」

「大人，卑職志不在此，卑職只是不服氣，總以爲『花豹』的智慧和身手雖是一流的，但僅是具備了這兩點還不够，一定有些在位或巳離職而不爲人注意的人物暗中協助他們，才能一直未曾失手。」

「倪隊副，這想法很有創見，一切仰仗了。」

「這怎敢當？卑職一定全力以赴。」

此刻，黃小蘋又在高乾的小屋中。

「外公，您對林雯被封這件事有何看法？」

「丫頭，妳必也有自己的看法吧？」

「有人說『花豹』和林雯有默契，這種曲解武斷的看法，巳不攻自破了。」

高乾哼了一聲在抽旱烟。

「怎麼？外公另有高見？」

「我的高見妳不一定重視，而妳重視的又不一定是高見。」

「喲……我重視過什麼來？」

「『花豹』，他的外型很迷人，不要說你，就是林雯這個過來人，不也被他迷住了？」

「外公見過『花豹』？」

「當然！」

「和他談過嗎？」

「沒有。」

「那能眞正瞭解一個人嗎？」

「這且不談，丫頭，告訴外公，妳以爲他眞的喜歡妳嗎？」

「喲！這扯遠了吧？」

「怎麼？妳不重視這份情感是不是？好吧！咱們就換個話題，聊聊東鎮上金城棧的包子吧！」青島東鎮上有一家金城棧包子舖生意興隆，去吃包子要排隊等候。

「外公是說他對我是假的？」

「我不敢那麼說，可是誰又能抹煞他和林雯之間的情感？」

「外公見過他和林雯在一起？」

「不錯，只是林家的秘室很隱秘，看不到他們在做什麼？只聽到部份交談。」

「他們都談了些什麼？」

「呸呸……男女間的骯髒話，外公怎好出口？」

黃小蘋的大眼球上充血，高乾靜靜地吸烟，看也不看她一眼。

「我不信！」她倔强地迸出這句話。

「這在意料之中，丫頭，咱們打個賭如何？」

「怎麼賭？賭什麼？」

「如果妳輸了！要從此回頭，徹底忘了他，要是我輸了，一旦捉住『花豹』，我不出頭，一切功勞是妳的。」

「這大可不必，我只得印證一下，是什麼賭呢？」

「妳不是說能和他連絡嗎？馬上約他到『聽蟬齋』去喝茶，他如果肯去，那就表示妳贏了！」

黃小蘋未忘記吳道的話：不要常常約他，這有危險。但是，她那會是這個老油子的敵手呢？

「好！就這麼辦，外公，我可要先打個招呼，我無意檢舉他，更無意抓他，您可要絕對保密。」

「看妳！連外公也不信任了……」

× × ×

黃小蘋先見到了吳道，他皺皺眉頭說：「黃小姐，老實說，如果我是徐圖，就不能出來，因爲太危險了……」

「吳先生以爲我不可靠？」

「正因爲徐先生絕對信任黃小姐，他才勉爲其難，可是人際關係十分複雜，只要任何一點洩漏，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放心！吳先生，人格担保。如徐先生肯賞光，晚上七點，我在『聽蟬齋』茶館候駕。」

「茶館是個很雜的地方……好吧！我會通知徐先生的。」

這家茶館在滙泉公園附近，遠離塵囂，林木掩映，重要的是，你要什麼茶，絕不會弄錯，信譽第一。

黃小蘋先去檢了個角落的座位，她相信外公會在附近觀察，當她見徐圖把西裝上衣搭在臂上向她走來時，她心中大叫着：外公，你輸哩……

「黃小姐，讓妳久等了！」

「我也是剛來的。」

「這是龍井茶，嚐嚐看……」拿起就喝，由於太熱，「啪」地一聲落地砸破。

「黃小姐，眞抱歉！」儘管他信任她，但這環境太險惡了，防人之心不可無，以免功敗垂成，功虧一簣。

伙計連忙過來掃了且換上一杯。

「林家被封，這可能是最後一件？」

「可能。」

「不會因某些理由而放棄嗎？」

「什麼理由？」

「傳說你和林雯有點契。」

「點契？」他笑得極爽朗，的確比青島那些名公子要瀟洒多多。他說：「炸也炸了！封也封了！還有默契嗎？」

「夾萬只炸開一道，還有兩道未開，夾萬中的財寶分毫未失，至於賭桌上失去的鑽戒，林雯只有兩枚，其餘爲梁昆及張鏡心的，事後還可以還給林雯，如果這樣玩把戲，林雯有什麼損失？」

他笑了笑，說：「黃小姐是相信謠言了？」

她一手支頤望着他說：「這樣看你是不是不大禮貌？」

「我倒不覺得。」

「請告訴我，那夜在觀象台分手之後，你的車子停在路邊，不久自人力車上下來一位女士進入你的車內，那是誰呀？」

「那是一個暫時不能告訴妳名字的小姐。」

「如果我指出她的名字呢？」

「在目前，沒有可能！」

「難道我連六大巨戶之一的林雯都認不出來？」

「所以，我就知道妳會這麼說……」

「徐圖，你把我當小孩子看待了。」

「果眞如此，在黃家作案之後，沒有任何理由和妳來往，更沒有理由告訴妳連絡暗號。黃小姐，我知道妳的想法，但目前我不便告訴妳，大約最多不出十天，妳就會知道她是誰了！」

「還有另一個晚上，我看到你在車上摟着一個時髦女郎吻她……」

「那是個橡皮人，吹起來可作道具，車子疾馳而過，沒有人能分出眞假來。」

「我不信！」

「黃小姐，妳不信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他忽然以手撫額，精神有點恍惚。

「徐大哥，你怎麼哩？」

「黃小姐，妳我見面，有無第三者知道？」

「沒……沒有啊……」她不能說出和外公打賭的事。

「我感到不尋常的頭暈……黃小姐，是誰要妳暗算我的？」

「徐大哥……我絕對不會呀……」

徐步雲却知道自己巳着了人家的道兒，必須盡一切可能離開這兒。他站起來往後走，這茶館有後門，只是竹栅欄而巳，還不忘留下一塊大洋。

「妳不必來扶我……妳如果眞的沒有出賣我……馬上叫輛馬車把我拉到東鎮西仲家窪去……」

「好……好……我這就走。」雖然她妒火中燒，乍見此事，仍然十分焦急，因爲她問心有愧。

黃小蘋剛走，一個老人出現了。

徐步雲雖然視綫巳開始模糊，仍可隱隱看出，這老人精瘦而有點潦倒，却生了一雙黃澄澄的鷹眼。

「徐小弟，我來扶你……」

「多謝，老伯，我還能走……」

老人伸手想架他的右臂，看來不像有惡意，可是徐步雲是個大內行，要是被人架上，這條右臂不斷也要被制。

「老伯……好意心領……」雖然頭暈眼花，自衞的本能，仍可把深湛的武功及變幻無端的步法施出三五成。

老人一把來抓住，心頭暗驚，但又怕小蘋看到他動粗，所以仍要佯作要攙扶他的樣子，說：「我說徐小弟，你這是何苦？我是小蘋的外公，你難道還不信我？」

柔中帶剛的一抓一托，徐步雲越來越不濟了，盡一切努力使眼皮子睜着，隱隱看到那鷹眼中厲芒大熾。

可惜吳道正好到附近去小解，要不，事情不會這麼糟，「游魂步」只能施出二三成，却仍然掙出對方一抓。

高乾過去在六扇門中混出了名堂，提起「狐爪」高乾，在這圈子裏那個不知？作無本生意的人對他很頭痛，但由於他並不能堅守原則，有時候爲了錢也會「放水」，黑道上的人物也恨他入骨。

高乾的「狐爪」只有十二式，却是式式管用，徐步雲巳支持不住，勉强閃過六七式，有頭有臉的人物及其武功，他都熟悉，說：「高乾……你是想丑表功……重作馮婦，還是徐某擋了你的財路？」

藥力發作，加上心情惡劣，雙重的打擊，在第九爪上，他被制住，所以黃小蘋及吳道回來時都沒有找到徐步雲。

「喂！伙計，有沒有看到這位客人去了何處？」

「小姐……眞抱歉！客人多……小的沒有注意……」

旁邊有個茶客說：「姑娘出去之後就來了一位老人……他要攙扶那位年輕的客人……那年輕的客人似乎不要他扶，雙方拉拉扯扯地……年輕人似乎有幾分酒意，最後還是被那老人扶着往哪邊走了。」

「哪邊？」吳道說：「那邊可沒有門呀！」

「是啊！他們就是自竹籬上跨過去走了。」

黃小蘋越過竹籬，但未看到徐步雲，她不敢對吳道說打賭的事，急得直搓手。

「黃小姐……」吳道冷漠地瞪着她，說：「那個人是誰呀？」

「我怎麼知道？」

「黃小姐，這很難使人相信不是妳出賣她，根據那位茶客所說，徐先生像是個酒醉的樣子，不難想像是中了毒或迷藥之類的暗算。黃小姐，我們都極力反對他和妳來往，他却堅持說妳善良純潔，沒有危險，妳要是暗算他，那太沒有良心了！」

「我眞的沒有……眞的沒有……」她急得哭了。

「那妳剛才去了何處？」

「他忽感頭暈……要我去叫車把他拉往東鎮西仲家窪去，回來時就……就不見他的人了……」

「那人會是救他的？不會的……」吳道也看出，不像是黃小蘋弄鬼，兩人立刻在四下找尋，然後乘馬車往東鎮方向追去。追了一程根本不見人影，吳道要單獨去找，兩人又規定了連絡方法分手，而黃小蘋心裏有數，八成徐圖巳落入外公之手了，所以直接來找高乾。

高乾開門時，仍抽着旱烟，一副悠閑的樣子，說：「怎麼哩？小蘋，打賭妳贏了！爲什麼反而不高興了呢？」

「外公，別顧左右而言他，人呢？」

「人？什麼人哪？」

「外公，這秘密沒有別人知道，在茶館見面，您也會在一邊覬覦的……」

「當然，我要看看妳到底能不能把他約出來呀？」

「外公，據說一個老人去扶他，他拒絕扶持……但最後還是被老人扶走了！那不是您會是誰？」

「丫頭，妳可不能誣賴外公，外公是你們見了面，覺得那小子長得很英俊，還不斷地暗暗點頭，雖說他是個巨盜，但妳說過，他是爲當年奉天小旅店中那位死去的參客討債來的，他不殺人不動粗，只討回當年失去的，老實說，硬把『賊盜』這字眼加在他的身上那太不公平了。所以我看了不到五七分鐘就回來了……」

「外公，可是他不見了呀！」

「不見了？丫頭，『花豹』智謀百出，說不定他發現附近有偵緝隊或警方的人，只好先溜了……」

「不會的……他就是溜了，也會設法通知我們的。」

「你們？還有誰呀？」

「他的助手吳道。」

「丫頭，妳把『花豹』估低了！他要是那麼好抓，早就關進去了！丫頭，放心回家睡覺去，過兩天再和他連絡，包妳會大出意料。」

「外公，我……我可以搜搜嗎？」

鷹眼一瞪，說：「丫頭，越說越不像話哩！妳把外公當什麼人？」

「外公，你讓我搜搜才放心……」

「好吧！嗨……外公在妳心目中原來是這樣的人……搜吧！丫頭。外公心裏很難過……」

黃小蘋搜過，這兒內外只兩間，一會就搜遍了。心中焦急，不一會就走了，和吳道連絡，兩人見了面，都沒有幾索。

「還有誰知此秘密？」

「我的外公。」

「他的大名是？」

「高乾……」

「『狐爪』高乾！」吳道大吃一驚，說：「他被畢市長刷下來，恨透了畢市長，所以要表現一下。妳可知道高乾操行不怎麼……」

「你敢侮辱我外公？」

「侮辱？哼！妳以爲他是正人君子？黑道上的人物誰不知道，只要出手闊綽，他會網開一面……」

一掌摑去，吳道揪住了她的手，她說：「說謊都不貼譜，我外公要是那種人，他會這麼潦倒？」

「妳知道什麼？過去在『平康里』有個相好的，刮乾了他所有的錢，跟一個綢緞莊的小白臉跑哩……」

黃小蘋過去聽黃安透露過一點點，這也正是黃安不願接濟他的藉口。

× × ×

對於逼供，高乾是祖宗輩。

他另有一個木屋，地處偏僻，過去租與人作小庫房，後來人家退租，他把自己的壽材放在裏面。人老了之後，只要不太窮，都會把這個先準備好的。

他把一個大活人裝在棺材中。爲了不使這財神爺鼈死，在棺頭鏤有個大「壽」字處，每隔一劃，必然鏤通，使之透氣。

第一，放在這棺中，人跑不了。其次，把活人放入棺中，對逼供來說，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是，到目前爲止，這方法對徐步雲來說，並未收到效果。現在，高乾坐在棺前小板櫈上，抽着旱烟，說：「徐小弟，這一手對你不敬，你要包涵點！」

「傳聞中的『狐爪』和鐵捕，並不是你這樣的。」

「徐小弟，你也不必爲我戴高帽。我高乾也不是什麼正人君子。」

「客氣！敢稱自己爲正人君子的，世不多見！」

「徐小弟，我把你請來，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不必用那『請』字和『商量』二字了。」

「的確，不過你老弟也該明白，道上朋友雖稱我爲鐵捕，對你却是例外的，所以你該諒解，這是對你的重視，也是一種尊敬……」

棺中發出一串冷笑，說：「把我悶死，你還能商量什麼？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要商量什麼。」

「本來嘛！徐小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

「案子作了十次以上，平均每次都超過了十五萬，有些人不免眼紅，但總也要弄清楚弄這麼多的錢作何用途？」

「徐小弟，相信你會預先編好的一套詞兒，聽起來必然十分動人……」

「這麼說，我就不必饒舌了！」

「徐小弟，我也有個派不上用場的理由，所以希望能向你借十次所得的三分之一。」

「高乾，內行人怎麼說起外行話來了？作案所得會在當地出手？」

「怎麼？這麼快巳經運走了？」

「信不信在你。」

高乾那一雙鷹眼像冒出火來，敲敲旱烟鍋，說：「這麼說你是一毛不拔了？」

「高乾，有件生意，你如果心眼活動一下，我倒可以和你研究研究。」

「小子，你可能高估自己的聰明。」

「怎麼說？」

「以爲我欣賞你『吃胡稽拉蓆子』的本領。」

「不信算了！高乾，我活了二十八歲，對國家民族自問還儘了些力量，所以你就是宰了我，我也心安理得了。」

「小子，風涼話說說無妨！古人說：自古艱難唯一死。那滋味你心裏清楚！你想不想知道我如何處置你？」

「按你和老畢的關係，應該不會把我交給他的部下送到張宗昌那兒邀功吧？」

「正好相反，第一，我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獎金。其次，想想看，到那時候，還有誰够資格作偵緝隊的隊長？」

「的確，這眞是一舉兩得的事。不過，那筆獎金數字救窮還可以，要致富則還不够，我說的那檔手買賣，一下子就能暴富。」

「富到什麼程度？」

「說得俏皮點，可以使青島六大亨變

成七大亨……」

「嘿……小子，你的詭計沒法得逞。不過，反正只有咱們兩個，裏面一個，外面一個，閒着也是閒着……」

「告訴你，老畢才是個大戶，只是他很會裝窮，據毛估，他的財產約有五千萬大洋。」

「小子，可眞是養孩子不叫養孩子，下（嚇）人哪！」

「這當然只是毛估，但他的五姨太手中有一批價值五六百萬大洋的珠寶……」

「少在這兒蒙我。我老高是幹什麼？這麼多珠寶會放在『小三子』那兒？放屁！」老畢的五姨太最得寵，她是蘇北人。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小三子』別墅中和李志明府上一樣，也有機關，同樣出自章利之手……」

「怎麼？你想要我入陷？」

「想不到你這麼胆小，我不是要你冒然去闖機關，那是和自己開玩笑，我叫你到章利那兒去。」

「幹麼？」

「他有一份設計圖，放在他的書房中辦公桌抽屜內。」

「哼！連這個你也知道？」

「你忘了？不久前我的助手到章利處去套他的口風，他拿出圖來讓他看過，那時他是以李紈的男友身份去的。而當時章利還拿出另一張圖，說是老畢五姨太府上的機關設計圖樣。」

高乾抽着旱烟，似乎想了一陣子，說：「小徐，有現成的獎金不拿而去冒險，那太划不來了！想想看，一旦把你交出，恐怕姓畢的還要親自登門訪賢哩！」

「那時候，你高乾可眞是落水狗上岸——抖起來哩！」

「算哩！還是小心爲妙，沒有發大財的命，不可強求。盡管我不大喜歡姓畢的，可是，看在位子和獎金上，也只好遷就了……」說着開了小門往外走。

「高乾……高乾……」

高乾縮回身子，說：「小子，是不是改變主意了？告訴你，財是發定了！只是大財和小財之別而已……」鎖上門走了。

× × ×

章利的宅子也不少，他在青島也賺了不少的錢。

這兒有會客室、繪圖室、工作室、書房以及祈禱室等等，只是看來這兒毫無戒備。

也許是倚仗他的名氣，宵小就會退避三舍吧？

此刻，一個人影矯捷地掠進後院，在花架上一墊足，僅顫動一下就上了二樓陽台，眞像一頭貓。

不久，這人來到書房中，開門鎖也是高乾的絕技。

手電筒自衣架上、書櫃、長几上移到大辦公桌上，就是這個辦公桌了。高乾得意地笑笑，他以爲小徐想得倒很天眞，得了珠寶會和他二一添作五？

辦公桌前有個鋼製的大椅子，可以轉動，他坐了下來，本要掏出百家鑰開辦公桌的抽屜，突聞「咔嚓」一聲，高乾大吃一驚，原來這鋼椅背後伸出兩條鋼臂，自他的腰上緊緊扣住。

他的小腿也有兩根鋼條扣緊。

現在，他終於知道「花豹」的厲害了。明知必死在棺中，却拉了個墊背的，本來嘛！現成的獎金不領，却貪心不足，這又能怪誰？

現在唯一希望寄托在章利的身上，獎金二一添作五之下，也許一位神父也會動心吧？可惜他那副柳州上好的壽材被小徐佔用了。

這椅上一旦制住了人，立刻有響鈴送到臥室。

此刻大約是入夜十點左右，章利剛洗過澡，發現牆上的示警燈閃爍不巳，他想不透是什麼人，不過他猜想必是初來青島，不知深淺的毛賊。

他來到書房中，開了燈，站得遠遠地，說：「你……你是什麼人？」這人蒙了臉。但可見一頭灰白頭髮和一雙鷹眼。

「博士，我是誰並不重要，把我放開好嗎？」

「放開？這怎麼成？噢！是了……你大概就是那個『花豹』了吧！奇怪！『花豹』光顧我幹什麼？不……不對，聽說『花豹』很年輕，也很英俊，怎麼會這麼老呢？當然，你絕不是『花豹』，看你這一雙眼，就不是個好東西……」

高乾此刻若有個洞也會鑽進去，這不是賤嗎？不領太平獎金，一個退休偵緝隊長，居然想去盜寶，這又能怪誰？

有生第一次，自己被別人當作一個賊，冷諷熱嘲，此刻，恨他自己超過了恨老畢及「花豹」。這要是被小蘋知道了……

「博士，老實說，我是偵緝隊的退休隊長，我叫高乾，你不會不認識的。」

「什麼？退休的偵緝隊長會作賊，你快別胡扯了。我看你還是說實話吧……想來偷什麼呀？」

「博士，我要是有一字不實，就天打雷劈，我聽說有些大戶請你設計了機關，必有圖樣保存着，而『花豹』鬧翻了天，治安單位居然一籌莫展，我只是想擒賊立功，以便重作馮婦。」

「不對吧！你要是前任偵緝隊長，怎敢知法犯法？分明是想來搶刦的！我現在正短缺經費設計機械，要是得了懸賞……」

高乾滿頭大汗，看來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承認偷圖，打算搶刦老畢的五姨太。其次是承認「花豹」在他手中，拱手讓人，把幾乎到手的獎金讓給別人。

前者身敗名裂，啷噹入獄。以他和老畢的關係，可能被判得很重。後者是把名與利讓人，心實不甘。

章利知道高乾必然另有企圖，就吊上他的胃口，說：「說不定，『花豹』就是你，或者是『花豹』一伙的人，我設計的機關名聞中外，而李志明府上的機關却使我栽了觔斗，所以我不能放你……」說着就要出屋。

「博士，咱們談一件生意吧！」

「你有千方百計，我有一定之規，再玩花樣可不靈啦！」

「博士，如果這次有半句謊言，我就是你的孫子。」

「這可高攀不上哩！」

「章利，我是『狐爪』高乾，『花豹』在我手中。」

「你㬎要胡扯？嘿嘿！高隊長是什麼人？他豈會幹這勾當？」

「你如果不信，可以用竹竿挑去我臉上的面罩看看。」

章利就用竹竿挑去了他的面罩，果然是他，大驚說：「高大捕頭？該不是面目與你酷肖的——」

「得，得啦！博士，够瞧的哩！他奶奶的！俺高乾正在走霉運，那有什麼話好說。」

「高隊長剛剛說什麼『花豹』在你的手中？」

「對，『花豹』交給你，你就說是用機關逮住的，自管去領獎，接受褒揚，我絕不出頭，而且請你看到『花豹』被押在什麼地方之後再回來放我如何？」

這可以說是無條件投降，也是他人生史上最悲慘的一頁。

「好吧！高隊長，一切都是先讓我看到『花豹』再說，請問他現在被押在什麼地方？」

高乾說了，而且丟出了小屋門上的鑰匙。

章利匆匆來到小屋處開了門，他是個教徒，當初就是以傳教的目的到中國來的，但人在長久的奢靡環境中會逐漸改變。

他所接近的都是鉅子大亨，相互交遊，酒肉徵逐，距上帝越來越遠，似將和撒旦變成近隣了。

一路上他不斷地感謝上帝，但天人交戰，還不能確定該如何處置「花豹」？

如果照高乾的方法去做，他在一夕之間就能名利雙收，如以一個信徒的正常方式去做，他受到的讚譽會更多，但收到的獎金應全部捐給慈善機關。

掩上門，章利望着這口棺木，說：「『花豹』……『花豹』……」

「是哪一位？」棺中傳出聲音。

「『花豹』，依我猜想，高乾入陷，是你安排的巧妙陷阱，也可見你對我的住處機關甚為熟悉了……」

「這麼說，你是章利博士了？」

「不錯。」

「博士此來，是……」

「怎能證明你確是『花豹』？」

「如我不是，高乾不會到你府上去冒險，聰明人也作笨事，高乾是個例子，本人不也一樣……」

「你是如何落入高乾手中的？」

「世上最難瞭解的是人心，我太信任黃小蘋，而事先又不知道『狐爪』高乾是她的外公……」

「這真是太巧了。遇上他，你是碰上尅星了……」

徐步雲並不在乎高乾的「狐爪」，但他此刻却不便表示，章利說：「都說『花豹』有兩個或三個，你說呢？」

「只有兩個，一男一女，其餘都是助手。」

「貴姓？」

「我姓徐。」

「徐小弟，我以為貴國的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很有道理，如果我是你，應先求自保，財寶為餘事……」

徐步雲暗暗一嘆，言為心聲，章利在想什麼？不問可知，他說：「勢利紛華，不近者為潔，近之而不染者尤潔，智計機巧，不知者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徐老弟，你是聰明人……」

「博士，聽說教友們多有正義感，你此來應該是先問問我們在此作案之目的才對。」

「就讓我試聽一下。」

「首先我要聲明，我們是來討債的……」說了昔年六大家主人瓜分那賣參者的百餘斤「棒槌」的事。

「是這回事？那你們根本就不該以盜賊姿態出現。」

「章利博士，你可見過人參花？」

「沒有，莫非每次作案現場上留下的花……」

「不錯，那正是人參花，按理說六大家主人應該見過且猜出動機才對。此其一，另外，我們討了這六筆債之後，又光顧了禍國殃民的『土產公司』及東洋鬼子，也稱之為索債，有何不可？」

「嗯……亦無不可，這筆巨欵將作何用途？」

「東北莽原上有幾支武力，最早的是張作霖，後為清廷招安，以後大小股鬍匪無數，但多數打家刼舍，自昔年的小白龍崛起，由於不擾民且鋤暴扶弱，專和老匪子及東洋鬼子作對，令人耳目一新，後來他的晚輩繼他而起……」

「你是說，你們本是在長白山一帶打游擊的人？」

「不錯，由於東洋鬼子野心越來越大，目的不難看出，所以這支武力數字不多，卻決心保衛中國的後門，和毛子及鬼子作殊死搏鬥，因而武器、彈藥及補給，需大量金錢……」

如果倒退七八年以前，也就是章利初來中國之時，聽了這話，情況就截然不同，現在，他和高乾差不多。他們既要名更要利，這是十分可怕的，好利者，逸出於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於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章利畧加思攷，他說：「徐老弟，你是否東北的無名英雄，我還要進一步查攷，因為此事非同小可，同情你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章利開門要走，因為他已證明此人正是「花豹」，也只有黃小蘋出賣他，再加上高乾的合作，才能生擒「花豹」，可以想像，此事一旦宣佈破案，一夕之間，章利即為轟動一時的名人了。

「博士，你的意思是……」

「我說過，要查攷一下，愼重處理……」開了門在外倒鎖上走了，徐步雲在棺中嘆了口氣，又陷入絕望之中。

不一會有人弄那門鎖，似未弄開，一時急了，在門縫中低聲說：「徐圖……徐圖……」

「妳是黃小蘋？妳還來幹什麼？」

「徐圖，我來救你！」

「妳可眞會折騰人，出賣了又要來救人……」

「徐圖，我弄不開門鎖怎麼辦？」

老式門鎖是掛在門搭扣上的，一個大姑娘當然弄不開。徐步雲說：「有個辦法可以試試，這小屋的門破破爛爛，已經鬆動，自下面縫中伸手托其一扇，使其門軸

脫離軸臼，也許可摘下一扇，出現可鑽進一個人的縫隙……」

黃小蘋弄了一會，果然有個縫，但擠了很久才擠進來，喘着說：「我剛剛發現章利鬼鬼祟祟地進此小屋，我在外面偷聽，不由大吃一驚，原來你被關在這兒——你在哪裏？」

「這應該謝謝妳那位長輩，把他的上好棺木讓我躺在這裏面。」

「你……」黃小蘋心頭一涼，身上起了鷄皮疙瘩，說：「在棺材裏？你說我的長輩？」

「裝什麼糊塗？不是赴妳之約我會落入高乾之手？」

「噢！果然是外公，徐圖，人格担保，我絕未和外公合謀誘你。」

「就算沒有，妳洩了密，已不可原諒，事前我是如何再三叮囑你的？」

「好！這只能怪我幼稚，不知人心險惡，我問你，你身邊有幾個女人？」

「有一百個一千個，這和你有什麼關係？」

「那你就躺在裏面好了。」

「本來如此，妳來幹什麼？」

「哦！這棺蓋落了釘，你在裏面怎麼會不窒息？」

「這是我的事，妳請吧！明天報上會刋登高乾和妳的照片，大出鋒頭而名利雙收。」

「徐圖，那我外公呢？章利怎會知道你在這兒？」

「這就叫做害人者人恆害之呀！」他說了高乾已在章利的鋼椅上休息了，而章利，也想混水摸魚的事。

「一個神職人員也這麼急功近利？」

「如今信撒旦的人比信神的越來越多了……」

「徐圖，你身邊的女人到底是誰？」

「告訴妳，由於女人太多，數也數不清，妳叫我怎麼說？」

「死人……」黃小蘋雖恨，但讓章利出賣徐圖，實不甘心，因為章利制住了她的外公，儘管高乾是罪有應得的。她狠狠地說：「這棺材怎麼打開？」

「妳如果眞的有意救人，就找一柄大錘，砸擊棺頭鏤花部份。」

「能砸得開？」

「試試看吧！」

黃小蘋找不到大鐵錘，只有一柄大斧頭，砸了幾下並未砸破，這種棺木有三寸多厚，是眞正的南杉，砸了十七八下，累得她猛喘，說：「怎麼辦？砸不開。」

「再砸，要用全部的力氣。」

這次吃奶的力氣都用出來了，連砸十一二下，累得混身發抖，徐步雲說：「有點裂了，再有十來下也差不多了。」

黃小蘋何曾出過這麼大的蠻力，只好再掄巨斧猛砸，又是七八下，徐步雲說：「好了，停止，我試試看，妳站遠點。」

黃小蘋退到一邊，摸摸手掌，至少起了五七個大水泡，這工夫徐步雲在內大力推擊，木板發出「格支」聲。

但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了交談聲，只聞章利說：「秦隊長，張秘書、魏督察、倪隊副，就是這小木屋……」

魏奇說：「就是這兒？」語氣似乎不信。

「咦？」倪超說：「這木門似乎被人撬開過，博士，你離開時，這門是這樣子嗎？」

「不……不……」

黃小蘋在棺頭處低聲說：「快點！秦光遠和魏、倪等人都來了！再遲就走不了哩！」

徐步雲全力向棺頭上猛推，行將破裂，再推一下，已有部份木板凸出。

門外聽到屋內「蓬蓬」大震，章利說：「似乎他在棺內猛撞，快點！千萬別讓他跑了……」

「咔嚓」一聲，棺頭鏤花處破了，人已鑽出，幾乎同時木門已被倪超踩開。五人已進入屋內。

但徐步雲已奪下黃小蘋手中的巨斧，「嗖嗖嗖」向秦、倪二人掃出三斧，二人閃避中，秦光遠說：「今夜再讓他跑了，可就沒法交待哩，上啊！用鎗要小心自己的人……」

徐步雲以為，此刻必須奪門而出，要是軍警方面大量地支援，要脫身可就太難了。

他身上除了這柄斧頭，別無長物，雖不稱手，玩命時只要能殺人的兵器都能發生至大的威力。三個高手圍繞他團團轉，但暫時不敢用鎗，因屋內太暗。

這倪、秦、魏三人，以魏奇的實力較差，所以徐步雲閃過倪超一匕首，故意挨了秦光遠一脚，往魏奇那邊栽去，那知他「嗖」地一斧，把魏奇的頭皮帶頭髮削去一片。

魏奇發出一聲驚叫，往一邊疾閃，讓開門口，徐步雲射了出去。三人追出，徐步雲已上了木屋頂上，再竄入屋側大樹上，由這樹上落在民房後院中。

原來章利私心自用，他是利慾薰心，根本不是思攷，而是立刻告密，以便名利雙收。

可是他老奸巨滑，怕告訴倪、秦二人之後被他們掠他之美，搶去了他的功勞，就連魏奇及張鏡心也找來了。這樣，由于他們都不是一個單位的人，就不會弄鬼。

這可以說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倪超說：「博士，今夜的功敗垂成，毫無疑問是時間躭誤了！你找這麼多的人來幹什麼？」

「倪隊副，鑑于過去的經驗，人越多越好呀！誰想到黃姑娘居然知道這秘密，而前來救人？」

「笑話！」黃小蘋在門外大聲說：「要不是我把『花豹』誘出來，和外公合作，也不會擒住他，你們自己沒有用還怪別人。」

秦光遠看看棺頭，說：「他在棺中絕對砸不破這上好的棺木。因為在棺中用不上力。」

「可是你們別忘了！外公怕他蹩死，在棺頭的「壽」字上每隔一劃，鑿通一孔，使之透氣，以他的功力，在內猛撞就能撞裂。」

倪超說：「這斧頭不是自妳手中奪去的？不是妳用斧頭砸破了棺頭的？」

「不，我出賣了他就不會再救他。當我聽說他被關在這兒，我想來問問他，身

邊到底有多少女人？他說太多，簡直記不清，所以他大力撞棺，我怕他破棺而出，就找了一柄斧頭，準備在他出棺時給他一斧頭，那知剛找到斧頭，他已經撞破出來了……」

這一套說詞，這些人也無法反駁。

要不是他們祖孫定計，要生擒「花豹」談何容易？

現在最窩囊的是韋利，眞正是好夢易醒，剛剛還盤算過，如何去運用那些獎金呢？

其實最最窩囊，倒楣的是高乾，他如果知道獻出了絕大的秘密及名利雙收的機會，仍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仍要身敗名裂時，他該如何？

他用「周公帖」也就是「貴妃香」迷倒了徐步雲，其實就是「三氯甲烷」。現在他欲哭無淚，可以說是自負害了他……

× × ×

高乾脫困，這又出乎韋利的意料。一般來說，中伏後沒有他開動機關，無人能逃，除非有個行家救了他。會是誰呢？當然是個行家，而高乾說了幾句哀求的話，還加上兩三個秘密才使那位行家高抬貴手放了他。放他的人却又不是韋利。

× × ×

這兒是滙泉第一公園附近的一幢宅深大院的洋房。

一位美人正在出浴，「溫泉水滑洗凝脂」，這兒雖無溫泉，豪華的浴室比當年貴妃的清華池可高明多多。

池子是白色大理石砌成，四壁却是一色的朱紅花崗石砌成，在燈光下，四壁映紅，池中人的胴體呈珊瑚色。

一個小婢在池外侍候，雙臂上搭着浴巾及內衣等物。

這年輕女人削肩、聳胸、細腰、隆臀、膚白如雪，在清池中一覽無遺。這工夫化粧枱上的小紅燈閃了兩下。

「荷珠，妳回家去吧！一切由我自己來。」

「是，夫人……」荷珠似知小燈閃亮代表什麼，她是這尤物小喬的表妹，用自己的人不會出紕漏。

「是……夫人……」這樣稱呼是爲了養成習慣，以免被畢市長知道她們的關係，她不願老畢知道用自己的人，荷珠也是她的眼綫。

荷珠走後，浴室內燈光熄滅，浴室門緩緩推開，一個高大的人影走了進來，她說：「喲……我的水軍都督……你似乎又要來操練水戰哩！」

「卜通」一聲，水花四濺，她立被抱住。

「小倪，老頭子還關照你嗎？」

「妳引薦的人，他敢不關照嗎？」

「如他知道你在此操練水師，準備赤壁一戰的話，不把你的頭扭下才怪哩！」

「放心！他今夜在親自招待濟南來的貴賓，同宿在國際飯店內，小喬，老頭子還能上『馬』嗎？」

「上是勉強能上，只是一上就摔下來了……」

「妳看他知不知道妳吃『零食』？」

小喬一怔，說：「他會知道？」

「多新鮮？一個男人到了這年紀，必有自知之明，他五十八，妳二十三，這差距怎麼弄也無法調和，有的人非常『護食』，雖然不成也不許別人碰一下，有些人似知『圍堵』不如『疏濬』……」

「謬論，疏濬什麼？」

「下水道……」

「啪」地一聲，她打了他一下，說：「別胡扯了！他知道了可有你瞧的。」

「老頭子喜歡妳就必須滿足妳，光是錦衣玉食還不够。所以我猜想，他是眼開眼閉哩！」

「小倪，別嚇唬我好不好？」

「開開玩笑，就受不了哩！其實老秦的胆子比我大。」

「怎麼？他在玩老畢的老幾？」

「不是老畢的，張宗昌在靑島有五個，其中最好看的廿六擦，叫培芝的……」

「的確，張宗昌的女人他也敢玩，這秦隊長的胆子上八成長了毛哩……」這工夫他已抱起她……

而在此同時，浴室隔壁的保險櫃已被打開。這裏面並沒有五百萬的珠寶，那不過是「花豹」誇大，吊高乾的胃口，使他上鈎。但却有價值三四十萬的珠寶。

留下一朶絨花，來到宅外，這兒是一條窄巷。一個人直挺挺地站在那兒。

敢一個人面對「花豹」的太少了。而兩人面上都有面罩。這時那人冷峻地說：

「妳不出聲我也知道妳的來歷。」

「……」

「甚至知道妳是個女人。」

「……」

「如果以爲我在蒙妳，不妨再送你一個綴頭，那就是妳的眞正來歷，『花豹』不過是妳到青島來作案的別號，妳是關外家喻戶曉的女飛賊『雪裏紅』。」

「花豹」冷冷地說：「佩服之至！」

「光是佩服還不够。」

「要不要我說說你的底細？」

「說說看！」

「你很會藏拙，一般人都以爲你和前任的隊長差不多，混吃等死的貨色……」

「嘿……妳眞瞧得起在下。」

「秦光遠，你曾是捻匪中的中堅份子，在巢湖中還幹過短暫的水寇……」

「嘿……」秦光遠說：「『雪裏紅』一旦落了單，妳就要認命！」

秦光遠的速度比倪超還快，只是不比「游魂步」更快些，但攻勢却是風狂雨暴，使人以爲這支伏兵頗有份量。

「雪裏紅」的鎗法超絕，韆裏藏身，打香頭截電綫，易如反掌，但動鐙勁她要遜色得多。

大約折騰了二十七八招，秦光遠施出了他的絕活「一把抓」。牢牢地抓住了「雪裏紅」的右腕。

「認了吧！『雪裏紅』」，世上沒有永不失手的事……」一邊掏出手銬。

「我長了這大還沒戴過這東西！」

「在女人來說，這和戴手環並沒有分別……」

那知這工夫左邊短牆上一根兒臂粗的竹竿向秦光遠的後頸或後腦上猛戳，要是不理而非先銬人不可，這一戳或能閃過，如果閃不過，這腦袋瓜子會被戳個洞，如他不鬆手，危險的是「雪裏紅」的攻擊。

當然，還是保命要緊，手一鬆，正要扭身急退，萬沒料到「雪裏紅」不退反進，像彷他的「一把抓」似的，「唰」地一聲，把他的口袋撕了下來。

竹竿縮回，「雪裏紅」也不見了。

秦光遠自信已經追不上了，二對一也無把握，悻悻地說：「遲早有一天，我秦光遠會……」突然臉色一變，立刻竄上牆頭。

可是影子都沒了，他回到原地找尋，却是什麼也未找到，不由失神落魄地：「這東西怎麼能丟？尤其不能落在『花豹』手中……」

是什麼東西呢？這東西和倪超不久之前對小喬說的話有點關連。

× × ×

黃小蘋不論用電話或暗號，再也無法和徐圖及吳道連絡上，她眞的恨透了徐步雲，恨是非常直覺的情緒，往往不須客觀的理由。

「雪裏紅」和徐步雲返回住處，不久段飛和程天虹也來了。兩人都是一頭大汗。在徐步雲失踪這半天一夜當中，眞是急壞了這三個人。

由于「花豹」造成了太大的震撼，到此地步，一旦被對方堵上，很可能亮傢伙，寧願要頭死「豹」。

「雪裏紅」說：「段、程兩位可能和我一樣，担心小徐已落鷹爪們之手，甚至已經死了！對不對？」

段飛說：「這種想法不會沒有，沒有一點頭緒，眞叫人頭大。」

「我曾想到另一可能，而我担心的也正是另一可能性的發生，據可靠消息，中日混血兒『腿先生』已經到了青島。」程天虹說：「我對徐老弟固有信心，但『腿先生』的神秘和名望——」

「對，」「雪裏紅」說：「我也獲得可靠消息，『腿先生』乘日本商船白熊丸來的，住在什麼地方還沒查出來。」

「我當然也知道此人。」徐步雲說：「由于我過去在東北混得最久，對于和日本人有關連的人物，都耳熟能詳。」

段飛說：「『腿先生』當然不姓腿，大概是指他的腿上工夫了得吧？」

「不錯，此人姓霍，又叫『霍七腿』，連環七腿，凌厲無匹，迄今未遇上一個人物能破解他的七腿攻擊……」

「這未免誇大了些吧？我們中國的武術，講的是抬腿三分輸，完全以腿攻擊，抬腿的幅度必然很高，按理說，這種工夫，唬唬生手還可以，遇上大內行的話……」程天虹說：「尤其是遇上徐老弟這等高手……」

「程兄……」徐步雲肅然說：「此人是混血，腿功也是中日合璧的，有中國之彈腿等功夫精粹，也有日本的空手道精華，任何武功，只要下了苦功，成就自是非凡，據說此人七歲練腿，先掃姆指粗的樹，隨年事增長，越掃越粗，一棵海碗口粗的樹，一掃之下……」

室內沉寂了一會。「雪裏紅」說：「放心，小徐這麼說，不過是要各位小心，可不是表示沒有信心。」

「其實秦光遠也是個可怕的人物。」

徐步雲說：「此人深藏不露實在可慮。」

「這個人不必發愁，我已經揪住了他的小辮子……」她出示了一張四寸照片，背面還寫了這樣幾句話：連人帶影子統通送給光遠哥，小妹培芝敬贈。

培芝是張宗昌在青島五個女人中最美而非最年輕的一個，今年二十六歲，却是五女中最寵愛的一個，也只有她可以常常到濟南去找張宗昌。

「眞有辦法！」段飛說：「這照片不藏好，秦光遠這小子簡直是胆大包天，妳是怎麼弄到手的？」

「說來可笑……本來我遇上了秦光遠，又不願用鎗，論膂力，憑眞功夫，老實說他比我高明，要不是小徐在緊要關頭趕到，捅他一竹竿，他必須自保的話，我可能會被銬上了！而我趁他鬆手自保時，把他的衣上口袋撕了下來……」

程天虹說：「秦光遠大概要倒楣了。『狐爪』高乾這老賊似想出頭丑表功。」

「別提此人了……」徐步雲詳說一遍，衆人大罵不止，徐步雲說：「我在小屋脫困之後，順道經過韋利大宅，本想去消遣這老賊一頓，那知老賊的骨頭是軟的，竟然聲淚俱下，求我成全他賞他一掌弄死他，要不，一旦送官，他也不想活了，一世英名付之流水，這還在其次，無顏見他的女婿黃安及外孫女黃小蘋……」

段飛切齒說：「活該，這才叫着自作自受哩！」

「嗨！人生眞是不能走錯半步，此人固談不上『一世英名』，在偵緝隊長任內，却辦了不少的大案子，我一時心軟，把他放了……」

「放了？」「雪裏紅」說：「你這是婦人之仁哪！」

「也許，我總以爲，人生誰都會犯錯，高乾窮極生瘋，利慾薰心，也不必苛責，像這種蠅營狗苟的人，到處皆是。」

程天虹說：「可是據我所知，你放了他，他未必領情，此人鷹視狼顧，絕非善類，恐怕他未必就此罷休的。」

「果眞如此，下次被我遇上……」徐步雲沉聲說：「誰在院子裏？」

「我，一個被人無情戲弄的女人……」竟是黃小蘋。進入屋子。此處宅大院深，雖無高牆，一個不會武功的姑娘能進入核心地帶，他們都不以爲可能。

「黃小姐，妳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徐步雲抬抬下顎，段飛已閃了出去。

「你們這兒也不見得如何隱蔽嘛！這麼多人，進進出出地……」進入屋內打量「雪裏紅」，吶吶道：「妳不就是林雯林女士嗎？」

「不是。」

「莫非妳就是『雪裏紅』？」

「正是。」

「無怪徐圖爲妳着迷了！」

「他並未爲我着迷。誰也不知道什麼樣的女人能爲他着迷？」

「妳也不必爲他遮蓋，你們的關係不問可知……」黃小蘋太年輕，還不大懂含蓄之道。

「什麼關係呀？」

「什麼關係妳心裏明白！」

徐步雲和「雪裏紅」相視笑笑，黃小蘋越發不能忍耐，冷冷地說：「出賣我的

人，我的報復也絕不舍乎！」

徐步雲說：「黃小姐，誰出賣過妳？妳的報復又是什麼？」

「你去黃家搶刦，洋娃娃我雙手奉上，你到李家去，我自甘陷入機關中，讓你取走你要的東西，我對你够不够朋友？」

「够，絕對够！」

「可是你對我，摸摸你的良心，你對得起誰？」

「我也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對不起誰？就拿妳外公來說，此人活了六十歲，江湖經驗不謂不豐，居然是非不分，竟想從中取利，犧牲別人，我差點栽在他的手中，盡管如此，他被鎖在鋼椅上，聲淚俱下，百般哀求，我還是心軟放了他……」

黃小蘋微怔，足見高乾脫困之後，非但在秦、倪、章利等面前矢口否認被擒過的事，還說章利血口噴人，他說準備交給治安單位，未想到又被花豹跑了。

由于高乾被困在章利宅內鋼椅上，除了徐步雲和章利，沒有別人知道，這老賊對自己的外孫女都窮吹了一通，根本未提被困之事。

但黃小蘋却相信徐步雲的話，說：「什麼鋼椅上啊？」

段飛說了一切，黃小蘋心想，外公眞不上路，這是恩將仇報呀！

可是情仇，妒恨可以擊潰理智，今夜來此，主要是高乾帶她來的。原來徐步雲放了他，他表面感激涕零，內心却起了惡念。他以為老來栽此觔斗，主要因徐而起，他不甘罷休，仍不信「狐爪」鬥不過「花豹」。

這正是所謂「落了瘡痂忘了痛」啊。

「徐圖，你信不信？只有我可以救你們？」

徐步雲心頭一驚，就在此刻，程天虹在外間說：「徐老弟，咱們被包圍了，最外邊像是警備連的人，裏面大概是警方和偵緝隊的人，而且，我隱隱看到一個人，此人頗似『狐爪』高乾。」

衆人一怔，黃小蘋說：「程隊長，你眞會演戲，唱做俱佳，不露絲毫痕跡！吃劉備的飯，却為曹操辦事。」

程天虹說：「老畢是張宗昌的走狗，他們除了弄錢就是玩女人，可以說都是些禍國殃民的敗類。忠于他們，那就是和百姓作對，和自己的良心作對，黃姑娘，妳以為我錯了嗎？」

這工夫段、程二人又作出戒備，黃小蘋說：「徐圖，你如果道帶我走，我也許能救你。」

「我一向是自求多福，盡一切可能不倚賴別人。我實在想不通，妳能帮我什麼忙？」

「第一，我可以要求外公退出這是非圈……」

「高乾在我們的心目中，一文不值，不提也罷！」

「好！我們就不提他，你可知道今夜來此捉你的壓軸頂尖人物是誰嗎？」

徐步雲肅然說：「是『腿先生』？」

「你的消息眞靈通。」

「霍七腿是奉日本人及張宗昌之命來對付我的，妳有什麼辦法影响他？」

黃小蘋笑得很自負，的確，她比「雪裏紅」及林雯更美，尤其那種青春氣息，又非二女所能及，青島三大金釵之一，非比等閒，她說：「你徐圖冷落我，可是別人却……」

「妳所指的別人可是霍七腿？」

「正是，他也不過三十來歲，各方面也都和你差不多……」

「黃小姐，那眞恭喜妳了！」

「徐圖，你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霍先生很重視我，我的一句話比老畢的十句話還當用……」

徐步雲哂然說：「黃小姐，妳太不瞭解我了！」

「這話怎麼說？」

「我從不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我自信很尊敬妳，結果換來的却是仇眼相向，我眞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工夫段飛又在外間說：「小徐，要突圍必須趁早，我發現外圍的軍警越來越多。」

徐步雲說：「小段，告訴老程，準備突圍吧，但要分開，分散對方的實力及注意力……」

徐步雲對「雪裏紅」說：「妳也走吧！放心，我可以出去的。」

「雪裏紅」一言不發，出屋而去。

不久，晃進一個人來，竟是高乾，這老賊一雙黃澄澄的鷹眼盯住徐步雲的雙手，似怕他拔鎗，徐步雲說：「高乾，你如果聰明，就快走吧！人生在世，固然會不斷地犯小錯，但不可下三濫！」

「徐圖，我是身不由己，市府下令徵召我出馬，我無法拒絕……」

「你眞是白活了這麼大的年歲，高乾，如果我要撂倒你，當你剛出現門口時，你就死在我的鎗下了。」

「也許。但我希望你能見識一下我的『狐爪』。」

「高乾，你的『狐爪』確實了得，却也不要對它太迷信，當你對我施用了『周公帖』那檔口，我已經領教過哩！」

「還是再試試看吧！」高乾總希望在垂老之年，出一次鋒頭，以便肯定他以前的成就是實至名歸的。

黃小蘋說：「你們自管動手，我絕不偏袒任何一方。」

這話屬實，她固然妒恨徐步雲，對高乾却已經沒有那份尊敬之情了，由于高乾利用她生擒了徐圖，以致使徐圖誤會她，她恨外公的卑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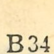
「狐爪」很詭，所以只有十二式就能成為道上有名的武學。徐步雲以「游魂步」閃避，堪堪過了七爪。

高乾此次參加圍捕「花豹」行動，仍抱着一份奢望，一是報仇，一是獲得一份獎金，以及重振聲威。

第十爪施出時，徐步雲突感捉摸不定，「唰」地一聲肩衣被抓裂，傷及皮肉，此刻，高乾信心十足，又施出了十一爪。

這一爪更具威力，在徐步雲的腰上蹭了一下，也是衣破膚裂。接着就是第十二爪。黃小蘋驚得掩口不迭，她眞不知道該帮誰？

「啪」地一聲，徐步雲背上中了一爪，看來徐步雲的馬步已經不穩，但是，絕對的意外，徐步雲的脚步巧妙移動，居然



到了高乾的左後側，就那麼怪怪的一腿，竟直接蹴中高乾的左腋，高瘦的身子飛出，砸在牆上反彈了回來。

黃小蘋含着淚，沒有出聲。她看得清楚，是外公自尋死路，高乾七竅鮮血殷然，喃喃地說：「小……小蘋，人生在世……估錯了別人……尚無大礙……就怕估錯了……自……自己……」

緩緩地閉上黃澄澄的鷹眼，可以說含恨而終。

「外公……外公……」黃小蘋站了起來，說：「徐圖，殺了外公，並不表示你能囫圇着逃出此宅。」

「我也不那麼想。不過像高乾這種無恥之人，居然在偵緝隊混了那麼久，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

「徐圖，你帶我到東北去，我不要名份……」

「黃小姐，我並不是把情感當作貨品隨便作交易的那種男人！」

黃小蘋實在不是太隨便的姑娘，實在是一開始就對他好奇，繼而愛慕，加之對家世及外型的自負，逐漸因失意而生恨，總以為對方在要她，甚至是遺棄她。

就在這時，院中有人說：「黃姑娘，在下可不可以進去逮人？」一聽就知道是秦光遠的口音。

「怎麼樣？徐圖，我只要你一句話。據我所知，秦光遠是和倪超一起的，你自信能以一敵二嗎？」

「要來的總是要來，那就請他們進來吧！」

但這時忽聞外間有「雪裏紅」的聲音，說：「秦光遠，倪超，你們要是識趣，就快滾吧！」

「『雪裏紅』，連妳算上也無妨……」

「少吹大氣！」「雪裏紅」說：「不過你們兩個最好老實點，不然的話，張宗昌和老畢不鎗斃了你們才怪哩！」

「『雪裏紅』，你的大限到了！乾脆自首吧！」

「我給你們看樣東西，再不走，我就要你們的好看……」她捏着兩張照片，一張是張宗昌的姨太太培芝送給秦光遠的，另一張是小喬和倪超在湛山大廟外拍的一張合照。小喬半倚在倪超肩上，兩人交換着甜蜜的微笑。

秦、倪二人面色大變，秦光遠自丟了照片，當時就失魂落魄，但倪超却不知道，那張照片是藏在小喬那兒的。

「『雪裏紅』丟過來，我們好商量……」倪超說。

「我的看法是……」「雪裏紅」說：「你們兩個難兄難弟暫時退出此宅，不要插手，那就好商量。不然的話，嘿……」

秦、倪二人互視一眼，秦光遠低聲說：「『雪裏紅』，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就這麼辦……」兩人立即消失于院外。

「雪裏紅」說：「小徐，咱們開始突圍吧！」

「為什麼沒有聽到鎗聲？段、程二位突圍，對方不會根本看不到的。」

「雪裏紅」說：「你想想看，你不走他們會走？」

「哎呀！現在是能走一個算一個，快點叫他們先走。」

「算哩！來不及哩！除非有我一句話。」黃小蘋說。

徐步雲說：「妳說說看。」

「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條件，那只有另一條路可走，和霍七腿見個高下。」

「可以，他在什麼地方？」

「和他見面，只能有你我二人，其餘的人不能去，你可以叫他們突圍。」

「還是一起走吧！我絕不叫他們和我一起去見霍七腿的，姓徐的還不會說了不算。」

「好吧！你先打『雪裏紅』走了再說。」

「雪裏紅」本來不走，可是她不走不行，最後還是走了，於是黃小蘋傳下話，說是「花豹」已被她制住，帶着去見「腿先生」，任何人不得開鎗。

由于今夜告密的正是黃小蘋，而且馬上打電話問過霍七，一干人自然信了，秦、倪等人不大相信，但想想自己不便出面動手，讓霍七腿收拾他不是省了力？

但「雪裏紅」、程天虹和段飛三人却必須拚命突圍了，一時之間鎗聲大作，突圍者往東，徐步雲往西。

他知道，表面上這裏裏外外的人聽黃小蘋的，也是因為和霍七腿通過電話，答應由她帶小徐去找他，但骨子裏，這些人都想半途幹掉小徐，尤其是秦、倪二人。

他二人不親自動手，可以找部下放冷鎗。

因而他和黃小蘋出了大宅往西才進入小街，「啾」地一聲，一顆子彈自小徐耳

邊飛過，他往牆邊一貼，說道：「黃小姐，暗箭難防，這樣走，很難活着看見到霍七腿。」

「依你呢？」

「他們不會射妳，妳自當大大方方地走，我要撂倒幾個，妳告訴我霍七腿的地址，我去找他。」

「靠得往嗎？」

「此時此刻，妳信也得信，不信也要信，老實說，換了別人，仍會懷疑妳帶我出來，叫我挨冷鎗，但我不這麼想。」

「如果要捕兩頭死豹，我就不必出面了。有人會建議用迫擊炮和小鋼炮把那幢房子夷為平地……」

「建議的人是倪、秦二人？」

「快走吧！我發現放冷鎗的人並不高明。」

「把我的腦殼轟掉就高明了？」

此刻那大宅處鎗聲大作，甚至還有輕機鎗和手提式。他眞担心他們三人，但他相信，有一部份人在暗暗跟着他和黃小蘋，至少有半數，却已減少了那邊的壓力。

那邊的確令人抬不起頭來，反正他們有的是子彈，也有的是人，小段的鎗法最差，「雪裏紅」最高，三支快慢機交替使用，一顆子彈絕對要倒下一個。

「雪裏紅」掩護段、程二人，由於射死了輕機鎗射手，有了空檔，兩人衝出大宅，奔向街角，他們四周泥塵激濺，至少也有三四十發子彈射來。

待他們找到了掩體，再掩護「雪裏紅」，却不見她出來，原來她也自徐、黃二人的方向突圍，出乎意料，所以待她到了小街那邊民房牆上，才開始爆起火舌及鎗聲。

「雪裏紅」怕段、程二人放心不下，再回來接應她，她只好繞到東邊，但是，沒到達東邊，有人在等她。

倪、秦二人就希望她放單，以他們二人，絕對有把握弄到手，可是「雪裏紅」也有自知之明，動鎗，再來幾個秦、倪，她也不在乎，動拳腳則不可充殼子，上次一個秦光遠就是一例。

所以，「雪裏紅」根本不打譜和他們玩工夫，就在她要拔鎗時，左右兩側民房屋頂上突然開了鎗。

人再快，不能躲鎗子兒，但經驗豐富的人，能在敵方扳下大機頭時發出的聲音中辨別方位而及時趨避。

由於這兩人發出的「咔唰」聲是左先右後，「雪裏紅」自然是先迴避左邊的，也就是往左邊牆邊一竄，鎗口一甩，右邊屋上已滾下一人，往右一竄，又是一鎗，左邊的……

倪、秦二人本已同時拔鎗，乍見這情況，自知玩鎗不是敵手，只好暫時溜了。

此刻徐、黃二人已到了地頭，黃小蘋指指這幢半中半西的大宅子，恐怕佔地在三畝以上，其實這正是老畢招待張宗昌的貴賓館。

現在的霍七腿，他的份量似不輕於張宗昌了。

「就是這兒？」

「對，我來叫門……」黃小蘋上前敲門，徐步雲說：「這多麻煩……」說着已越牆而入。

黃小蘋大急說：「徐圖，你可是男子漢大丈夫，你不走正門，難道要施襲不成？那可就不是『花豹』的一貫作風了。」

可是沒有回答，黃小蘋以為她猜得不錯，她那知徐步雲根本不在乎霍七腿，並不是說他輕敵，而是任何敵人，他都敢面對，能逃過今日，不能永遠不碰面。

現在，一些金銀財寶早已運走，他已無後顧之憂，只是不放心「雪裏紅」和段、程三人，所以雖跳入大宅前院，却又自側面躍出，悄悄走了。

此刻大約正是午夜，他要去迎接「雪裏紅」及段、程三人，正好經過林家大宅，一時心血來潮，越牆而入，而且由屋頂上經過。

當他到了臥室頂上時，他忽然聽到了十分熟悉的聲音，說：「我們早就聽說，『雪裏紅』有兩個，相信有時必然由妳冒充她，或由她冒充妳，林雯，說，妳知不知道『雪裏紅』手中有兩張照片？」

林雯說：「秦隊長，倪隊副，這是待朋友之道嗎？到底是什麼照片呀？」

「妳少裝糊塗，我相信，『花豹』的任何事都會告訴妳，妳就是『女花豹』『雪裏紅』的影子，」倪超說：「妳不說，今天晚上妳就要去見閻王……」

「倪隊副，秦隊長，『花豹』鬧翻了天，你們束手無策，却來欺負一個女人，這就難怪青島的治安一塌糊塗了！」

倪超上前揪住林雯的頭髮，往桌上猛砸三下，這時一聲低沉的斷喝，來自臥室外間，秦、倪二人正要有所舉措，乍見是徐步雲。眞正是人的名，樹的影。同時一窒，但仍然同時拔鎗……

徐步雲的動作似有似無，就像是手鎗本就在手中一樣。在秦、倪二人來說，死神的獠牙似已近在他們的咽喉了，兩人拔鎗的動作中途作罷。

「姓徐的，聽說在長白山打過游擊的老手，都能打香頭截電綫，所以玩槍你們是本行……」

「你意思是說不玩鎗你還有希望？」

「『雪裏紅』即為一例，她的鎗法沒有話說，但功夫就不敢恭維了……」

「你也不必激我，通常我總會給敵人較多的機會。」他揮揮手中的鎗，說：「把你們的鎗丟到一邊去。」

倪、秦兩人不加思索就以一個指頭鈎出手鎗丟在一邊，徐步雲把鎗插起，說：「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此時此刻，他們是不會客氣的，倪超先攻，不論是看在獎金份上或為了毀滅殺身之禍的證據，他們都是背水一戰！

秦光遠詭詐莫測，倪超的速度驚人。

兩人聯手，道上的高手能接下二十招的恐怕不多。

徐步雲利用奇妙的步法，仍無法一味閃避，第一次感到力有未逮的壓力。

可是秦光遠是個危險人物，他本來是十分篤定，最後由他出奇制勝，出面收拾殘局的，在倪超狂攻兩腿三拳時，他自側面劈出兩掌，就在第二掌劈近時，「錚」地一聲，一柄「通臂刀」由袖中探出七八寸長。

近身相搏，七八寸是很大的距離了。

「唰」地一聲，徐步雲背衣裂開，皮

裂血流。

就在倪超趁機猛攻，徐步雲微怔時，只見秦光遠獰笑着再次欺上，袖內的「通臂刀」又縮了回去。

「姓秦的，原來你是玩陰的——」

「捉拿賊寇，還講甚麼官場上的禮貌不成……」一時之間拳山掌浪，四面八方罩下。

徐步雲非常小心，這種人不講什麼身份，什麼陰詐的玩藝都會使出來。一邊把「游魂步」盡力施展，一邊全神貫注。

突然，秦光遠雙手交叉，「錚錚錚錚」聲中，雙袖中各射出兩柄七八寸長的刀身。

雙方相距如此之近，四柄刀那有不中之理，應該說中才合理，不中則為反常。

可是世事往往有些幸運的巧合，正好在他射刀時，徐步雲的步法作了最精細的調整，其中三柄自徐步雲的耳邊、腋下掠過，其中一柄釘在徐步雲的肩上。

林雯發出一聲尖叫，倪、秦二人同時迸出一聲得意的歡呼。

這確是個十分險惡的局面，所以林雯說道：「小徐，你不要再作傻事，快用鎗啊……」

「用鎗撂倒他們太容易了，不能使他們心服口服，我就不舒服……」拔下那柄刀，帶着嘯聲，射向秦光遠，人也逼了上去。

倪超是助攻，每當倪超狂攻時，必是秦光遠下殺手之時，徐步雲乍看在全力應付倪超，對秦光遠却十分注意。

當秦光遠再次雙手交叉時，徐步雲已瞭然於懷，把速度加快，滴溜溜地一轉，到了倪超身後。

倪超自然也知道他雙手交叉是要射出通臂刀，正要急閃，但背後的徐步雲揪住了他。

「奪奪」聲中，三柄七八寸長，約姆指寬的刀身，全釘在倪超的腹胸之間。

「秦兄你……你……」倪超倒下時，秦光遠忽然自身上拔出一支小「五蜂子」，這種小手鎗，固然上面也有輪子，體質小，藏在身上却不易發現。

「姓徐的，你的鋒頭出盡，把我們可整慘了。最不該的是，以像片作威脅，這使我們坐立不安……」

「姓秦的，那叫着咎由自取，而且『雪裏紅』撕破你的口袋，是無意中獲得了照片，這也是天意，作壞事的總是要現形的。」

「姓徐的……為了不再犯過去的錯誤，攻敗垂成，我要射碎你的雙膝，不會讓你再有逃走的機會……」

「不……秦光遠……照片可以叫『雪裏紅』還給你，但不要傷害他……」林雯向前三步似想阻止。

「怎麼？你們還眞有一腿了？」秦光遠邪惡地笑笑。吡看牙，展示着勝利者的姿態。

「秦光遠，你也是中國人，還是知識份子，應該看出，滿清覆亡後，本該全國上下，休養生息，共同締造一個自由幸福的國家和社會，但軍閥橫行，禍國殃民，『花豹』他們在東北荒原上和東洋鬼子及老毛子作殊死鬥，吾人支援還來不及，怎可打擊，傷害他們……」

「少說風涼話，我相信『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名言，時勢如此，豈是你們幾個人所能改變的？」

「秦光遠，北伐軍揮軍北上，全國一統就在眼前，你把眼光放遠點，是有益無害的……」林雯緩緩移向徐步雲。

她是個年輕寡婦，腰纏萬貫，曾不斷暗中支助那些草莽無名英雄，對徐步雲自不免情愫已生，但他們仍保持純潔關係。

這就像他和「雪裏紅」一樣，她和徐步雲也像一對情人，只是緊要關頭，極有分寸。

一個把持得住的男人，他的情感才更豐富，到處留情，見一個愛一個，始亂終棄的人，就是所謂寡情了。

「妳給我閃開！」秦光遠用刀射死了倪超，就沒有再看他一眼，厲聲斥責林雯，不許她接近徐步雲。

「你不是要照片嗎……」她知道，目前秦光遠最關心的就是照片，雖然北伐軍即將到達，軍國垮台在即，張宗昌自己都難自保，但是，勾引長官的妻妾，終為人所不齒。

「妳知道照片放在什麼地方？」

「本來是放在『雪裏紅』身上的，但她以為老是放在身上，容易遺失，因為這東西用處很大，必要時可以控制你們。」

「快說，在那裏？」

「當然是由我保管的……」林雯趁說話時仍然向徐步雲移動。

「拿來，我饒妳一命。」

「照片當然不會放在我的身上，而我藏的地方，別人也找不到，你放了小徐，照片立刻奉還。」

秦光遠說：「好！就照妳的意思，說，在什麼地方？」

「你要先放他走了！我才告訴妳。」

「嘿嘿！如果妳是瞞我，根本不在妳這兒怎麼辦？」

林雯說：「秦光遠，我用不着騙你，他們並不想整你們，只希望平平安安地離開青島。」

「妳以為我會有作傻事？」

「問題是你要不要照片……」林雯已距徐步雲不到兩步，往他身前一閃，想擋住他，因為她相信秦光遠為了取回照片，不敢殺她。可是她不會成功，閃移的速度還不夠快。

儘管她閃得不快，秦光遠却在扣扳機時猶疑了約七八分之一秒的時間。

這在高手來說，已經夠了，徐步雲在他扣機之前，即已橫向林雯，想把她推開，而他自格的槍已拔了出來。

現拔鎗和鎗已在手相比，總是差那麼一點。

「呼呼」兩聲，第一鎗是秦光遠射的，正中林雯的左胸上部，第二鎗是徐步雲開的，秦光遠的手鎗被射落，掉在七八步以外。

「小徐……我……我不行了……小徐……本來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你……這樣死了也好……小徐，能否抱抱我，讓我死在你的懷中？」

「當然，林雯！妳是個偉大的小婦人……林雯，妳是『雪裏紅』的姐姐，養尊

處優慣了，成年累月和一些官僚往還，却仍然潔身自好，不爲所染……妳比『雪裏紅』還要堅强……」

他抱起她，吻着她，秦光遠突然挫身向後竄上射去，似要穿窗而出。「砰！」地一聲，徐步雲含淚抱着人射出一鎗，正中秦光遠的右膝。

他吻着林雯，她含淚擠出一絲滿足的笑意，閉上美目走了。

徐步雲仍然抱着她，木然地淌淚。

這幾年來，他遇上不少的奇女子，下場都十分慘。

「雪裏紅」和林雯是孿生姊妹，命運却不一樣，一個是草莽女傑，成年累月地在槍林彈雨中打滾。林雯却作了富孀，到底她們兩人誰最幸福，這要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來衡量。

但蓋棺論定，她們的偉大是不分軒輊的。

秦光遠在地上痙攣，他的一切計劃全部落空，說：「我，我已是廢人了……不知道你能不能放我一馬？」

「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幾乎沒有……不過……」秦光遠的骨頭也不硬，似乎殘了總比死了好，他說：「你們在東北……和鬼子及毛子拚鬥……需要金錢……我願意獻出所有……」

「在那裏？」

「在威海衞……」

「還是留着你的一家大小受用吧……」

「不……不……徐先生……我已徹底悔過……你就賜我一個自新的機會吧……」

「秦光遠，你一直未作過好事，我對你這種狠心兔胆的敗類，已經失去了信心，你和高乾一樣，已經不具備被寬恕的條件了……」

「徐先生……」似乎他想掙扎着跪下來，「砰」地一聲，秦光遠的身子震動了一下，仰身倒地，心窩中鎗，冒起血柱。

徐步雲望望懷中的林雯，青島市的男人晝思夢想的女人，已死在他的懷中，有人說，越是富有的人越怕死，未必盡然。

他把她放在炕上，這工夫小段和程天虹正在和一些鷹犬作殊死鬥，由於程、段二人的子彈用完，而包圍他們的人却是有增無減。

「老程，咱們赤手突困了。」

「不，小段，我們來搶兩挺『手提式』，也只有這玩藝兒，才有可能突圍成功。但不要忘記，搶到鎗還不成，一定要搶到大量的子彈篋才行！」

「空手去搶？」

「小段，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你以爲那邊的人最少？火力却很旺盛？」

「北邊。」

「對了！北邊只有三四個人，却有兩人手中有『手提式』，這玩藝一梭子可發射十五發子彈，兩支交叉構成火網，連一隻麻雀也飛不出去！」

程天虹和徐步雲過去是朋友，但交情不深，這次徐、段來此討債，就和程天虹連絡上，於是他願加入，然後到東北去過莽林生活。

程天虹幹過偵緝隊長，自然受過軍事訓練，比小段懂得多，小段說：「怎麼個搶法？」

「詐降！」

「萬一他們怕咱們有許，待咱們舉手走出時，射殺了咱們怎麼辦？」

「不會的，我們就說願帶他們去抓『花豹』，不要說『雪裏紅』，知道『雪裏紅』其人的，也不過三五人而已。」

「這辦法能成？」

「這種事誰也不敢保證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這要冒險，記住，如果順利到了他們面前，我咳一聲，同時奪槍，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用槍，小段是最差的一個，動武，他不比程天虹差，兩人計議了一會。

這工夫「雪裏紅」在另一邊，仍距兩百碼處的一條街上的民房中牽制着，所以這邊人少，他們以爲有兩挺「手提式」足以應付了。

「朋友——我們願意投降，不要開槍哩……」

「媽的！少來這一套，八成又有什麼花樣了吧？」

「不，朋友，我們眞的不打了……」

「那麼把槍丟出來。」

兩支槍丟出去，對方說：「舉手走出來。」

段飛說：「朋友，我們必須見到魏督察，和秦隊長，因爲我們要供給他們重要的情報……」

「什麼情報？」

「一是『花豹』窩藏的地點，二是價值近千萬的珠寶、珍玩以及黃金的放置之地……」

「好，你們眞能供出這兩件事，保證不會難爲你們，甚至會有賞賜哩，快出來吧！」

兩人舉手走出，果然無人開槍，進入一個民房的後門，見到了兩個持「手提式」的人和兩個背彈篋的人。

其中一個持「手提式」的偵緝隊員說：「程隊長，要暫時委曲你們一下，請戴上銬子，事後我再向你道歉。」

「這是什麼話，我們犯法，自願接受法律制裁，來……這就銬上吧。」

兩個持銬的漢子負責銬他們，程天虹說：「老弟，前銬危險，背手銬人才不會弄鬼，以後要花點見識……」

持槍的說：「對，還是雙手在背後銬上吧，程隊長到此地步，仍不忘提携後進，十分佩服……」

原來兩人在他們前面上銬子，擋住了持槍的人，本來在此情況之下，兩個持「手提式」的人應該站在側面，萬一開槍，才不會打到自己的人。

也許是他們信任了程、段二人，也可能是一時疏忽了，就在這時，程天虹乾咳一聲，幾乎同時，二人身子一挫，撲上把槍膛向上格一扭，一脚踹向外陰。

此時此刻，沒有什麼留情的理由，這一脚不死也得昏死過去，兩支「手提式」已到了二人手中。

持彈篋的兩個漢子之一，動作和反應也不單純，拔出手槍就射，而程、段二人也扳了槍機。

可惜程天虹爲了掩護小段，稍慢了數分之一秒，「砰砰」兩聲，他的肚子上中了兩槍，而他也扣了板機，把弗兩人射成了蜂窩。

「程大哥……程大哥……你忍着點……我揹你突圍……」

「小段……這是不可能的……」

「不，程大哥……我不能留下你一個人獨自逃走。」

「小段……爲了大局着想，你非快走不可……徐老弟，和『雪裏紅』也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估計……他們也必很凶險，對方的人手不斷地增加……你要儘快去支援他們……」

「可是，我不能撂下你一個人……」

「小段……在我來說……這叫着求仁得仁……」

「不……不……程大哥，來，到我背上來……」

「小段……我本想到東北莽原上去宰鬼子和毛子……如今去不成了……但宰些禍國殃民的軍閥……也差强人……人意了……小段……你要是愛我……敬我……就聽我的話快走……」

「程大哥……」小段發現程天虹肚子上血流如注，的確是不成了，而這工夫小段發現附近民房屋頂上有人在架輕機槍。

此刻程天虹已經嚥了氣，小段說：「程大哥，你眞了不起……我會給你討回本錢的……」

× × ×

此刻徐步雲把林雯放在炕上，爲自己肩上的傷口上了藥包紮一下，忽然傳來了黃小蘋的聲音，說：「徐圖，我就猜出你會在這兒的……」

徐步雲把槍檢查一下，道：「除了你還有誰？」

「本來霍先生在那兒等你，結果你溜了，現在霍先生移樽就教。」

「那眞是幸會——沒有別人了嗎？」

「任何人干擾了你們兩個人的搏殺，霍先生都會當場格殺，這也是他得到老畢的許可，以眞本事來逮『花豹』。」

「但願這次心口如一，不再是花樣或陷阱。」

「徐圖，上次外公賺你，我可沒有出賣你，別把我也扯進去。」

「不錯，」另一個陰沉的口音說：「霍某只是來捉『豹』的，其餘一概不管，我不用槍，希望閣下也能守此諾言……」

「姓徐的雖然喜歡玩槍，而且小有成就，却絕不以此自滿，既然說好不用槍，我絕對不會用槍……」

「希望『花豹』是個眞正言出必行的人，徐先生，可以到大廳中來了……」

大廳中十分寬敞，絕對可以擺下三十桌酒席，除此之外，尚有內間和浴室。

徐步雲進入大廳，一個三十六七歲的紳士坐在太師椅上，素羅褲褂，中分頭，肌膚黑，身材不算很高，肥瘦適中，兩眼露白。

通常高手就是這麼一個身材看來不很突出的樣子。

「這就是『花豹』徐圖……這位是霍七腿霍爺，你們聊聊，我奔波了大半夜，出了一身的臭汗，我可要洗個澡哩。」

此時此刻，她居然有心情出浴。

「久仰霍先生的大名……」

「彼此彼此……」霍七腿在座上連屁股也沒欠一下。

「霍先生此來，諒爲人情所困，事非得已，其實在下此番青島之行，僅是討債行爲。」

「關於這件事，霍某聽小蘋說過。」

「那就好，霍先生有此身手及名望，當不會有世俗之見解……」

「徐老弟此話……」

「霍先生，在下討這幾筆債之用途，諒黃姑娘也對霍先生透露過，如今日寇謀我日亟，凡有血性的年輕人，都不免熱血澎湃，磨拳擦掌，即使不能上前方殺敵，也願各盡其能，所以，進步處便思退步，庶免觸藩之禍，着手時先圖放手，才脫騎虎之危……」

「嘿……」霍七腿說：「你是來教訓我的嗎？」

「小弟就事論事……」

「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中母日父，已入日本籍，你在青島殘害的日本同胞，這些血債，都由我一手討還。」

「原來我是對牛彈琴……」

「你們都是一時亮瑜……」黃小蘋在浴室內說：「好好說，別帶火藥氣嘛！」

霍七腿說：「我活了三十八歲，非但沒有敗過，也無平手的紀錄。」

「這種超絕的紀錄，我是望塵莫及，不過，那也看是些什麼貨色而定。」

（以下轉入第一一四頁）

日本武士道揭秘錄

神劍鬥魔刀

麥中青·文
可　飛·圖

單刀赴會闖三關

佛門殺手金楓，隻身前往日本尋父，連場血戰，分別殺敗日本前三名的神道劍客，火燒金鹿寺，挑戰驚世天魔，活着回來，如同隔世！

「京都」是古代日本的皇城，「大阪」貼隣而居，武風極盛，純粹教拳練劍的地方，一概稱做「道場」，每一個道場都有鼎鼎大名的劍客座鎮，由於道場子弟超過千人，每一帮派都有出色的劍客，身懷絕技，兩帮人馬搏殺，可能在短短的半個時辰，同歸於盡，故此甚少「踢盤」或「械鬥」，反而在僻靜的城鎮之內，往往發生血鬥，這種情況歷時百載，沒有改變，練武人士不約而同走向京都大阪，不分晝夜，大街小巷，都看得見腰間掛刀的武士，有些武士喜歡用六尺的長劍出擊，由於那一把劍比他的高度更長，不能放在腰間，只好把它縛在背上，正式「背劍而行」，看來更加威武。

當時「武士道」的風氣極盛，背負長劍的武士比較出色，腰間掛刀兼有兩把佩劍的武士，也很搶眼，僅有一把刀斜斜的掛在腰間，刀並不長，只是四尺，那種人只是稱做「刀客」，比較武士低了一級，他一定要上過戰場，或者在公開競技的擂台上面擊敗堅强的對方，大名留在檔案上面，才有資格叫做武士。

上述的情況，只限於日本人而已，從中國到東洋的武林高手，不在此限，他們根本就不喜歡作武士道的打扮，因此之故，他們的外表就有點吃虧，似乎平平無奇，被日本武術界歧視的中原刀客當中，有些人十分出色，手上有刀，闖蕩江湖，東洋武士聞名喪胆，綽號「佛門殺手」的青年刀客「金楓」，就是其中之一。

那晚八九點鐘左右，他隻身走到大阪「靜海路」最有名氣的「蝴蝶門道場」，求見場主「桑原武士」，守門的日本人不允通報，他飛躍而起，向黃色的籐牌打了幾掌，雙脚落地，笑着說：「這樣做可以跟你們的場主見面談談了吧！」

他如此放肆，守門的人向內打個眼色，立刻有人飛報，教頭叫做「野風」，勃然大怒，叫人件他走入大堂，說道：「你懂得日本武林的規矩嗎？用手或武器撞擊懸掛在門外的籐牌，等於挑戰，不見得你吃了豹子胆，有勇氣向蝴蝶門的高手挑戰吧？」

「我叫做金楓，中國人，以前是在日本長大的，故此我可以用日本語言跟你交談，相當流暢，今晚我只是想拜訪場主桑原武士，並非蓄意挑戰。」

「胡說，你在日本長大，身上帶刀，怎會不知道敲擊籐牌等於挑戰？我先問問你，你家裏還有甚麼人呢？」

「教頭，你跟我交手就算，問我的家人幹甚麼？」

「你別以為敲擊籐牌不過落場交手玩玩，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依照規矩，你必須闖三關，才有命走出去，闖三關的意思是這樣子，你先行跟本道場負責應戰的雙花紅棍過招，贏了他，由我的大徒弟跟你搏鬥，再贏，那就要跟我決鬥了，依照挑戰的規矩，你跟雙花紅棍較量高下，必須用棍，還要用本門的棍，贏了，沒有損傷，才有資格跟我的首徒用拳腳過招，再贏，必須真刀真槍跟我搏殺了，這是生死之間的決鬥，萬一我輸了，面目無光，必然切腹自殺，因此我一定傾全力出擊，在刀劍上面決一死戰，即使我不說，你也知道的，假如我仍然活着，你必非傷即死，到時我怎樣通知你的家人呢？還有一點，你的家人是否同意你向本門挑戰呢？這些問題，都要事前考慮，職責所在，我不能不問。」

金楓笑了笑，說道：「我的家人都死光了，我出生的一天，已經是一個孤兒，你替我拆骨，或者斬為肉醬，也沒有人追究。」

「野風太郎」臉色一沉，說道：「照這樣說，你是抱着必死之心登門挑戰了，豪氣迫人，佩服之至！沒有交手之前，我很誠懇的問你一句，究竟你為甚麼向我們挑戰？你必須懂得，拳腳無情，刀劍兇險，死了送到火葬場，天亮之前，你已經變成了骨灰，闖過三關，毫無所獲，何必這樣做？」

金楓很冷靜的說：「教頭，我贏了並非毫無所獲的，我很想見見桑原武士，有幾句很重要的話要對他說知，不能夠由旁人轉達，如果我連闖三關，他一定會走出來看看我是甚麼人，那時我求見的願望變成事實，當然是滿懷高興的了，怎能說毫無所獲呢？」

野風太郎怒火如焚，說道：「你分明是上門撒賴的了，既然你想找人免費替你火葬，我就成全你吧，請！」

說完，他做了一個手勢，讓這個不速之客先走一步。

金楓點了點頭，大踏步走進去。

「蝴蝶門道場」很有氣派，走進第一重門戶，穿過草坪當中的石徑，直入內進，那是欵客的大堂，再入才是練武的道場，分三個地方，平排在一起，分「刀劍場」，「棍場」以及「空手道場」三處，每天必有一個極為擅長用棍交手的人座鎮，職位是「雙花紅棍」，由於每一個道場的棍不同，規定對方必須用本門的棍搏鬥，那是一個難題，日本所有道場都用這一招擋駕，免得武林中人胡亂的登門挑戰，這個規矩很有意思，野風太郎以為三言兩語就可以把挑戰者嚇退，既然嚇不退，只好一切依照規矩去做了，讓金楓在大堂落坐，急召當晚坐館的雙花紅棍「朱武中村」到大堂相見，隨即先後走入「棍場」。

十年之內，沒有人向大阪任何一間道場挑戰，這個消息傳開，看熱鬧的人湧至，「棍場」塞滿了人，紛紛議論金楓是否是中國人裏面武功最出色的一個，此行蓄意顯威風，根本上朱武的棍法已經在大阪全無對手，區區的一個刀客，並非體型粗壯，能否舞動重達三十斤的長棍，已經成問題，何況用棍跟大阪棍王交手？他是輸定的，說不定他借道場自殺。

儘管如此，仍然有人對這個中國武士看好，認為他的棍法出自少林寺，必有獨特之妙，如果他沒有把握，怎會單刀赴會闖三關？

「棍場」裏面容納三百多人，站的坐的，密密層層，一人一句，嘈吵不堪，教頭野風太郎叫人鳴鑼，表示即將交手，切勿喧嘩，鑼聲十分刺耳，果然生效，很快就沉靜下來。

教頭叫人拿兩條漆紅了的木棍走出來，兩條棍一模一樣，任由金楓挑選，金楓隨手拿起一棍，解下佩刀，緩步走向左角，站定脚步，對方一切準備妥當，握棍而立，隨時出擊。

看來兩人必有一番龍虎鬥！

勇挫棍王場主另眼相看

雙花紅棍在本港的黑社會裏面屬於「坐館」的人，由他應付各種人物挑戰，「紅棍」只是普通的打手，其實「雙花紅棍」這個名稱是從東洋傳入的，四百年前，在日本各處道場負責應戰的一員虎將，正是如此稱呼，雖然有許多事物以及風俗習慣從中國傳到日本，至於雙花紅棍，却是千眞萬確從日本流入中國的，負責代表該道場出戰的東洋武士，不單是持棍決鬥，而且由他指定用那一種棍。

當晚跟金楓交手的人綽號大阪棍王，雖然不是特別高大，一雙手却十分粗壯，腕力驚人，棍長十尺，粗如兒臂，他習慣了連環打出七棍，但有名堂，金楓貌不驚人，無怪他存了自視之心，一聲號令，他直衝過去，仍是依照一向的棍法打出，第一棍由上打落，叫做「當頭棒喝」，隨即放横一掃，叫做「横掃千軍」，對方如果

把長棍放橫，擋了這一招，他就化棍爲槍，向前衝刺，叫做「一棍穿心」，以極快速的時間殺出七棍，由於棍長兼沉重，只能擋格，無法取巧，要是對方左閃右避，力量不能够集中，必然鬥輸，朱武認爲他的對手必然沒法擋格七棍，殊不料對方好像預先知道他出棍的次序，不慌不忙，橫擋直擋，很悠閒的擋了七棍，絲毫不亂，他大吃一驚，認爲此人必是中國的武林高手，不敢怠慢，趕快傾全力出擊。他已經把生平所學的棍法全部施展出來，無奈日本棍法只是由中國傳入，變化不多，苦鬥之下，自然比不上金楓那麼靈活，金楓從八空和尚學習得來的「八空拳」，「八面刀」以及「八陣風」的棍法，變招極多，化棍爲槍的時候，竟可以把十尺長的棍刺到盡，他只是雙手緊握棍尾，有九尺長的棍落空，故此刺得更長，朱武相形見拙，加上了在旁鼓掌喝采之聲不絕於耳，心亂如蔴，棍法漸亂。

野風太郎在旁觀戰，認爲兩人再鬥下去朱武必輸，到時他臉目無光，說不定憤而切腹，趕快加以制止，向旁打個眼色，拳大如斗的首徒「阿木佳」一躍而出，空手格棍，站在兩人的中間，施展硬碰硬的功夫，憑空用一隻手把兩條紅棍分開，大聲斥喝，叫朱武退下，這招等於救命的絕招，朱武乘機收棍，金楓也把長棍拋開。

他剛剛拋棍，阿木佳已經不由分說的向他出擊，使用當時日本最出色的「棍拳道」絕招，如狠似虎，直撲過來。

現時日本拳師只有兩種打法，要就是苦練埋身拋打的柔道，反之，全部硬硼硬，苦練掌刀，手刀及腳刀，稱做「空手道」，雖然有一派拳脚從冲繩島那邊傳入，剛柔並濟，叫做「剛柔流」，仍是以硬拳出擊居多，四百年前的日本拳壇，比現時更爲堅挺，沒有絲毫柔和的意味，出手就攻，平時互相用棍棒打擊身體任何一處，務求肌肉結實，隨時硬碰硬，稱做「棍拳道」，阿木佳是這一派拳脚的高手，空手擋棍，絕無懼色，博得一連串的掌聲，照理他很有把握取勝，可是，碰上了佛門殺手金楓，他就一籌莫展，因爲金楓走步靈活，使他失去了攻擊的目標，打了十多個回合，他還沒法貞貞正正打中金楓一拳，不免心裏發悶，這種情況已經反映出他並非金楓的對手了，如果金楓發招，改攻爲守，隨時可以使他喪命。

儘管金楓一直採取守勢，絕不出擊，阿木佳逐漸覺得氣力不繼，發拳軟弱無力，脚也踢不起來，他想找個藉口跳出圈子，就此罷手，苦於沒法做得到和棋兩勝，下不了台。

就在這時有人大喝一聲：「停手！」

各人定眼看時，只見桑原武士自遠而近，衆人紛紛讓路。

兩個人在苦鬥中罷戰，退後幾步，金楓向桑原武士打量一眼，只知道他在蝴蝶門道場有很崇高的地位，不知道他是誰，故此沒有開口。

那個中年而又接近晚景的人，走近了他，說：「我是桑原武士，聽說你想見我，如果你想打，不妨再打下去，打完再說，反之，你眞的有些話想跟我談談，請入內進練功室一敍。」

阿木佳恨不得場主出頭，就此停戰，金楓根本上並非爲了挑戰而來，樂得如此息爭，很是興奮，說：「場主有命，晚輩當然遵命！」

脚步一緊，很快他就尾隨着桑原武士走入練功室。

看熱鬧的人紛紛散開，對金楓讚不絕口，野風太郎也覺得那個刀客不同凡响，不想惹禍，索性忘了挑戰的事，任由場主桑原武士定奪。

桑原武士把金楓帶入練功室，說：「金先生，聽你的口音，看你的相貌，你並非純種的中國人，我有沒有看錯？」

「場主好眼光，我是中日混血兒。」

「你這一手上好的正宗少林功夫，從何處學到？」

「由於少林寺的秘傳絕招，逐漸失傳，現時做方丈的廣慈大師，避免朝廷追究，並不鼓勵寺僧練武，故此眞正的少林功夫，無法在少林寺內學習得到，我的師傅是八空和尚，你未必聽見過他的大名，因爲他沒有出家之前，是個江湖大盜，威震綠林。我的刀棒拳脚全是他教導的，聽他說過，他的功夫是少林十形拳之外的蝴蝶門，剛才你可以看到我多次施展移步換形的蝴蝶掌。」

桑原武士由衷的稱讚他一句：「金先生，我早已懷疑你的拳脚是蝴蝶門的招式了，同是一脈相傳，不必苦鬥，看來你遠道而來，夜半登門，必有所求，你需要我怎樣帮忙呢？不妨明言。」

金楓心上一喜，說：「場主，別叫我做金先生了，既是一脈相傳，無分中外，請受晚輩一拜。」

說完，他雙膝跪下。

桑原武士正在担心這個古怪的刀客踢盤，忽然發覺此人亦是源出少林的蝴蝶門，且又十分尊敬他，執禮甚恭，儼如晚輩，樂得收爲己用，看見他跪下，樂得眉開眼笑，連忙扶他站起，說：「聽說你叫做金楓，我叫你做金楓好了，你的輩份應該高過阿木佳，跟野風太郎並肩而坐，希望你留下來，早晚切磋拳脚，你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天大的困難也可以對我說知，我必然守口如瓶。」

金楓想了想，說：「場主，晚輩的煩惱十分離奇複雜，既然不是出手傷人，驚動官府，無處容身，亦非旅途窮困，難以渡活，我從中原渡江而來，只是想找尋一個失落了十多年的女人，她叫做長門草，一向在大阪的京畿地方居住，我獨力尋找一年過外，仍是踪影杳然，故此投靠場主，希望你吩咐千多名在京都大阪居住的門人，合力搜索，倘蒙應允，弟子必誓死相報。」

金楓十分乖巧，無中生有的誑稱少林寺有一個蝴蝶門的拳派，希望場主收容他，把他看做自己人，無論如何，一千人找尋一個老龜婆的下落，總是比較他獨力搜索有勁，故此他愈說愈謙，談說多時，索性自稱爲弟子，這番話當然是對方全部受落，立刻吩咐道場之內的總管桑田叔叔，替他安排一間客房居住，給他一個助教的頭銜，月支五百両，另外當衆公開宣佈他是少林蝴蝶門武林高手，本來是個和尚，因事還俗。

他的武功超卓，待人如己，兼且是混血兒，道場之內的人，上上下下，一致對他另眼相看，他也樂得住下來。

他沒有前往東瀛之前，曾經在嵩山少林寺歇脚，方丈廣慈大師親自替他在頭上燒了六枝大肉香，香已燒盡，留下六個疤痕，後來他再蓄髮，疤痕猶在，證明他確是少林寺僧，因此桑原武士對他所講的話，深信不疑，於是發動千人搜索的攻勢，翻遍了「京畿」地區，始終沒絲毫音訊。

這也難怪，闊別了十多年，人海茫茫，訪尋不易，何況他只是五歲那一年看見過她，年齡這樣輕，毫無印象，想找這個女人，眞的有如大海撈針。

不知不覺，金楓在蝴蝶道場，已是一月過外。

在這一個月裏面，本門的人沒有一個人斗胆向他挑戰，反而外邊的人，慕名而來，指名道姓，先在戶外敲擊籐牌，向他挑戰，有七名高手，接手便即打輸，他的威名遠播，蝴蝶門的威望也是節節上升，場主桑原武士也覺得喜悅，不過，金楓的請求，始終有願難酬，他也感到不安於心，有一晚，冬夜有雪，桑原武士跟他在靜室對飲，談及此事，桑原武士說：「金先生，你傾全力相助，多次擊退强敵，且又沒有死傷，端的是武林高手，對本門有貢獻，可惜我想盡辦法，仍是有心無力，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想向你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跟長門草有關，你可否照實回答？」

「晚輩必然照實回答。」

「好，我開始問你了，你說十多年前看見過長門草，無法記得她的形貌，那時你有多少年紀？」

「我只是五歲。」

「無怪你對她全無印象了，請你坦白點說，你千方百計找她，究竟是她有恩於你，你急於報恩，抑或她是你的仇人，你急於報仇呢？」

金楓想了想，黯然說：「她對我無恩亦無怨，只是因爲天下之大，只有她一個知道我的父親是誰。聽說我的父親自盡而死的，因爲他患了瘋疾，倘若眞有其事，我就要報仇把瘋女殺掉。」

「有許多人患了瘋疾，慢慢醫治，何以你的父親却因此自刎？」

「他並非切腹，亦非拔劍自刎，乃是自行閉氣身亡，當時他歸入北海道的天地教，認爲患了瘋疾，沾汚天地教的聲譽，索性一死了之。」

「這番話是誰說的？」

「它是天地教的教主無上天尊親口對我說的，還有墓碑作證。」

「既有墓碑，便有姓名，何以你說不知父親的姓名是誰？」

金楓長嘆一聲，說：「眞是寃孽！無上天尊也不知他姓甚名誰，只是知道他的編號是五百零一。」

「此事也許屬實，根本上天地教就是有點邪氣的，既然你知道他是天地教的人，又知道他的編號，那就容易得多了，用不着找長門草這個鴇母，只要找着老一輩的天地教徒查問，便知其詳，我深信蝴蝶門一千個門人當中，必然有些人跟天地教有些關連，輾轉查問，自然水落石出。」

金楓喜出望外，趕快跪下叩頭，稱謝不已。

旬日後，有回音了，桑原武士召見，說：「金楓，我的門人當中，有一個人認識一個瞎了一雙眼的女人，替人占卜度活，懷疑她是你說的長門草，今已隱姓埋名，自稱鬼母娘娘，你試多帶一些銀兩找她，旁敲側擊，說不定她知道你父親的一生事蹟。」

金楓手上已經有些銀兩，聽了大喜，當晚他就兌了十多兩金子，由場主桑原武士派人指點他如何找到鬼母娘娘。

鬼母娘娘單獨住在破廟之內，金楓依照規矩，先行給她一兩銀，作爲見面禮，帶路的人走開了，四望無人，金楓突然沉住氣說：「鬼母娘娘，我帶了金子在身，每一問一句，你答一句，每一句給你一兩金子，請你收了它。」

鬼母娘娘把金子放在掌心裏，雙手合攏，擦了擦，又把它放近鼻尖嗅嗅，說：「金子特別沉重，擦了幾擦，另有一股香味，我一嗅就知道它是金子，不是黃銅，我發誓，句句講的都是眞心說話，你逐句提出來問我好了。」

「好，我先問第一句，你只要說是或不是，即可賺到一兩金子，你是否十多年前抱我到孤兒院去的長門草呢？」

她的身形抖了抖，顯然是心上一震，稍停，點了點頭，說：「是的，我是長門草。」

「那個孩子的父親是誰？」

她忽然聳了聳肩，說：「這一兩金子難賺了，我不知道他的眞姓名是誰，只知他的編號。」

金楓的眉毛往上一揚，說：「只知編號也不要緊，說對了，這一兩金子仍是你的，快點說，誰給他的編號？他編了第幾號？」

「無上天尊替他編號，他編在五百零一號。」

她果然說對了編號。

金楓拿出第三兩金子，問：「長門草，他死了抑或活着？」

瞎眼的長門草，聽了這一句，很遲才開口：「先生，這句話值五兩金子。」

金楓十分爽快，拿出一枚小元寶來，放在她的掌心，說：「這是五兩金子，你一嗅便知。」

長門草又擦又嗅，臉露微笑，說：「我說的話你未必相信，但却是千眞萬確，你的父親至今仍然活着。」

「我看見過大南山的一座墓，碑石背後鑿了五零一號，你說他沒有死，難道那是一座假墓？」

「是的，確是一座假墓！」

金鹿寺的一個失憶怪人

長門草雖然說得振振有詞，可是，沒有眞憑實據，只是半信半疑而已，故此金楓聽了，仍要釘着她問下去：「鬼母娘娘，我相信你說的話屬實。假如我的父親仍然活着，我不用替他報仇了，渴望能見見他，你可否帶我去見他呢？」

「我有甚麼本領帶你去見他呢？只是知道他仍然活着吧了，他在甚麼地方過活

呢？我絲毫不知，只能對你說知，他跟金鹿寺有關，也許你到該處查問，懂得更多，言盡於此了，你走吧。」

長門草的語氣，十分肯定，金楓覺得再三查問，只是白費氣力，索性告辭。

他離開了破廟，回到蝴蝶道場，跟場主桑原武士細心研究局勢，先行把他跟長門草晤談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然後對桑原武士說：「我很想到北海道走走，向天地教的教主無上天尊查問，必要時掘開五零一號的一座墓看看，如果我發覺那座墓是僞裝出來的，墓裏沒有棺，我就向無上天尊問個明白，然後回來，向金鹿寺查問，反之，那座墓是眞的，找到了父親的屍體，反映出長門草所講的話，全都撒謊，只是想騙取幾兩金子，不必再去找她，如此安排，是否可行呢？」

桑原武士笑了笑，說：「金楓，無上天尊的脾氣壞透了，他怎樣肯讓你掘開那座墓呢？多講幾句，萬一發生衝突，打鬥起來，你未必是他的對手，懂得嗎？」

金楓黯然，過了一會，他忽然抬起頭來，說：「場主，我曾經看過無上天尊，骨瘦如柴，只是知道他的腕力驚人，輕功卓絕，能夠抓了我一把，從五十多呎高的峭壁飛躍下來，沒有機會跟他過招，料想他的武功登峯造極，你是日本的武林高手，他的武功究竟高到甚麼程度呢？相信你略有所聞，你可否把他的一切對我說個暢快呢？」

桑原武士說：「首先，他的內勁和硬功都是出類拔萃的，一掌拍下去，可以把一塊岩石打到四分五裂，的確可以插入對方的胸部，把熱騰騰的一顆心抓出來，只是這些軟硬功夫，已不容易打贏他，說到武器，更加厲害了，他所用的武器叫做兩頭尖，即是一枝又細又長的鐵筆，磨到兩頭尖，可以貼住對方的兵器出擊，亦可脫手把它飛擲出來，不知道他怎樣收藏這些武器了，只是知道他能夠在很短的一段時間，飛擲三十枝，比較一般暗器厲害得多，此外，他還有龍吐珠的一招，一張嘴巴，可以吐出一百粒鐵彈，有如蝗虫，向敵人的眼睛噴去，避無可避。」

金楓想了想，說：「我未必鬥輸，可是，我此行只是想掘墓，尋求父親生死存亡的眞相，不必相鬥更妙，假如我知道他在那一段時間必然離開大南山的四面風草堂，乘虛而入，不過一晚半晚，便即辦妥，那樣做最好，你有沒有辦法替我打聽他每月是否有一段時間必然走開？」

桑原武士說：「你問我這一件事情，我倒知道多少，每逢月圓之夜，他必到北海道最高的一座山，跟天地教的門人碰頭，那座山叫做北望山，距離大南山頗遠，誰也不能夠在一天之內走去再走回來，如果你想掘墓，不妨趁這一段時間，爲了協助你一臂之力，我想派出蝴蝶門幾個入室弟子，跟你同行，到時他們可以替你掘墓，你的意思怎樣？」

金楓趕快跪下叩謝。

三天之後，一共五個人，離開大阪的蝴蝶道場，搭船到北海道，登岸之後，到處逛逛，看來就像是遊山玩水的浪客，他們順便購置鋤頭鐵鏟之類的用具，守候到十四日那天，然後從最爲貼近大南削壁的小鎭，趁着夜色掩護，盡快攀登，一直走到長方形的大削壁之下爲止。

金楓記得起五零一號的墓穴在那一處，他有很大的信心，山形沒有改變，那個墓地也不會改變，如果天地教的教主無上天尊眞的離開大南山，沒法在一晝夜趕路回來，他們是很安全的，故此放心掘墓。

夜色很沉，山上除了風聲之外，所聽到的只是鐵鋤以及鐵鏟掘地之聲，金楓沒有動手，只是在旁把風，不知道爲甚麼，他總是覺得心情緊張，似乎就快有些意想不到的災禍發生。

荒山寂寂，難道有甚麼妖魔鬼怪出現嗎？

他感到內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震撼。

沒有鑿上姓名的石碑，連根拔出來，墓穴挖到八尺深，有一個黑棺，棺木有一部份已朽腐。

四個「掘墓人」用長長的鐵筆撬開了黑棺的蓋，其中有一個尖聲叫喊：「棺是空的！」

金楓走近看看，不單是看到棺內沒有屍體，甚至沒有裹屍的布，也沒有血水，顯然是棺內早就空空洞洞。

他驚喜交集，呆呆的站着，半晌也說不出話來。

「我們的工作完成了，金楓先生，要不要立刻離開這個鬼地方？」幾個人異口同聲的問。

金楓仍是迷迷惘惘，如在夢中。

他沒有回答，倒是陰暗中有一句話飛出來，說的是：「你們全部不必打主意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因爲你們闖入禁地，遲早變鬼！」

這種語聲在沙澀聲中含有粗壯的意味，金楓一聽就知道他是誰，不自覺的向墓穴那邊望去。

他猛吃一驚，衝口而出的說：「無上天尊！」

黑衣人又高又瘦，站在墓旁，彷彿他剛從墓中鑽出來，冷然說：「是的，我確是無上天尊，你是誰？」

「我是金楓，是五零一號的兒子！」

「爲甚麼要掘墓？」

「有人說我的父親仍然活着，我要掘墓看看，證明這個說法是否屬實。」

「那幾個人帮忙你動手掘墓，難道他們是你的兄弟嗎？」

「不是我的兄弟，我是孤兒，別研究這些了，他們只是我用銀兩僱用的，放走他們吧！」

「我怎樣肯放走他們？看吧！」無上天尊的右手往上一揚，四枝兩頭尖的鐵筆分別向四個掘墓人射出，一陣慘叫聲，他們全部倒在血泊裏，明幌幌的鐵筆分別插在胸膛，必死無疑。

無上天尊果然出手狠毒，金楓覺得自己並非他的對手，悶着不做聲。

「我不會殺你，我之所以把他們殺掉，只是想起死了的人永不會洩秘這一句話，你大概想知道空棺的秘密，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告訴你的事情全是眞的，五零一號的確封了氣門，沒法動彈，我當時十分胡塗，以爲他眞的死去，把他送入棺內，跟着埋葬，上邊加了泥土，還替他築一個墓，殊不料他只是吃了金鹿寺假死的藥丸

，三日後，他就甦醒過來。」

「你是否說他破棺而出呢？」

「不，他還沒有這麼大的功力，只是別人挖開墓穴，撬開棺蓋，使他暴露在夜風之下，他能够再生。」

「那些人必然是金鹿寺的人了，爲甚麼他們給他吃假死的藥丸？何以他們及時掘墓把他救出來？」

「我不知道。」

「大概當時你葬了我的父親就把我送交大阪的長門草吧，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

「我有些猜想得到，我的父親故意在垂危的時候托孤，使你暫時走開十天八天，讓他們掘墓。」

「你眞是聰明！」

「後來你怎樣知道有人掘墓的？」

「問得好！當我從大阪回到北海道的大南山，經過那座墓，我就發生懷疑，因爲碑石的方向稍爲偏差，本來是對準南方的，它變成了朝向東南方，只是這一點點差別，我就覺得詫異，他們會得掘墓，我也會掘墓的，果然不出所料，墓中的黑棺仍然留下來，人却失了踪，當時我摸不透，以爲有人盜屍，很遲才知道他仍然活着，至今仍然躲藏在金鹿寺內，不過，他的處境十分凄慘，活着等於死去。」

金楓吃了一驚，問：「無上天尊，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這是別人說的，我沒有再跟他見面，不知是否屬實，我的門人對我說知，他跟梅花鹿一起過活，晚上跟鹿睡在一起，吃鹿吃的糧食，長髮披肩，伏地而行，看來有如野獸。」

「爲甚麼金鹿寺的人要這樣子對付他呢？」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事實上他只是五百多的門人當中的一個，我怎會因爲他跟金鹿寺鬧翻呢？即使我親自到金鹿寺把他救出來，未必有辦法令他恢復記憶，跟以前我看見的熊壯一樣。」

他無意中說出五零一號的姓名，金楓當然釘着他查問。

無上天尊想了想，說：「是的，他本來叫做熊壯，如果他還有多少記憶力，那怕他僅有百份之一的記性，聽到有人大聲呼叫熊壯這個名字，相信他們會走出來，我沒有這個需要，不想冒險救他，如果你是個孝子，眞的想救他，不妨試試這個辦法，火燒金鹿寺，結集三幾十人在火光的後面大叫熊壯，可能誘他走出來。」

「我一定試試這個辦法，不過，我還有一個疑問，你說他跟梅花鹿同在一起過活，我可否以遊客姿態出現，進入寺內養鹿的地方看看他呢？」

「任何人不准走進鹿圃，金鹿寺有幾十個弓箭手伺候，不分晝夜，有人闖入，亂箭射死，相信你沒法抵擋，何況鹿圃之內有幾百頭梅花鹿呢？即使你走了進去，你也不知道如何把父親找出來，你懂得嗎？日本皇室最喜歡吃鹿，金鹿寺雖然有高僧居住，少說點，也有三百個和尚，他們最大的任務仍然是替宮廷養鹿。」

金楓說：「你所講的話當然屬實，我單人匹馬，恐怕不易攻進去了。」

「是的，你想攻入金鹿寺，難似登天，假如你最終的目的只是想救出熊壯，那又不同，一場火就能够如願以償。」

金楓微會所悟，說：「我明白了，你認爲多派幾個人在寺外縱火，乘亂衝入，即可救出熊壯，是也不是呢？」

「火光四起，你集合二三十人在外邊大叫，聲聲叫他走出來，喊叫他的名字，即使他有少許知覺，知道外邊有人叫喚，仍然會走出來的。」

「你以爲他有氣力搏鬥嗎？」

「當然有氣力搏鬥，根本上他的功夫不弱，十多年來，吃的是鹿肉，天天跟梅花鹿角力玩耍，怎會缺少氣力？」

「好，我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好了，救出了爸爸，一定重重的向你道謝。」金楓由衷的說。

夜戰神道劍高手

旬日之後，金楓隻身回到大阪，叩見場主桑原武士，把他此行的經過情形密告，沒有半句撒謊，跟着他很哀傷的說：「場主，我沒法保護同行的人，令到他們死在無上天尊的兩頭尖鐵筆之下，問心有愧，請場主賜罰。」

桑原武士說：「區區小事，你切勿擺在心上，那幾個人全是孤兒，由我撫養爲人，無親無戚，死了沒有人追究，別管它了，還是細心研究無上天尊所說的話吧，照情形看，他可能知道這件事的秘密，只是不肯說出來。」

「甚麼秘密呢？」

「熊壯替金鹿寺做事，不管成敗，他走到大南山見過無上天尊，然後封閉氣門自殺，隨後金鹿寺派出幾名高手把他救出來，知道他失憶，仍然沒有殺他，希望他有一天恢復知覺，把他到過的地方說出來，這樣曲折的行徑，怎會沒有秘密？此外，無上天尊一出手就把幾個掘墓人殺了滅口，只是沒有殺你，反而教你如何救出熊壯，那樣做太過善良了，不像是心狠手辣的天地教教主所幹，故此我認爲其中必有特別重要的內幕，不足爲外人道。」

「我只想救出父親，一不爲名，二不爲利，如果場主答應賜助，我把父親救出來，萬一他恢復知覺，記得起那種秘密，知道我是他的兒子，又知道你是我們兩父子的救命恩人，甚麼秘密都會和盤托出，我担保他一定會這樣做，你能否賜助？」

桑原武士哈哈大笑，說：「你懂得我的性格，必然願意帮忙了。」

「你不怕因此衝撞了金鹿寺的人，日後派人尋仇嗎？」

「你眞傻！我派人在寺外縱火，難道打响銅鑼大叫自稱是蝴蝶門的門人嗎？」

「是的，你可以一聲不响的縱火。」

「不，我必然擺出肆無忌憚的神態，一邊縱火，一邊大聲叫喊，叫金鹿寺的方丈萬眞法師出來受死，還說自己是天地教的人，你明白了沒有？」

「我當然明白，經過掘墓之後，天地教的教主必然跟萬眞法師結怨，這樣做也好，省得金鹿寺的人跟我們尋仇。」

「金楓，你越來越聰明了，我教你一個絕招，怎樣可以冒着箭雨縱火。」

「場主，你懂得許多絕招，晚輩極爲

佩服，是否叫他們抓住盾牌縱火呢？」

「不，叫他們扮成漁翁模樣就是。」

「扮漁翁？幹甚麼要扮漁翁呢？」

「第一點，金鹿寺是奈良城內一座大寺，倘有三幾十人走在大街上面，該處就是寺門附近，被寺僧發覺，一定出擊，混戰起來，那就無法抽身縱火了，扮成漁翁，避免他們盤問。第二點，揀落雨的一晚縱火，所有漁翁穿了兩層簑衣，箭插不傷，第三點，漁翁隨身携帶的小壺，本來用來放置魚餌，變成縱火之物，豈非大妙？

「妙是很妙，只怕濕了水，那場火燒不起來。」

「誰叫你在大雨中縱火呢？雨細風狂，正好進行此事。」

場主果然經驗豐富，虧他想得如此週到，金楓聽了，緊記在心。

當晚兩人密密的計議，只是說了一個梗概，翌日就更進一步逐項研究，桑原武士到過金鹿寺多次，把寺內各處出入口通道繪成圖形，指點給金楓看，再三解釋，還對金楓說知，金鹿寺的和尚屬於神道派，並非中國的佛門子弟，那些人一直都是喜歡練武的，稱為神道劍，全國最出色的三個神道劍客，全是出自金鹿寺，切勿輕視。

金楓稱謝不已。

半月後，桑原武士準備妥當，看準了天氣變化，依計行事，那晚吹西北風，他們在南邊的側門縱火，沒有人在事前估計得到在風雨之夜有人縱火的，漁翁縱火，更是奇聞，故此十分順利，火光四起，寺僧果然空羣而出，用水桶互相傳遞，希望滅火，可是，火已燒着木門，一直燒入去，實在不容易撲滅，三十多個漁翁，大叫：「熊壯出來！」

那些聲響夾在烈火當中，順風吹入大殿，擺出戰鬥姿態，分明不是失火了，萬眞法師下令放箭，霎時間，箭如飛蝗，從高處射出，大殿的瓦面有些黑影移動，局勢越來越緊，難免發生一場惡戰。

金楓向上一望，怒火攻心，對桑原武士說：「場主，屋內有人放箭，我爸爸怎會走出來？我要殺入大殿，逼那些野和尚把他放走，你們不必走進去！」

說完，也不理會桑原武士有何反應，颷的一聲，飛躍到高牆上面，兩三個起落，已經置身於大殿屋頂。

十多枝箭向他射出，全部插在簑衣上面，他拔刀直衝過去，却又不是用刀砍殺，不過削斷對方的弓箭而已，走近一點，然後兩脚踢出。

那些寺僧只是九流貨色，怎配跟他交手？他有如虎入羊羣，很快就把屋頂的弓箭手全部踢下去。

瓦面之上，已經失去了戰鬥的對手，他殺得性起，從屋頂跳下去，仍向寺僧追擊。

火光明亮，所有和尚都看得出來，他穿了厚厚的簑衣，沒法用弓箭傷他，索性把他誘入第二重寶殿，然後圍攻。

金楓藝高人胆大，毫無懼色，不過，他身上穿了簑衣，打鬥的時候總是有些累贅，再又因為他此行只是想救出父親，不想跟和尚混戰，多次想突圍而出，無奈寺僧有如排山倒海，四五十人繞着他展開車輪戰，除非他大開殺戒，休想走出那個寶殿。

他一再苦戰，突然雙眼一瞪，大喝一聲，說：「我此行並非蓄意搗亂，只是想救出熊壯，如果你們再纏住我搏鬥，我不再客氣了，十招之內，必然人頭落地，血洒佛堂。」

那些話剛剛吐出，衆僧忽然退後，只有一人，跟他面對面的站着，說：「好漢，你殺盡金鹿寺的和尚也顯示不出威風，打贏我手中的長劍，登時名震武林，還是跟我作一個拚搏吧。」

「你是誰呢？」

「我就是日本神道劍客第三名高手沙剛！」

金楓哈哈大笑，說：「我以為你是第一名劍客，想不到只是第三名的貨色，我不殺你，但却一定把你殺退，如果我輸了給你，立刻用刀斬斷自己的一雙手，反之，我贏到你心服口服，你可否讓我見見父親熊壯呢？」

沙剛沒有答話，有一名鬚白如銀的老僧走出來，說：「我是萬眞法師，你有沒有聽見過我的法號呢？」

「聽見過，你是金鹿寺的方丈。」

「你懂得就好了，誰教你在外邊放火，乘機潛入寺內，揮刀亂斬？此外，你還要回答我一個問題，熊壯與你何干，你要捨命救他？」

金楓硬着頭皮說謊，很認眞的說：「放火救人這一招是天地教教主無上天尊教我的，他還派人帮助我在外邊縱火，至於熊壯，他是我的父親。」

「你說的話當眞？」

「當然是千眞萬確，我立刻叫縱火的人散去，證明確有此事！」

萬眞法師點點頭說：「好的，你就顯些本領叫他們走吧！如果你辦得到，我可以讓你看看熊壯。」

金楓趕快躍登屋頂，走到最為逼近高牆之處，朗聲說：「下面所有漁翁聽着，萬眞法師已經答應把熊壯交出來，由我設法使他恢復記憶，此行已經如願，你們立刻散開，回到北海道，報知無上天尊！」

桑原武士會意，一聲：「遵命！」便即撤退。

寺僧看了，驚奇不已。

金楓再到第二重寶殿，拱手為禮，說：「弟子已經喝令漁翁打扮的人解散，敬請大法師讓弟子看看父親，使他恢復記憶吧。」

他知道萬眞法師急於使熊壯恢復記憶，聽了此言，一定臉露笑容，不再跟他為難，果然不出所料，萬眞法師眞的滿懷高興，說：「好，我帶你去見你父親。」

沙剛突然阻撓，冷笑一聲，說：「你以為佛門清淨地可以任意橫行嗎？你說過跟我交手，輸了用刀斬斷雙臂，是否突然胆怯起來？」

金楓說：「我怎會胆怯？借此演些武功給你們看看也好！」

說完，他拔出雙刀，擺下一個「橫江送客」的招式，刀成「二」字，守住中上門，說了一聲：「請！」便即準備厮殺。

本來他是客，沙剛是主，理該由他發招，因為沙剛求勝心切，不再拘於這種小節，大喝一聲，立刻搶攻。

神道劍法是東洋各派刀劍當中最凌厲的一種，凶殘無比，所用的劍特別長，劍身特別厚，除了衝刺，還可以從高處劈下，把它看做刀，這種劍法苦練了多時，且是寶劍，迎頭斬落，即使對方的身體避開，雙刀總有一把刀被斬，分為兩截，沙剛第一招就迎頭痛擊，絕不留情。

說也奇怪，他這一劍已經看準了距離劈下去，怎料劈了個空，把它提高再劈，連劈三劍，劍劍落空，他突然醒悟起來，對方的身形沒有改變，刀仍在手，只是步法靈活，向後移動，故此他沒法如願，吃了一驚之後，他的劍法突變，忽左忽右的斜出，有時當胸直刺，只見對方的身形不動，只用雙刀擋劍，把長劍的去勢打消，如此搏鬥，本來是屈居下風的，他無法取勝，那就不是屈居下風了，分明是對方有心讓他幾招，始終採取守勢。

明白這一層道理，沙剛更加憤怒，把渾身解數施展出來，對方仍是神閒氣定，沒有出擊，他暗呼不妙，却又下不了台，就在這時，他聽到擦的一聲，定眼看時，他的一把長劍竟被對方雙刀夾住，他既然沒法把它刺到盡，也沒法把長劍抽出來，急得滿頭大汗，萬眞僧看見自己人落敗，趕快打圓場，說：「施主鬥倦了，還是休息一會，看過你的父親，再行過招吧。」

兩人聽了，分別退後三步，一個收刀，一個收劍。

萬眞大師向金楓拱了拱手，說：「施主，隨我來！」

他先走一步，金楓緊隨在後。

他把那個不速之客帶到養鹿的地方，叫人提高燈籠照着，果然看到鹿羣夜宿之處，有一個人相當健碩，抱住一頭鹿，打橫躺下來，長髮拔肩，除了下體纏住一小塊布，渾身裸露。

金楓急走過去，大叫一聲：「爸爸！」隨即雙膝跪下。

那個野人只是傻笑。

金楓伸手摸摸他，吃了一巴掌。

金楓一再哭叫，聲聲叫：「爸爸！」

野人絕無反應。

金楓絕望了，呆呆的跪着，沒有變換姿態，野人懶得睬他，仍是抱着大鹿睡覺，好像牠是他唯一的伴侶。

形勢比人強，儘管金楓跪在父親前面，傷心欲絕，跪了一輩子也是沒用，他也明白這一層道理，不過，找到父親却又無法使他復元，始終是很難受的，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迷迷惘惘，突然，肩上被人拍了一掌，如在夢中覺醒，惘然說：「我必須救他！」

萬眞法師說道：「對不起，我担心你走火入魔，故此用掌擊你，你既然清醒過來，我們回到禪房休息，慢慢的想個對策吧。」

金楓無可奈何，只好跟隨他同入方丈的靜室。

落座後，萬眞法師叫人送上一盆淨水和浴巾，讓他洗臉洗手，坐下喝酒，然後暢談。

金楓走到鹿圍找尋熊壯的時候，已把簑衣脫下，那時他恢復本來面目，容光煥發，整個人筋骨粗壯，目光烱烱，有如傳說中的遊俠，萬眞法師讚揚不已，說：「照情形看，你跟熊壯大概隔別很久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只有五歲就被人送入孤兒院，可以說對他全無印象，只是念念不忘，然後從中國到日本尋父，不過，當年我却是在日本長大的，甚至可以說我的武藝基礎，也是東洋的功架，後來我到中國，然後加上了少林的功夫。」

「你還沒有把大名對我說知，我應該怎樣稱呼你呢？是否叫你熊先生呢？」

「不，沒有獲悉父親叫做熊壯之前，我已經有了姓名，姓金，單名一個楓字，這個姓名既然像日本人也像中國人，我很喜歡它，你還是叫我做金楓吧。」

「好，金楓先生，你怎樣知父親叫做熊壯，還知道他跟梅花鹿一起過活呢？」

「這個秘密是天地教主無上天尊說的，別埋怨他好不好？」

萬眞法師似乎心上一沉，使勁控制自己的情緒，稍停，然後恢復常態，嘆息了一聲，說：「這也難怪，他根本上就是給我們扯落水的，此外，我們派人到大南山掘墓，也使他面目無光。」

因為萬眞法師有「扯落水」的一句，金楓聽了，心上一動，說道：「大法師，當年我的父親熊壯，必然有些十分離奇曲折的遭遇，然後牽涉到金鹿寺以及天地教發生爭執，大法師可否把這些糾紛講述幾句呢？」

「說來話長了，此事涉及北海島火山谷的藏寶，你明白我說的地方是在那一處嗎？」

金楓搖了搖頭。

萬眞法師說：「北海道有許多高山，最有名氣的是北見山脈以及日高山脈，北見山脈極北之處是它的最高峯，叫做北望山，日高山脈最險峻的一處，叫做大南山，俱是人跡罕至之區，火山谷並非指明是那一處，只是在這兩處山脈當中的死火山，連綿三百里，經常有龍形怪獸出沒其間，更加沒有農莊或牧場了，有的只是一些行為怪異的術士，由一個武功極高的人統治，此人綽號驚世天魔，他有一柄極為怪異的魔刀，不論對方用那一種兵器跟他交手，總是給它攝去，故此無人斗胆闖入火山禁地，偏是那麼古怪，最大的一個藏金穴正是在火山谷之內，自命不凡的武林高手，多次闖入火山谷，總是慘死的，熊壯不知道在甚麼地方得了火山穴的藏寶地圖，先行投入金鹿寺，搧動本門的人，前往北海道，第一次就迷途，幸虧天地教的教主無上天尊救活他，他索性投入天地教，再施故技，搧動無上天尊派人作伴，跟他到火山谷尋寶，料不到派出去的五十多人，全部喪生，只是他一個生還，逼到他封閉自盡，後來，還是跟他同行沒有死去的金鹿和尚掘墓救他出來，眞是可怕，他的武功全失，並且失憶，活着等於廢人。」

金楓說：「聽說爸爸吃了假死的藥丸，然後可以在棺內活了幾天是否如此？」

萬眞法師說：「是的，確是如此，這是本門的秘傳絕招，你切勿宣揚於外。」

金楓想了一會才回答，說道：「大法師，晚輩以前在少林寺學過他心通的道術，也許能够喚醒爸爸的記憶，可否讓我試

一試？」

「當然可以，你就留在本寺吧。」萬貞法師說。

金楓那裏懂得「他心通」的道術呢？他只是借此吸引萬貞法師的注意，把他留下來吧了。

金楓一住三日，多次走近熊壯的身邊，細心察看，總是感到一籌莫展，最後，他為勢所逼，在萬貞法師細心安排之下，由他單獨跟熊壯同在一間靜室坐下，另有紙筆，他跟爸爸背貼背的坐下來，一坐就是兩個時辰，他用筆在紙上寫下一些圖形，又有幾個黑點，然後收筆。

他認為那是「他心通」的絕招，只是他一個知道，那幅畫不過敷衍塞責，殊不料萬貞法師抓起那幅怪畫看了又看，失聲驚呼：「我明白了！」

金楓連忙問他明白了一些甚麼，萬貞和尚說道：「這幅畫的綫條，起伏不已，正是火山谷的山形，黑點大概是驚世天魔的巢穴，如果你肯去，我派一百名高手同行。」

萬貞法師始終想掘寶，財迷心竅，金楓沒法可想，只好一口答應。

萬貞法師看見他答應，喜出望外，說：「我立刻準備一切，挑選武功最好的和尚，跟你同去北海道。」

臨行之前，萬貞法師在牆上摘下一把劍來，劍壳已經生着一簇簇的綠色銅銹，拔了出來，却是晶光四射，一望就知道那是一把寶劍。

萬貞法師說：「這一把劍是祖師傳下來的，乃是鎮山之寶，無堅不摧，你帶它在身，相信驚世天魔的魔刀鬥不過你，更加不會把它吸去，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它是本寺的信物，任何地方，只要劍鋒露了出來，凡是本寺的嫡派劍客，立刻出手相助。」

金楓十分高興，說：「我除了雙刀，還有一劍，有足够的力量跟驚世天魔相鬥了。」

翌日天色微明，那幫人就上路，從陸地走向北海道，因為此行有一百零一人，如果搭船，行踪太過碍眼，故此他們寧願走路。

曉行夜宿，十天過外，才走到北海道，他們不想無上天尊插手這件事，於是繞過大南山，抵達北見山脈的低處，雖是那處人跡罕至，仍有多少野店，可以找到食物，又有酒水供應，夜間亦可留宿，那是最後一處歇脚的地方了，再往前走，便是荒山。

他們為了尋寶而來，並非遊客，當然不能够一直歇在野店之內，可是，金楓心知肚明，他所寫的怪畫根本上就不是尋寶圖，即使他們到了火山谷，仍是茫無所知，住了三天又三天，總是無法找到目標，十分焦躁。

那天的上午，金楓在林中空曠地方，拿出神劍來，玩了幾手，突然聽到一陣笑聲，趕快收招，走到林中另外一處地方看看，眞的有一個人，髮長身瘦，怪模怪樣，說：「我不知道你是誰，只是看見你手中的劍，我想問問你，這一把劍從何處獲得？」

「它是萬貞法師交到我手上的，他還說亮劍出鞘，凡是金鹿寺流落在外邊的劍客，不分僧俗，必然相助。」

怪模怪樣的人說：「我正是你說的流浪劍客，願意相助。」

「好極了，我們想找驚世天魔。」

對方猛吃一驚，連忙問道：「你憑甚麼本領要找驚世天魔？就憑你這一把神劍嗎？」

「是的，就憑這一把神劍。」金楓很有把握的說。

「好的，你有這種決心，我不會阻撓你的，從左邊的山徑走到最高處向下一望，看見有幾個碗形的山，凹頂，它就是以前的火山口，現在不再噴火了，仍要担心一早一晚有黃色的毒霧，想找驚世天魔，必須在陽光正照的時刻。」

「他會不會躲起來？」

「只要你走到該處，大叫：尋寶的人來了！他就不會躲起來。」

「多謝你的指教。」

怪人自管自的走開。

金楓最後一場決鬥

金楓就在翌日中午出動，一百個和尚携帶着武器相隨，浩浩蕩蕩地，殺奔火山谷。

他們果然找到怪人說的地方，百多個和尚散開，金楓先走一步，依照怪人的吩咐，大聲呼叫。

靠近黃昏，有一個禿頭的大漢走出來，腰間掛着革囊，貯滿了刀，刀柄露出革囊之外。

他站定腳步，問道：「你是尋寶的人嗎？」

「是的。」

「你有沒有聽見過驚世天魔的名堂呢？那些寶物是他的，你快些走開，走遲一步，必然死在魔刀之下。」

「照這樣看，你大概是驚世天魔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

「我們有一百人，你只是一個，怎能相鬥？」

「你不必替我担心，人是一個，刀子却有一百把，一人吃一把刀，剛剛好，不多也不少！」

他說完，振聲狂笑，山鳴谷應。

那種笑聲透着內勁，金楓認定他是驚世天魔了，大叫一聲，一百個和尚分別從四方八面鑽出來，人頭湧湧，只見那個禿子大喝一聲：「來得好！」立刻出擊，在革囊之內有的是刀子，雖然細小，却是彎的，故此它能够飛去又飛回來。

刀子脫手飛出，很快就聽到那些和尚一陣陣的慘叫聲，他們還沒有機會出手，便紛紛倒地哀鳴，顯然他們是被刀鋒所傷了！

驚世天魔的彎刀雖然只有三十六把，因為他的刀子飛了出去，又再飛回，能够殺許多個人，霎時間，和尚死了一大半。

金楓看不下去，飛撲過去，說：「看招！」

他用長劍出擊，不料那個禿子除了能够跟他用彎刀交戰之際，百忙之中，仍可飛出另外一些彎刀來，金楓等於跟七八把

刀相鬥，只是一把劍，當然鬥不過，很快就被彎刀砍下了神劍，他只好拔出雙刀迎戰。

他以前在名震中原的八空和尚那邊學到的八陣風刀法，把雙刀護體，勉強可以招架，但是却沒有力量反攻，甚至看不見禿子，所見的只是一連串刀光，鬥了一個時辰，他逐漸聽不到和尚的哀鳴了，暗吃一驚，認為百多個和尚必然死個清光，他遲早也是死的，根本上，他不是禿子的敵手。

心上有些慌張，刀法漸亂，極度危急，忽然聽到一聲呼叫：「快些退下，由我殺他！」

那種語聲分明是無上天尊的語聲，他喜出望外，趕快退下，無上天尊仍是黑衣打扮，左右手各握兩頭尖的鐵筆，急步走向禿子那邊。

金楓倦極，剛剛退下，便立即倒地，似暈非暈，耳邊聽到一連串的厮殺聲，隨後有人大聲叫喚，他從迷惘中覺醒，黑衣人仍然站着，那就反映出那個禿子已經死了，果然不出所料，黑衣人很冷靜的說道：「我走了，眼前所見的人，已經死個清光！」

他稱謝不已，黑衣走開了幾步，忽又回頭，說：「火山谷根本上沒有寶藏，熊壯錯了，你還是錯下去，白白損了這麼多的性命，眞是冤孽！」

他頭也不回的走開。

金楓走向兩人戰鬥的一處看看，禿子躺在地上，身上被八枝兩頭尖的鐵筆穿過，滿地鮮血，人已死了，但他仍是臉露微笑。

金楓一看再看，證實和尚死光了，只好檢了十多把魔刀，以及神劍，回到奈良金鹿寺，向萬貞法師報告此事。

萬貞法師知道尋寶的好夢成空，犧牲了一百個和尚，凄然下淚。

忽然，有兩人走近，說道：「方丈，這一場災禍全是他引起的，我們要跟他決鬥！」

這兩個人叫做「韓懸」以及「風竹」，乃係金鹿寺第一二名劍道高手，事情變了又變，萬貞法師無法袒護金楓了，只好任由命運安排。

金楓只憑身邊的兩把短刀，跟第一流最出色的兩個劍客交手，看來未可樂觀，不過，一物尅制一物，他始終用雙手夾劍這一招迎擊，絕不發招，有機會就使勁夾住對方的長劍扭了扭，使它脫手飛出，居然分別擊破了兩名劍客，使他們羞慚而退，他自己也覺得十分幸運。

事後萬貞法師說：「金楓，你開罪了日本所有劍客，遲早有人殺你，此地不宜再留，你還是帶了熊壯趕快離開金楓寺去吧。」

金楓逼於無奈，只好照做，投奔蝴蝶道場的桑原武士，桑原武士也不敢收留他們，只是贈金用作旅費，替他們安排一艘漁船出海，讓他們偷偷的回去中國廈門登岸。

金楓身經百戰，尋回了父親，可惜那個父親早已變成白痴，始終沒法同聚天倫之樂！

（全文完）

心切復妻仇　秘笈換禪功

金七銀劍（上）

俠義奇情故事　兩期完

凌霄生·文　可飛·圖

這日，正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的寒食節日，眞個春山如笑，大地一遍茵葱。但，邊塞西北，却仍雪窖冰天！

破曉時分，在出嘉峪關去廸化的官道上，有一個蓬頭垢面，身材魁梧的壯漢，揹個大背包，在吐氣成霧的奇寒雪地裏，拖着疲憊的脚步，蹣跚着奔西北方向行去。觀神情，一定是個長途跋涉者。

「呱……呱……」是個小娃兒的哭聲呀！聽哭聲還是個襁褓兒。

怪！那來的襁褓兒？一望無涯，皚皚白雪與長天一色，除了壯漢，不見第二個行人。

在小娃兒「呱呱」連聲中，只見壯漢煞住前奔之勢，反手一掌拍向背上背包，罵道：「小忘八羔子，哭，揍死你。」

原來壯漢背上背包裝的是個襁褓小娃兒，一個男子漢，千里迢迢揹個襁褓中的小娃兒眞個罕見！

打罵都不能制止小娃兒的啼哭，壯漢一狠心，咬破左手中指頭，以血當奶，伸向頸後，塞進娃兒口中，這比打罵有效，小娃兒不哭了。

壯漢罵道：「小忘八羔子，現在吸我血，二十年後老子要十倍百倍撈回……」

驀地遠處傳來馬蹄答答聲，壯漢一怔，把話頓住，凝神循馬蹄聲望去，見是一行三騎奔馳如電。

馬蹄聲就像敲打在他的心坎上，一陣緊似一陣。他像做賊心虛，緊張得有些忙亂。

馬蹄聲漸近！

壯漢身形一閃，伏向左後一堆高起的雪坡後。

不一瞬，三騎已飛馳到了壯漢左近，似乎發現了可疑之處，勒馬停蹄，不住向四下打量，有頃，其中一人道：「四師弟，五師弟，我看我們怕是白跑了。」馬上另一人道：「怎見得？」

那人道：「他闖了大禍，怎敢回原籍，一定是避走他鄉了；不然，一路搜來，怎不見一點蛛絲馬迹可尋？」

另一人道：「背師叛道的東西，非宰掉不可。三師兄，你說他不會回原籍，小弟不敢苟同。」

三師兄道：「五師弟的看法？」

五師弟道：「裘英雖是戇直的『維吾兒』族人，但其詭詐却像隻狐狸，他一定看準別人不疑他回原籍這個空隙，逃向原籍。」

這一行三騎，正是壯漢的同門師兄弟，壯漢是老二「撼岳掌」裘英，一行三騎是老三「霹靂火」刁九梟，老四武家齊，老五孔翔，老四老五出道較晚，尚未在江湖闖出個萬兒。

同室操戈，智者不爲，老三刁九梟奉師命率領兩位師弟追殺二師兄裘英，是師命難違，孔翔的一番話，使他左右爲難，暗忖：「裘英的武功奇特，雖是同門學藝，並未摸清他的路數，若不能一舉擺平他，這個仇就結大了，他如非萬不得已，何致背師叛道，其中必有隱情，五師弟眞是個初生之犢不怕虎！」

他暗忖至此，突然靈機一動，道：「五師弟的看法也有道理，可是，前去就是『星星峽』，我們不能違反武林公約，侵入塞外。」

老五孔翔似乎最不滿老二裘英，岔道：「咱們臉上並沒有刺着武林兩字，和普通客人有什麼分別，怕什麼？難道合我們三人之力就擺平不了背師叛道的裘英？」

驀地一聲「呱」的小兒哭聲，吸引了三人的視聽，齊齊一愣，應變落馬。

三人一愣之瞬，丈外雪堆後，閃現一個蓬頭垢面的壯漢，邁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三人，戟指孔翔道：「孔翔，你眞有種，來，我撼岳掌裘英等着你擺平。」一頓，閃目一掃刁九梟、武家齊，道：「兩位是不是一起上？」

武家齊脫口叫道：「二師兄……」

孔翔截口道：「你怎麼還稱他二師兄，難道你忘了他已被師父逐出門牆。」

「孔翔講的很對，否則，我要殺你們就難以下毒手。」撼岳掌裘英哼了一聲：「廢話少說，亮你們的傢伙吧！」

孔翔搶先出手，左掌右劍凌厲無比雙管齊下。

裘英藝高胆大，不退反進，左手曲指向刺來劍尖上抓去，右手撼岳掌吸字訣卸去對方掌勁，五指箕張扣向孔翔腕脈。

孔翔大駭，忙撤劍暴退，老三老四在一旁揑了一把冷汗。

同門學藝，未動手就知老五不是老二對手，三人同道而來，同受命師父，自不能隔岸觀火。老三更是有責任維護老五。

只見他乘裘英逼攻老五之際，插手一式「圍魏救趙」，雙掌提聚了九成功勁，拍向裘英左側，眞個力道萬鈞。

裘英頓覺勁風襲體，一旋身，單掌疾迎，「波」的一聲大震，老三刁九梟被震出五步，看得旁立的老四武家齊心裏一陣忐忑，是再也不能袖手了。

在老三刁九梟暴退之頃，老四武家齊也閃身加入戰圈，劈山斧挾着十成功力，劈向裘英右肩。

裘英深知老四武家齊頗有蠻力，不敢硬架，身形向左一閃避過，在這同時，老五搶攻而上，使出十二成勁力隔空猛狠推出一掌。

裘英最恨的是老五孔翔，早動殺機，撼岳掌使出十成勁力，硬接一掌。

轟隆一聲巨响聲中，雪花四濺，兩人同時被震倒退，裘英退了三步，孔翔倒退一丈長外，口角溢血，栽倒在地。

在裘英倒退之頃，刁九梟、武家齊一劍一斧有如泰山壓頂，向他夾擊而至，他想出招接下，已是遲了一步，情急智生，一矮身斜射而出。

當裘英斜射而出的同時，突聞身後暴起一聲金鐵交响聲；原來刁九梟、武家齊的兵器不曾傷及裘英，却相互碰擊，劍斷斧缺。

停身丈外的裘英，爆出一聲狂笑，笑止喝道：「你兩人一再向我偷襲，我念在以往的情份上，不予計較，如不知難而迟，我可要……」

來路方向又响起了馬蹄之聲，打斷了他未完之言。刁九梟聞蹄聲精神一振，道：「我看你還是束手待斃的好，我師兄弟念在往日情份，算你是自首，師父到來，也許會從輕發落，給你個全屍。」

裘英已動殺機，虎吼一聲，道：「一派胡言，看掌。」

話聲中，一閃身已到刁九梟、武家齊面前，施展出他成名「撼岳掌」中一式「奪命斷魂」，雙掌齊出，分襲兩人。

同門學藝，刁九梟、武家齊都深知「奪命斷魂」一式的厲害，忙不約而同而閃退避過。

裘英卸勁收掌道：「怎麼？陝北趙家堡的高足，都是縮頭……」

陡地人聲示警：「一心！身後暗青子。」聲音甚是蒼老。

裘英聞聲回頭，耳際已响起暗器擦肩而過破空之聲不由暗叫一聲：「好險！」施暗算之人，正是被裘英掌震內腑的孔翔。

裘英邊邁向孔翔邊切齒道：「下三流的無耻東西，在找死！」

說着，右掌已蓄勢待發，孔翔內傷不輕，已無再戰能力，但，也夠好漢，罵道：「狗東西，你儘管施殺手，血債血還，惡人自有惡報，你等着瞧好哪！」

閃避後的刁九梟、武家齊，距孔翔停立處更遠，就是想搶救施援手，已是鞭長莫及。

正當裘英運掌待發，孔翔閉目等死之一瞬，先前示警的蒼老聲音發話止道：「不可，不可乘人之危，他已內傷不輕。」

裘英聞聲卸勁收掌，這才留心到，兩次暗中指點之人是講的「維吾兒」族語，

他雖是維吾兒族，但少小離家，已不復能講本族語言，只是還能聽懂，遂用漢語回答道：「老前輩指點之言極是，不過，敵衆我寡，且後有追兵，我不殺人，人必殺我，在下愚見，去掉一個，就增加一份生命的安全保護。」暗中蒼老聲音道：「情屬師兄弟，不可，至於追兵，老夫會阻止的，聽話，趕緊退進星星峽就無虞了。」

人不親語言親，裘英恭應道：「晚輩遵命，請教老前輩怎樣稱呼？日後也好圖報。」

暗中那蒼老聲音道：「不必多問。」

話聲中由近而遠，裘英聞聲辨向，知道相助之人是去代阻追兵了。他目光一掃刁九臬三師兄弟一眼，飛身向星星峽方向電射而去。

待裘英去遠，三人這才收回視綫，老三老四走向受傷的老五，老三關心的道：「五師弟，傷勢怎樣？」邊自懷中掏出一個小玉瓶，倒出兩粒白色藥丸遞向老五道：「服下這兩粒續命丸止住傷勢。」

孔翔一抬手將續命丸打落在地，惡聲道：「你不必貓哭耗子假慈悲，分明是你有意故縱裘英逃走的。」

刁九臬不禁一愣，道：「五師弟，你怎說這種話，一切經過，你都參與並目睹，怎說是愚兄故縱他逃走？」

孔翔道：「你是說我們打不過他？」

刁九臬道：「他的武功除大師兄掌劍雙絕凌化一，你我無一人能望其項背。」

孔翔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刁九臬道：「愚兄洗耳恭聽！」

孔翔道：「你在裝糊塗。」

武家齊看不過眼，接口道：「五師弟，你不可用這種態度……」孔翔截口道：「你們都是一丘之貉，狼狽爲奸。」

武家齊無名火三丈，正要發作，刁九臬攔住道：「四師弟，忍耐一點，他總得說出個理由來。」

在位兩師兄弟等着回答的情形下，孔翔不能不說了，道：「我不信合我三人之力以死相拚，就擺不平他，即令不能，你霹靂手這個字號，就是虛有其名了。」

刁九臬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指的是愚兄沒用霹靂彈把裘英炸成肉醬。你可忘了，我投鼠忌器，英雄無用武之地呀！」

孔翔一楞，道：「三師兄請講得明白點。」

武家齊接道：「你難道忘了臨上道時師父囑咐之言，要搶回小的殺掉老的，霹靂彈可沒有長眼睛炸死老的留活小的。」

孔翔這才憶起，忙噗通跪向刁九臬賠罪。刁九臬出手托住下跪之勢。孔翔內傷不輕，被托的搖搖欲倒，武家齊搶步扶住。於是師兄弟前嫌盡釋，侍候孔翔服下續命丸，復又輸內力爲孔翔驅除傷毒，在孔翔行動自如後，這才跨馬回堡復命。

與三師兄弟背道而馳的撼岳掌裘英，跨過星星峽後，心裏一寬，又回復了蹣跚步伐。他雖是武功高強，也難耐長途跋涉之苦，前路遙遙眞够他受。

走着走着，陡覺背後勁風襲體，他本能地閃身回頭瞥見白影一閃幌間，一股陰森寒冷如山掌風，擦肩而過，迅急無以復加。毫無戒備的裘英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好在他應變經驗豐富，驚駭之間不忘還擊，吐氣開聲推出一掌，這一掌雄渾已極。

白影功力不弱，輕飄飄一閃，便已閃到裘英身後。

裘英知遇勁敵，不敢怠慢，忙施展「七巧連環步」飄了開去。這才看清白影是個銀鬚老頭兒，忙說道：「在下跟尊駕面生的很，因何偷襲，請說明緣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印證你中原所學，再接老夫一掌。」

那有如此不講理之人，裘英性烈似火，那會吃這一套，撼岳掌提聚了十成功力，不閃不避，硬接一掌。對掌之下，現出高低了，裘英被震飛出一丈開外，銀鬚老者穩若泰山，身形屹立未動半步。

銀鬚老者笑道：「只有這點功夫，差的遠。」

裘英被扔的七葷八素，搖幌了幾幌才站穩身形，暗忖：「這下子完了——」忙運氣一試，怪！一點也不覺得有何內外傷。可是，他並不去細想何以被扔出一丈開外沒有受傷，還逞狠要再戰，使出看家本領「湧血神功」，欺身而進，隔空待向銀鬚老者狠狠推出。

銀鬚老者一怔，不待裘英掌勁發出，已先一步出指疾點了裘英的麻穴。相距五步，未見銀鬚老者是如何近身出手的，裘英栽的不明不白，但，仍心存不服，罵道：「糟老頭兒，你是使的什麼邪術？」

銀鬚老者未答裘英的問話，慈祥一笑道：「武功一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不知道的多着，學步的小兒怎懂得跑！小子，你在那裏學會邪門外道的皮毛湧血功，這對一個學武的人，是喪鐘，你知不知道？」

裘英冷哼一聲，道：「我却不信。」

銀鬚老者道：「血是生命的源泉，而且湧血功湧的是肺腑之血，凡學湧血功的無不短壽。」

裘英冷笑道：「短壽的多着，太長壽，豈不成了老而不死是爲賊！」

這話無疑是在暗罵銀鬚老者。

銀鬚老者不怒反讚的道：「這話說得很對，但，閻王爺不要命，死也死不了，想不到你小子倒看透人生了。」

這段話好聽不好受，裘英臉一紅，道：「少說廢話，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銀鬚老者面色一沉道：「不識好歹的東西，老夫太不該阻住追兵救你，殺剮不殺剮老夫自會定奪，不用你小子操心。」

裘英道：「原來老前輩就是適才示警施援手代退追兵的恩人！敢問法駕是？」

銀鬚老者身份已明，不再說漢語，回復維吾兒族語冷冷道：「老夫姓名早忘，也談不上恩，拿來！」

裘英莫明所以詫道：「拿什麼來？」

銀鬚老者一臉寒霜，道：「把你偷盜你師父的『掌劍秘笈』交給老夫。」

裘英一怔，暗忖：「這老傢伙怎知我盜了師父的掌劍秘笈，如不承認，萬一被老傢伙搜身發現了，豈不更加難堪？嗯！我自有道理。」瞬即鎭定的道：「你也看中了掌劍秘笈，那豈不是以盜易盜？」他竟把暴字改成諧音的盜字。

銀鬚老者道：「原來傳言不虛，果然是個小偷兒，做賊不知悔改，還敢罵老夫

以盜易盜，告訴你，老夫站在維吾兒武林前輩的立場，今天要整頓家規，教訓教訓你。」

裘英不懼的道：「不要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銀鬚老者道：「待宰羔羊還有條件，說吧！」

裘英道：「老頭兒，你總不能殺一個被制穴道毫無抵抗能力的人自失身份吧？有種的，解開小爺被制穴道，咱們放手一搏。」

銀鬚老者長笑道：「小子，你若再不敵呢？」

裘英敞聲道：「强存弱亡，我若敗在你手，不獨掌劍秘笈，一切悉隨尊便。」

「好個硬漢子！」銀鬚老者出手解了裘英被制穴道邊道：「你且一面活動筋骨一邊聽老夫把話交待，讓你死得明白。」

待裘英如言開始活動筋骨，銀鬚老者才又道：「你小子背師叛道，或有隱情，老夫可以不管，唯獨你偷別人的東西，那是罪該萬死，你是維吾兒族人，總該聽說過『葡萄溝』的故事，凡途經葡萄溝的人，葡萄架上垂吊的葡萄，可以儘吃個飽沒有人干涉，但帶走一粒葡萄被發覺，就得被毆至死，在中原偷竊也許是小事，在我們維吾兒族却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裘英强詞截口道：「我並沒偷你們的葡萄。」

銀鬚老者笑道：「好個强詞奪理的小子，這就能脫罪麼？」

裘英冷笑道：「什體罪不罪，弱肉强食，老話一句，以盜易盜。」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你的道理眞不少，强硬得可以，老夫欣賞你這份倔强性子，告訴你，不是你想像的以盜易盜，是會替你送還趙中宇的。」

裘英一怔，道：「你認識家師！」

銀鬚老者道：「美劍客趙中宇跟老夫有一面之緣。小子，他見老夫還尊我爲老前輩，怎調教出你這麼個狂妄的徒弟？」

裘英似乎已醒悟非銀鬚老者對手，低下頭長嘆一聲，自言自語：「學不到掌劍秘笈所載武功，我就打不過他，血海深仇，也就永無清算之日了！」

銀髦老者問：「你打不過誰？」

裘英道：「掌劍雙絕凌化一，此人老前輩可知？」

銀鬚老者道：「有過耳聞，陝北趙家堡堡主美劍客的高足，小子，跟你是同門呀！」

裘英道：「是晚輩大師兄，可是……」

銀裘老者是個急性子，追問道：「可是什麼？怎不往下說？」

裘英長噓口氣道：「不說也罷，說出來有損家師清譽，晚輩的面子也無光。」

銀鬚老者道：「小子，你在賣什麼關子，是怕老夫洩露出去？」

裘英道：「晚輩犯在老前輩之手，死而無怨，怕的是死無對證，老前輩謂晚輩說瞎話。」

銀鬚老者道：「老夫明白了。」

裘英道：「老前輩明白何來？」

銀鬚老者道：「你在編造故事，騙取老夫的同情憐憫不殺你。」

裘英憤怒的道：「我姓裘的是一條硬漢子，寧折不屈，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何須編造同情憐憫。再說，放手一搏，鹿死誰手，還是未定。請老前輩不要把話說在頭裏。」

銀鬚老者性情古怪，不以爲忤反而笑了，道：「老夫信你的，講下去。」

「呱……呱……」背上小娃兒又在哭，裘英顧不得追述，如法泡製咬破左手中指頭，塞進小兒嘴中。

看到銀鬚老者眼裏，對裘英頓生欣澤，問道：「背上小娃兒是你骨肉？」

裘英道：「是犬子，太可憐，不到半歲失去了親娘。」

銀鬚老者道：「想必你所謂的血海深仇，就是指的……」

裘英點點頭，說道：「正是，孩子的娘死的好苦，兇手強姦未遂下毒手殺人滅口。」

銀鬚老者疑信參半的道：「聽你之言，難道跟掌劍雙絕凌化一有關？」

裘英強忍着悲淚，切齒道：「就是凌化一這個惡魔幹的。」

銀鬚老者同情道：「人面獸心，該殺該殺！」略略一頓，又道：「傳聞掌劍雙絕凌化一是中原武林年輕一輩的俊彥新秀，何致……」

裘英接口道：「勿怪老前輩存疑，連家師也不信是凌化一這個禽獸幹的。」

銀鬚老者若有所悟的道：「敢情你小子背了黑鍋？」

裘英眉宇頓呈現開朗，似得知音的道：「正是如此，晚輩自問自省以往跟他無何仇恨，不知因何殺妻還嫁禍！」

銀鬚老者道：「能否講的詳盡些？」

裘英仰首觀了一下穹空，道：「說來話長，看天色要變，何妨覓一處避風雪容晚輩詳陳？」

銀鬚老者道：「也好，隨老夫來。」

裘英只覺身輕似絮，一躍十丈不費吹灰之力，輕功不弱的他，不禁暗佩銀鬚老者的登峯造極輕功而咋舌不已！

盞茶時間過去，才見不遠處有一泥築的小矮屋，銀鬚老者邊煞住前衝之勢邊指小矮屋道：「那就是專供來往客商路過打點的茶店，你小子準餓了，小店有可口的煎餅賣，先塡飽肚子等會做飽鬼。」

裘英心中暗忖：「老小子倒是小店熟客，連有什麼好吃的都摸清，不像是路過，可能是本地人氏。」暗忖至此，不禁打了個寒戰，問道：「老前輩，晚輩想打聽一位武林高人。」

銀鬚老者道：「那位武林高人？」

裘英道：「美髯閻君閻世罕。」

銀鬚老者見問一怔，道：「你認識此老？」

裘英觀言察色估量銀鬚老者就是美髯閻君閻世罕，奉承道：「晚輩仰慕已久，惜無一面之緣！」

銀鬚老者道：「你可聽說過此老的爲人。」

裘英不假思索的道：「亦正亦邪，隨心所欲，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銀鬚老者擠了下眉，道：「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也値得你仰慕？」

裘英不惑的道：「是的，雖是殺人的

魔王，殺人無算，但，沒聽說有一殺是因私仇，一個人做到忘私境地，能說他是個壞人麽？」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殺人無算，總難免錯殺的吧！」

裘英道：「老前輩，你可曾聽說老天爺降旱災者水災或到某一地域只降及壞人不降及好人，美髯閻君閻世罕老前輩只是嫉惡如仇操之過急罷了，晚輩愚見，閻老前輩算得是爲武林造福。」

說着已抵小店門首，銀鬚老者向店裏招呼：「王掌櫃，老夫替你帶來主顧了。」一邊說邊邁步進了小店，裘英尾後跟進。

稱做掌櫃是客套，其實是一摸帶十雜，統管。

掌櫃一推厚布擋風簾從廚下走了出來，躬着身子，道：「老爺子，你來了，請坐，用點什麽？」邊說邊從煖兜中抽出茶壺，酌滿兩杯，雙手分送兩人面前，凝望了裘英一眼，又道：「客官要不要喝一杯暖暖身子？」

掌櫃的看是老邁龍鍾，但目光如炬，裘英一照面就看出是位高手，仍不露形迹的道：「請先來一盤寶號馳名煎餅吧。」敢情他已飢腸轆轆了！

掌櫃的欠身道：「客官說笑了，老漢這就去端。」望向銀鬚老者又道：「老爺子，你呢？」

銀鬚老者笑答道：「外甥打燈籠（照舅）。」

裘英接口道：「來個雙份。」

銀鬚老者失笑道：「你請客。」

裘英似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潛在意識，諸笑道：「老前輩不是要晚輩做飽鬼麽？那只好破費了！」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有這份置生死於度外胆氣，難得難得！」略頓道：「你小子剛才把美髯閻君推崇到了天上，敢情你以爲老夫就是閻世罕？」

裘英肯定的道：「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淡笑道：「因何說的如此肯定，老夫不也是美髯麽？」

裘英道：「恕晚輩放恣再說一句絕對不是。」

銀鬚老者正要問句什麽，掌櫃的適時走到桌邊，邊擺上酒、菜、餅，邊插嘴道：「老爺子，要不要忌諱？」

醋的全名叫忌諱，他語意雙關，可能在暗示什麽。銀鬚老者似會意的道：「要，要！」

掌櫃的反手在另一桌上取過小醋瓶送到銀鬚老者面前後，就自行離開去。這一切看在裘英眼裏，心裏有數，但，裝糊塗，低下頭，不再開腔，狼吞虎嚥起來。

銀鬚老者不再追問因何絕對不是，轉過話題又道：「小子，別只顧要做飽鬼，要告訴老夫的話怎不說了。」

裘英仍裝糊塗道：「老前輩，有關美髯閻君的掌故，晚輩知道的都奉告了。」

銀鬚老者道：「別裝糊塗，老夫是問你殺妻的那趟子事。」

裘英一怔道：「殺妻，啊，晚輩不是吳漢，老前輩的事，令我震驚，希望是晚輩一時振聾發聵，把話聽錯。」

銀鬚老者冷笑道：「老夫故意說在兩可之間，希望你的震驚不是做賊心虛。」

裘英還以冷笑道：「誠則明，晚輩早置生死於度外，還有什麽可怕的。」

銀鬚老者道：「俗語說得好，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裘英憤道：「全不同半夜敲門心不驚，關係着毀譽，老前輩強詞兩可之間，晚輩作壞處想也不算錯。」

銀鬚老者笑道：「看你不出，粗中有細，頗有舌辯之才。」

略頓又道：「說下去吧，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果眞動聽，老夫破例放你一條生路，有半句不實，那死法就慘了，講！」

裘英拍案怒吼道：「士可殺不可辱，是這等威逼之下，在下無話可言，歉難奉告。」

銀鬚老者舉杯狂笑道：「小子，別發火，也別動心機，老夫是個軟硬不吃的怪脾氣，乾三大杯，有道是酒後吐眞言。」

裘英哭笑不得的乾了三大杯。

銀鬚老者見裘英放下杯仍不語，促道：「訴寃呀！」

裘英沉吟道：「不說也罷！」

銀鬚老者搖搖頭道：「小子，你是旣任性又糊塗，老夫若眞要殺你，還用得着跟你磨牙，總得找個詞兒才能破例。」

裘英心裏却不形之於面，淡淡的道：「謝老前輩不殺之恩。」語氣冰冷，隱含諷刺。

銀鬚老者眸子裏陡地電芒暴射，一瞬，忽又忍了下來，慈祥的道：「你知道老夫因何突改初衷放過你？」

裘英這才一改倔強，恭謹的道：「晚輩知錯，求老前輩指點。」

銀鬚老者沉吟有頃，道：「任何人都難逃生與死大關，老夫預感到命數已到盡頭，別無牽掛，惟積老夫畢生精力硏練揣摩所撰的『禪功極度』，不欲帶進埋骨荒土……」

裘英截口道：「老前輩就是名重武林的……」

銀鬚老者截斥道：「小子，你打什麽岔，不是已告訴過你老夫姓名早已忘記。」輕咳一聲，吩咐道：「將你兒子放下來，老夫要仔細看看。」

裘英如言解下背包將兒子抱在手中。

銀鬚老者向小兒臉上盯視了一會，復又出手捏了捏小兒四肢，讚不絕口的道：「好個練武的美質……」說着，憐愛地正要接抱過來。

裘英一驚，避退了三步。

銀鬚老者一怔，莫明所以，但瞬即省悟，笑道：「你怕老夫強奪你子？」

裘英巧妙的答道：「老前輩，請體諒我父子相依爲命，骨肉情深。」

銀鬚老者笑了笑道：「說的倒是很冠冕動聽，骨子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老夫命數已到盡頭，還要你兒子麽？言猶在耳，你小子也太過健忘了！」

裘英辯解道：「老前輩誤會了，適才之擧只不過是習武人的本能反應罷了。」

銀鬚老者道：「是腑肺之言？」

裘英道：「晚輩敢對天發誓。」

銀鬚老者笑笑道：「天道無憑，算了吧。」說着向裘英一招手這才雙雙回座，裘英也已把兒子揹回背上，邊用餐邊談。

銀鬚老者又道：「爲了對你寄托之重，既往不究。」

裘英接口道：「老前輩是說——」

銀鬚老者神情嚴肅的道：「老夫想收你子爲寄名弟子，你願意麽？」

裘英喜出望外，忙抱着兒子跪倒在地，扶拜道：「隆隆，快向師父叩頭。」邊說邊拜，一連拜了九拜。

銀鬚老者扶起裘英父子，改口道：「裘老弟，你也太過大意了，不知道老朽何許人，就讓你兒子去拜師。」

裘英道：「晚輩不是故意失禮不請敎，而是不敢再……」

這當口，掌櫃在廚下高聲道：「老爺子，已是已正了，你不是有事要辦麽？」

銀鬚老者喏了一聲道：「知道了。」

裘英心中狐疑，暗忖：「這老傢伙一再橫裏出言暗示隆兒的師父，難道還有什麽不可告人的機密麽？」

狐疑間，已被銀鬚老者的話聲打斷了思緒，不敢分神，全心傾聽。

只聽銀鬚老者笑道：「弟台的舌劍，反擊的好快，不亞蘇張。」

略頓轉過話題道：「老朽用禪功極度換你的掌劍秘笈，你不會吃虧吧？」

裘英道：「老前輩言重了，掌劍秘笈是一定要歸趙的，不過……」

銀鬚老者道：「不過什麽？」

裘英道：「不敢勞動老前輩法駕。」

銀鬚老者道：「說得好，老朽差人送去的。」

裘英自懷中掏出一册綫裝書，雙手遞了過去，道：「掌劍秘笈在此，老前輩請過目收轉。」

銀鬚老者接過一瞥道：「老朽相信你。」說着，守信由夾胸褂裏取出禪功極度絹册，遞給裘英，並道：「老朽要補充說明，禪功極度所載武學，只限童貞演練，若是強求，有害無益，勿謂老朽言之不預，後悔無及。」

裘英的喜悅頓變冰凍，但，還是不形於色，問道：「父有即子有，晚輩敢不精心研讀，代老前輩授徒。怕的是太過愚鈍，雖窺全豹，有辜老前輩厚望！」

銀鬚老者道：「謙個什麽勁，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凡百事，得之艱難，方知其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晚輩敬領敎誨。」裘英回顧了一下背上兒子道：「隆隆乳名，很不雅，請老前輩命個學名。」

銀鬚老者捋捋鬚道：「就名裘極，可好？」

裘英恭應道：「取其登峯造極，太好了！」

銀鬚老者沒理會裘英的迎逢，正色道：「若問師承，無名老怪。」

「老爺子……」掌櫃的又在廚下使花招了。

銀鬚老者叫喝道：「知道了。」

喝聲中身形已離座而起，摸了摸裘英背上甫收的徒兒裘極，慈祥而感慨的道：「爲師一生侷守鄉梓，未踏進中原半步，沒出息，希望極兒藝成長大，靑勝於藍，爲我西夷武林揚眉吐氣，大大作爲一番！」一聲落影飄，瞬即消失店外，裘英正動念要出聲留駕，已是遲了半步。

迫不及待的取出禪功一陣翻閱，面色也跟着變了幾變，驀地一手拍案怒罵道：「老狗太可惡！」

掌櫃接口道：「那來瘋狗亂咬人？」

裘英變怒爲驚，詫道：「掌櫃，你是怎樣出來的？」話出如風收不回，他已覺有語病，尚未來得及補充說明，掌櫃已接口道：「客官問的眞怪，有脚還不能走路，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呀！」說着，還擧步作勢，樣子極爲諷刺鄙視。

裘英明知是自己看走了眼，却不服輸，惱羞成怒的道：「老小子，你別發狂，你那點輕功身法，大爺還沒放在眼裏。」

掌櫃沒理會裘英怒罵，順手拿過牆根掃帚邊掃邊自言自語：「老爺子白費了精神，頑石怎能點頭，烏鴉怎能變鳳凰！」

裘英雖然倔強橫蠻，但並不是莽漢，老於世故的銀鬚老者尚且讚他粗中有細頗有舌辯之才，則見掌櫃的指東罵西，自話之言，只是隔靴搔癢，未曾中的。否則銀鬚老者爲何托以重任，將畢生精力所繫的「禪功極度」交到裘英手中呢？

裘英果然厲害，見諷不怒反低聲下氣的道：「掌櫃的，你聽左了。」

掌櫃的聞言臉色突呈鐵靑，怒道：「小子，你好大胆，竟敢口出惡言，要老夫改姓左……」

裘英連忙截口辯解道：「不，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是說掌櫃把話聽左了。」

掌櫃的餘怒未消，不好氣的道：「你不要跟我文縐縐的，『錯』就是『錯』，左個什麽勁。」

裘英打蛇隨棍上道：「原來掌櫃的有些耳避，難怪把話聽錯了。」

掌櫃的未否認耳避，問道：「老朽聽錯什麽？」

裘英早已想好答詞，故意提高嗓門道：「在下怎敢罵恩重如山的犬子師父他老人家，是看到禪功極度的回文字句一個也不認識，想到一個姓苟的好友，太過自私，才信口罵了一聲，掌櫃的，可沒人姓豬狗的狗，是苟且的苟。」

掌櫃的道：「你朋友太過自私跟禪功極度有什麽關連？」

裘英道：「關係在文字上，我那好友精通回文，一直不肯敎我，他如肯敎我的話，我就不會對回文不識，瞪着武學寶典望洋輕嘆，這對在下影响太大了，掌櫃的，你說他該挨罵不該挨罵？」

掌櫃的道：「人貴責己，不可一味責人。這麽說，是老朽錯怪你了。」

裘英哈哈一笑道：「掌櫃的，你的文縐縐，比在下有過之而無不及，哈哈！」

維吾兒族人就是戇直，掌櫃的一點也不疑心裘英是在詭辯，關心道：「客官如信得過老朽……」

裘英滿肚子詭異，精明得緊，未待掌櫃把話說完就知下文，忙截口道：「在下還有事待理，改日再登門就敎。」說着，懷好禪功極度，一抱拳，搶步出了店門。

掌櫃的站在店門首，遙望裘英遠去背影，搖了搖頭，敢情他這才明白過來。

裘英一口氣奔馳一里開外，這才緩下步來，四顧無人才又掏出禪功極度，蹬在雪地，仔細翻閱，忽地閤上暗罵道：「老狗太可惡，斷斷續續的根本不成其文。」

罵後又再度翻閱，翻着翻着，忽然失神的驚叫道：「呀！這是藏寶圖呀！」

驚叫至此，陡地警覺自己失態，驚惶地向四下一打量，四顧無人，才又繼續流目圖上，有頃，闔上本册，自我解嘲的道：「別財迷！」

突然靈機一動，忖道：「我雖然同文一字不識，我可以依樣畫葫蘆把禪功極度上的文字畫成無數方塊單字，一倒和，就不成文了，再分別三數字請敎一人，既不洩露禪功極度機密，又可省却十年寒窗的漫長時間，這樣一來，豈不是事半功倍，復仇有望。」

動念至此，他不禁高興的手舞足蹈，忽地一個念頭湧上他的心頭，化喜悅爲猜疑的自言自語：「無名老怪不會這樣吧，怎肯把畢生精力所撰禪功極度贈給一個他要除掉的人？這定是騙局，目的在騙取我的掌劍秘笈，我上了老怪物的大當了！」

動念至此，恨不得把禪功極度毀掉出氣，可是他轉念一想，又「唾了怕是肉」似的仍納入懷中。

驀地一陣飛雪撲面，打斷了他的忖念，想到安身要緊，忙拉開大步疾疾前奔。但，前路茫茫何處是兒家，不禁頓住不前了。

躊躇有頃，似乎已拿定主意，又繼續前奔，奔不多遠，忽然緩下步，回復來時的蹣跚。

想必他在蓄存體力，準備作再度長途跋涉了。

× × ×

已是炎夏了，一個晴朗的清晨，撼岳掌裘英再度現身在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的小店裏，他皮衣皮帽，裝束得像個雪人，背上仍揹着他那兒子。

別忘了這是炎夏，可是掌櫃的見怪不怪，肅坐酌茶後問道：「閣下這身打扮，是要去天山？」

裘英不諱道：「是的，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求敎。」

掌櫃的謙道：「請敎不敢，老朽只知道做這小買賣，怕會叫閣下失望。」

裘英暗忖：「這老傢伙好厲害，先把我的嘴封住。」

心裏不悅，口裏却抬舉的道：「在下敬掌櫃的如同敬犬子的恩師，早知你老是位息隱林泉的武林高人，而且跟犬子的恩師交往甚厚，才敢不怕洩密前來就敎。」

掌櫃的裝糊塗道：「息隱林泉的武林高人！哈哈，一個開小店的老頭兒被恭維成武林高人，不知你是怎麼想的，年青人，別因爲有求於人就亂恭維，有什麼要問的，說吧。」

裘英道：「請敎老人家，贈在下禪功極度的老前輩可就是美鬚閻君閻世罕？」

掌櫃的道：「你這是問錯人了，別忘了老漢是個做小買賣開茶店的，老爺子他只是老漢的主顧而已，稱稱斤兩，你閣下跟老爺子的交情才稱得上深厚，否則，他贈你禪功極度而不贈老漢，閣下這一問，不覺愧對贈與者？」

掌櫃辭令不弱，裘英臉一紅，道：「老人家說的是，可是禪功極度所載武學，在下已旁證他老前輩就是美鬚閻君閻世罕老前輩。」

掌櫃道：「眞是這樣？那太好了。」

聽來像在讚美，實則不着邊際，裘英怒道：「好什麼，不用裝聾作啞，要你證實。」

掌櫃不爲厲色所動，平靜的道：「老漢已言明在先，閣下何必強人所難。」

裘英更怒了，凝聚功力於掌，吼道：「老匹夫，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快講實話，不然……」目露兇芒，右掌滿弓待發。

掌櫃連連倒退了三步，雙臂平伸，不住的搖動乞憐的道：「饒了我吧，老漢眞的不知，你叫我說什麼呢？」

裘英明知掌櫃的是做作，暗忖：「我眞胡塗，怎可行蠻，還有事求他呢，再說，動起手來不一定制服得這老傢伙，得忍小忿就大謀。」

一瞬的動念，隨即改變笑容道：「請恕在下失態，老人家既然不知就算了。」

掌櫃的以袖拭額道：「閣下這玩笑開大了，把老漢駭的滿頭大汗。」

裘英哪聽掌櫃的鬼話，他在思忖：「花了幾個月的工夫在禪功極度上，它還是它，我還是我，僅僅在卷尾附圖一角，用方塊字拼湊出：『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後面兩句：識得此途徑，升堂未入室，毫無隱秘，一看就懂，也就因了這才存一綫希望，必是禪功極度分載在兩册，否則我這册上不成文且斷續不成句的記載，任誰都看不懂，首兩句：『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苦思不得其中隱秘，雖不知何所指，但敢斷言與後兩句是關連的，欲窺其門，全寄托在掌櫃身上，這老傢伙守口如瓶，直言準不成，且洩露禪功極度之秘得要旁敲側擊，拿話引他吐實。」

他這一動念不過瞬間，可是說來話長。掌櫃的話音一落，他馬上接口道：「在下一時失檢，還望老人家多多包涵，告辭了。」

說着站起身作離去狀。

掌櫃的含笑道：「開茶飯店怎能讓顧客枵腹離去，坐坐，有現成你愛吃煎餅，吃飽了再上道。」

裘英回座諧笑道：「却之不恭，那就再作一次飽鬼。」

掌櫃哈哈笑聲中取來煎餅小菜，裘英邊吃邊不在意的道：「老人家，算來已一別四月有餘，這段時間使我畢生難忘！」

掌櫃應道：「如是老漢猜的不錯，一定是精究禪功極度因而武藝突飛猛進，才使你畢生難忘。」

裘英將話就話道：「老人家只猜對了一半。」

掌櫃的訝道：「另一半呢？」

裘英停箸道：「遍遊古蹟名勝，增長見識不少。」掌櫃的確信不疑的道：「但不知遊歷那些名勝古蹟，值得閣下畢生難忘！」

裘英口如懸河的道：「舉其著者有：白楊溝，鑑湖，紅山關帝廟，侯君集平高昌碑，回寺漢黿茲古城，千佛洞，香妃廟，丁谷山古刹，等等。」

掌櫃的頷首道：「難得有你這位同好，所說些古蹟名勝，老漢大都去過……」

遇到了行家，裘英忙截口道：「在下是在班門弄斧，見笑了。不過有一處神秘

無史可考的奇蹟，恐怕老人家不一定見聞過。」

掌櫃的道：「願聞其詳。」

裘英早就斷定掌櫃不是個單純的小買賣人，由這段對話時露斯文，更確定是位高人，且是文武並修，因何株守小店，頗費疑猜。他因而更加小心的道：「傳聞這神秘所在在北天山山麓人跡罕到之處，北天山橫貫全城長數千里，想覓找豈不是有如海底撈針，在下只好望洋興嘆了。」

掌櫃的頓生好奇之心，追問道：「是個什麼樣的神秘法，你可知曉？」

裘英道：「如能言傳道出，就不足奇了。」故裝神秘地把話頓住。

掌櫃的是個急性子，不悅的道：「賣什關子，要說就乾脆說，不說就算。」

裘英神情間顯示出是突然記起之狀，「喏」了一聲道：「想起了，傳聞那塊怪碑上刻有『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十個斗大金字，金光爍閃，耀眼奪目。」

掌櫃的好奇之心冷了半截，淡淡道：「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隨處都有人立碑。」

裘英加重語氣道：「奇怪在後頭！」

掌櫃不好氣道：「且聽你的後頭。」

裘英道：「拿兩句俗語形容那怪碑：近在眼前，遠在天邊。」

掌櫃的道：「此話怎講？」

裘英道：「傳說發現這怪碑的是個趕蟒的獵戶，當他無意中瞥見那金光爍閃的怪碑時，好奇心使他向怪碑方向走去，但獵戶足足走了頓飯時間，原來相距的十丈距離始終保持，獵戶不信地又走了頓飯時間，結果仍是相距初時的十丈……」

掌櫃的失笑截口道：「無稽之談，你也相信？」

裘英道：「宇宙之大，無奇不有，否則，倉頡造字何須造『鬼』『怪』等字？一個獵戶又何須謠言惑衆，尤其是『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似有所寓的語句，不可能是粗人獵戶所能構思運筆得來的。掌櫃認爲是無稽之談在下不敢苟同。」

掌櫃的似被裘英的一篇道理說動了，反復沉吟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有頃，忽有所悟的道：「經閣下這一解說，老漢倒想起了，七角本無井一定指的是哈密以西的重鎭『七角井』，七角井因何得名老漢雖然不知道，但絕非因爲有了七個角的井。」

裘英接口道：「老人家化解的很對，那後一句有井却七角又作何解釋？」

掌櫃的反問：「你有知道的必要？」

裘英心裏一陣緊張，疑心掌櫃的識破了他的機關，淡淡一笑道：「只是好奇罷了！」略頓，故縱地把話拉到另一邊道：「在下家在伊犁，少小離家，既回歸本土，總得回家探望探望，此行的目的也就在此。」

× × ×

伊犂在北疆，要翻越終年積雪的北天山，敢情他在表明他炎夏着皮衣皮帽，不是去天山找尋禪功極度分載的另一册。

江湖險詐，銀鬚老者贈他禪功極度時，只有掌櫃的一人知道，知人口面不知心，他的顧慮也莫可厚非。

掌櫃的領首道了聲：「那很好。」邊說邊取來酸羊片並兼一大袋乾糧，交到裘英手中，關切的道：「此去路途遙遠，沿途人烟稀少，很難找到飲食，乾糧不可不備足，酸羊片是替你兒子準備的，你帶着吧！」

掌櫃的慈顏善目，就像父兄之愛子弟一般的授與叮囑，倔強多詭詐的裘英也爲之感動的差點吐實此行的眞正目的，話到口邊他又忍嚥了，暗忖：「切不可爲外力所動，逢人只說三分話，交往不深，還是守口的好。」

動念至此，面露感激的道：「謝謝你老。」邊解下背上小包，包好揹在背上。

當裘英打開小包時，掌櫃的已瞥見小包全是盛的乾糧，不覺笑道：「原來他早準備好了，老漢眞是杞人憂天。」

裘英含笑道：「多多益善。老人家這份愛護的情意，在下銘感五內。」

復又將桌上的未用完的煎餅小菜，又要了一壺燒酒，飽餐一頓，這才辭了掌櫃奔南而行。

小店離星星峽不遠，地屬南疆轄區，他此刻由小店去橫貫全城數千里的北天山，南向西北向皆可，可是他奔南行出里許遠離了小店後，突然停步四矚，見四下無人，忽轉北向前馳去，就像是在跟誰作迷藏。

這段行程他走的很疾，兩個時辰過去他似累了，邊停下憩息邊向來路不住打量，見身後無人，不禁失笑的自言自語道：「我是多餘顧慮了，老掌櫃是個好人。」

他這才放下疑慮，取出禪功極度翻到卷尾附圖，留意細覽有頃，陡地氣憤的闔上自言道：「老東西眞是可惡，贈就贈個完全的，讓人摸黑路，甚麼狗屁的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自言至此，突又發笑道：「掌櫃的把七角本無井解成了七角井，眞太可笑，看來他是不知道禪功極度另册存放之所，我不必再顧慮他了。」

他邊吃着乾糧又從懷中掏出禪功極度絹册，翻到卷尾附圖，指點着喃喃道：「老小子眞可惡，幾千里的北天山他一筆而成，可苦了我到甚麼所在探尋這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呢！」

喃喃至此，負氣地猛的闔上絹册，氣憤的道了聲：「眞是活見鬼！」

恰當此時，他背上的兒子「嗡嗯」在哭。

他知道他是餓了，忙掏出掌櫃贈的酸羊片嚼碎了遞送在兒子嘴裏，「人之所大欲」，小孩不哭了。餵飽了兒子，他復又掏出禪功極度翻到附圖凝神的細看，看着看着竟又自言自語道：「這不是畫的青草麼？」

說至此，復又猛的闔上絹册，怒道：「眞是活見鬼！終年積雪的北天山怎能生長草木，老子被愚弄了！」

他雖然這麼想，並未把禪功極度絹册棄擲，仍謹愼地納回懷中，因爲這是他唯一的希望，雖說是渺茫到等於石頭生鷄蛋，他仍十分珍視，存着萬一之想。

正在進退維谷，忽然想起兒子師父贈給禪功極度時的贈言：「……凡百事，得之艱難險阻，方知其來之不易，就更加珍視。」

回憶至此一挺胸，邁步北天山方向。

短暫的人生旅程，有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但，在患亂中的歲月，却度日如年。

撼岳掌裘英爲了探尋禪功極度的另冊，在終年雪窖冰天的北天山，盲人瞎馬，歷盡險阻艱辛的尋找，不知不覺已是九易寒暑。已不復是當年的英俊魁梧，蓬頭垢面，鬢髮灰白，一副落拓老邁神情。

長江後浪推前浪，他那長年揹在背上的兒子裘極，已是個十歲的半大人了，且精壯的很，這是因了承襲維吾兒人早熟與冰天雪地的鍛鍊所致。

裘英能在終年積雪的北天山亂竄九載，是有道理的，實地經驗告訴他，北天山並不如他未身立其境時所想像的寸草不生，有不少的處所長有松柏之屬樹木，更有參天的原始大森林，也有疏落的獵戶，他九載以來全靠獵野味過活。證明了禪功極度附圖上描畫的野草是絕對可能，只是他尚無緣發現。

日正當中，萬里無雲，在平地是倍加溫暖，在北天山因了太陽溶雪關係，更增寒意。

裘英有此經驗，帶着兒子趕着檢拾柴火，爲的是夜來取暖。

檢拾的已經很多，超過往天的一倍還多，裘極兒不見他爹住手，覺得奇怪，問道：「爹，檢這多幹甚麽？」

裘英邊不停的拾邊道：「存起來。」

裘極兒奇道：「存起來？我們從沒在一個地方留住兩天。」

裘英道：「收拾，別多問，回到岩洞再告訴你。」裘極兒不敢再追問，順從地繼續檢拾。

已够百斤，裘英這才分束成大小兩捆，自己揹大捆讓兒子揹小捆，走回歸程。

途中，裘極兒道：「爹，你一直帶着我翻山越嶺，東找西找是找甚麽？」

這話裘英聽兒子問過好幾次，他都以「你小孩子懂甚麽」推却，今又見問，他不禁猶豫了，暗忖：「理應滿足孩子的求慾，不能叫他對父親的信心動搖。」遂道：「是在找尋一冊武功秘笈。」

極兒不懂的問道：「甚麽叫做武功秘笈？」

裘英道：「寫的一種高深的武功。」

極兒惑道：「比爹敎給我的武功還高麽？」

裘英怕他動搖對自己的崇拜，道：「各有所長，多學豈不更好。」

裘極兒欣喜道：「爹學會了敎我。」

裘英暗自慚愧，却信口道：「那是自然。」

極兒的手舞足蹈道：「爹眞好！」

說着已到他們落脚的岩洞口，父子進得洞裏，亮起火摺子燃着拾來的柴火，取過儲存的野味，在火上燒烤起來。

裘英邊烤着野兎邊道：「今天多拾些柴火，是留着明天後天用的。」

極兒截口道：「今天爲甚麽不走，爹跟我從來沒在一處住過兩宿。」

裘英道：「因爲今夜是除夕。」指了指正燒烤的野兎，不勝感慨的又道：「極兒，這就是我們父子的年飯。」

極兒會心的道：「爹，我們也應該有個家！」

裘英慨嘆了一聲，道：「我們原本有個安適的家，被仇家弄的家破人亡，有家歸不得。」

極兒幼稚的心靈受到損傷，睜大眼睛道：「爹，仇人是不是你說的甚麽掌劍……」說至此，似乎想不起名字來。

裘英接口道：「掌劍雙絕凌化一，是殺你娘的仇人，極兒，你要牢牢記住。」

極兒聞言，心如刀割，淚珠盈盈的切齒道：「我一定要殺死掌劍雙絕凌化一，替娘報仇。」

裘英含笑點頭，表示讚許，向兒子一打量，道：「這才是我的兒子。小鐵人，冷不冷？」

裘極兒舞動赤臂赤腿道：「爹不是叫極兒小鐵人麽？小鐵人怎會怕冷。」

任何有生物，都具備有適應生存環境的本能，裘極的不怕冷，就是這個緣故，加之他被調敎的銅筋鐵骨，就更加不怕冷了。

一陣燒烤野味的香馨撲鼻，極兒聞香而起，裘英怕是兒子嘴饞，道：「等等，還未燒透。」

極兒連連搖頭道：「爹會錯了意思，極兒聞香想到這就要過年，我們收藏的野味還不够，我要再出去打一隻雪獍把年過得更豐盛點。」說着，不待裘英應許，已一溜烟出了岩洞。

極兒武功不弱，從小調敎，已盡得乃父衣鉢，單獨出獵是司空見慣，是以裘英也未加阻攔，聽其自去。

可是事情有了蹊蹺，延至傍晚，還不見極兒返來，裘英不禁着慌了，因爲他違反了他單獨行動「時不超過一個時辰，距不超過一里方圓」的約束，他忙躍出岩洞探望。

雪花如鵝毛，天變的好快，原想循着極兒足跡不難找到，一看，足跡全被飛雪淹沒，已是綫索全無。心忖：「極兒一向很遵守約束，從不越雷池半步，此間方圓一里，環視可見，毫無遮攔，怎不見他的影子，難道……」想到壞處，不禁心中忐忑。

「極兒……極……」聲震山谷，回音不絕，裘英在邊踏雪找尋邊高聲召喚。

一個時辰過去，裘英的足跡已踏遍了一里方圓他還是失望了。

忽地傳來極兒的回聲：「爹，我在這裏。」

回聲似遠又近，像發自雲霄又像是傳自地底。裘英四矚不見極兒的影子，高嚷道：「極兒，你在那裏，我怎看不見？」

「爹，我不小心掉進洞底，好好玩呀！」極兒在應。

裘英這才辨明方向大概，問道：「你可有受傷？」邊問邊奔了過去。

極兒應道：「一點也沒有受傷，這底下好寬大，好多倒吊的石頭，還有……」

聲音離裘英奔行的方向反而遠了，他已聽不清極兒下面的話了，猛回身，高叫道：「極兒，極兒，你究竟在那裏？怎的話音突然中斷了？」

他問到了牆壁，喊破了喉嚨，再也聞不到極兒的回音，就像突然消失了似的。他百思不解，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

驀地一個蒼老的聲音傳進他的耳鼓：「何來渾漢，擅闖禁地？」

裘英聞聲四矚不見第二人，知道指的是自己，怒上加怒，回罵道：「瞎了你的狗眼，藏頭露尾的，有種的現身一見。」

暗中蒼老聲音哈哈一笑，道：「磨練了九春還消不了你狂野的性子，老夫就在你的面前，只怪你肉眼凡胎視而不見！」

大有來頭，頓使裘英見風轉舵，道：「是那位高人，請指點，在下因心急犬子下落，以致失態，還望包涵不介意。」

「要見你的兒子，得蒙上你的眼睛。」聲落的同時，一條黑巾飛到了裘英面前，他不暇思索，將黑巾操在手中，蒙住雙眼。

瞬卽聽到有脚步聲走在前頭，並道：「隨老夫來。」裘英接受了命令，循聲跟進。默記方位，判斷去處。走不幾步，發覺不對，覺時而左轉時而右行，斷定已身在佈陣之中，他雖心中有些忐忑，表面却泰然不顯絲毫緊張，禮貌的道：「勞駕帶路，感激不盡，請敎是……」

走在前面帶路的蒼老聲音截道：「用不着攀交情，我就是我。」

裘英笑道：「爲人必須禮當先，在下沒有錯呀！」蒼老聲音接道：「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人都恨透了你父子。」

裘英一怔，道：「却是爲何？」

蒼老聲音道：「你是明知故問。」

一句明知故問，證實了裘英的想法，却仍佯裝不懂，做反面文章，投石問路的道：「老人家在說笑，爲在下指點迷津，反說是恨透了，任誰也不會相信。」

戇直的維吾兒人經不起裘英的激將，道：「尊長遺命難違，否則你父子是來得去不得。」

原來爲此，裘英放下忐忑之心，表示吃驚的道：「無名老……」老怪的「怪」字嚥住了，改口問道：「犬子的恩師老人家……？」

「已仙逝四月有半。」

「安息何所？在下想率同犬子前往奠祭。」

「歉難奉告！」

一死百了，還有什麽可秘密的，裘英順水推舟，恭敬不如從命了。

行行復行行，盞茶時間過去，領路的老人煞住身形，說了聲：「到了。」

裘英聞聲止步，聽到極兒有氣無力的叫爹聲。忙應道：「極兒，爹來了，不要哭。」話聲中，身形已被一無形的引力帶動，身不由己的向下飄落，似是正在墜落無底深淵，正欲舉手拉掉蒙面黑巾應變，似覺不當，忽又住手，極兒的叫爹聲就在面前，聞聲辨向，把極兒摟抱在懷。父子重逢，這份激動快慰不言而喻。

正在這時，幪眼黑巾中已被揭掉，眼角一亮，身在一座拱形的寬廣大山谷中，削壁環抱，高不可仰。地上綠草如茵，百花鬥艷，儼然一片宜人春色，別有天地，喜不自禁的驚叫道：「綠草！正是禪功極度上所載地址。」

提到禪功極度，忽地警覺狐疑地電目一掃四周，竟不見半個人影，連適才領他進谷的老者也不見了。他疑竇頓生，想到領他同谷的老者途中對他並不友善，說是尊長遺命難違，又說他們的人都恨透了我父好，既是這等敵意，還會讓我拿走禪功極度另冊，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們此刻是避不亮相，無疑是埋伏着窺伺我的行動，等我找到另冊，然後以多爲勝搶奪坐收漁人之利。

他疑竇至此，頓覺束手無策，想了想，低聲問極兒道：「爹是蒙着眼睛入谷的，經過情形一點也不知道，你說說，你是怎樣到此的？」

極兒想了想，道：「我不是出來獵雪獍的麽？找了好半天被我發現很大的一隻了，好雪獍！我正要掏出彈丸打，我又不忍心下手……」

裘英截道：「說簡點，後來怎樣？」

極兒道：「牠咬住一隻野兎往山下跑，我知道牠既不吃掉，就是留着餵牠生的小獍，果然，我猜對了……」

裘英發火道：「叫你長話短說，儘嚕嗦個什麽勁？」

極兒道：「是，爹，我錯了。」頓住了不敢再說下去。裘英促道：「說呀！」

極兒長話短說道：「老獍咬住野兎逃，我就追，脚底一踏虛就掉進這裏了。」

裘英道：「說得詳細點，是怎樣掉進的？」

叫他長話短說，又叫他說得詳細點，極兒左右爲難，感覺莫所適從，大眼珠直愣。

時不我與，裘英急了，道：「我問你答，比如說你掉到水塘裏，掉到樓梯底下，這回你是掉到那裏？」

極兒道：「爹不是說這是谷麽？我就掉進這谷裏呀！」

裘英哭笑不得的道：「蠢材！我問你掉進谷底在半空中看見些什麽？」

極兒這才明白道：「爹是問這個。」

裘英迫不及待道：「正是，快說。」

極兒凝神道：「像個大烟筒，好大好高……不，不是，烟筒是圓的，它像什麽，啊，像寶塔，不對……」

裘英截口道：「是的，是的。」

極兒有些模糊，問道：「爹，你說是的，是烟筒還是寶塔？」

裘英沒理會兒子的問話，自言自語道：「七角本無井，有井却七角。」

極兒問：「爹，你說什麽井七角？」

裘英不答反問道：「爹不信是你自力下到谷底下，是誰帮你下來的？」

極兒搖頭道：「沒有帮忙，我就像坐在搖籃裏，一飄一飄下來的，好好玩。」

裘英心裏有數，帶動兒子的身形，道：「那就對了，我們去看看那井。」

他雖然被蒙着眼睛下來，但他記憶裏知道由談話處去井邊是要轉幾個彎的。

極兒走着想起一事，問道：「爹，你說是井，這井怎麽沒有底？」

裘英笑道：「這整個谷就是它的底，它就是谷的門。」

極兒似懂非懂，却不敢再追問，緊跟裘英身後走向所謂的井。

轉了兩道彎，裘英機警地一回顧，見身後無人，忙自懷中掏出那本禪功極度絹冊，塞進身旁一支石鐘乳的縫隙之中。

極兒覺得有些奇怪，叫道：「爹，你

……你……」

裘英忙出手按住兒子的嘴，不讓他說下去，低聲道：「千萬不能洩露，他們得不到這本絹册，我父子的性命就可安全，知道麽？」

極兒聰慧過人，這回是眞的懂了，會意的點點頭。

「記住爹的話，不要怕。」裘英拉着極兒往回疾馳。「假使反臉動上手，別忘了摔迷魂彈。」

他知不敵，還要作孤注一擲，所恃者只是迷魂彈，未免太過存僥倖心。除此他也無二法門，九年茹苦忍受冰天雪地的磨折，爲的就是尋找禪功極度另册，如今要尋找的東西就在眼前，機會那能錯過，勿怪他要冒死以求，置生死於度外。借句成語比喻：不成功便成仁。

他邊奔邊對極兒道：「盡頭處向左拐，當心暗樁！」

極兒有些不懂問道：「爹，你認識這地方？」

裘英道：「禪功極度附圖上載的明白。不要多問。」

愈接近盡頭，裘英愈是緊張，右掌心巳扣好暗青子，滿矢待發。看看離盡頭不過丈許，裘英煞住前衝之勢，矮身四下一打量，見無動靜，遂低聲吩咐兒子道：「在這兒等着，見爹一抬手就大喊一聲喂，知道麽？」

極兒點頭細語道：「知道了。」

裘英吩咐畢，一提功力，步步爲營的邁前五步，暗青子巳蓄勢待發，稍假思索地猛抬左臂。

極兒看的眞切，應手大喊一聲「喂！」喂聲未落，盡頭轉角裏響起一陣「拍拍」聲。

裘英先入爲主認定是暗樁，不假思索子午釘循聲雨點般打到，待看清巳是後悔莫及。原來是一羣蝙蝠被極兒的喂聲驚動，自甬道向外翺翔。

裘英正在後悔自己的孟浪，耳際傳來怒吼聲：「誰？胆子不小，竟敢擅闖閻君洞府禁地。」

聲落影現，是兩個執戈的虬髯壯漢跟一個儒衫文士。由三人神情看出，儒衫文士是爲首者。

裘英向三人一抱拳道：「在下裘英。」目注兒子又道：「犬子裘極，在下父子是被貴府中人引導來此，無意擅闖洞府禁地。」說的可算不卑不亢。

儒衫文士神情倨傲，目無餘子的道：「誰問你這些，你說，死在地上的兩隻小蝙蝠，可是你打死的？」

裘英傲骨天生，不懼的道：「打死兩隻蝙蝠何須大驚小怪，沒什麽了不起。」

極兒初生之犢不怕虎，見爹強硬，插口道：「虎豹我都打死過，一兩隻蝙蝠，眞不在話下。」

裘英橫兒子一眼，斥道：「小孩子知道什麽，不准多嘴。」

極兒見罵，不敢正視他爹，畏縮地低下頭。

儒衫文士冷哼一聲道：「你觸犯本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得以血還血，自斷條臂膀贖罪。」

裘英寒意在心，口中逞強道：「貴洞府的律法，可曾公之於世，要天下武林江湖都遵從，閣下要我自斷一臂，這話未免太過自尊自大了罷？」

儒衫文士道：「那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裘英心一横，他是寧折不屈，道：「願領高招！」儒衫文士狂傲的道：「好，你既想死，本少主就成全你，在未過招前，要交待我定下的三三奪命辦法，讓你死而無怨。」

裘英頂撞的道：「好大的口氣，且聽聽你的三三奪命辦法，我看要不要修改修改或廢掉。」

儒衫文士怒極反笑道：「視死如歸，死到臨頭還能泰然說笑，佩服佩服。」

略頓正色繼道：「三三奪命，就是先讓你三招，然後在施展三招內敎逆我者橫屍。」

裘英哈哈笑道：「在下原以爲所謂三三奪命有何奧秘，原來閣下是在取巧。」

儒衫文士一怔，道：「取巧！本少主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得說出個道理。」

裘英早巳想好，不假思索的道：「那是讓三招，分明是利用三招時間來尋找對手的破綻，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能說不是隱藏了自己，讓對方在明，你在暗，在下以爲閣下的三三奪命應改三三巧取。」

英雄識英雄，儒衫文士前倨後恭的道：「你的話似乎言之有理，但強者尊者讓三招之舉，武林襲行巳久，那又是怎麽說法？」

裘英也就不爲巳甚，語氣和緩的道：「依在下愚見，動機是以鼓勵提携後進的成分居多。」

儒衫文士雖是倨傲自大，却能容物，聞言頷首道：「有道理……」欲言又止。

裘英乘機迎逢道：「不過，少主是在維護禁地，那又當別論。」

儒衫文士取笑的道：「擅闖禁地，殺無赦，那麽閣下也不能例外了。」

裘英帶笑道：「在下理當例外。」

儒衫文士道：「爲何？」

由儒衫文士問話時的友善表情，裘英巳看出决無加害之意，把忐忑之心放下，舌辯道：「在先我巳奉告是受接待而來，自不能與擅闖禁地同日而語，更加是受仙逝老主人授意，應受接待。」

略頓了頓，一指極兒道：「犬子是老主人的徒兒，說句高攀話，咱們是自己人了。」

儒衫文士趨前拉住極兒的雙手道：「小師弟，辛苦你了，恕我初時不敢相認，先父向我提到你時，說你還在襁褓中，轉眼快十年了，難怪長的這麽高，比比，愚兄不過高你一指，讓我看看，嗯！果然俊拔超凡，了不起！」

他這話一半是說給裘英聽的，十來歲的孩子說懂也只能懂得表面。

裘英聽了不喜反憂，不忌材的人總是少之又少，老人不傳兒子傳外人，是誰也會妒恨的，探龍潭，入虎穴，連命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動念至此，不禁寒悚！遂明謙暗防的說道：「少主太恭維犬子了，其實他蠢的像牛，知子莫若父，我這是經驗之談。」

儒衫文士疑信參半的道：「是麽？不會吧！」臉色一正，繼道：「旣明白了是一家人，就應接待洗塵，但請恕本座有難處，解了擅闖禁地之結解不了觸犯洞府不殺生不流血禁律之結，爲了人情法理兼顧，恕本座不恭只好得罪了！」

裘英一驚，倒退了幾步，本能地蓄勢戒備，以防不測。

儒衫文士裝着沒有看見，高聲指派着道：「左護法，將他父子押進先父故居面壁。」

裘英怒吼道：「姓閻的，你想幹什麽？」只是吼聲，並未行動，因他有自知之明，妄動只是以卵擊石。

「慢來——」聲音發自裘英身後，聽來熟識的很。

裘英聞聲轉身，見是個灰袍稀髯老者，臉露慈祥全不像有惡意。

裘英一抱拳道：「尊駕想是左護法，有何指敎？」老者還禮道：「閣下錯把好意當惡意，聽我們少主人的話，自有意想不到的好處，說是受罰面壁，實是……」頓住未完之言，由懷中掏出一本絹册，走近裘英，一邊遞給絹册一邊低聲道：「禪功極度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武學寶典，怎可以隨便放在石鐘乳的縫隙中，要是落進外人手中那還了得，快藏入貼身。」

一切全落進別人的眼中，裘英沒話好說，愧歉的接過納入懷中，面如赤血，低聲道了聲：「謝謝！」無意中一瞥，巳是不見儒衫文士的影子，以裘英的內力修爲，落針可聞，却一無所覺，一向自負的裘英，慚愧多於敬佩。

一瞬間，他想的很多很多，剪不斷理還亂，輕嘆一聲，目注老者道：「聽老前輩的！」

老者說聲：「請！」走在前面帶路。

極兒走在最後，對發生事端的一切經過有些茫然！一步一個問題全悶在心裏！

× × ×

日月如梭，轉瞬間裘英父子被羈留在閻君洞府巳是十易寒暑，十年說短如白駒過隙，說長三千六百多天，如在一個艱難中度日如年的人來說，眞够漫長了。

不如裘英父子遭遇的是白駒過隙抑或是度日如年，總之一直不見他父子在江湖再亮相，八成凶多吉少。

一日黎明，一行八騎護着一輛鏢車，在趟子手喊鏢聲中，過了星星峽，踏進西域疆土向西飛馳。黃底金字三角鏢旗，隨風飄揚，好不威武！

鵝毛片的大雪不住傾洒，一陣密似一陣。

鏢車傍山脚疾馳，馳着馳着突然慢了下來，原來是在攀登一處高起的隘道，隘道險要非常，眞個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驀地一聲如梟的怪叫，起自隘道另端，聲落影現，四個靑衣幪面人一字排立在隘道頂端。

「給大爺們把鏢車留下，大爺網開一面，放你們一條生路，如若不然，哼，哼……哈哈……」

鏢車停了下來，不用吩咐，各守崗位戒備，一騎趨前打話道：「在下長安四方鏢局孔少翔，有什麽得罪朋友的地方，請講當面。」童音未除，是個小伙子。

「娃兒，扯什野棉花，大爺吩咐你的，沒折扣，想活命就乖乖把鏢留下。」聽口氣，還是先前遞話的一個。

孔少翔初生之犢不怕虎，惡言道：「藏頭露尾，不識抬舉，別以爲小爺怕了你們，也不打聽打聽，瞎了眼。」

「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竟敢在大爺們面前放恣，敢情你是活的不耐煩了……」幪面人切齒道。

孔少翔先發制人，不待幪面人把話說完，向屬下一施眼色，暗示號令下，一陣兵刃出鞘聲及喊殺聲震澈雲霄，鏢師一湧而上，衝殺向四幪面人。

四幪面人似乎不把鏢師放在眼中，同時發出一陣狂妄長笑。笑聲中同推出一掌。首當其衝的幾人被隔空震飛出一丈開外，口角溢血，重傷倒下。

誰個不怕死，餘人躊躇不前，目注孔少翔，孔少翔心知不敵，但一口氣嚥不下去，加之他如不帶頭身先士卒，怎能服衆，想來想去，唯有一拚，决心巳定，振劍而上，狗急跳牆其鋒眞不可當的。

「娃兒交給我，你三人奪鏢去。」命令口吻，無疑是帶頭老大。

餘人顧不了孔少翔，一齊回身護鏢。責任在肩，也就不考慮不敵了。

三幪面人雖然武功勝過護鏢者，但一時間也難得手，因他們都是以死相拚。

孔少翔家學淵源，劍道屬上層，缺的是臨敵經驗不够，內力修爲也淺，跟幪面人搏鬥了三十餘招，別說制勝，連對方衣角都沒碰到。

幪面人空手入白刃，輕露巧妙穿梭在孔少翔劍幕以內，一直不施殺手，像要猴樣戲弄着孔少翔，時而高聲招呼同伴：「得手沒有？」回答的是「快了」，「有點棘手。」

原來有一位靈巧的護鏢，乘對方不注意，探手鏢車，把鏢拿到，威脅幪面人，近身他就玉石俱焚與鏢共存亡。

正在這時，一聲如洪鐘的「住手！」之聲震住了打鬥雙方，衆目循聲望去，見一個衣衫襤褸的駝背青年岳峙鏢車篷頂。

跟孔少翔交手的幪面人，手指駝背青年道：「我道是誰淌渾水，原來是個臭要飯的，哈哈。」

幪面人哈哈聲驀地頓住，孔少翔就近一瞥，見幪面人口角溢血，缺少了兩顆門牙。

在衆目之下，這栽和羞辱孰可忍，幪面人心知遇上勁敵，也不能夾尾，硬着頭皮破口道：「那來的渾小子，敢暗算大爺，有種的過來……」他的大話未說完，靑年巳站在他的面前，他看不出他是怎樣近身的，且變了一個人，一點也不駝背，他探頭鏢車，篷頂盤坐着一個殘廢老人，這才是駝背的。

孔少翔一瞥之下，見襤褸青年身材魁梧，貌似潘安，又像在那裏見過，面熟的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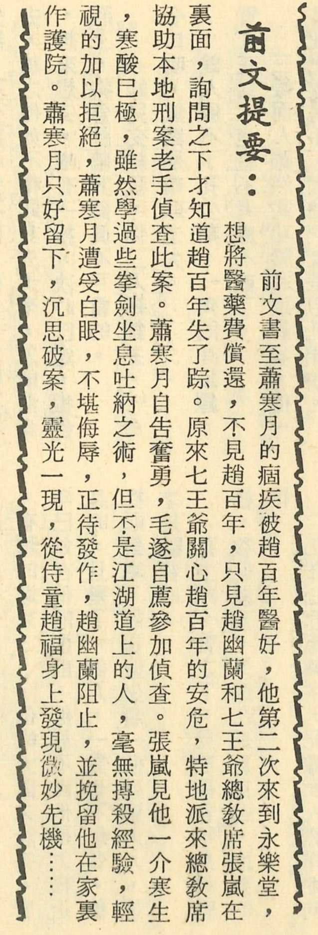
正在心念電轉中，見幪面人錯愕地向後倒退，巳忘却了身後千丈懸崖，如是摔了下去，定是粉身碎骨。

襤褸青年不假思索，電急出手虛空一抓一吸，將幪面人巳墮向懸崖的身形穩住，得免粉身碎骨。（下期續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的痼疾被趙百年醫好，他第二次來到永樂堂，想將醫藥費償還，不見趙百年，只見趙幽蘭和七王爺總教席張嵐在裏面，詢問之下才知道趙百年失了踪。原來七王爺關心趙百年的安危，特地派來總教席協助本地刑案老手偵查此案。蕭寒月自告奮勇，毛遂自薦參加偵查。張嵐見他一介寒生，寒酸已極，雖然學過些拳劍坐息吐納之術，但不是江湖道上的人，毫無搏殺經驗，輕視的加以拒絕，蕭寒月遭受白眼，不堪侮辱，正待發作，趙幽蘭阻止，並挽留他在家裏作護院。蕭寒月只好留下，沉思破案，靈光一現，從侍童趙福身上發現微妙先機……

名醫失蹤跡　皆因醫術精

「雨花樓是一座酒樓。」趙幽蘭回答說。

蕭寒月點點頭，道：「趙福，酒樓中是不是有了客人？」

趙福點點頭道：「是！我只是太佩服老爺的絕世醫術，忍不住對李先生說了一句……」

蕭寒月追問道：「說些什麼？」

趙福道：「我……我說，老爺的醫術，日漸精進，再過上一年半載，爲人延續壽命，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了。」

趙幽蘭怒道：「趙福！延續壽命的事，何等重大，你怎麼能夠胡說？」

趙福悲苦的說道：「我只是一時胡塗，如果是這句話害了老命，我眞是百死莫贖了……」

蕭寒月揮揮手道：「這不能全怪你，趙大夫爲人續命的事已經在江南流傳兩年多了，你去休息吧！」

這幾句話，對趙福來說似有着很大的安慰，趙福緩緩退了出去。

瞪着滿眶淚水的大眼睛，看着蕭寒月，趙幽蘭有些不解問道：「蕭兄，你懷疑趙福，爲什麼不問詳細一些？」

「他知道的就是這些了，毛病也出在這裏，以後的事，要我們想辦法去追查了。」

「你是說，趙福沒有勾結外人？」

「我相信妳也看得出來，他很忠厚，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

「如果不是他胡說八道，也許……」

「趙姑娘，就算趙福沒有在雨花樓誇耀趙大夫的醫術，這件事也一樣會發生，只是時間上也許會晚一些……」

蕭寒月笑一笑，接道：「如果擄走令尊的人，不是早有存心，也不會爲趙福那句誇耀的話就立刻動手，趙福的錯誤，是促成了他們提前動手擄刦令尊而去，但也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功過足可相抵了。」

趙幽蘭雙目凝注着蕭寒月，臉上是一種驚奇和佩服的神情，道：「蕭兄，你說，我爹眞的還好好的活着？」

蕭寒月點點頭，道：「這一點，姑娘可以放心，他們需要的是令尊的延壽醫術。」

趙幽蘭眨動一下眼睛，滾下來兩行淚水，溫柔一笑，道：「我相信你的話……蕭兄，答應我留下來……」

「我會的，直到找到令尊爲止。」

趙幽蘭黯然一歎，道：「蕭兄，我們怎麼着手？」

「去雨花樓查一查，那一天有些什麼人在？如果去的客人不多，我想，雨花樓的小二們應該會有些記憶。」

「如果客人很多呢？」

「應該不會，如果客人很多，管賬房的李先生應該不會有時間和趙福聊天。」

趙幽蘭道：「蕭兄，要誰去查……」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恐怕要張總教席合作了，在下的江湖閱歷不夠……」

趙幽蘭接道：「但你有過人的智慧，和精密的判斷能力。」

「趙姑娘，這種事，江湖的閱歷很重要，察顏觀色，捕捉話意，却需要經驗配合。」

「好！我去告訴張嵐。」

「等一下。」

趙幽蘭停下來，回顧蕭寒月，道：「蕭兄，還有什麼指教？」

蕭寒月道：「這件事不宜動用官府的力量，大張旗鼓，當面質問，鬧得滿城皆知，最好是……」

他低聲說出了一番計劃，趙幽蘭聽得連連點頭。

× × ×

趙百年清醒的時候，立刻感覺到自己是被一種迯魂藥物所麻醉，以他對藥性上的豐富知識，知道清醒後還會有一陣暈眩，深深的吸兩口氣，仍然靜臥不動。不用睜眼查看，他已感覺到自己正躺在一張很柔軟的床上，直到意識完全恢復，趙百年才睜開眼睛，但仍然令他有着驚訝的感覺。

這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寬敞雅室，但室中却有着適度的光亮，那是燈光透過水晶和明珠，反映出來的光華！光度不强，但清晰可見事物，柔和中有一種彩麗的感覺。

兩個美麗的少女，都是穿一色鵝黃的短裙、短衫，露出雪白的手臂，和圓潤修長的玉腿，一個手中捧着削好的瓜菓，一個捧着香茗，靜靜的站在榻前。

這種的衣着、裝束，使一個少女的身體，裸露了十之七八，在那種時代中，是一件非常令人震驚的事。

眼看到趙百年睜開了眼睛，兩個少女同時露出了溫柔的笑容，左首的一女先開口，道：「我叫文雀。」

另一個接道：「我叫武鳳。」

趙百年仔細的打量了二女一眼，發覺了兩人都是很美的少女，輪廓、五官、膚色、體態，無不是上上之選。

這是什麼地方？怎會有這樣兩位衣着很少的絕色少女，侍候榻側。

巫山遇神女，劉阮入天台，難道，世間上眞有這樣的地方？

鎭定一下心神，趙百年長吸一口氣，緩緩說道：「這是什麼地方？」

文雀嫣然一笑，道：「天之涯，海之角，上窮碧九重天，下盡黃泉十八層，此地何地，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夫讀過萬卷書，已知身在此山中，何必問居處？」

趙百年苦笑一下，道：「姑娘可是讀過不少書啊！」

文雀道：「大夫是一代醫學宗師，小婢因略通詩文，才得以選侍身側，但望稍示憐惜，小婢則幸甚了。」

她那文雅的談吐中，却帶着一絲淡淡的無奈和幽怨。

趙百年暗暗忖道：「如此文才，如此嬌艷，竟是一個奉命來侍候我的丫頭，這裏的主人，不知是何等人物了。」

文雀似有警覺的溫柔一笑，道：「香茗尚有餘溫，大夫請品嚐一口，試試小婢的烹茶手藝如何？」

轉折柳腰，竟把手中茶杯，送到趙百年的唇邊。

她眉目如畫，舉止溫柔，給人一種欲拒不能的壓力，趙百年只好乖乖地抬起頭來喝了一口。

杯中之茶，溫度適中，入口清香，直透肺腑，趙百年不禁讚道：「好茶！」

文雀又對趙百年溫柔一笑道：「大夫，既是好茶，何不盡此一杯！」

左手握杯，右手竟然伸出後背，緩緩扶起了趙百年的上身。動作雅緻，情意欵欵，趙百



年只好把一杯茶全喝了下去。

確是好茶，以趙百年的豪富，也沒有喝過這樣的好茶，不禁點點頭，道：「茶葉好，烹茶的手法也好。」

文雀微笑如花，嬌聲說道：「巧婦難為無米炊，大夫喝的是眞正的仙霞雀舌，而且是去蕪存菁的極品。」

趙百年讚嘆道：「哦！倒是聽過有此名茶，百年到今日才能得品嚐一杯，果然是名不虛傳。」

文雀道：「雀舌眞品不多，極品尤難得，一年之中，也不過只能得三兩斤罷了。」

趙百年道：「眞是多謝姑娘了。」

文雀道：「能討得大夫幾分歡心，正是小婢之幸。」

趙百年道：「姑娘如此相待，百年受之有愧……」

文雀道：「大夫言重了。」

趙百年正想把話引入正題，文雀已緩緩向後退了兩步，武鳳却接口說道：「我沒有文雀姊姊的才情，出口成章，善解人意，還請大夫多多體諒。請進幾片瓜菓。」

趙百年看看武鳳，笑道：「兩位姑娘是春蘭秋菊，各極其美……」



趙百年說着，便伸手取了幾片瓜菓吃下，接道：「只是如此相待，使我如墜在五里雲霧之中，不知可否為我解說一二？以去我心中之疑？」

趙百年並沒有為二女的美色，溫柔誘惑的忘其所以，他明白，自己是被人擄來，身為階下之囚。

文雀、武鳳對望一眼，點點頭。

趙百年笑一笑，道：「兩位姑娘，有話只管請說，只要我能力所及，不會叫兩位姑娘失望。」

文雀道：「大夫，我和武鳳，只不過是奉命照顧大夫的生活，實在沒有身份和大夫說什麼事。」

趙百年說道：「文雀姑娘，區區是誠心請敎。」

文雀沉吟了一下，道：「大夫，我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請大夫卓裁。」

趙百年道：「我這裏洗耳恭聽了。」

文雀說道：「首先我想說明白，大夫受到的禮遇，十分隆重，我們的主人，希望以最好的奉侍，讓大夫生活的愉快，你想要什麼，只管請說出來，我們會全力去做，務求週全，使你滿意為止，唯一的限制是，你不能離開這裏





了……」

趙百年點點頭，道：「關於這一點，我是想得到的，可是，我想明白的是，貴主人把我安置在此，存有什麼目的？」

文雀笑一笑，道：「你是一代的醫學大師，醫術上的成就非凡，我們主人，借重於大夫的，想來，一定是和醫術有關了。」

她說話，仍保持着相當的謹愼，重要的關鍵之處，保留了活扣，以作伸縮餘地。

「是不是有人病了？」

趙百年的聲音很低沉：「救病如救火，是躭誤不得的。」

文雀搖搖頭，笑道：「大夫，如果只是為了看病，也不會把你請來此地了。」

「那是為了什麼？」

「大夫，人世之間，是不是眞有長生不老之術？」

「不知道！我不太精專修練的方法，也沒有試探這方面的學問。」

趙百年回答得很認眞。

文雀、武鳳對望了一眼，武鳳緩緩接道：「大夫，我們主人希望你能眞誠的合作。」

趙百年苦笑一下，道：「是眞的，武鳳姑娘，我精通醫理，能治一部份的疑難雜症，確然不錯，但長生不老之術，就非區區能力所及了。」

他神情誠懇，不似說謊。文雀、武鳳交換了一個目光，臉上却泛現出茫然之色。

沉吟了一陣，文雀緩緩說道：「大夫，是不是有一種藥物，可以使人長生不老？」

趙百年腦際間靈光一閃，陡然間，想起了那夜和愛女幽蘭，談起延年益壽的藥物，也曾提到長生不老的可能，難道這件事，洩露了出來？

心中暗暗着磨一陣，道：「姑娘，古籍、

筆記之中，是有一些白日飛昇，長生不老的傳說，縱然有名有姓，但却也止於記述傳說而已，求諸人間，却沒有一個長生不死的人。」

武鳳接道：「大夫的意思是說，這些記述，全是假的了？」

趙百年苦笑一下，道：「我只是表示我個人的看法，這些記述、筆記，是沒有確實的證據足以支持。」

文雀接道：「大夫，仙道無憑，誠然不錯，秦皇求道，遣徐福東上蓬萊仙島，以一國之力，仍然無法得長生之術……」

「不錯，不錯，姑娘熟讀史籍，當知在下所言非虛了，仙法道術和醫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學問，百年只懂醫道，不懂仙術。」

文雀道：「那醫學之上，能不能調製出長生不老之藥？」

趙百年凝目沉思，良久不語。

他心裏明白，如何去回答這個問題，關係至為重要，此刻雖然身居華屋，還有美女相伴，但是，只要一個答對不當，就可能鬧的轉為階下囚，受盡折磨，說不定還要把老命給賠進去。

文雀、武鳳都有着很好的耐性，她們兩人靜靜的站在一側，瞪着四個大眼睛，看着趙百

年。

趙百年目光移轉，看了文雀、武鳳一眼，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却是欲言又止。

文雀、武鳳都具特色。是那種很難得一見的美女，但趙百年豐富的閱歷、經驗，却能洞徹到那美麗之後的冷酷變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緒，不為眼前的綺麗、美色所醉。

嫣然一笑，文雀舉手理一下鬢前飄浮的散髮，緩緩說道：「大夫，是不是很為難？」

「不！我在想，這件事要如何措詞，才能說的明白，清楚……」趙百年解釋着說道：「而又不致引起誤會。」

文雀和武鳳一直用目光交換意見，兩個人沒有再接口，只用四隻美麗動人的眼睛，看着趙百年。

「用藥物帮助人延年益壽，也許能夠辦到，但却無法長生不死！」

武鳳道：「大夫，也許的意思，就是說你還沒有把握！」

趙百年點了點頭，道：「就我對藥性上的瞭解，這一點，應該可以做到，但效用能到什麼程度，在沒有實驗之前，百年却不敢妄下測斷。」

文雀輕輕歎息一聲，道：「大夫，我希望



你能以最大的誠意和我們合作。」

趙百年接着回答道：「百年之言，句句眞實。」

武鳳道：「大夫，我們看得出來，你是個滿腹經綸而又慈善的人，我們不想對你有任何一點加害的行動，所以，你必需要製造出可以延年益壽的藥物。」

這是個很明顯的警告、威迫，趙百年呆呆的看着武鳳，不知如何措詞回答。

文雀笑一笑，溫柔的說道：「大夫，我們只是聽命行事的丫頭，我們作不了主，我們也聽到過，你為揚州一個豪富鹽商續命的事，希望你能盡力創造出一個奇蹟，你會生活得很快樂……」

趙百年沉吟了一陣，道：「兩位姑娘既然無法作主。百年倒希望能見見貴主人！」

文雀道：「你會見到他的，不過，不是現在。」

趙百年心中忖道：「文雀、武鳳口齒伶俐，兩人一搭一檔，和她們爭辯下去，只怕難有了局，事已至此，急有何益？」

心念一轉，愁懷盡放，存在的恐懼之感，消去大半，看着二女，笑一笑，閉上雙目。

歪打正着，這一招，還直把文雀、武鳳給



刁難住了。二女對望一眼，皺起了眉頭。

等了有半炷香的辰光，趙百年連眼睜也未睜過一次，武鳳忍不住了，吁一口氣，道：「大夫，你是想好了沒有？」

趙百年道：「想什麼？」

武鳳道：「你要些什麼藥物、用具，說出來，我們也好早些替你準備呀！」

趙百年道：「現在，我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武鳳冷笑一聲道：「什麼？你想睡覺？」

趙百年睜開眼睛，望了武鳳一眼，笑一笑，又閉上了眼，緩緩的轉過身去。

武鳳呆了一呆，轉望文雀。

文雀搖搖頭，示意武鳳不可發作，伸出纖巧的玉手，拉開摺叠的棉被，蓋在趙百年的身上，輕柔的道：「大夫，你好好休息，我們就守候在室外，你需要什麼，招呼我們一聲。」

× × ×

趙家一座花廳中燈火輝煌，這是趙百年繁忙診務之後休息的地方，松木條几，白藤坐椅，一切都盡量保持着天然的本色，壁上掛着兩幀名人字畫，其中有一幀竟是畫聖吳道子的衆星拱月圖。

吳道子的畫，流傳在世上的，本就不多，間有三兩幀，也都是以佛像為主，像這樣一幀衆星拱月圖，那是絕無僅有的作品了。

趙家這座花廳，建築在趙家的花園中間，花園不大，但却種了不少奇異的花樹，那都是病家感謝趙百年，知他喜歡花樹，千方百計尋求而得，當作禮品送來的，趙百年為了照顧這些花樹，特別請了兩個對養花很有經驗的園丁，照料這些花樹，小巧的花園，但却整理的繁花似錦，一年四季，花香不絕，趙百年替這座花廳起了一個名字。叫作「賞花軒」。

現在，這座「賞花軒」中，正在坐了四個

人。

張嵐高居首座，左側是個四十多歲的精幹中年人，趙幽蘭坐在右邊，蕭寒月的坐椅，緊隣趙姑娘，但却向後退開一尺。

這是蕭寒月的自謙，表示出，自已不是參加這個會議的人，而只是保護趙幽蘭的護院武師。

他傲而不驕，通情達理，事理之間，極有分寸。也因爲如此，使張嵐對他輕藐敵視的態度改變了不少，沒有再故意挑剔他。一個身着青衣的女婢，奉上了香茗、細點，退到趙幽蘭的身側站着，但趙幽蘭却一揮手，道：「杏花，妳出去！」

杏花微微一怔，道：「是。」轉身出廳，而且，順手帶上了廳門。

張嵐望望左側的中年漢子，道：「王總捕頭，有沒有什麼消息？」

「大人，守義很慚愧……」

張嵐一皺眉頭，道：「那麼大的一個人，難道會化作清風而去不成？」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大人，像石沉大海一樣，除了應天府的捕快完全出動之外，連京口、通州和蘇、杭二州的捕快，都已經出動了，水旱兩路，除了明卡盤查之外，還有暗探巡騎，四路策應，除非他當夜能把趙大夫運出金陵，遠行百里之外……」

張嵐接道：「不可能！」

王守義轉頭看着趙幽蘭，道：「趙姑娘，妳報案的時間，令尊失踪幾天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好厲害的王總捕頭，言詞之間，故設陷阱，希望幽蘭姑娘不要上當才好。

趙幽蘭果然沒有上當，立刻接着道：「當夜初更過後，我離開家父書房，第二天日上三竿，發覺家父不在，午時之前，已經向貴府報案。」

王守義點點頭，道：「張大人，卑職接到報案，已知此事非同小可！一面通知刑案師爺，一面下令捕快出動，封鎖水旱兩路關口，日落之前，知府大人召見卑職，研判案情，同時接到了七王爺的令諭，將軍府也出動了水、陸巡防快騎、輕舟、封鎖四城，江道，一面飛馬傳令，分送到京口、徐州，方圓兩百里內，都已在控制之下盤查，正如大人所說，除非趙大夫化陣清風消失，卑職也奇怪，何以找不出一點綫索？」

張嵐歎息一聲，道：「王兄，我也久聞你聲譽卓著，是當朝之中有名的神捕……」

王守義接道：「張大人誇獎了！卑職慚愧，還請大人指教！」

張嵐道：「王兄，你也太客氣了，我在王府，只是客卿身份，沒有官銜，咱們就從俗稱呼吧？」

「是是是，守義恭敬不如從命，張兄是武林名宿，請指教守義一條明路。」

如論在武林中的聲望，張嵐確然高過王守義很多，但如說到辦案之能，王守義是江南第一名捕，經驗、判事之能，就非張嵐所能及了，這幾句話是明裏恭維，暗中却把難題推到了張嵐的頭上。

張嵐皺一皺眉頭，暗道：「做官的人，果然厲害，我跟他客氣兩句，他倒把難題推到我的肩上。」心中儘管蹩扭、生氣，却又無法說出口來，一時間沉吟不語。

趙幽蘭感覺到該是蕭寒月表現的時候了，回眸示意。

蕭寒月還想再等等，但趙姑娘既然示意了，只好提前開口，輕輕吁一口氣，道：「總敎席，趙大夫不會身化清風而去，趙姑娘也沒有延誤報案時間，王總捕頭處事明快，決斷，不愧神捕之譽，再加上七王爺的令出如山，一日夜之間，金陵週圍兩百里盡成禁地……」

張嵐正在生悶氣，借故發作，冷冷接道：「這個我知道，王兄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可是趙大夫還是沒有找到，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王總捕頭固然是沒有辦法對應天知府交代，就是張某人，也很難對王爺回話。」

他一語雙關，把蕭寒月搶白了一頓，但也給王守義一頓排頭！意思是說，你王守義才是正點子，我張某人只是不好意思對王爺回話而已。

王守義臉上苦笑，心中忖道：「不管你怎麼發作，這件案子，七王爺和知府大人追究下來，我非拖你一把不可，你分担一點責任，我也找個藉口，少受一些責罰了。」

蕭寒月略一沉思，道：「總敎席，你看，趙大夫會不會仍然留在金陵城中？」

張嵐喃喃自語：「留在金陵城中？留在金陵……」忽然一掌拍在大腿上，接道：「照理，趙大夫如果還留在金陵城中，就算金陵週圍封鎖得飛鳥難渡，也是一樣的找不到人哪？王兄，得好好在金陵城中搜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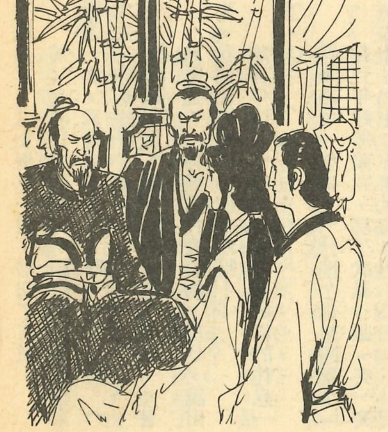
王守義望了蕭寒月一眼，笑一笑，道：「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我馬不停蹄的忙了三個月，就想不到人可能會留在金陵城中。」

蕭寒月道：「金陵城如此之大，而且這兒不少公卿、王侯的府第，要仔細搜查一下，只怕是不太容易。」

張嵐聽得一呆，王守義却點點頭，轉頭望着張嵐，臉上是一片期待之色，緩緩說道：「張兄，應天府惹不起王侯、公卿，恐怕要七王爺的令諭才行。」

能夠下令搜查王侯、公卿府第的，應天府是絕對不行，就是七王爺也有碍難之處，張嵐在王府中已有三年之久，心中也有點明白，這件事困難重重。望望蕭寒月，張嵐有點苦澀的笑道：「蕭老弟，全面搜查金陵城，是有些不太容易，就是七王爺，也不便下這個令諭，再說人手調配，也是困難……」

蕭寒月道：「所以，晚輩覺得，應該先找出綫索。」



張嵐點了點頭，說道：「對，如果只涉及一二家王侯、公卿的府第，我想七王爺一定支持。」

王守義也注意到這個年輕人了，他說話不多，但言必中肯，似乎是胸中早有成竹。當下，王守義笑一笑，道：「老弟，你看，這個綫索如何一個找法？」

眼看蕭寒月已經贏得了張嵐和王守義的尊重，趙幽蘭心中有着慧眼識英雄的愉快，連忙說道：「蕭兄，你參與研究案情，請往前面坐坐。」

張嵐道：「對對，坐近點好說話。」

起身向前移動一下坐椅，蕭寒月笑道：「晚輩認爲趙大夫失踪一事，和他的絕世醫術有關，有人想延年長生，所以，擄去了趙大夫，替他配製一種藥物。」

王守義道：「趙大夫爲人續命的事，我也聽說過，蕭老弟的推斷大爲有理。」

蕭寒月道：「趙大夫和幽蘭姑娘談起過用藥物延壽的事，但却被趙福聽到，無意中洩漏出去，再加數年前，揚州鹽商胡子鏡延命傳說，就難免引起一些人非份之想，妄圖長生不老，才作出這等大悖情理的事。」

張嵐點點頭，道：「好，好，我們查了三個月沒有頭緒，蕭老弟三四天就找出了綫索，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讀書人，果然是大有門道，以後，張某對讀書人，倒是要多敬重幾分了。」

蕭寒月笑道：「晚輩只不過是適逢其巧罷了，總敎席過獎。」



張嵐笑道：「蕭老弟，總敎席這稱呼太過生份，張某人出身武林，咱們從俗江湖，我長你幾歲，以後，就叫我一聲大哥吧！」

「是，寒月恭敬不如從命。」

王守義道：「趙福在那裏洩漏大夫能配製延壽神丹的事？」

「王總捕頭，家父並沒有配製長生藥物的能力，我們父女只是探討過這方面的可能。」

王守義笑道：「趙大夫醫術神奇，難免有附會傳言，目下最重要的是，先把令尊找到，蕭老弟，那地方是在……」

「雨花樓，趙福在無意中說出來……」蕭寒月解釋着，「可能趙福在言詞中有些誇大，才引起別人的注意。」

王守義道：「日期是……」

趙幽蘭接道：「家父失踪的前一天。」

王守義霍然站起道：「我立刻去查……」

「王總捕頭……」蕭寒月攔住了王守義，道：「這件事不宜明查，寒月的意思是……」

王守義、張嵐，都聽的不住點頭。

× × ×

蕭寒月踏入雨花樓的時候，距中午還有半個時辰，但已經有了三四成的客人。

人要衣裳，穿着整齊的蕭寒月，立刻托襯出他英挺不凡的氣勢，兩個店小二一起走了上來，一個送手巾，一個捧茶，蕭寒月選了一個近櫃枱的位置坐下來，笑一笑，道：「我要四個最好吃的菜，一壺最好的酒。」

店小二躬着身子，道：「我配四個本店最拿手的好菜，來一壺上好的女兒紅。」

蕭寒月從來沒有進過雨花樓這樣氣派的大酒店，要他指名點菜，眞還點不出來，但他氣勢凌人，微一點頭，店小二哈着腰退了下來。

也許是客人還不太多，酒菜上得很快，蕭寒月自斟自飲，暗中打量櫃台内的賬房先生。

那是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留着兩撇八字鬚，圓臉泛光，淡眉稀疏，不像是個奸詐的人，但却有着生意人那種長袖善舞的味道。

喝完了第二杯酒，趙福已急急行了進來，直奔到櫃台前面，道：「李先生，我要一桌上好的酒席，趕中午送到……」

李賬房站起來，接道：「這麼個急法呀，趙管家，現在已經快到中午了。」

趙福四下看看，低聲道：「李賬房，我可是老主僱了，你一定要帮忙，今天府裏有貴客，不能怠慢，好歹你要想個法子，賞錢方面，我會多付一點。」

李賬房沉吟了一下，道：「行，我要厨房趕辦，不能讓你丟人。」

趙福道：「謝了，我在這裏等着跟他們一塊走！」

李賬房點點頭，吩咐了小二去交代厨房，回頭問趙福道：「聽說趙大夫失踪了，這酒席是……」

趙福又四下看看，低聲說道：「你還記不記得，三個月前，我告訴你的事？」

李賬房點點頭，道：「記得啊！」



趙福道：「這批貴客，就是送藥的人，趙大夫要配製長生神丹，有幾味很珍貴的藥材，不能缺少……」

李賬房接道：「眞有這種藥啊？」

趙福道：「是啊！這些藥材，兩年前都定了，那些藥販子，化了兩年多，才算把藥物找齊。」

「噢，那要不少錢吧？」

「聽說，要兩三萬銀子。」

李賬房皺皺眉頭，道：「就算有了藥物，這趙大夫失踪了，誰會配製呢？」

趙福道：「幽蘭姑娘啊！趙大夫把配製神丹的藥方子，傳給了幽蘭姑娘，聽說有兩味藥材，稀少得很，十年八年，也不是一定能找得到，那兩個藥販，可也眞夠本事，兩年多的時間，就把藥物給找齊了。」

李賬房沉吟了一下，道：「趙福啊！那長生神丹，是不是賣得很貴呀？」

趙福說道：「那當然了，不是我小看你李賬房，就算你們雨花樓的老闆，也是不能買得起。」

李賬房低聲道：「趙管家，幽蘭配製成神丹之後，你能不能弄到一顆？」

趙福道：「怎麼？你也想長生不老啊？」

「人嘛！誰會想死啊？你想辦法給我弄一顆，我付你一千兩銀子……」

趙福搖搖頭，道：「不行，一千兩銀子，就想長生不死啊！」

這兩句話說的聲音很大，酒樓上大部份的人，都可以聽到，數十道目光投射過來，看着趙福和李賬房。

李賬房很尷尬，低聲道：「趙管家，聲音小一點好不好，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你等着，我到厨房去帮你催一下。」

趙福似乎是也有了警覺，四下看了一眼，忙說道：「我在樓下等他們吧。」匆匆下樓而去。一似乎切都配合很得好。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鳳棲梧、鐵虎、喀麗絲三人困在亡魂洞內，雖然找到一座石室，看來是一條出路，但裏面的佈置不像是機關，是奇門遁甲，鳳棲梧不敢造次，慢慢的在揣摩其中奧妙，不久又發現六座石室，證實了設計的人匠心巧絕，是按照兩儀、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宮的變化來佈置的，鳳棲梧繼續找索，終於窺到奇門遁甲的門徑，但還未找到出路……另一邊在中原，南宮望在少林寺偷摹了九陽神功石碑的部份武功；現在又來到華山掌門人玉嬌嬌處訛詐取到九陰眞經，還將她姦汚了，認爲她不應該又愛上鳳棲梧，愛情不專，故要向她報復……

參透壁畫功　武術有淵源

山洞中的日子當然不易過，石陣前面那片空地已經被磨平了數十次，現在又已被鳳棲梧以指劃出了無數綫條，那些綫條縱橫交錯，非常複雜，但喀麗絲鐵虎都已能夠看得懂。

已經三個月過去，他們日夜都是對着那些縱橫交錯的綫條，已領悟到其中的變化。

鳳棲梧以指劃着，突然發出了兩下得意的笑聲，這笑聲是如此突然，連鐵虎喀麗絲也不禁爲之一呆，他們已太久沒有聽到鳳棲梧的笑聲。

鐵虎忍不住立即追問：「老弟，你是找到了其中的變化了？」

鳳棲梧回頭道：「不錯，這其實很簡單，但我偏向複雜想，鑽進了牛角尖。」

鐵虎目光一落道：「我看你這一次畫的綫條的確沒有這之前的複雜。」

鳳棲梧歎息：「設這個石陣的人實在是一個天才，我們竟然被他留在這裏這麼多天。」一頓接問：「到底多少天了。」

鐵虎回頭看看身後的石屏風，道：「金銀井每光亮一次我便在石屏風上刻一條綫，現在已經有三十七條的了，奇怪我竟然沒有瘋。」

鳳棲梧苦笑。「三十七天，不知外面已變成怎樣。」

鐵虎忽然道：「希望就只這是三十七天。」

鳳棲梧倒抽了一口冷氣，喃喃道：「我們要經過這個石陣才能夠接觸到這兒主人的難題，那又是怎樣的難題？」

鐵虎道：「當然比這個石陣更難解決，可是我們對你有信心。」

鳳棲梧道：「希望就是當局者迷，他要解決的難題其實很簡單。」

鐵虎道：「我也是這樣希望。」隨即大笑了起來，他也已太久沒有笑了。

喀麗絲看着他們，只是問：「我們什麼時候經過這個石陣？」

鳳棲梧道：「現在，你們跟着我，一步也不能走錯。」

喀麗絲立即走到石陣旁邊，鳳棲梧也隨即舉步往陣內走去，一面用口數着。

喀麗絲鐵虎看着聽着，走來並不太困難，有時雖然有一種在原地打轉的感覺，也沒有理會，只是跟着鳳棲梧，對他，他們都已有很大的信心。

半盞茶下來，鳳棲梧終於領着鐵虎喀麗絲穿過石陣，眼前竟然又是一個山洞，立着一塊石屏風。

看到石屏風上的字，喀麗絲終於吁一口氣，目注鳳棲梧，道：「連他也稱讚你了。」

鳳棲梧目注石屏風，道：「難題就在屏風後的山洞內，那兒有一扇門，在門打開之後，我們必須放鬆四肢，順勢而上，這可就不明白的了。」

鐵虎道：「你漏看了必須在午時打開那扇門。」

鳳棲梧嘟喃道：「我沒有漏看，只是不明白又爲什麼一定要午時。」

鐵虎道：「現在應該差不多的了。」

鳳棲梧只是一聲：「我們去！」

× × ×

那個山洞不太長，盡頭果然是一扇石門，看來與其他的並無分別。

鳳棲梧三人一路走來也沒有什麼不妥，但來到石門前面，突然便有一種天搖地動的感覺。

鐵虎脫口道：「是什麼回事？」

鳳棲梧道：「這石門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機關消息，但顯然是出路所在，我先出去看看，你們看情形再動身。」

鐵虎大笑道：「我們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鳳棲梧方要分辯，鐵虎已笑接道：「你若是再說，那便是表示你眞的是那個意思了。」

鳳棲梧搖頭苦笑，伸手按在石門上，鐵虎的手亦按上去，齊喝一聲，將石門拉開來。

一股奇大的吸力立時湧現，鳳棲梧三人的身子都不由向前一欺，他們也立時放鬆四肢，隨着那一股吸力向前飄出去，那扇石門亦同時被吸力關上。

石門後赫然是一個他們跌下的那個深洞一樣的圓洞，深不可測，望不到巓，抬頭望去，只看見一團微弱的光芒，一股旋轉着奇大的氣流正從那之下升上來，鳳棲梧一出石門，非獨沒有掉下去，反而被那股氣流昇起來，他垂頭望去，正好看見喀麗絲鐵虎也向上昇。

他們都不由伸出手，彼此互牽着隨着那股氣流往上昇去。

那片刻的感覺他們從來都沒有過，說不出的刺激興奮，喀麗絲又驚又喜，忍不住嬌呼：「鳳大哥，怎會這樣的？」

鳳棲梧苦笑。「若是根據前人的解釋，這應該是一個風眼，於一定的時間有强風吹出來，集中由這個洞吹出，因而更加强勁。」

鐵虎大笑道：「這眞的是非常强勁，連我也可以昇起來，可不知能夠將我們升到了多高多遠。」

鳳棲梧道：「却是肯定絕不會就將我們送到外面去。」

鐵虎嘟喃道：「老天，千萬不要將我們送到沒有出路的地方。」

鳳棲梧道：「現在我們就是要往回走也不成的了。」

鐵虎道：「我們若是施展千斤墜，應該不難尋回方才的出口。」

鳳棲梧道：「石門已經關上，這麼昏暗的環境我們如何辨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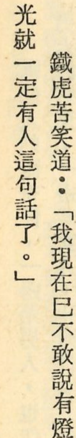
喀麗絲突然道：「我倒是担心這股氣流突然停下來，我們將會怎樣子。」

鳳棲梧道：「當然是直摔到底，九死一生。」

鐵虎道：「我看不會這麼快停下的，我們不是正好在午時將門拉開，掠進這股氣流內。」

鳳棲梧道：「這個讓我們進來的人應該很有經驗，計算得很準確。」

說話間，他們距離頭頂那團亮光已非常接近，鳳棲梧目光一轉，道：「那像是燈光。」



鐵虎苦笑道：「我現在已不敢說有燈光就一定有人這句話了。」

鳳棲梧道：「那已經是盡頭，我們得小心了。」

話說完不過片刻，他已出了那個圓洞，鐵虎喀麗絲相繼脫出，隨着那股氣流一轉，落在平地上。

那股氣流隨即四面八方流竄，鳳棲梧三人衣袂在氣流中獵獵飛舞不絕，頭髮已經吹得散亂。

他們驚魂甫定，才看清楚周圍的環境，那團亮光赫然是一個奇大的琉璃箱子，成三角形，在氣流中不住流轉，裏頭顯然沒有火種燈蕊之類的東西，所以發亮，完全是因爲折射正午的陽光。

他們從琉璃的邊緣已看見天空，看見那高懸在天空的烈日。

然後他們突然發出了一聲歡呼。

鐵虎隨又大笑起來，道：「這個高度可是難不着我。」

鳳棲梧道：「也不用躍出去，這個山洞一定有通路讓我們離開。」

鐵虎目光這時候已落在山洞的一面石壁上，一面看一面道：「老弟，你看這寫着什麼？」

喀麗絲不待鳳棲梧回答，已接道：「這個主人也佩服你了，他其實也不太明白這個陣勢的變化，只是一面佈陣一面倒退出去，還一面留下記號。」

鳳棲梧道：「無論如何他能够弄出一個這樣的石陣已經是罕有的天才。」

喀麗絲笑道：「那你不是更了得？」

鳳棲梧道：「不同的，我只是以所學來解決一個疑難，與創造甚至不能相提並論。」

喀麗絲道：「你就是謙虛。」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現在我們得面對這兒主人的所謂難題了。」

鐵虎笑指旁邊另一塊石壁，道：「你沒有看到，這個問題可以說複雜，也可以說簡單，而你可以在這裏苦思方法解決，也可以離開。」

喀麗絲目光一落，道：「這個人就是無聊。」

鳳棲梧道：「他只是利用這兒的環境來佈置成這樣。我們其實可以不由那邊進來。」

鐵虎嘟喃道：「我們的確不必走那邊，走進去，正如他說的也許就是緣份。」

喀麗絲目光轉向另一塊石壁道：「他是說那邊圓洞與這邊的都是一個天然的風眼，不能堵塞任何一個否則必會出禍。」

鳳俀梧道：「他這樣是害怕我們突起慈悲之心，將風眼堵塞。」

喀麗絲道：「就是堵塞了也只是這地方有問題，風力因爲不能渲洩爆開來。」

鳳俀梧道：「我們在那邊山洞外留字警戒別人進去就是了。」

鐵虎頷首道：「我也是這個意思，大漠中有這樣的地方多少應該有原因，堵塞了，說不定眞的會出現什麼大災難。」

鳳棲梧轉回話題，道：「看看這到底是什麼難題，連這個天才也束手無策。」

鐵虎道：「我已經留意到這個三角形的琉璃箱子有什麼作用了。」

鳳棲梧目光再轉向洞中石壁，接道：「每一面石壁上都畫着三個人，以二對一在搏鬥，這絕無疑問是武功上的難題。」

鐵虎道：「你應該留意到那些人在不停移動。」

鳳棲梧仰首道：「是因爲這個琉璃箱子的關係，箱子在風中不住轉動，折射出來的光綫落在石壁上也因而位置不同，畫在石壁上的三個人顯然都是用一種經過特別處理的顏料，因爲光綫而顯現，光移動，人像也因而移動，看似奇怪，說穿了並沒有什麼。」

鐵虎道：「你懂的實在比我多，看來平日在江湖上走走總是好的。」

鳳棲梧道：「那最低限度會接觸許多江湖人，從他們那兒學到許多技術。」

鐵虎道：「聽說有種墨汁寫在牆壁上完全無形，一口清水噴上去才出現。」

鳳棲梧道：「那當然不是一般的清水，這兒的壁畫也是同樣道理。」

鐵虎道：「也可算苦心的了。」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壁畫一共十二幅，但在不同光綫折射下，每一幅都有十二個變化，不能說不複雜，你看最後一幅上的字。」

鐵虎道：「用這個方法是絕對可以將敵人擊倒，但要找兩個這樣的人可是不容易，進來的朋友有沒有第二個方法將這個敵人擊倒？」

鳳棲梧道：「這就是他要我們解決的難題。」

鐵虎道：「絕無疑問。」

鳳棲梧道：「我們首先留意那個被兩個人攻擊的人。」一頓搖頭。「我懷疑怎會有一個這樣的人。」

鐵虎道：「我也是。」

那個人的確奇怪，一邊是男人，也作男人的裝束，一邊是女人，也是作女人裝束，他的動作也是陰陽怪氣，女人的一邊看來極柔，男人的一邊却極剛。

鳳棲梧接道：「這是個陰陽人，動作亦陰陽各異。」

鐵虎道：「我聽說過陰陽人，但動作若是也因此而劃分陰陽可是不可思議。」

鳳棲梧道：「也許是一種武功。」

鐵虎道：「是因爲要表現出武功陰陽並兼，所以才將人畫成這樣？」

鳳棲梧道：「也許是的。」

鐵虎接道：「那攻擊他的兩個人又如何？那個陽剛的太剛了，攻的是陰陽人陰柔的一面。」

鳳棲梧道：「柔不錯能克剛，但極剛却是能制柔。」

「那同樣的道理，極柔也必能克極剛的了？」

鳳棲梧點頭。「所以攻那個陰陽人剛勁的一面的是極柔的一個人，你看他非獨姿勢陰柔，全身的肌肉骨骼彷彿都能够摺疊起來，隨意屈曲。」

鐵虎道：「也只有這樣才能够將極柔的武功盡量發揮出，我只是懷疑，那兒去找一個這樣的人。」

鳳棲梧道：「這兒的主人也是這樣懷疑，才會希望進來的人能够向他提供第二個解決辦法。」

鐵虎接問：「你能不能？」

鳳棲梧道：「以那個陰陽人出手，也只有這兒主人的辦法才能將之擊倒了。」

鐵虎道：「兩個施展至柔或至極武功的人正面同時搶攻又如何？」

鳳棲梧搖首道：「你沒有留意，那個陰陽人與兩個對手一面動手，一面腳踏極複雜的方位，兩個對手根本不能够在同一個方向向他進攻，甚至必須分開左右，連前後夾攻也不能。」

鐵虎這才留意，細看一遍，嘟喃道：「他們踏的其實就是石陣那種步法。」

鳳棲梧道：「不錯，難怪我們要穿過那個石陣才能够到達這裏，不知道其中方位變化，就是有兩個那樣的人，也不是那個陰陽人的對手。」

鐵虎歎了一口氣，道：「我就是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個那樣的陰陽人。」

鳳棲梧沉吟着道：「以我的消息靈通，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個那樣的人。」

鐵虎道：「但必然先有一個這樣的人，這兒的主人才會以他爲對象不住想辦法將他擊倒。」

鳳棲梧道：「也許這不是現在江湖上的事，年代巳相當久遠。」

鐵虎道：「若是有一個這麼厲害的人，除非他很少踏足江湖，否則無論年代有多久遠，也應該不會湮沒無聞。」

鳳棲梧道：「這是比較合理的解釋，這兒的主人以比較合理的原因來推測，也該是曾經敗在那個陰陽人手上，印像也因而才會這樣深刻。」

鐵虎打了一個哈哈，道：「以這兒主人的才華也竟然不爲人知，那該是敗在那個陰陽人手下之後，心灰意冷，退隱這兒的了。」

鳳棲梧道：「他顯然是花了很大心思

，然而到最後却找不到兩個那樣的人才留下這個難題，寄望後來的人替他解開，而我們應該是第一批能够進來這裏的人。」

鐵虎道：「應該是的，否則這個山洞裏的東西不可能這樣完整。」

鳳棲梧四顧一眼。「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人？」

鐵虎道：「我現在只担心是否解決不了這個難題，要離開絕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

鳳棲梧道：「這倒不會，最後那幅壁畫之後不是寫得很清楚？」

鐵虎道：「是什麼清楚？」他顯然沒有在意。

鳳棲梧正要回答，喀麗絲巳道：「那之上寫着他費了三十年才想到這個破解的方法，却是找不到適當的人選，進來的人用不着留在這裏動腦筋，可以在離開後細思，想到了或者有需要進來再看看才再進來，而出路就在旁邊的甬道。」

鐵虎打着哈哈道：「我以爲那又是什麼廢話沒有理會，這倒好，否則我說不定將這兒拆爲平地。」

喀麗絲道：「這兒主人的姓名也在那之下。」

鐵虎目光及處，說道：「他姓無，無名？」

喀麗絲接問鳳棲梧：「若是無名，還是眞的有姓無的人？」

鳳棲梧道：「該是無名。」一頓接道：「也許就是那個無名。」

「那個？」鐵虎追問。

鳳棲梧沉吟着道：「相傳很久之前，有一個高手從遠方到中原，所向無敵，也就以無敵爲名，可是中原也有一個高手，素稱無敵。」

鐵虎再問：「那該有名有姓的了？」

鳳棲梧道：「好像姓向，叫什麼名沒人提及，一般據說都是稱之爲向無敵。」

鐵虎打了一個「哈哈」道：「兩個無敵相信難免碰在一起，難免一場惡戰。」

「那一戰選擇在一個武林大豪的密室，但因爲來觀戰的江湖朋友太多，作爲主人的亦甚感爲難，結果他們改約在另一個地方。」

「江湖上的朋友還不是一樣湧去？」

「據說他們是秘密約定，只請了兩個高手作證，那是少林與華山兩派的掌門人，兩位掌門人爲了能够一睹那一戰，答應決不向任何人透露，以他們四人的武功造詣，別的人當然很難追踪前去。」

鐵虎嘟喃道：「我就是不明白，那兩個無敵既然都是好勝好名，何以不當衆決戰，也省得麻煩。」

鳳棲梧道：「那相信是他們都發覺對方是平生勁敵，沒有取勝的把握，都担心當衆出醜。」

鐵虎接問：「那結果怎樣？」

鳳棲梧道：「沒有人知道，但表面看來應該是向無敵戰敗，因爲事後有人遇上他稱他無敵，他特別更正不是無敵，是無名。」

鐵虎方要問，鳳棲梧話巳接上。「據說那兩位無敵在約戰之前曾經表示戰敗的不再是無敵，是無名。」

鐵虎點頭道：「我明白這個無名的意思，但少林華山兩派的掌門人難道到死都沒有話留下來。」

鳳棲梧道：「敝門那位掌門人只在事後提及因而獲贈九陽神功，華山派那位掌門人則獲贈九陰眞經。」

鐵虎說道：「到底是那一個無敵的東西？」

鳳棲梧道：「九陽神功至剛，九陰眞經至柔，根據常理推測，應該都是壁畫上這個陰陽人的東西，他左右雙手所用的招式變化，若是我沒有看錯，都是記載於九陽神功與九陰眞經上。」

喀麗絲道：「九陽神功你滾瓜爛熟，你既然曾與華山派玉嬌嬌交手，當然亦知道九陰眞經上的武功變化。」

鳳棲梧苦笑。「這兩種各走極端的武功我却是怎也想不到竟然能揉合一起，由一個人以不同的兩隻手同時施展出來。」

喀麗絲道：「難怪你不能够肯定，這若是事實，九陰眞經九陽神功豈非都是那個陰陽人的東西？」

鳳棲梧道：「應該就是了，但勝的既然是他，何以他也退隱，絕足中原，而且將那樣的兩種絕技傳給作證的華山少林兩派掌門？」

鐵虎插口問：「兩派掌門都沒有解釋留下？」

「都沒有，也所以我一直都以爲那兩個無敵分別練了九陰眞經九陽神功，拚了一個兩敗俱傷，因而將之傳給作證的兩派掌門，也因而種下了兩派世代的仇恨。」

鳳棲梧又是苦笑。「想不到在這裏才發覺並不是那回事。」

鐵虎問：「怎樣，要不要留下來。」

鳳棲梧道：「沒有這個必要，江湖上既沒有這個陰陽人，就是有與我們也沒有衝突，而我們現在却是有重要的事必須解決，這些武功上的難題有空的時候，我們再動腦筋也不遲。」

鐵虎連連點頭，最後一歎。「我們的族人現在不知道怎樣了？」

喀麗絲也露出憂慮的神色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那些壁畫突然在他們眼前完全消失，山洞也開始暗下來。

喀麗絲不覺輕呼一聲，鳳棲梧仰首一看，道：「陽光巳照不到琉璃箱子上，沒有琉璃箱子那種光，壁畫便不會出現。」

鐵虎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連風也巳緩下來。」

鳳棲梧當然巳發覺，那個三角形的琉璃箱子亦巳因爲風力轉弱緩下來。

喀麗絲恍然道：「難怪我們一定要正午到這裏，過了正午，那些壁畫固然看不到，風亦轉弱，不能够將我們送上來。」

鳳棲梧歎息道：「天下間竟然有這樣的地方，不是親眼目睹，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喀麗絲目光一轉再轉。「既然要等到明天壁畫才會再出現，我們現在就離開好了。」

鳳棲梧沒有異議，鐵虎一面舉步一面仍不禁喃喃地道：「這個地方了不起，主人也是的。」

鳳棲梧喀麗絲當然都同意。

× × ×

甬道不太長，盡頭是一扇石門，竟然

裝上了機簧，他們走過便自動關上。

石門的另一面也頗費心思，赫然嵌着凸凹不平的岩石，與洞壁相同，再加上長滿青苔，關上後除非早已知道，否則很難發現有這扇石門存在。

洞外有洞，鳳棲梧三人再穿過兩條甬道，一樣結構的另兩扇石門，才隱約看見天光。

左右甬道山石交錯，有如八陣圖一樣，他們往天光所在一直前行，倒也輕鬆，可是走到出口，回頭望去，却不由都怔在那裏。

鳳棲梧苦笑一下，道：「你們現在回頭走，能不能找到那扇石門的所在？」

喀麗絲第一個搖頭，鐵虎歎了一口氣，道：「這兒的主人實在是一個鬼才，算準了我們看見出路，一定會很心急走出去，看看那是否眞正的出路，而疏忽了周圍的環境。」

鳳棲梧道：「不過就是找到那扇石門已將門弄開也不容易。」

鐵虎道：「我方才已經反手推過，就是推不開，絕無疑問是機簧作用。」

鳳棲梧道：「也許要進去就只有在正午經由那個洞隨風而上。」

鐵虎不禁又打了一個哈哈：「幸好我們暫時都用不着再進去。」

鳳棲梧頷首。「我們現在要做的事，實在太多。」

× × ×

出口僅容一個人穿過，很狹窄，外面是一片平地，平地外却是陡峭的懸崖，却不高。

鐵虎一出洞口便大笑，道：「是這個斧山。」

鳳棲梧目光一轉，道：「這個山的確像以利斧劈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鐵虎笑接道：「這柄利斧當然不是塵世間的東西。」

鳳棲梧縱目四顧，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長嘯，這些日子實在不易過，也實在苦悶。

喀麗絲目光亦一轉，却沒有作聲，鳳棲梧目光落在她面上，問：「你又想起族人了。」

喀麗絲微喟：「我能夠不想？」

鳳棲梧道：「隨我出關的三個人，應該還等在附近，他們應該知道這些日子的事。」

喀麗絲道：「你能不能請他們到來問一問。」

「也許。」鳳棲梧探懷拿出了一個火筒，放在地上，再以火摺子燃着。

鐵虎看着道：「你們都是以烟花火炮連絡？」

鳳棲梧道：「這是比較快捷的辦法，老遠都能够看見。」

鐵虎道：「除非你的人都已離開。」

鳳棲梧道：「我突然失踪，除非有更大的事發生，否則他們都應該在附近。」

鐵虎道：「你的人也像你這樣通情達理？」

鳳棲梧道：「他們都無意功名，甘願隨我遨遊四海，從這一點已可以看出他們是怎樣的人。」

鐵虎說道：「我一直對你們江湖人都沒有太大的反感，這一次希望不會令我改變。」

鳳棲梧道：「江湖人一般都比較洒脫，但也一般都比較無禮。」

「這一點我怎會不明白，其實我也是一個江湖人，也一樣無禮。」鐵虎又大笑起來。

鳳棲梧接道：「當然無論什麼江湖人都會對他們的國家負責，幸好我們認識，已是在大流血大衝突之後，否則只怕難免一戰。」

鐵虎道：「我相信你是一個言出必行，講信用，重義氣的人，也相信在這件事你會以公平的方法來解決。」

鳳棲梧點頭。「我會的。」

說話間，那支火筒已射上半天，在半空中爆開了一團橙紅色極其觸目的烟花，爆開了之後好一會才消散。

鳳棲梧雖然知道除非金鵬烏鴉花鷄道士三個不在附近，否則看見這烟花一定會迅速趕來，可是看見他們向這邊急掠而至，仍然很興奮。

山洞那一段日子不錯平靜，他也是一個很冷靜的人，但仍然不免有一種不知如何是好，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得見天日的感覺。

那個石陣變化的複雜曾經令他甚至有絕望的心態，能够離開若說他完全不感到興奮那是假話。

花鷄道士金鵬烏鴉是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掠來，他們顯然都非常興奮。

鳳棲梧雖然不知道他們找自己是找得怎樣辛苦，看他們表情亦已猜測到幾分。

金鵬心直口快，一躍上那片平地便大叫道：「帮主，你若是再不出現，我們要自殺了。」

鳳棲梧道：「你不像這緊張的人。」

金鵬道：「沙漠何等兇險，這麼多天什麼消息也沒有，我們怎能放得下。」

花鷄道士聲到人到，接道：「看帮主你樣子準是給困在什麼天險。」

金鵬道：「我說是迷了路。」

烏鴉道：「以我看，道士這一次是贏定了。」

金鵬瞪了他一眼，道：「帮主自然會告訴我們是怎麼回事，瞎猜什麼？」

鳳棲梧看着他們，微笑道：「道士猜得沒有錯，你不會輸得太慘才好。」

金鵬一怔道：「不太慘，只是帮主這一句，我身上的銀兩全都是道士的了。」一頓接一個「哈哈」。「由現在開始我盯穩了他，吃喝大概還不成問題。」

烏鴉道：「你就是跟着我，情形也一樣，我也不會讓你餓肚子的。」

金鵬道：「話是你說的，可不要賴帳了。」

烏鴉道：「我雖然不是出家人，話也說得一向很認眞，什麼時候騙過你？」

金鵬大笑道：「老實說，我是相信你的多，那個道士，嘿嘿——」

花鷄道士搖頭道：「我早就知道你這個人輸不得，一輸便會語無倫次，胡亂罵人。」

金鵬道：「我是說老實話，你這個道士不懂得念經，却懂得賭錢，連清規也不守，還說其他。」

花鷄道士嘟喃道：「可是你迫着我賭的。」

金鵬又打了一個「哈哈」。「天下那有迫賭的。」

花鷄道士目光一轉道：「幸好烏鴉當時在旁，可以作證。」

烏鴉搖頭道：「我這個人記性一向很壞，當時是什麼回事，我全都忘了。」

花鷄道士怔在那裏，金鵬方在得意，烏鴉又道：「但不管怎樣，都是因爲帮主失踪我們才會緊張到落魄忘形，道士無論變成怎樣，都值得同情的。」

金鵬立時瞪着烏鴉，冷笑道：「我早知道你這個人滑頭，沒一句眞話。」

花鷄道士只是笑，金鵬沒有再理會他，轉向鐵虎，上下打量了一遍，道：「好小子。」

鐵虎道：「你也很不錯。」

金鵬接道：「我姓金，金鵬。」

鐵虎道：「我沒有你值錢，鐵虎。」

金鵬大笑道：「鐵比金都是管用。」

鐵虎道：「飛鳥帮中果然多的是鐵漢，聽說你一身橫練，無人能敵。」

金鵬大搖其頭。「那是死功夫算得了什麼，看你的樣子也應該是外家高手。」

鐵虎正要回答，金鵬已接道：「你不用否認，我不是那種看見別人差不多，便要較量一下的人。」

烏鴉插口道：「但你也莫要誇口，說他不是你的對手，否則這一架一定會打起來。」

鐵虎大笑道：「這種話怎能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是老話了。」

金鵬又瞪着烏鴉，道：「聽到沒有，你就是當我們這種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一頓轉對鐵虎道：「你知道這個小子叫什麼？」

鐵虎道：「正要請教。」

「這個小子叫烏鴉，烏類中烏鴉是壞蛋，不是好東西，報凶不報吉，也專門撩事鬥非。」金鵬笑接道：「但胆子却也不小，在我這大鵬鳥翼下居然也敢挑撥離間，不知死活。」

鐵虎看着金鵬，又大笑。「太久沒有聽到這種痛快說話了。」

金鵬道：「看你也不像中原人氏，聽說大漠中有一條好漢也是叫鐵虎。」

鳳棲梧微笑道：「就是他了。」

金鵬「呵哈」一聲，一步上前，擁着鐵虎的肩膀，道：「我一看你便知道不是一般人，果然是大漠中第一條好漢。」

鐵虎有些激動的道：「中原也果然多的是英雄好漢，我就是有些後悔不早些進來結識結識。」

金鵬道：「現在還不是更好，早些時，我們各爲其主，說不定眞的難免一較高下。」

花鷄道士插口道：「你現在大概可以停下來，聽聽帮主的話了。」

他是看見鳳棲梧好像有些心事，打斷了金鵬的話，金鵬也當然會意，隨即道：「我們的確要聽聽帮主的遭遇了，以我推測……」

烏鴉截道：「連身上的銀兩都輸光了，你還能推測出什麼來。」

金鵬眼睛立時亮起來，花鷄道士忙道：「再這樣吵嚷下去，誤了帮主的大事，看你們怎樣？」

金鵬還是道：「那等這件事完了，我才將那隻烏鴉拔毛折骨。」

烏鴉這一次倒是沒有反應，鳳棲梧隨即將遭遇摘要說了一遍。

花鷄烏鴉金鵬三人只聽得目定口呆，金鵬聽罷第一個嚷起來：「怎會有這種地方的。」

烏鴉隨即向鐵虎喀麗絲道：「這個人見識少大驚小怪，你們千萬不要見笑。」

金鵬大喝道：「難道你這個烏鴉一些也不驚奇有那樣的地方。」

烏鴉道：「老實話，驚奇是有，就是不會像你那樣嚇得大呼小叫。」

話才說完，金鵬拳頭已到了，烏鴉的反應也不慢，倒躍了開去，鳳棲梧看着搖頭，轉問：「外面到底又怎樣了？」

花鷄道士吟沉道：「我看是由烏鴉來說比較適合。」

「哦——」鳳棲梧一皺眉。「情況很壞？」

喀麗絲不由亦追問：「我們的族人是不是死傷很多？」

烏鴉在那邊一塊高石坐下，歎息道：「關外百里的蒙古人大概已沒有幾個剩下來的了。」

鐵虎脫口問道：「又是飛鳥帮的人做的？」

烏鴉正色道：「是別人冒充我們的人，眞正飛鳥帮的人絕不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鐵虎看看鳳棲梧。「那到底是些什麼人？」

烏鴉道：「我們抓住了幾個，已問得很清楚，他們都是綠林與江湖中的敗類，指使他們做這件事的，却是南宮世家的主人。」

「南宮望？」鳳棲梧一怔。

烏鴉道：「沒有第二個的了。」

鳳棲梧嘟喃道：「南宮世家俠義傳家，怎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烏鴉道：「有件事帮主相信還未知道，南宮望已經入宮受封，皇上對他非常信服，封爲禁衞統領，對內負責禁宮的安全，對外甚至有權調動軍兵以對付叛逆，這所謂叛逆，也就是反抗朝廷的任何人。」

鳳棲梧只聽得雙眉打結，喃喃道：「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烏鴉道：「自從帮主拒絕了皇上的邀請，皇上相信已經將帮主當作外人了。」

鳳棲梧沉吟道：「這一次要我出關，只是要我取回他的親筆信……」

烏鴉截道：「我看取不取回，他也不在乎，存心要斬草除根，殺盡蒙古人。」

鐵虎冷笑道：「到了大漠，他要殺，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烏鴉道：「當然，在大漠他們不熟環境，而且需給方面亦成問題，只是這關外百里的蒙古人，却已給他們殺一個措手不及。」

鐵虎咬牙切齒的一聲：「可恨！」

烏鴉道：「我看皇上的意思也是這樣，只要出一口氣，在朝廷未得安穩，絕不會遠征。」

（未完・五）

神秘殺手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陸無涯為烏鴉殺了十個江湖名士，還差二人，便可以獲得自由之身，不再當殺手了。但在莫干山蝙蝠殺手大集會時，又重新接受烏鴉的任務，如何執行，烏鴉還沒有宣佈，只叫陸無涯先到蕪湖城，陸無涯只好按照他的指示先去，在路上救了韓勝珠，殺了「一窩蜂」的幾個賊人，韓勝珠的丈夫被殺，她半途分娩，又為她作一番安頓，因暴露了自己的本來面目，知道她是韓師道的女兒，他這次到蕪湖城不知是否去殺她的父親，不忍將她殺害滅口，悄然離去。在旅店接到烏鴉的指示，偕同白若冰假扮夫婦賣藝，潛入韓府，注意周寒山的動靜……

殺手悲身世 前途難預卜

陸無涯道：「愚夫婦初到貴境，願聞其詳，以免愚夫婦心頭難安！」

韓建文哈哈一笑，道：「兩位若以為寒傖便不敢住下就錯了！寒家平日專事招呼落難的朋友，對那些腰內有金有銀的人，反而沒這般客氣，你們不見客棧內住了很多三山五嶽的人？」

「正感不明！」

「他們是來喝喜酒的，由於人多，怕接待不了，況且他們有錢，所以任由他們住在客棧內！」

「原來如此，賢父子果然當得起義動江湖這四個字！」這話倒是白若冰由衷之言。

韓建文道：「這只是江湖上朋友們的錯愛而已！」說着已到一座小院，裏面是兩棟長形的房子，每一棟房子都有二三十間客房，聽聲音，似乎已住了不少人。

韓建文推開一扇房門，道：「今夜兩位便在此委屈一夜，兩位意下如何？」

陸無涯抱拳說道：「公子大仁大義，令人感動，在下若再不知好歹，便不是人了！」

韓建文一笑，道：「言重，稍候在下再來！」

陸無涯與白若冰入房後，立即四處打量起來。房子不大，但床、桌、椅、几一應俱全。兩旁是磚牆，向外開了一列窗，入口那端有門也有窗，光綫倒甚是充足。

白若冰把包袱往床上一拋，坐在床沿，陸無涯道：「家裏的，咱們這次眞的是出門遇貴人哪！」

「誰說不是？這還是第一遭哩！」

兩人一搭沒搭地閑扯了一陣，房門被敲響了，陸無涯把門拉開，却是韓建文，只見他捧着一個木盤，上面放着兩錠銀子，道：「小小心意，請莫推辭！」

陸無涯謝了一番才收下。韓建文又道：「稍候晚飯時，請兩位到院子內晚膳，下人們會來通知，在下事忙不能再來招呼，請恕罪！」

「不敢當！」陸無涯把他送出房外，

不久，丫頭送上兩盆清水進來，道：「請兩位洗個澡！」又放下毛巾，然後出房。

陸無涯聳聳肩，雖然天氣炎熱，很想洗個澡，奈何他與白若冰只是對假夫妻，不料白若冰道：「你怎不洗？」

陸無涯一怔，輕聲道：「怎洗？一洗之後又要易容了！」

白若冰語氣毫無感情：「你不洗，清水拿出去不讓人生疑？」

陸無涯抓抓頭皮，白若冰「噗嗤」一聲：「不能洗手洗臉，難道不能洗脚？」

陸無涯暗道：「這丫頭當眞聰明。」便道：「家裏的，你先洗吧！」

白若冰落落大方地解下劍靴，洗起脚來，接着陸無涯也洗了，白若冰放下蚊帳，上床換了件外衣，陸無涯一想也把衣服換了。

不久，丫頭來取水，道：「快開飯了，兩位請出房用膳吧！」

陸無涯與白若冰知道韓家此刻眞的是藏龍伏虎，生怕讓人看出自己是戴着人皮面具，都低頭默默吃飯，飯後立即回房。

天色尚早，兩人又胡扯了一番，都覺無聊，終於等到隣房都沒了交談聲，才把燈火吹熄。白若冰便上床，躺了下去。

陸無涯有點尷尬，不知道如何辦。不料白若冰比他還大方，道：「當家的，勞累了一天，怎地還不上床？」

陸無涯只得硬着頭皮走前撥開蚊帳，蚊帳是紗布所製，難以盡掩春光。白若冰又道：「當家的，把外衣擺在椅上吧！」

陸無涯暗中忖着：「七丫頭一向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她如此必有深意！」當下脫下外套，把它勾在椅背上。

白若冰白了他一眼，輕聲在他耳邊道：「眞是個傻子！」

陸無涯只覺香風一吹，吐氣如蘭，心頭如與鹿亂撞，怦怦跳個不停。

只見白若冰下床，把椅子移近床頭，然後再上床，示意陸無涯睡下。

陸無涯躺下之後，面向外面，便望見那椅背上的衣服，剛好擋住窗子的視綫，他想起黃金盛與紫玉花同房被烏鴉窺破內情的事來，不由暗讚一聲：「七丫頭到底比五丫頭聰明，五丫頭眼高於頂，却甚淺薄！」

他鼻孔不斷嗅到白若冰身上的那股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女兒香，連忙震懾心神，眼觀鼻，鼻觀心，默默運功。

忽然身上一重，原來白若冰替他蓋上薄被，陸無涯暗道：「這丫頭幹什麼？這種天氣，還用得蓋被子？」慢慢轉過身去，才發覺自己竟然與她同被而眠。

陸無涯吃了一驚，伸手要把被子掀開，不料手掌一暖，讓一隻柔若無骨的玉掌按住，陸無涯不由深深吸了一口氣，拿眼瞪着白若冰。

朦朧的光綫下，只見白若冰那對黑白分明的眸子閃閃生光，似笑非笑，也望着自己。須臾，目光忽然變了，孕着幾分惱意，又見她粉頰伸了過來，聲如蚊蚋地道：「老三，你以為我是淫娃蕩婦麼？」

陸無涯目光一斂，搖搖頭。白若冰恢復了正常的姿勢，雙眼惱意漸褪。

一忽，陸無涯忽覺掌心一陣痳癢，只覺白若冰尖尖的玉指，在他掌上劃來劃去。暗罵一聲：「這丫頭今夜幹什麼，完全不像她平日的為人！」他與她雖然都在求偶年齡，但在殺手的生涯中，根本不容得有太多的情感，何況是男女間的感情！別說愛慕，就連兄妹之情也談不上。有的也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情。

正想縮回手掌，猛覺掌心被白若冰的食指重重地戳了一記，接着她又敏捷地劃動起來，這次陸無涯才知道她在他掌心寫字，寫的是五個字：你是第幾次。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也在她掌心寫道：十一。

白若冰寫道：我是十二。

於是兩人便用此方法交談起來，陸無涯寫道：恭喜。

「我有點怕！」

陸無涯一怔忙以指問之：「為何？」

「怕烏鴉食言，我不相信他肯就此放手！」

陸無涯不由默然，他自己也有此顧慮，半晌，白若冰又寫：「你有何打算？」

「沒有。」

「我不信。」

「你最聰明。」

「過獎了，我不如你。你打算以後如何？」

「以後如何我不知道……」白若冰停了好一陣，才續寫道：「我現在只想拿到解藥，沒有解藥便沒有以後！」

陸無涯深深吸了一口氣，沒有解藥便沒有以後，這句話包含了太多的辛酸，也迫使蝙蝠們不敢想得太遠，以免徒令自己悲傷。

白若冰見他不「言」，又「問」：「你還有沒有情？」

陸無涯身子一震，側頭看了她一眼，只見她目光一片純潔，又帶着一股渴望，只得「問」她。「我不明白！」

「我相信你有辦法。」

陸無涯「答道」：「眞的沒有。」

「因為你與老二還未絕望。」

「誰絕望？」

「老大以殺人來痳痹自己，老四酗酒，五丫頭極度恐懼，老六好色，只有你與老二，依然保持『自己』。」

陸無涯想了好一陣，以指答之。「這甚難怪。」

「老二沒你的沉穩，他熱心，但城府淺，不能成大事，你不同。我不想死。」

由於這樣子交談甚費時間，所以他們都盡量精簡。

「我也不想死。」

「所以我相信你有辦法，你若還有人的情感，懇求你助我。」

「我的而且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兩人以指交談，面對面而臥，觀察對方眼睛露出的神色，以助了解，直至白若冰雙眼忽然閉起，顯然甚是失望，陸無涯輕輕一嘆，心頭也沉重無比。

半晌，陸無涯忽見白若冰眼角滾下兩滴晶瑩的淚珠，陸無涯心頭一震，忍不住拉着她的手掌用力寫道：「你不會死。」

「多謝。但我一直感到現在很危險，也許完成任務之時，也就是我的死期！」

「不會不會，不要想得太多！」

白若冰忽然睜開雙眼，帶着幾絲安慰

之色，寫道：「我沒看錯人，你不是沒人味，只是收藏了起來。」

陸無涯身子一震，輕嘆一聲，寫道：「我却看錯了你，不知你外冷內熱。」

「因爲我也懂得收藏。我現在是很快樂。」

「爲什麼？」

「臨死之前能跟你交換心聲，希望你能好好地活下去。」

「你不會死，我也不會死，我們都會活着。」

「你若不想死，由今開始便得準備一切，提防烏鴉暗施毒手！」

陸無涯心頭一跳，隨即忖道：「不錯，咱們的利用價値失去之後，烏鴉還肯讓咱們活着麼？雖說咱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死人比活人對他來說，總是前者比較安全得多！」

想到此，他忽然覺得死神似乎經巳籠罩在他頭上，他下意識地轉過身去細思，就在此刻，他忽然發覺房門那端的紗窗上有個黑影，當他轉身過來時，黑影便消逝了。

這刹那，他大吃一驚，兩個字幾乎叫了出來：「烏鴉？」

白若冰見他身子一震，伸手在他後背上寫道：「什麼事？」

陸無涯轉過身來，「答」道：「剛才窗外有人。」

「不必理他，我告訴你兩件秘密。」

陸無涯點點頭，白若冰寫道：「老二偷偷上去紫竹庵……」

陸無涯身子一震，忖道：「原來那個穿褐色衣的人是老二，他好大的胆子！」

「紫竹庵內沒人，却有一管竹子，竹子中空，通向庵後……」

陸無涯忙「問」：「老二告訴你？」

「我跟他發現庵內沒一絲呼吸聲，而且要老二高聲說話才聽得到。那庵極小，如果人在其中，不可能聽不到……」

陸無涯忖道：「七丫頭好仔細的心思，烏鴉心機好不狡詐！」於是寫道：「是你支持他上去的？」

「他問我有否聽見呼吸聲，因爲我坐得最近庵門，我只告訴他沒有，他換了衣服，叫我替他把風。」

陸無涯本想告訴她，當他們離開之後，山頂曾衝起一道黑影，而那黑影極可能便是烏鴉，可是回心一想，怕她担憂，又忍住不說。烏鴉必是藏在庵後的山上，利用竹管把聲音傳入庵內。

白若冰「問」道：「你在想什麼？」

「叫老二小心。」

「現在去那裏找他？」

「第二個秘密是什麼？」

「我遇到以前的蝙蝠——米蝙蝠？」

有關以前蝙蝠的下落，他們都只能在烏鴉口中知悉一二，實際情況如何，也沒人相信烏鴉的描述。這刹那，陸無涯身子又是一震，雙眼露出渴望得知的目光。

白若冰淺淺一笑，續道：「他告訴我險被烏鴉所殺，幸而他機智逃過大難。」

陸無涯「問」道：「他現在何處？」

「自毀面容，四處游蕩，不過左臂巳斷。」

「他跟妳如何認識的？」

「他是從我的劍法認出了我，我起初不相信，他把他接受訓練的經過告訴我，跟咱們相似之極。」

陸無涯忙再「問」：「他還說了些什麼？」

白若冰「答」道：「叫我做最後一宗生意要小心。」

陸無涯道：「所以你一直担心。」

白若冰點點頭，「道」：「我也懷疑烏鴉不會就此放手！」

「咱們小心一些便是！」

兩人交談至此便各自轉身入睡，次日一早，韓家一片熱鬧，笑語喧天，來自各地的英雄，不斷互相打招呼，舊雨新知相聚一堂，喜氣洋洋。可惜陸無涯與白若冰是見不得光的蝙蝠，只是混在人叢中。幸而他倆衣着不起眼，也沒人注意。

過了一陣，忽然有人飛跑來報，說花轎巳至街口，賓客們又是一陣哄叫，接着大門外的鞭炮便「畢畢拍拍」地响起來。

陸無涯前途未卜，內心憂慮，見別人高興，更是難過，鼻端忽然聞到一陣香風，只聽白若冰輕聲在他耳邊道：「當家的，咱們幾時有錢也給補辦一下婚禮，熱鬧一番。」

陸無涯心頭一蕩，轉頭看了她一眼，只見白若冰雙眼如籠上一層水波，雖然戴着面具，但似仍看出她滿臉嬌羞之態，他輕咳一聲，淡淡地道：「馬馬虎虎也就算了。」

白若冰見他無動於衷，收起目光，低頭不語。

鞭炮聲一停，花轎便抬進來，新郎上前踢轎簾，新娘在伴娘的扶攙下，走出花轎，賓客立即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走上禮堂。

接着，幾匹快馬衝至，司禮高聲喝道：「親家翁到！」

陸無涯與白若冰立即踮高脚尖探望，不久便見一個身裁矮瘦的糟老頭走了進來，相識的朋友立即上前打招呼。「一劍震長江」韓師道身穿吉服，親自下階迎接，含笑道：「要周兄親自送女兒過門，眞眞不敢當。」

周寒山哈哈一笑，道：「咱們江湖兒女豈能有世俗之見？左右不過是一家娶媳婦，一家女兒出閣而巳！」

韓師道國字形的面龐充滿喜色，聞言隨即笑道：「請周兄上禮堂，好待犬子拜見。」

周寒山道：「這倒應該！」兩人在大笑聲中，相偕上堂。

司禮高聲唱道：「吉時巳屆，請一對新人交拜天地！」悠揚的絲竹聲及吵耳的銅鼓聲一齊响起，人羣都往前面擠。

能够站在廳堂內的，自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陸無涯與那些落難者只能擠在下面瞻望。

陸無涯輕輕拉一拉白若冰的袖角，在她耳邊道：「咱們走吧！」

白若冰輕聲答他：「得禮成之後才離開，免得引人思疑？」

陸無涯點點頭，禮成之後，兩人果然溜出韓家，出城而去。

到了城外，四顧無人，白若冰道：「烏鴉一定是要咱們殺周寒山，若在韓家下

手，可沒把握。」

陸無涯道：「我看未必，要下手也必待周寒山離開蕪湖，他一向極少指定殺人的地點。」

「但願如此，不過這姓周的聽說武功甚是怪異，也不好對付。」

陸無涯淡淡一笑，兩人入林換過一套衣服，白若冰忽探頭道：「當家的，咱們仍扮作夫婦吧！」

陸無涯不假思索地道：「不好，剛剛扮成夫婦，再以夫婦的身份出現，要引人思疑。」

白若冰目光露出一絲失望之色，冷冷地道：「那麼我投到韓家左首那家高陞客棧，你住在斜對面的那家如意吧，我以白燕之名投店，有事可來找我！」

陸無涯唔了一聲，待她去後，才自樹後轉了出來，仍作遊歷書生的打扮，在附近兜了一個大圈，才慢慢進城。

路上不斷想着白若冰的言談舉止，暗叫不妙：「這丫頭莫非看上了我，嘿，身不由己，她還要自尋煩惱，咦！她以前一向都很冷靜沉着，從來都不讓人知道她的感情，爲何會突然改變，以前老大說她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但如今看來，她却是熱情似火！」

他邊走邊想，都不能理解白若冰轉變的原因。驀地一個念頭浮上他腦海：「不好，烏鴉狡猾奸詐，會否是利用她來試探我的，他一直不許咱們跟任何人發生感情的！」

她越想越覺得有理，便決定以後不稍假詞色，好讓白若冰知難而退。」

入了蕪湖城，他果然投入如意客棧，在二樓開了一個臨街的大房，打開窗子之後，遠遠便可望到韓家大門，這地點實在太理想了，正想關回窗子，忽覺斜對面有一對熟悉的眸子不斷往這邊瞟來，他不用想也知道那是白若冰，便放下窗子，呼小二備水洗澡。

今日是周寒山頭一天做人泰山，等下尚有宴會，他自然不會在今天出城，因此今日倒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這一天便在平靜中渡過，次日一早，他打算出店到成衣店買幾件適合身份的衣服，到了客棧的大堂，便讓掌櫃喚住了。

「客官，你可是姓陸？」

陸無涯住步道：「正是，什麼事？」

「你叔叔留下一封信給你！」掌櫃自懷內揣出一封火漆封口的信來，雙手遞與陸無涯。

陸無涯這刹那，思念如潮：「我昨日一步不出店門，烏鴉是在那裏跟上我的？還是他也住在此店？不可能，因爲投此店只有我與七丫頭知道……」他不由懷疑這掌櫃便是烏鴉，可是看他雙眼昏暗，顯然不像學過武功，接過信來，疑雲難散。

他不敢當衆拆信，只得返回房內，目光觸及窗子，心頭又是一跳：「莫非是白若冰告訴烏鴉的？七丫頭跟烏鴉有什麼秘密協定？」

想至此，陸無涯吸了一口氣，把信拆開。

字諭陸公子，周寒山大概會在七月廿六至廿七日離開。跟踪下去，殺之，地點不限，日期則須在八月初七之前。鄔。

陸無涯把信燒掉，又忖思道：「烏鴉又怎會知道周寒山會在何日離開？哼，他一定混在韓家的賓客中！對，前夜窗外那個黑影，必就是他無疑！」

他決定不再想這件事，出店買了兩件衣服，便又回來。

七月廿六日，陸無涯一直站在窗前監視，却不見周寒山出現，一直至七月廿七日午後，周寒山才在韓師道父子的陪同之下出城。

陸無涯立即收拾停當，會帳出店，買了一匹快馬，向南進發，出了南城門，正好遇到韓師道父子回程，他怕被韓建文認出來，低頭疾馳。

走了一陣，只聽背後傳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陸無涯急速回頭，來的正是白若冰，他只跟她點一點頭又揮鞭追了上去。

不久，便看見周寒山與兩個中年漢子同道，並轡而馳，離他約莫十餘丈，陸無涯略略把馬拉停，一忽，白若冰便追了上來，兩人默默趕路，有點氣悶。

初秋的午後，驕陽似火，兩人都汗透重衣，但周寒山似有急事般，仍不稍停。

終於白若冰忍不住問道：「那兩天有空，你怎不來找我？」

陸無涯淡淡地說道：「我不敢違背協定！」

「哼，我眞不知你打什麼主意！」白若冰不悅的道：「你過來找我，即使烏鴉知道，也有很多理由可作解釋！」

「我不想這樣，我只想活下去，先完成任務，再做一個不受人控制的人！」

白若冰沉默了一陣才幽幽地道：「也許我看錯了人！」

「是的，我雖然是一個人，但我不敢忘記，我的身份！」

白若冰澀聲道：「你有什麼身份？」

「蝙蝠！」

這一次，白若冰便不再開腔了，恢復原本的形象，恰在此時，周寒山與他的同伴停了下來。

陸無涯見前面有個土墩，附近樹林密佈，爲了避免周寒山的思疑，他仍揮鞭拍馬馳前，一眨眼間立即越過。

周寒山似乎看了他倆幾眼，但並沒有引起戒心。

到了土墩之後陸無涯把馬拉停，並把馬匹藏在樹叢內，然後靜候周寒山等人。

等了好一陣，周寒山三人才馳了上來，又向南馳去。陸無涯與白若冰立即換過裝束，吊在他們後面。

這樣馬不停蹄地前進，到八月初一巳至岳陽城。

陸無涯與白若冰沿途不斷改頭換面，不即不離地跟踪着，有時兩人並轡而馳，有時裝作不相識，一前一後，同時連馬匹也不斷更換，周寒山果然沒有思疑。

入了岳陽城，才申牌時分，周寒山與他兩個同伴並非投入客棧歇脚，而是到一座莊院。

莊院大門口的燈籠上書一個苗字，陸無涯估計屋主人是「白頭翁」苗野。

苗野年紀並不太大，五十還未到，只是十多歲時，得了一場重病，病癒之後，頭髮却全變了白，自此便有了「白頭翁」的外號。

苗野名頭並不响亮，不過武功甚高，只因甚少在江湖上走動，而且也很少與人來往，所以識者並不多。陸無涯與白若冰自然例外，他們在接受烏鴉的訓練時，便需讀熟名人譜，對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之間的關係，武功的路數，都得知道一二。

苗野既然少與江湖人物來往，而周寒山却會去找他，證明兩人交情非淺，這一點烏鴉却無提及。

天色尚早，陸無涯與白若冰不敢潛入去看個究竟，只得在附近監視。

看看經已日落，周寒山與其同伴尚未出來，陸無涯估計他們會在苗家過夜，便吩咐白若冰到附近找尋客棧，準備歇脚，他則仍留在附近監視。

華燈初上，酒樓飯館都熱鬧起來，但一般商店已準備關門，陸無涯不再逗停，跑到成衣店，買了兩套黑色的緊身衣袴。

× × ×

二更的梆子聲，不斷自街角傳來，新月朦朧，街上行人極稀，只有一兩個醉鬼，歪踏着步子走過。

陸無涯與白若冰在苗家附近的一棟平房屋頂，已匿伏了一個更次。

秋後的晚上，夜風吹來，頗有點涼意，白若冰用一塊黑色的方巾把頭髮包住，輕聲道：「老三，你在這裏等我，我先進去探一探！」

陸無涯道：「我去，你在這裏！」

白若冰改口道：「一齊去！」

陸無涯沉吟了一下，道：「我先去，半盞茶後你才去！」說罷不待白若冰有任何表示，輕捷如同貍貓的自屋脊後撲起，兩個起落便已射入苗家的園牆。

苗家佔地並不廣，但樓房建得頗爲精緻，圍牆之內的甬道，種了好些花樹，巡夜的人並不多，陸無涯在花樹後伏了一陣，便探頭望出去。

只見莊內的房屋都隱在黑暗中，只有一座小樓露出燈光，陸無涯見附近已沒人，便閃了出去，匿在小樓下的暗處。

風聲一响，他急忙回首，原來白若冰已經跟着過來了，就在此刻，樓上忽然傳來說話聲：「茅厠就在樓下的左首，假山後面！」

另一個道：「在下失陪一陣！」

這是周寒山的聲音，他要到茅厠？這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白若冰立即向陸無涯打了個手勢，兩人向假山飛去。

不消片刻，樓內走出一人來，依稀正是「湘江釣叟」周寒山，陸無涯與白若冰忙伏在茅厠之後，白若冰又向陸無涯打了個手勢，隨即閉住呼吸。

周寒山脚步有點歪斜，諒是喝了很多酒，迅速走入茅厠，茅厠以五尺高的木板圍成，周寒山未至之時，陸無涯已把一塊木板扯了下來，露出一個一尺高，半尺寬的小洞。

茅厠內傳來一陣水聲，陸無涯長劍立即自小洞刺入！

這一劍如同來自九幽地獄，陸無涯有十足的信心，可以將劍刃送入周寒山的腰上！

與此同時，白若冰也如豹子般撲起，長劍挾風急刺周寒山的後背！

當陸無涯的長劍刺入周寒山的腰側時，他大叫一聲，反應極快，手臂一落，五指抓住劍脊，不讓其再刺入去，但冷不防背後又有一劍刺至，急切間，雖然上身向前一俯，但仍躲避不了！

周寒山鬆了左手，反手一掌向白若冰拍去！這一掌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非同小可，白若冰不敢攖其鋒，來不及抽劍，鬆手倒退！

但陸無涯却趁此，再把劍送進半尺，然後猛地一抽，估料周寒山已活不了，忙喝道：「快退！」身子掠起，向外飛去！

白若冰立即跟在他後面，向圍牆飛去。周寒山的叫聲，驚動巡夜的家丁，紛紛跑來探看，陸無涯也不打話，長劍一掄，劈倒一人，再飛脚迫退一人，爲白若冰開路！

那幾個家丁見他倆如同一對猛虎，脚步未穩，已被他倆衝過，望圍牆奔去！

眼看他倆即將飛越過圍牆，黑暗之中，突然飛來一蓬鋼針！

陸無涯雖然身在半空，反應依然十分快速，凌空一個轉身，長劍一掄，把鋼針絞落。

白若冰手中沒有武器，只得擰腰一閃，可是那些鋼針發射手法十分巧妙，臨身之前，突然向四處擴散，白若冰仍然閃避不開，只覺後背一痛一痲，便知不妙，幸而她臨危不亂，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再拔高三尺，立在牆頭，再向外躍下。

陸無涯幾乎與她同時落足牆頭，待她躍下才跟着跳落。白若冰道：「我中了暗算，有毒！」

陸無涯大吃一驚，左手抓住她的右臂，提氣急馳，幾個起落已穿過幾條街巷，來至城牆旁。陸無涯伸臂環住白若冰的腰肢，飛身躍起！

由于多了一人，只能躍高二丈，他長劍在牆城上一戮，再借力翻上，然後躍出城外。

奔了一陣，白若冰道：「老三，快放我下來！」

陸無涯見附近有棵大樹，便躍上樹椏，問道：「七丫頭，你覺得如何？」

白若冰肌膚已泛着黑氣，自懷內揣出幾夥藥丸吞下，同時盤膝運起功來。

陸無涯飛上樹梢，見沒有追兵，便走了下來，輕輕抱起白若冰，把她放在地上，然後坐在她背後抵出一掌，助她迫毒。

過了兩盞茶工夫，白若冰嬌軀一顫，凄然一笑。「老三，不用費勁了，那些鋼針也不知淬了什麼毒，烏鴉的解藥沒有效的！」

陸無涯吃了一驚，連忙摸出火摺子，迎風幌着，問道：「有沒有什麼辦法？」

白若冰搖搖頭，道：「現在即使有辦法也來不及了！老三，你已幾年未見過我的臉孔？」

陸無涯心頭惻然，低聲道：「五年前烏鴉派面具給咱們之後，便未見過。」

「因爲我曾經發誓要待我找到意中人之後，才揭下面具！」白若冰說着便把面具揭下，只見她一張瓜子臉龐青白泛黑，雖然眉眼如畫，却帶着幾分妖異之色。「我雖然未徵求過你的同意，但料你不會怪我吧？」

陸無涯搖搖頭，雖然他們同門之間一向缺乏應有的感情，但此刻仍接受她的情意，輕輕擁着她。

白若冰枕着他的胸膛，臉上浮起滿足之色，輕聲道：「我已一直有個預感，我可能不能完成任務，即使完成任務也活不了，果然如此……」

陸無涯不知如何安慰她，白若冰又道：「我已沒有太多的時間了，但還有一句話要提醒你，你要小心提防烏鴉，他絕不會輕易讓咱們脫離他的控制，說不定第四代蝙蝠訓練成功了！」

「烏鴉？」陸無涯輕呼一聲，隨即忖道：「這淬毒鋼針是不是烏鴉發出的？」

白若冰聲音逐漸微弱：「你要小心提防……」

陸無涯咬牙道：「我一定會小心，我要繼續活下去！」

「老三，你肯叫我一聲妹妹麼？」

陸無涯感情激動，脫口叫道：「冰妹！」同時把面具摘下。

「陸哥哥……」白若冰嘴角噙笑，螓首突然一歪，臉上已佈滿黑氣。

「冰妹！」陸無涯大叫一聲，伸手一探，白若冰已沒了氣息！

這刹那，他心頭忽然泛起一陣難以形喻的寂寞，覺得生命竟然如此脆弱，竟然抵擋不了死神的一記打擊！

白若冰之死，給他敲起警鐘，他很可能會步她後塵，轉瞬之間，便化爲塵土。

一陣夜風吹來，陸無涯吸了一口氣，忖道：「烏鴉給咱們的解毒藥丸，聲稱除了自己身上原有的毒素解不了之外，可解百毒，但爲何竟然化解不了鋼針上的毒？莫非……」

想至此，他身子打了個冷顫，再度尋思下去：「那把鋼針莫非是烏鴉躲在暗中發射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兩個：是與否。但後果却截然不同，假如答案是後者，那麼白若冰只不過是死於「意外」而已。

若答案是前者的話，這等於烏鴉已向他敲起喪鐘，你躲得今天，又怎能夠躲得過明天後天，烏鴉對他發的暗箭？

假定烏鴉在蝙蝠的利用價值消失後，便不讓其活下去，那麼自己又何必再替他賣命？

不賣命的後果是毒發身亡，賣命的後果也是死，倒不如趁現在毒性未發，好好享受一下剩下來的日子！

荒野萬籟無聲，只有那似來自地獄的風聲，不斷衝擊着他的軀體。驀地，一個念頭浮上心頭：「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自烏鴉手中取到最後一顆解藥，獲得自由，做一個眞眞正正的人！」

這刹那，韓勝珠的聲音又在他心中响起：「大丈夫理該頂天立地……」

陸無涯痛苦地呻吟了一聲，再一陣夜風吹來，他才感覺到白若冰的屍體經已冰冷，他鎭定一下心神，先把白若冰的屍體放落地上，然後用劍在樹下挖掘起來。

星月黯淡，已近黎明，夜風冰涼，陸無涯却累得滿身大汗，終於挖了一個五六尺深的土坑。

陸無涯點了一根火把，目光一落，見白若冰的臉龐仍然掛着一抹滿足的笑意，他不由一怔。難道她不覺得自己死得太年輕，死得太冤枉？

莫非因爲陸無涯在她臨死之前，接受了她的情意，便可以補償了這一切遺憾？

誰說蝙蝠無情？

陸無涯無言地取出一襲乾淨的外袍，裹住白若冰的屍體，把她放落土坑，再慢慢堆上黃土。

這瞬間，他覺得生與死只在一綫間，也只在一瞬間，似在意料之外，又似在意料之中。

天色漸明，蕭殺的秋風已在土墳上洒下了一地落葉，再過一刻，又會有什麼變化？陸無涯不敢再想下去，也不敢再停留，立即向官道飛馳過去。

秋天的陽光仍然頗爲猛烈，陸無涯在不知去向的情況下，又來至蕪湖城。

烏鴉還沒有新的任務交給他，而最後這個任務對他來說極是重要，完成任務之後便可恢復自由，若不能完成，後果也無需多作考慮了，必是死路一條！

秋高氣爽，街上行人極多，陸無涯來至如意客棧外，想起上次與白若冰在此賣武的情景，不免感慨一番。

投店時，由於他換過一張人皮面具，掌櫃自然認不出他，陸無涯詐稱姓石，小二引他到一間上房，哈腰道：「公子還有甚麼吩咐？」

「拿一盆水進來！」

陸生涯洗好澡，換過一襲乾淨的衣服，手提摺扇，到前堂客棧附設的飯館晚飯。由於尚未至晚飯時刻，食客稀疏，陸無涯找了張靠角落的座頭，點了兩式小菜，一碟饅頭，一壺酒，自斟自飲。

自從白若冰死後，一向寧靜的心湖，不時會無端端的泛起陣陣的漣漪，他暗暗告戒自己這種情況對一個職業殺手來說，是最危險的，可是他越是緊張，心湖更難平靜。

正在胡思亂想間，忽見三個江湖人物走了進來，坐在陸無涯的隣桌，點了酒菜之後，便毫無憚忌的高談濶論起來。

正中那個塌鼻的漢子道：「聽說韓大俠還未回來，咱們這次算是白跑啦！」

左首那個刀疤的接道：「大師哥何必担憂，也許韓大俠過兩天便回來了，等下尤二爺來了，再問問他，說不定他知道韓大俠去了那裏！」

右首那個濃眉的道：「吹，說曹操曹操就到，尤二爺這不是來了？」

三人都長身而起，陸無涯跟着抬頭望去，只見門口走進一個身穿錦衣的中年漢子，頷下蓄着一撮短髯，甚是威武，陸無涯見他那份氣度，便知道來人的武功比隣桌這三個粗豪漢子高出許多。

塌鼻的抱拳道：「尤二爺肯賞面，小弟們受寵若驚！請坐請坐！」

尤二也回了一禮，含笑道：「燕兄三人的名頭，尤某也聞名已久，既蒙邀請，豈有不至之理！」

四人重新坐下，塌鼻的又請尤二再點幾個菜。尤二道：「燕兄不必客氣，尤某尚有些任務未了，需再回去辦理，三位若有什麼吩咐的，但說無妨。」

刀疤漢子道：「尤二爺快人快語，對江湖上的朋友又够熱心，果然名不虛傳！咱們也不嫌魯莽，便道明來意吧！」

尤二道：「咱們武人正該如此！」

刀疤漢子道：「實不相瞞，在下三師兄弟最近被『湖海帮』那干臭賊子，迫得沒處立足，所以來求韓大俠，希望他派人助一臂之力，一齊剿了『湖海帮』，誰知韓大俠不在家，韓家只剩下一位公子、一位小姐，咱們只得……」

濃眉漢子接道：「尤二爺與韓大俠同城，而且交往頗深，料知其行踪，請問韓大俠何事離開？」

尤二微微一呆，反問道：「這件事早已哄動江湖，三位難道是不知道？」

塌漢子臉上一紅，道：「說來慚愧，咱們三兄弟讓『湖海帮』那夥人逼得緊，最近都不敢在人前露面！」

尤二點點頭，道：「湘江釣叟周寒山被殺之事，三位大概知道吧？」

陸無涯見所談之事與自己有關，便留神起來。只聽刀疤漢子道：「此事小弟雖曾有過耳聞，但却不甚了了，尙請二爺見告！」

「周寒山上月被人殺死，事後據『白頭翁』苗野推測，下手的是盤踞在湘江的那兩個水寨幹的，因爲聞說周寒山曾伸手管了他們幾件事，雙方結下樑子，只是周寒山居所隱蔽，而且另有埋伏，他平日又深居簡出，『北湖寨』和『南湖寨』無從下手，這次便趁……」

濃眉漢子點頭道：「如此小弟可猜到幾分了，一定是『南湖寨』與『北湖寨』的人，乘這次周寒山送女兒出嫁，在來路設伏！」

「正是！」尤二道：「不過他們是在周寒山回程時才下手的！韓大俠與他既然結成親家，便無坐視之理，所以帶了兒媳趕去湘江爲周寒山報仇了！」

塌鼻漢子眉頭一皺，道：「此處離湘江路程可不短，看來韓大俠短期內是不會回來的了！」

尤二道：「這個自然，快者也要一兩個月，三位若無其他去處，便留下等他吧！韓大俠素來熱心，尤其對那些魚肉鄉井的草莽，最是痛恨，料不會拒絕三位之請，若是盤川不便的，到韓府說一下，一切困難自可解決！」

「原來如此！」濃眉漢子道：「若非二爺指點，咱們也不知道！」

尤二抱拳問道：「三位尙有其他事否？若無的話，尤某可要失陪啦！」

塌鼻漢子忙長身道：「不敢再躭誤二爺的光陰，咱兄弟感激不盡！」

尤二見他們要送客，忙道：「三位不必相送，再客氣便嫌生份了！」

塌鼻漢子果然不送，三人重新坐下吃酒。陸無涯見聽不到什麼消息，也專心吃起飯來。

飯後，陸無涯在蕪湖城內逛了一下，便回房休息了。他連日趕路疲極，不一忽便呼呼入睡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驚醒，這是他自幼受嚴格訓練，而形成的特有的警覺力；這也是他們職業殺手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應。

陸無涯是被一股殺氣驚醒的！

陸無涯輕輕跳下床，抽出枕下的長劍，向房門走去，尙未至門後，門板忽被人敲響，拍門聲甚有規律，三重兩輕，這是蝙蝠的聯絡暗號。

陸無涯沉吟一下，才問道：「誰？」

「是陸三弟麼？快開門，是愚兄！」

陸無涯微微一怔，忖道：「洪如啖在此時來作甚？」當下用劍挑開門閂，房門隨即被人推開，走進了一個臉目呆板的青年來。

陸無涯道：「在下雖是姓陸，但閣下却未必是姓洪！」

那青年顯然一怔，反手把門關上，訝然問道：「老三，難道你連愚兄的聲音也認不出？」

陸無涯心中暗暗奇怪，假如是洪如啖，爲何自己會無端端心驚肉跳？當然他不敢把這感受說出來，只淡淡地道：「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來人雙眼目光一閃，隨口唸道：「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首劉禹錫的烏衣巷，由於起首是個朱字，便被烏鴉拿來作「紅蝙蝠」洪如啖的身份象徵，這件事除了七隻蝙蝠與烏鴉之外無人可知，因此陸無涯對他的身份，便再無疑問。

當下淡淡地道：「坐吧！」順手把劍拋向床頭，又把桌上的油燈點燃。

洪如啖嘿嘿一笑，道：「你我一場兄弟，爲何見到我也沒有一絲喜悅？」

陸無涯反問：「你每次遇到同門，都是心情喜悅！」

洪如啖在一張椅子坐下，瞇着眼問道：「你不問我爲何會來找你麼？」

陸無涯在他對面坐下，道：「我知道我不問，你也會說！」

洪如啖甚是沒趣，道：「是烏鴉通知愚兄來找你的！」

「又是烏鴉！」陸無涯心頭一跳，尋思道：「這見不得人的東西，眞是神出鬼沒，我剛到此，他便通知洪如啖來了，他……」他沉吟了一下問道：「烏鴉是何時通知你的，你又是在何處接到通知的？」

洪如啖冷笑一聲：「你難道不知道這是秘密？是問不得的！」

陸無涯目光一變，道：「好，這我不問，但他着你來找我何事？」

「不知道，他只叫我這三日三夜，都得跟你在一起，三日之後，他會爲咱們頒下最後一個任務！」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最後的考驗終於來了，他心情不期然地緊張起來，暗暗忖測烏鴉會派他們去殺誰，半晌問道：「最後一個任務是由你和我聯手去執行的？這任務是當作一件這是『半件』？」若是「半件」的話，他便尙欠烏鴉半道任務，才恢復自由。

不料洪如啖也嘆了一口氣，道：「愚兄也不知道，烏鴉在信中什麼也沒說！」

陸無涯心頭一沉，看來要想脫離烏鴉的控制絕不容易，這刹那，白若冰臨死前對他說的話，又浮上他腦海。

洪如啖看了他一眼，道：「聽說七妹失手被人殺死了……可是眞的？想不到她年紀最輕，却最早歸天！」

陸無涯心頭又是一跳，忙問：「你如何知道的？」

洪如啖笑道：「是烏鴉說的，他要我告訴你，叫你把白七妹被殺的情況，好好

寫一封信，交給他，他三日後要來取！」

陸無涯心湖更加難以靜止，假如白若冰不是烏鴉下令殺的，自己既然未向他報告，他又如何知道？又假定白若冰是烏鴉下令殺死的，他何需自己再向他報告？他只顧想着心事，難免冷落了洪如啖。

洪如啖忽然神秘兮兮地道：「老三，愚兄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陸無涯抬頭淡淡地問：「什麼事？」

「老二也死了！」

洪如啖這幾個字，說得又輕又快，但聽在陸無涯耳中，却似是個無形的焦雷，震得他整個人都是一抖，深深吸了一口氣，盡量使自己的語氣聽來平靜。「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老二已殺了不少人，被人殺死，也不奇怪！說不定過幾天也輪到咱們！」

洪如啖乾笑一聲，道：「你倒鎭靜，愚兄是不如你了！當我聽到這消息之後，連飯也吃不下！」

陸無涯輕輕一笑：「不鎭靜又能如何？他是給誰殺死的？」

洪如啖目光閃過一絲難查的狡色，搖頭道：「愚兄也不知道，總之他是完了！」他看了陸無涯一眼，道：「客棧房已滿，今夜要在你這裏過一夜了！」

陸無涯道：「隨便你！」

洪如啖脫掉外衣鞋子，便倒在陸無涯的床上。須臾，雙眼一睜，道：「你不睏麼？」

陸無涯頭也不回地道：「你睡吧，我不睏！」他坐在桌前冥想，心境始終不能平靜，不斷感到危機的存在。

過了一陣，洪如啖已發出鼻鼾聲，陸無涯轉頭看了他一眼，把油燈吹熄，就坐在椅上調息起來。

一宿無話，次日早上洪如啖邀陸無涯去吃早點，但陸無涯却道：「小弟吃不下，你自個去吧，我想睡一下！」

洪如啖也不勉强他，自個出店，豈知陸無涯立即吩咐小二送幾個肉包子進來，吃了之後，也出店去了。

洪如啖回店之後，見陸無涯不在房內，但長劍仍壓在枕下，他忽然走出房外，向四面張望了一下，然後把門關上。

過了好一陣，陸無涯才回來，洪如啖自床上坐了起來問道：「你去了那裏？」

陸無涯把文房四寶放在桌上，淡淡地道：「掌櫃說信箋已用罄，小弟只得到外面買。」

「你要寫信？給誰？」

陸無涯看了他一眼，道：「你不是說烏鴉要小弟把七妹被殺的經過寫一份報告給他麼？對不起，這是規矩，你迴避一下吧！」

洪如啖又躺在床上，道：「小二說要下午才有房間！」

陸無涯便默默地坐着，洪如啖乾笑一陣，又坐了起來，道：「老三，你今早沒吃早點，咱們一齊去吃午飯吧！」

「小弟剛才在外面用過了！」

洪如啖一怔，道：「老三，你怎樣啦？好像跟愚兄生份起來，不是不歡迎我來吧？嘿嘿，你莫忘記，這是烏鴉叫我來的啊！」

陸無涯道：「老大，你想到那裏去了？小弟只不過因爲七妹……」

洪如啖嘻嘻一笑，道：「原來你看上七丫頭！」

陸無涯正容道：「小弟覺得七妹之死，我也該負一部份責任，起碼我沒能保護她，所以最近都因內疚而悶悶不樂！」

洪如啖跳下床來，道：「內疚有什麼用？七丫頭已經死了，你內疚她便能復活麼？你小心自己的安危吧！精神不振，對咱們來說，有如斷了一隻手臂！」說罷開門出去。

陸無涯關了門，伏耳在門板上聽了一陣，不知爲何竟然舒了一口氣，這刹那他心頭忽然一跳，忖道：「爲何老大一到，我便心驚肉跳，他一離開，便似心頭放下一塊大石？」

他發了一陣怔，這才坐了下來，打開信箋，磨起墨來，接着揮筆書寫。

剛寫了幾行字，陸無涯忽然覺得房內殺氣瀰漫，只一呆，便聞「嘩啦啦」一聲巨响，窗櫺破裂，躍進三個漢子來。

陸無涯不及細看，一個虎躍飛前，抽出床頭的長劍，風聲一响，一柄鋼刀已自後劈至，陸無涯一擰腰，堪堪閃開，再一個轉身，左右前三方都已被包圍了。

目光一及，陸無涯心頭更是一楞，原來這三人赫然是昨夜在前堂飯館吃飯，隣桌的那三個漢子！

陸無涯喝道：「住手，在下跟你們有仇麼？」

那個姓燕的塌鼻漢子冷笑一聲：「往日雖無仇，近日却有寃！」

陸無涯道：「在下根本不認識你們，寃仇兩字從何說起？」

刀疤面的喝道：「何必假惺惺，咱們知道你是『湖海帮』僱來殺咱們的職業殺手！嘿嘿，咱們雖然膿包，也不會坐以待斃！」

濃眉漢子接道：「不錯，咱們還知你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職業殺手蝙蝠！」

陸無涯心頭一陣狂跳，忖道：「他們怎會知道！」當下立即問道：「你們是聽誰胡說的！蝙蝠揚名在二十年前，在下如今也不過二十多歲，哼！簡直荒謬！」

姓燕的道：「不必跟他廢話，上！」

陸無涯道：「你們要迫我動手，可勿怪我出手無情！」

面掛刀疤的鬼頭刀一圈，斜劈了過去，陸無涯身子一偏，姓燕的鋼刀又至，陸無涯擧劍一格。只聞「噹」的一响，刀劍相觸之後，陸無涯的長劍忽然自中折斷！三尺長的劍刃只剩下七八寸！

這一着，陸無涯又是一驚，顧不得多想，雙腳一錯，趁濃眉漢子的鋼鞭尙未砸至，把斷劍向其拋射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面掛刀疤的單刀又自後砍至，陸無涯猛使一個鳳點頭，左脚向後蹬出，同時右掌震開姓燕的鋼刀！

在這幾招，陸無涯一顆心已安定了下來，因爲自己雖然失了兵刄，但這三人的武功甚是平常，要想脫困並不太難。

電光石火間，濃眉漢子的鋼鞭又挾風砸至，陸無涯上身直起，左掌自鞭隙中穿入，切在其手臂上，濃眉漢子抱手而退，陸無涯立即自空隙處穿出，但姓燕的一柄鋼刀又攔腰劈至！（未完・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鷹飛江南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楠和郭子羽來到飯館，他見到自己的三哥郭子鉉、小妹郭子琴和令狐玉龍等人爭座位，只好勸阻，弟兄妹相見，互訴別後情況，令狐世家等人苦纏不肯走，結果還是給三人趕跑了，楊楠先回船上等候，讓他們到客店去取行囊回來，他們三人沿江到江漢碼頭附近，見圍了一堆人，原來冷泉莊的人又在這裏生事，被修宗道長的兩個侄兒打死打傷二人，修宗道長向前道歉，冷泉莊的人不肯罷休，想以人多取勝，他們弟兄妹加入戰鬥，才將冷泉莊的氣焰壓下，冷泉莊不肯罷休，造謠說郭子羽得到三空藏劍經，約會六大門派在蛇山鳳凰窩向郭子羽找碴。

異人傳絕學　邂逅遇嚴慈

郭子琴道：「今天是初六，離十五還有九天，你要露兩手還怕沒有機會？」

郭子羽道：「十五之會可能是一個極端兇險的場面，咱們必須稟報義父，聽聽兩位老人家的意見。」

郭子鉉道：「說的是，咱們走。」

回到小舟，孟婆婆詢問道：「你們到那兒去了？玩得還痛快麽？」

郭子琴櫻唇一噘道：「碰到四十幾條野狗，弄了一肚子的悶氣，那裏會玩得痛快！」

孟婆婆道：「哦，說說看。」

郭子琴道：「五哥，還是你說吧。」

郭子羽遂將一切經過全盤說出，然後問道：「義父呢？孩兒想請兩位老人家指點。」

孟婆婆道：「你義父去找一個人，我想也應該回來了，你們只怕餓了，咱們吃飯吧。」

郭子羽道：「最好等義父回來再吃，咱們不餓。」

郭子鉉道：「楊伯伯回來了。」

楊楠果然回來了，面頰之上是一副沉重的表情。

孟婆婆道：「怎麽啦？老頭子，有甚麽不對？」

楊楠微微一笑道：「沒有甚麽，羽兒，你們遇到過麻煩？」

郭子羽道：「是的，冷泉莊西院院主任休，率領四十餘人向咱們找碴，但被小妹將他們嚇跑了。」接着將經過的情形說了出來。

楊楠道：「想將咱們毀在鳳凰窩？哼，他們這是痴人說夢！」

孟婆婆道：「老頭子，你究竟見到泥丸道人沒有？」

楊楠道：「見到了，老雜毛的德性半點未改，還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孟婆婆道：「怎麽，他不肯？」

楊楠道：「他敢。」語音一頓，接道：「老伴，我餓了，弄飯來吃吧，咱們邊吃邊談。」

孟婆婆道：「好的。」

在吃飯之際，楊楠詢問郭子羽道：「羽兒，你可知道泥丸道人？」

郭子羽道：「孩兒不知道。」

楊楠道：「你知道三空藏劍經，一定明白它的由來了？」

郭子羽道：「聽說三空藏劍經是三百年前南北二聖的武學精華，經百年前的靈空神尼予以整理，再加入她自己畢生修爲的絕藝，繕寫成書，定名爲三空藏劍經，但不知傳言是否屬實。」

楊楠道：「傳言不假，但人們却不知道靈空神尼是夫婦同時修道，只不過靈空神尼是佛門弟子，她的丈夫却是三清門下，夫婦殊途同歸，同爲神仙中人……」

孟婆婆道：「咳，你扯這麽遠作甚麽？別把孩子們弄糊塗了。」

楊楠道：「別急嘛，這不就說到正題了？」

敢情靈空神尼的丈夫道號浮萍子，一身修爲不在靈空神尼之下，當神尼整理三空藏劍經時，浮萍子也貢獻過不少心力，嚴格的說，那册舉世矚目武學寶典，應該稱爲四空才對。

泥丸道人就是浮萍子一脈的傳人，一身功力莫測高深，只是他遊戲風塵，從不顯露武功，一代高人不爲人知而已。

也是事有湊巧，二十年前武漢下游一帶，忽然出現一隻碩大無朋的江豬，牠翻船傷人，在長江水道造成極大的困擾。

在一個月白風清的夜晚，楊楠與泥丸道人不約而同的涉水斬豬，他們因而相識並結爲道義之交的朋友。

這是往事，楊楠講了半天，還是沒有

說到正題。

現在孟婆婆插口了，她說：「昨晚我有事過江遇到他，所以今天你義父就去找他了。」

究竟楊楠爲甚麽要去找泥丸道人，這又與郭子羽兄妹有甚麽關係？他們聽來聽去當眞越聽越糊塗了。

楊楠似乎已瞧出他們兄妹心頭的疑惑，他却面色一正道：「羽兒，義父去找他是爲了你……」

郭子羽啊了一聲，還是莫明所以，既然插不上嘴，只好靜聽下文。

楊楠道：「昨晚泥丸道人對你義母說，三空藏劍經的出世，可能會引來正邪兩道絕跡江湖的高人，據他所知，靈空神尼一脈的傳人已經下山……」

郭子羽道：「這與孩兒有關？」

楊楠道：「當然有關，南北二聖與靈空神尼鼎足而三，各有他們的傳人，既然大家都在江湖，將來必會見面……」

孟婆婆接道：「武林之中強者爲尊，你義父是不願你弱了南聖的名頭。」

聽到這裏，郭子羽有點懂了，但懂得極爲有限。

楊楠道：「本門四禪識柱玄功遺失，義父傳給你的只能練到二禪，飛星迸雷手及天龍四倒槍法，也因之而無法達到巔峯，唉，義父從不求人，現在却顧不了那麽多了。」

郭子羽道：「義父，當眞有這個必要麽？」

楊楠道：「如果沒有必要，義父何需求人。」

郭子羽道：「義父適才曾說泥丸道長的性格……」

楊楠道：「這不要緊，咱們是老弟兄，無論他如何古怪，還是會答允傳給你武功的。」

現在郭子羽終於明白了，他雖是有些不願，却也不想拂逆義父的心意。

待月上柳梢之後，楊楠才帶着郭子羽去找泥凡道人，這位生性古怪的道長，原來住在黃鶴山的背後費文禕祠內。

他坐在祠外一截松根之上，翹首雲天，似乎在觀察天體的運行，他分明知道來了客人，却瞧都不瞧來客一眼。

良久……

「你來了……」

「與道長有約，怎能不來？」

「他就是你的義子？」

「正是。」

「好像還過得去。」

「何止過得去，簡直是精金美玉，百世難覓。」

也許楊楠的話太誇張了，但這誇張的言語却引起了泥丸道人的興趣。

他由松根上站了起來，兩縷凌厲的目光像冷電似的射向郭子羽。

這位道長身材不高，却瘦得有點弱不禁風的樣子，他穿着一件半舊的淡黃儒衫，形象很像一個不第的秀士，如非他頭上挽着一個道髻，實在瞧不出他那一點像個三清弟子。

他瞧看郭子羽的目光原是十分銳利的，現在却逐漸變爲柔和，看來他是喜歡上這塊精金美玉了，也許這是一個緣字吧。

「你可以走了。」

他在下逐客令，對象却不是郭子羽，因爲他正瞧着着楊楠。

這是楊楠的預期，他十分自信會有這麼一個結果，因而毫不訝異的一笑道：「好，老朽告辭。」

楊楠走了，郭子羽被留了下來，他想不到會這麽容易就解決了問題，倒是有點茫然之感。

泥丸道人的目光再度投向郭子羽，還是那麽一片柔和，不過他却以一種近乎冷酷的語氣道：「你叫郭子羽？」

郭子羽道：「是的，前輩。」

「咱們過幾招，你不反對吧？」

「這個……」

「注意……」

不管郭子羽是否同意，泥丸道人身形一現，已經一掌拍了過來。

以郭子羽目前的一身功力，能够在他手下走過三招兩式的已然不多，要想一掌就擊中他幾乎無此可能。

然而這一掌他却沒有避開，噗的一聲擊個正着。掌力並不太重，但也並不太輕，他被震退一步，而且有點血氣翻騰。

一掌之後，第二掌，第三掌連續攻來，幾乎是掌掌中的，當得是招無虛發。

這一下可就苦了郭子羽了，他被揍得眼冒金花，遍體酸痛，泥丸道人仍然狂攻不已。

在此等情形之下，他當然不能一個勁兒的束手挨揍，但他本身的掌法不管用，連義母孟婆婆敎的六度無相掌也沒有太多的帮助。

約莫被揍了一百餘掌，泥丸道長才停止了攻擊，仍以冷肅的語氣道：「祠後有一間石室，你可以到那兒去歇息。」語音一落，逕自轉身離去。

泥丸道人走了，郭子羽站在那兒發呆，他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麽，過招麽，應該點到爲止，就算認眞一點，也不能連揍一百多掌。

他是來學習武功的，學武功要先挨一頓狠揍，這種事兒倒是少見得很。

回船去麽，那也未嘗不可，只是如此一來就辜負義父的一番期望，這頓揍也挨得太過不値，反正揍也挨過了，只好忍住氣待下去。

他緩緩吁出一口長氣，神情快快的去到祠後的石室，他需要好好的調息一下，來治療酸痛和恢復疲乏。

石室內有床舖被褥，及一些簡陋的陳設，本來沒有甚麽引人注意的，但桌上擺着一張陳舊的羊皮紙却將他的目光吸引過去。

由於羊皮紙上文圖並茂，是一種極端玄奥的內功心法，他這一瞧看下去，目光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兩個時辰之後，他終於弄懂了那張圖案，立即趺坐榻上，按照該項心法緩緩運起功來。

他的內力原本極高，這一按圖運功，立感眞力泉湧，迅速達四肢，走百骸，天人合一，而進入忘我之境。

直到次日凌晨，他才運功醒來，令他感到駭異的是，昨天被泥丸道人掌擊之處，感到特別舒暢，而且只要微一提氣運功，眞力便會由被掌擊的一百多處滲出體外，在週身佈成一道罡炁之牆。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泥丸道人那頓狠揍，竟使他受益無窮。

他下床之後，一名道童忽然在門外向他招手道：「郭施主請隨小道來。」

郭子羽道：「是，小道長。」

道童瞪他一眼道：「甚麽小呀小的，是瞧不起人？」

這當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這位道童不過十五六歲，居然也這麽陰陽怪氣。

郭子羽不便跟他爭執，只是微微一笑道：「在下怎敢瞧不起人，道長千萬不要誤會。」

道童撇撇嘴道：「我是你的師兄，懂嗎？今後對師兄說話可得當心一點。」

郭子羽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師父，居然冒出一個師兄來了，再瞧到道童那副假裝正經，但掩不住一臉童稚的模樣，幾乎忍不住要笑出聲來。

道童雙目一瞪道：「怎麽，不服？」

郭子羽道：「沒有，我只是想請敎師兄的法號。」

道童道：「你當眞是孤陋寡聞，湯圓道長名噪天下，你居然會不知道？」

郭子羽再也忍不住了，終於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湯圓道童生得矮胖胖的，原本就像一個湯圓，但，如果說他像冬瓜，像鴨蛋未嘗不可，泥丸道長爲甚麽給他取名爲湯圓，必然另有所解，不過這個名字也不錯，當得是名實相符。

只是郭子羽這一笑，可能就會笑出麻煩，因而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師兄，小弟嗓子癢癢的，可能有點毛病。」

湯圓哼了一聲，沒有再說甚麽，一逕帶着他去洗臉，吃早餐，然後去見泥丸道人。

「參見前輩。」他對這位性格怪異的道長大爲改觀，因而恭恭敬敬行了一禮。

泥丸道人先是靜靜的向他瞧看着，然後露出笑容道：「還怨我麽？」

郭子羽道：「晚輩不敢，叩謝前輩栽培。」

泥丸道人忽然面色一肅道：「貧道收你作個記名弟子，該不會過份吧？」

郭子羽立即跪下叩首道：「徒兒參見師父。」

泥丸道人哈哈一笑道：「好好，起來見過你師兄湯圓。」

一頓接道：「你今年多大了？」

郭子羽說道：「徒兒虛渡十九個寒暑了。」

泥丸道人道：「這就是了，湯圓比你大了一歲，應該是你的師兄。」

郭子羽向湯圓抱拳一揖道：「見過師兄。」

湯圓還了一禮道：「師弟少禮。」

此後郭子羽就留在費文韓祠苦練武功，對「沸波神功」，「洞玄指」，及「泥丸神彈」，都奠定了良好的根基，這三項武功是浮萍子一派的獨門絕學，泥丸道人雖然只收他爲記名弟子，却毫無保留的傾囊相授，只可惜時日太短，他還不能盡獲其中的神髓。

除了這些，他還有一項更大的收穫，也就是他義父楊楠要他跟泥丸道人學武功的眞正目的。

楊楠的祖輩失去四禪識柱玄功秘笈，影响所及，使其他的武功都不能達到巔峯，這是南聖一派最大的遺憾。

如今郭子羽獲得沸波神功，補助了四禪識柱玄功的不足，因而他的天龍四倒槍法，及飛星迸雷手均大爲精進，如果跟楊楠相比，已經是靑勝於藍了。

×　×　×

十五日天色有點陰沉，好在還沒有下雨。

蛇山鳳凰窩是武漢的名勝，這一名勝之區，此時却戰雲密佈，籠罩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在山嶺的東端，擺着一個龐大的陣勢，這般人是由令狐世家，冷泉莊，丐帮，及八卦門所組成的，他們全由掌門人率領，人多勢衆，威懾全場。

山嶺的西端只有老少六人，他們是楊楠孟婆婆夫婦，郭子鉉，子羽，子琴兄妹三個，及一個湯圓道人而已。

郭子羽原是不願牽涉師門的，但湯圓却十分愛護這位師弟，在得知他要赴當代六大門派的約會之時，他就自動的參與，令郭子羽辭謝不得。

這是一個不成比例的約會，對方雖然只有四個門派參加，郭子羽等一行，在人數上仍然處於絕對的劣勢。

不管形勢如何險惡，他們並沒有放在心上，湯圓第一個出場叫陣道：「貧道湯圓，那一個願意賜敎？」

對方的四派掌門是聚在一起的，他們是令狐世家的主人令狐長善，冷泉莊主曲日華，丐帮帮主沙璞，八卦長門時早春。

湯圓出場挑戰，四大門派沒有人將他放在心上，因爲湯圓的身材不高，再加上生就一副娃娃臉，看起來不過十五六歲，他這一出場，倒使人有一種勝之不武的感覺。

令狐長善向湯圓打量一眼，回顧沙璞道：「沙兄可認識這位小道童？」

沙璞道：「不認識，黃口孺子，隨便叫一個人打發了事。」

冷泉莊主曲日華道：「此子氣定神閒，英華內蘊，咱們倒是不可大意。」

令狐長善點點頭道：「待我先問問他。」語音一落，踏前兩步道：「小道長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如果你跟姓郭的淵源不深，希望你不要淌這趟混水。」

湯圓冷哼一聲道：「本門不求名，不圖利，更不會夥同一般狐羣狗黨橫行江湖，所以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至於郭子羽麽，他是我的師弟，你叫我不管行麽？」

令狐四公子令狐玉彪道：「爹，小道士找死，讓孩兒去打發他。」

令狐長善說道：「好，不過此人年歲雖輕，一身功力却不可輕侮，你要當心一些。」

令狐玉彪道：「爹放心，孩兒會當心的。」他摘下一對護手鉤，奔入鬥場道：「小道士，出招吧。」

湯圓擺了一下手中的拂塵道：「不必客氣，你出招就是。」

令狐玉彪道了一聲好，雙鉤一分，畫起兩道圓弧，耀眼的銀芒，挾着強悍的勁風，向湯圓的全身罩了過去。

令狐世家威震武林，盛名果非虛致，單憑令狐玉彪這招風雲失色的痛擊，數遍當代武林能够接下他這一招的只怕不多。

湯圓面對強悍的攻勢，仍然冷靜得像一尊石像，直待勁風及體，他才揮出掌中的拂塵。

刷刷兩聲輕响，塵尾倏的一分，那根根柔絲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突然插入銀芒之內。

「撒手……」

湯圓叫令狐玉彪撒手，他倒是聽話得很，不只是丟掉護手鈎還一連倒退五尺。

在場的四大門派幾乎全是高人，這般當代高人却全部面色一變。

他們曾經猜忖湯圓的功力可能頗高，但未想到竟然高到這般境地。

在場各派之中，能够擊敗令狐四公子的不是沒有，要是一招就讓他丟人現眼，這樣的人就爲數不多了。

湯圓只是攻出了一招，這一招不只是使令狐玉彪丟人現眼，而且使他雙鈎皆失，此等功力豈不是駭人聽聞。

就在湯圓技壓全場，人人震驚之際，兩條人影忽然併肩急馳而來，這兩人郭子羽全都認識，他們是桃花仙子柳桃兒，及金刀丐傅炳龍，他們作了一個羅圈揖，向在場者打了一下招呼，然後奔到丐帮帮主沙璞的身側，咬着耳朶作了一番報告。

沒有人聽到他們說了些甚麽，沙璞却發出一項出人意外的宣佈。

「對不起，各位，敝帮出了一點事，失陪。」雙拳一抱，逕自率領丐帮門下，向山下急馳而去。

丐帮這一臨陣抽腿，使圍攻郭子羽的陣容實力大爲減弱，雖然他們的人數仍然佔有絕對的優勢，在心理上却已造成顯著的不安。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丐帮的撤走感到懷疑。

武漢聚集着難以數計的黑白兩道，這般龍蛇混雜的武林人物，原本就在勾心鬥角，各懷鬼胎，丐帮臨陣撤退，他們怎能不大起疑念？

冷泉莊主曲日華此時目光一轉道：「令狐兄：丐帮旣已撤走，跟姓郭的樑子咱們改日再算吧。」

令狐長善道：「曲兄說的是，我看姓郭的小輩未必獲得三空藏劍經，咱們如果在這兒耗下去，可能會誤了大事。」

曲日華道：「在下也是這般想法，咱們走。」

令狐世家及冷泉莊撤走了，剩下一個八卦門那敢作半分停留？

鳳凰窩寧靜了，只有輕柔的山風在枝頭吹起一片悅耳的聲浪。

孟婆婆向天色瞥了一眼道：「老頭子，那般人走得有點奇怪，要不要找人打聽一下？」

楊楠道：「我想可能與三空藏劍經有關，咱們先回船再說。」

湯圓道：「兩位前輩，晚輩要向家師覆命去了，師弟今後有事，隨時到祠裏來打聲招呼。」

郭子羽說道：「多謝師兄，小弟理會得。」

他們與湯圓分開之後，逕向鮎魚套奔去，剛剛到達江邊，便見到一羣男女向他們奔來，郭子琴大叫一聲道：「是爹娘跟二叔他們，咱們快迎上去。」

她沒有說錯，果然是郭鐵鷹夫婦，還有郭鐵鵬，以及小一輩的兄弟姐妹，郭氏家族一個不少。

異地重逢帶給他們無比的歡欣，接着郭子羽介紹他們義父母與郭氏家族相識。

經過一陣寒暄之後，楊楠邀請郭鐵鷹兄弟到船上待茶，郭鐵鷹道：「多謝親翁，但以時機緊迫，咱們只怕不能躭擱了。

楊楠道：「親翁是另有要事？」

郭鐵鷹說道：「小弟只是想去碰碰機緣……」

楊楠道：「丐帮等四大門派，原是在蛇山跟咱們了斷過節的，後來他們突然撤走，想必與三空藏劍經有關。」

郭鐵鷹道：「不錯，據說獲得三空藏劍經之人，已經逃往西北……」

楊楠道：「原來如此，那麽親翁就不要躭擱了。」

郭子羽道：「義父你老人家不去？」

楊楠道：「義父疏懶已慣，不想去湊這份熱鬧。親翁，祝你們馬到成功，愚夫婦就此告辭。」他們躍上小舟，解開纜繩，逕自順流而去。

郭子琴道：「楊伯伯是怎麽啦？他不想湊熱鬧，爲什麽到武漢來？」

陳琪道：「他來武漢是放心不下妳五哥，現在咱們旣已團聚，他自然不必再担心了。」

郭鐵鷹道：「咱們當眞不能再躭擱了，快走吧。」

郭子羽道：「爹，孩兒要去一下費文禕祠，向師父說一聲。」

郭鐵鷹說道：「你那裏又來的一個師父？」

陳琪道：「我知道，羽兒快去，咱們在碼頭等你。」

待郭子羽走後，郭鐵鷹等一行也奔向碼頭，在途中陳琪將郭子羽的一切際遇說了出來，這些都是郭子琴適才告訴她的。

郭鐵鷹道：「羽兒的奇遇倒是眞多，子鉉子琴想必也得到一些好處。」

郭子琴道：「楊伯伯是南聖一脈，他的武功除了繼承者是不傳外人的，不過，女兒與三哥也得益不淺，楊伯母傳給咱們一套六度無相掌法，楊伯伯還改正咱們劍法中的很多錯誤。」

郭鐵鷹道：「哦，妳將劍法使一遍讓爹瞧瞧。」

郭子琴道了一聲好，立即摘下長劍，走到空曠之處使了出來。

郭氏一門全是使劍的大行家，待瞧完郭子琴使完劍招，幾乎每一個都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原以玄奧快速威猛見長，但跟改進後的招式相比，就顯得迂緩平凡，一無是處了。

郭鐵鷹長長一吁道：「改得好，畫龍點睛，超凡拔俗，武聖傳人，果然名無虛至，今後你們兄妹將改進後的劍招及六道無相掌法傳給你們的兄妹，咱們就不必再避居深山了。」

郭子鉉郭子琴同時應聲道：「是。」

在碼頭等候不久，郭子羽便已到達，於是他們便沿雲夢安陸之綫向襄樊奔去。

× × ×

原先聚集武漢的武林人物，此時已空羣而出，他們爭先恐後的奔向西北，由於多數走的是同一條道路，這就難免時常要發生磨擦了。

這般武林人物之中，以丐帮、令狐世家、冷泉莊、武當、以及後來參加逐鹿的少林門下實力最強，不過他們似有默契，除非萬不得已，彼此都避免爭鬪。

他們這種打算，是想保存實力，不到形勢需要誰都不願使力量作無謂的浪費。

但五大門派以外的江湖豪客就不同了，多除去一個競爭者，他們便可多獲一分勝算。

其實不屬於五大門派的人數十分之多，只是這般人各自爲政，形同散沙，雖然有些傑出的高手，但也孤掌難鳴。

只有一個人不一樣，他是八卦門的掌門銀彈奪魂時早春。

在當時，八卦門是一個弱小的門派，時早春雖是力爭上游，仍不能跟那些大門大派相比，這就應了那句物以類聚的老話了，在江湖之上，跟他們處境相同的不在少數，他們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現在的時早春不再孤單了，他聯合了雁蕩雙金、泰山拳霸、四明刀客、以及吳門公子等人，他們這股力量雖然不能睥睨羣雄，却也沒有人敢於輕易招惹他們。

× × ×

厲山是隨縣以北的一個山鎭，離鎭十里之處，有一個供人歇息的茶亭，此時正有一隊鏢車在茶亭之內歇脚。

鏢車共有三輛，車上迎風招展，現出一面綉着三個金錢的鏢旗，這是唐山金錢鏢局的鏢車。

該局總鏢頭金錢豹雲鼎，不僅輕功絕世，掌中一手金錢鏢也向無虛發，他以鐵拐作兵刃，曾經折服過不少知名之士，因而金錢鏢旗是一塊金字招牌，鏢車所至，黑白兩道都會禮讓三分。

現在押鏢的共有三名鏢師，十二名趟子手，十二名車夫，小小的茶亭被他們一佔，後來的就沒有容身之地了。

他們剛到茶亭不久，十餘騎怒馬忽然捲地而來，領頭的是八卦掌門時早春，及四明刀客祁志。此時時方晌午，驕陽如同火傘，照得他們全身是汗，在茶亭歇一下，喝口茶解解渴自然再好不過。

只不過茶亭已然人滿，茶具也被鏢局的人在用，他們除了情商別人讓一點茶具，就只有等候一途了。

時早春可沒有那份耐性，他躍下坐騎，向百步蛇聞放鰲道：「叫他們走！」

百步蛇聞放鰲應聲奔到茶亭之前道：「咱們要在這兒歇歇，你們可以走了。」

金錢鏢局的鏢伙聞言一呆，他們原是在彼此交談的，此時一起停了下來。

牽緣手于成是這趟鏢的領隊，他久走江湖，多見識廣，時早春這般人他大都相識，因而雙拳一抱道：「原來是八卦門的聞少俠，失敬，請問少俠有什麽指敎？」

聞放鰲雙眼一翻道：「我叫你們走，莫非你們沒有聽到？」

于成道：「爲甚麽？」

聞放鰲道：「一個走鏢的居然如此不開竅，這倒是少見得很，那我就告訴你吧，咱們要在這兒歇息。」

于成淡淡道：「原來如此，咱們就要上路了，請你們稍候片刻。」

他原是想向時早春及四明刀客等打個招呼的，想不到人家雙眼翻天，根本連瞧他一眼，他雖是心頭極爲不滿，但不願引起無謂的糾紛。

他不願引起無謂的糾紛，別人却要天下大亂，還未等待他下令鏢伙撤出茶亭，聞放鰲已經一掌攻了過來。

于成神色一呆，他絕未想到百步蛇聞放鰲會猝起發難，所幸他反應够快，未待掌力落實，就已飄身斜退五尺。

「朋友，你這是做甚麽？」

「你敢不聽吩咐，大爺就斃了你。」

江湖上強者爲尊，原是沒有甚麽道理可講的，不過牽緣手于成並沒有說不讓他們，百步蛇這一掌就有點師出無名了。

這還不能算完，一掌落空，他竟然跟踪而上，掌力再吐，猛向于成的腰脅上拍去。

走鏢的通常都會在忍字上下點功夫，如果被人逼急了他們也不惜一戰。

百步蛇聞放鰲欺人過甚，他們如何還能忍得下去？

鏢師符海波距離于成最近，因而一個箭步，騰身接下百步蛇的一掌。

嘭的一聲响過，他們各退一步，這兩人看來是半斤八兩，功力悉敵。接着雙方一聲暴吼，撲上去狠拚起來。

小諸葛盧龍恐怕百步蛇吃虧，他奔上去支援，被另一名鏢師王欽吾接下來拚鬥，他們由亭內打到亭外，喊殺之聲不絕於耳。

金錢鏢局總鏢頭雲鼎，名頭之响，絕不下於當代武林的一派掌門，牽緣手于成是他的親傳弟子，符海波王欽吾是他頗爲得力的鏢師，小諸葛盧龍師兄弟雖是功力不弱，二十招以後就手忙脚亂，招架無力了。

銀彈奪魂時早春一見大事不妙，立即沉聲叱喝道：「住手。」

王符二鏢師不想跟這般人結仇，聞聲立刻收招退後，牽緣手于成乘機抱拳一拱道：「這是一點小誤會，希望前輩不要放在心上，咱們還要趕路，就此告辭。」

時早春面色一寒道：「想走？可以，留下鏢車你們走吧。」

于成愕然道：「你說甚麽？前輩，八卦門可是名門正派，莫非前輩想刦鏢？」

時早春冷冷道：「老夫還不致將你們這三輛鏢車放在眼裏，只不過要給你們一點懲罰！」

牽緣手于成道：「前輩，縱使咱們有甚麽不是，希望前輩看在家師的份上放咱們一馬……」

時早春哼了一聲道：「那有這麽便宜，就算雲鼎在這兒，也得將鏢車留下。」

話已說絕，看來是沒有轉圜的餘地了，于成撤出鐵拐往懷中一抱道：「旣然如此，請劃下道來。」

鏢局的趟子手久經戰陣，不待于成吩咐，即刻摘下兵刃，圍着三輛鏢車佈成一個攻守均宜的陣勢。

時早春不屑的撇撇嘴道：「還想作困獸之鬥？這是你們自己找死！上。」

江湖之上就是這麽不講理，彼此分明毫無過節，竟然捨死忘生的拚鬥起來。

時早春與牽緣手于成交手，八卦刀鬥鐵拐，雙方奇招百出，打得驚險無比。

壓力最重是符海波與王欽吾，他們的對手是泰山拳霸龔虎，及四明刀客祁志，龔虎的鋼鞭招招如同驚濤擊岸，祁志的長刀有如雪花亂舞，都不是符王二鏢師所能力敵的，交手不足五十招，他們已經陷入險境之中了。

盧龍師兄弟原想搏殺護衛鏢車的趟子手的，由於雁蕩雙金及吳門公子沒有出手之意，他們只得在一邊旁觀。

不過縱觀全場，對金錢鏢局將是十分不利，符王二鏢師固巳危若纍卵，于成只怕也會在兩百招內敗下陣來。

也許他們五行有救吧，正當危機迫急之際，竟然來了救星。

來人是郭氏家族，他們一到現場，立即準備插手。

事實很明顯，任何人瞧到現場中的情況，都會斷定是強人刦鏢，雖然他們認識八卦門的師徒三個，却也知道時早春師徒不是好人，不管怎樣，先救下鏢局的人大致不錯。因此，郭子孚郭子屛郭子鉉兄弟三個首先奔了上去。

只是他們未能進入鬥場，在途中就被人攔了下來，小諸葛盧龍攔住郭子孚，百步蛇聞放鰲截住郭子屛，郭子鉉走在最後，吳門公子余三秀做了他的對手。

郭子琴一見幾位兄長救人被阻，大爲焦急道：「五哥，那幾位鏢師不行了，咱們快去。」

郭子羽道了一聲好，彈身一躍，首先向泰山拳霸龔虎撲去。

符鏢師巳經身負幾處創傷，全憑一股堅毅的意志在勉力支撑着，雖然如此，他只怕很難再支撑十招了。

此時郭子羽以天馬行空之勢，帶起一股巨大的勁風，由側面攻向龔虎，來勢之急，宛如雷電交馳一般。

龔虎心神大震，他知道來了高人，急一鞭震退符海波，口中一聲大吼，鋼鞭以全力向郭子羽的身形掃去。

郭子羽哼了一聲，左掌急拍，震開龔虎的鋼鞭，天龍槍一吐一挑，一具龐大的軀體便巳應手飛了起來。

他使的是南聖絕學四倒槍法，一槍飛出有如天河倒瀉，此等曠古絕今的槍法，自然不是龔虎所能抵禦的。

所幸郭子羽不願殺生，只是刺穿龔虎的右肩，將他摔出丈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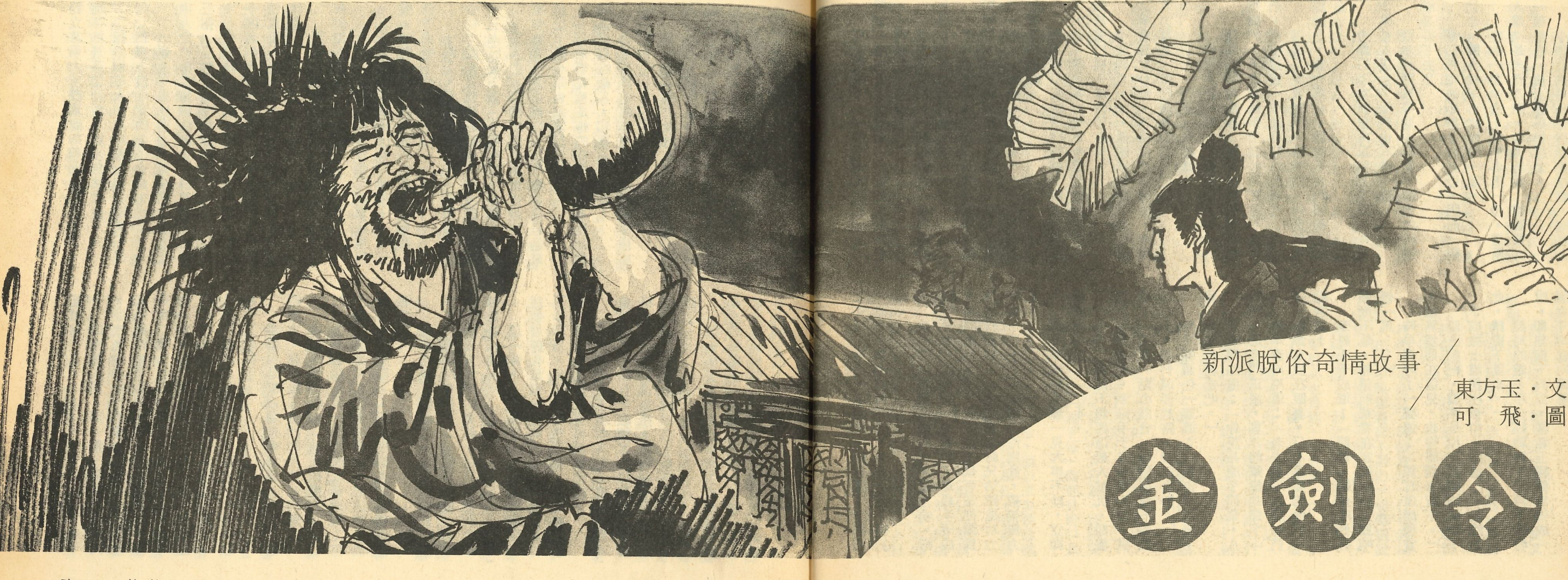
這樣已經够他受的了，右肩洞穿，可能傷及筋骨，今後還能不能使用右臂，就要看他的運氣了。

郭子羽天龍神槍無敵，威懾全場，郭氏家族其餘的幾位兄妹，也表現得可圈可點。

他們的劍出如閃電，快到不可思議的境地，時早春等雖是一方霸主，仍然丟盔棄甲，毫無還手之機。

這是一場十分暫短的搏殺，幾乎在一個照面之下，搏殺便已結束。

（未完・六）



金劍令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通玄道長見澄通等六僧已被人制服，又見公孫龍——方如蘋喬裝上前斥他叛逆迷仙岩，信以爲眞，知道處境四面楚歌，趁機向圍牆急竄，却被霍從雲攔住，丁劍南、方如蘋追上刺中了他的左肩和點了穴道，才將他擒獲，一場苦戰，又告全勝，五雲門主將澄通等六僧解除迷藥，使他們清醒過來，叫公孫無忌易容扮通玄道長，將五雲門總壇付諸一炬，然後率領羣豪來萬松山莊，盟主萬啓岳迎入，商議如何進襲迷仙岩，經過部署，萬松山莊和五雲門聯手對付迷仙岩，秘密行事，分幾批出發，先由任東平率領一批少俠到南木嶺和五雲門主會合……

風雨滿仙岩　各門派反正

薛慕蘭一身武功原巳極高，但五雲門主說得不錯，此次前去迷仙岩，當然以不使用迷仙岩的武功最好，這樣就不致被人認出來了，主要還是由丁劍南傳自己劍法，她當然要全心全意的學了。

萬少岳笑道：「早知道這樣，我們早就跟大家學了，五招劍法，也早就練會了，用不着臨時抱佛脚了。」

「五雲劍法」變化繁複，雖是一招劍法，其中就有許多變化，只是在細小的動作中，就有極大的差異。好在有丁劍南給三人詳細解釋，還有任東平、孫必顯等人在旁個別指點，一個下午，對第一招劍法，差不多都巳練熟。

其中要算薛慕蘭練得最快，就磨着丁劍南給她講解第二招劍法。

柳飛燕充當她的助敎，笑道：「薛姐姐第一招巳經練熟了，丁大哥，你就傳她第二招吧，門主不是說過，能學多少，就學多少，這樣我們没到迷仙岩之前，薛姐姐五招劍法都可以練熟了呢！」

丁劍南笑道：「其實妳也會，妳也可以敎她呀！」

柳飛燕道：「不，這是門主交代要你敎的，我只配當你的助手。」

「好吧！」丁劍南道：「反正我敎一遍，以後就是妳的事了。」當下就把第二招劍法「雙雲平飛」的姿勢和幾個變化，一一和薛慕蘭講解示範了一遍。

薛慕蘭用心諦聽，心頭也暗暗驚奇，師父（谷主）的劍法巳極奇詭，但這套「五雲劍法」，更爲神妙，光是一二兩招，巳是威力極強，由此可見整套「五雲劍法」威力之強了。

傍晚時分，大殿上巳經開飯了，仍然是品字形三席，任東平等十人坐了中間一席，左右兩席則是冉文君率領的二十四名劍女，大家匆匆吃畢，天色差不多巳經全黑。

飛雲俏步走出，嬌聲道：「門主有令，現在就得上路，請任大俠率隊先行。」說完，手中塞過一個紙團。

任東平站起身答應一聲，一招手，丁劍南、萬少岳等人跟着紛紛站起，由任東平爲首，列隊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冉文君率領的二十四名劍女，最後才是五雲門主和飛雲、彩雲。這一行人没點燈火，只是急步疾行。

五雲門主是這次趕赴迷仙岩的主力，至少讓迷仙岩的人認爲如此。她選擇在夜間趕路，當然是爲了避免引起迷仙岩的注意，要避人耳目，當然要夜行曉宿，趕路不能點燃一點火了。

她這樣做，其實正是爲了要引起迷仙岩的注意。因爲就算你們行蹤最隱秘，迷仙岩也一定會知道的。

迷仙岩派出來的人注意了他們一行，就會忽略萬松山莊趕去的人了。

所以五雲門主一行，夜行曉宿，好像是暗的，實際是擺明了去找迷仙岩復仇去的。

萬松山莊萬盟主一行人，有五雲門主這一行人吸引住對方的注意，才是眞正的暗中行動。

這在兵法上叫做：「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道理。

一行人由南木嶺出發，天還没亮，巳經趕到歷口。路旁早巳站着一個青衣人，不待任東平開口，打了個手勢回身就走。

任東平在路上早巳看過飛雲塞給自己的紙條，上面只有一個手勢。那青衣人打的手勢和紙條上完全符合，他就不用多問，跟着對方就走。

青衣人一直把任東平等人領入一處宅院，才行停步，說道：「廳上巳經準備了茶水點心，任大俠諸位請到廳上休息，左右兩廂有六間房，是諸位的臥室，大家要在這裏休息一天，等天黑了再上路。」

任東平抱抱拳道：「多謝了！」說完，就領着大家朝廳上走去。

青衣人轉身朝冉文君道：「冉領隊要她們也到廳上休息，妳們的住處是在後進。」說完，迎着五雲門主，往後進而去。

廳上果然也擺了三張桌子，每一桌都沏了一大壺茶，還有一大盤肉包子。

大家圍坐下來，喝着茶，二十四名劍女，都是迷失了心智的人，冉文君要她們坐下喝茶，她們就喝茶，要她們吃包子，她們就吃包子，没有人互相交談。

天色漸漸大亮，冉文君站起身，朝任東平等人招呼道：「諸位請坐，我們要進去了。」她朝劍女們打了個手勢，就領着她們進入後進而去。

任東平道：「咱們也該去休息了。」

萬少岳道：「你們去休息吧，丁兄，時間還早你可以敎我們第二招劍法了。」

滕立言道：「對，咱們這時候不練，什麼時候練呢？」

任東平道：「大家奔行了一個晚上了，不練劍的人，可以去休息了。」

年其武道：「這時候誰睡得熟？」

柳飛燕道：「二師哥，這樣好了，要睡的人去睡，不想睡的人就不去睡。」

這一行十人，只有任東平、孫必顯、滕立言三個巳經三十出頭，其餘七人都是二十多點的小伙子，年輕人有大伙在一起，誰肯進去睡覺。

丁劍南把第二招劍法傳給了萬少岳、

滕立言兩人。薛慕蘭却要他教第三招了，她有柳飛燕當助教，進步自然較快。

孫必顯等人却坐在廳上喝茶聊天，把劍女們桌上沒吃完的包子也拿來吃了。

一個上午很快過去。萬少岳，滕立言兩人才把第二招劍法練會，薛慕蘭巳把第三招「三雲爭輝」都練熟了！

中午時分，廳上開出三桌午餐，但二十四名劍女都已入睡，一個也沒來，只有任東平一桌十人，吃了午餐，才各自回房休息。

天色未黑就吃晚餐，飯後天色巳黑，就繼續上路。

一行人夜行曉宿，好像早就算好里程，天色未亮，宿頭早巳有人準備，一日三餐，連同半夜子時中途站的茶水和宵夜，都準備得十分週到。

一路上，只要休息下來，薛慕蘭、萬少岳、滕立言就勤於練劍，還沒趕到潛山，三人已把五招「五雲劍法」都練會了。

三人中，自然以薛慕蘭練得最快，五招劍法業已運用純熟，只是離迷仙岩越來越近，她心頭也越來越沉重。

迷仙岩究竟是她的師門，如今她却隨同迷仙岩的敵人，和迷仙岩爲敵！

古人所謂近鄉情更怯，她就有這種感覺。

負責這一路上食宿事宜的是春雲。不知道的人，總以爲春雲一個使女，居然如此神通廣大，把一路上的食宿，安排得如此妥妥當當，但說穿了可並不稀奇。

因爲在她前面，就有兩路人馬，從這條路上經過，而且還留下了五雲門特有的記號。

這兩路人馬，第一撥，是迷仙岩的人，通玄老道和他師弟瘦靈官靈玄，以及澄通等被迷失了心神的六位少林長老。稍後是第二撥，也是迷仙岩的人，由于嬤嬤率領，其中包括了齊文靖、施一夔，和形意門掌門人徐子常、白鶴門掌門人吳綏之、八卦門掌門人封清風、公孫龍、查家榮以及十二名劍手。

春雲只是緊跟着他們後面，你們住過的地方，就作爲五雲門的人住宿的地方。

本來迷仙岩的人（前面兩撥人）住宿的地方，自然是有迷仙岩的人管理的；但于嬤嬤這批人在臨走的時候，把這些迷仙岩的人都清除了，五雲門的人就緊跟着住進來了。

也就是說于嬤嬤這一行人，無形中變成了五雲門的先鋒。（其實于嬤嬤一行，本來就是五雲門的先鋒，這是五雲門主早就計劃好的。）

這一路上，漸漸進入迷仙岩的範圍。迷仙岩既有雄霸武林的雄心，沿途自然有不少耳目，只可惜這些耳目，在于嬤嬤這支大軍過境之後，全部清除乾淨。

迷仙岩失去了這些耳目，消息自然不會很靈通，而且于嬤嬤又可以利用這些耳目，製造些假消息往上面報去，因此，迷仙岩近日對外面的消息，幾乎巳經完全中斷了。

這也是五雲門主和萬盟主在書房中提出來的計策之一，她向萬盟主保證一路上肅清迷仙岩佈置的眼綫，掩護萬盟主率領各大門派的人，不讓迷仙岩事前知道一點風聲。

× × ×

却說于嬤嬤率領的一撥人一路攢程，進入迷仙岩谷口，趕到一處突岩，只見通玄老道等人站在岩下，似在等人模樣，不覺奇道：「觀主怎麽還不進去嗎？」

通玄老道忽以「傳音入密」說道：「守谷的老怪物，是魔女心腹，武功極高，咱們得乘機也把她除去才好。」

于嬤嬤點點頭道：「正該如此。」

通玄老道白玉拂塵一揮，大笑道：「貧道那就先走一步了。」說完，當先俯身朝岩洞中跨了進去。

瘦靈官靈玄和六位少林長老也相繼跟着走入。

于嬤嬤一笑，也低頭跟了進去。她身後的人也一一跟着走入。

于嬤嬤回身朝大家低低說了幾句，就繼續朝前走去。

不多一回，快走近一處圓洞門的時候，只聽裏面傳出一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問道：「來的是什麽人？」

于嬤嬤呷呷笑說道：「滑嬤嬤，咱們相處幾十年，妳連我的脚步聲都聽不出來了？」

圓形石門中，走出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婆子朝于嬤嬤凝視了一眼，才道：「你們也是從懷玉山來的？」

于嬤嬤道：「這還錯得了？老婆子和通玄在五雲門會師，火燒五雲宮，只逃走了五雲門主一個人……」她說起這件大功，好不興高采烈，口沫橫飛？

在她說話之時，公孫龍、查家榮，雙雙走了上去，朝滑嬤嬤躬身道：「左使一號，三號參見滑嬤嬤。」

口中說「參見」，兩人一左一右同時發難，出手如電，一下制住了滑嬤嬤的穴道。

滑嬤嬤武功再高，在這變生肘腋，事出意外，一時之間，防不勝防，也措手不及，瞪着雙目驚詫的道：「你們這是做什麽？」

于嬤嬤得意地一笑道：「老婆子破了五雲門，搜到他們一份極機密的文件，就是計劃進攻迷仙岩的，由妳滑婆子裏應外合，老婆子說不得只好先斬後奏，把妳拿下來了。」

「胡說！」滑嬤嬤忽然機伶一顫，驚怒的道：「妳……不是于嬤嬤！」

公孫龍道：「誰說她不是于嬤嬤？」

滑嬤嬤眼珠連轉，詫異的道：「你們都不是……你們究竟是什麽人？」

她究竟和于嬤嬤相處了幾十年，逢姑婆縱能把于嬤嬤扮得維妙維肖，聲音也學得極像，但總缺少于嬤嬤那股子土氣，滑嬤嬤先前還看不出來，時間稍長，于嬤嬤說話多了，就不對了。

于嬤嬤朝她深沉一笑，說道：「可惜妳知道得太遲了。」一指朝她心坎點下。

只見圓洞石門內，人影閃動，通玄老道探首道：「得手了嗎？」

于嬤嬤呷呷笑道：「解決了。」

通玄老道點頭道：「如此就好。」

原來于嬤嬤怕一擊不中，給滑嬤嬤逃脫，所以要先行的通玄老道，在通過圓洞石門之後，請澄通等六位少林長老回身潛

伏，滑嬤嬤如果朝迷仙岩內逃去，這六位少林長老就可把她攔住。另外又要齊文珏，施一夔等五人，退後幾步，滑嬤嬤如果想往外衝，也有他們攔截，滑嬤嬤可是證定了逃不脫的。

除去滑嬤嬤，迷仙岩的險要盡失，五雲門主就可以長驅直入了。

于嬤嬤心裏這份得意，當眞不可言宣，她由公孫龍（方如蘋）引路，率着一行人迅疾從山腹石窟走出，眼前登時大亮，只見山谷間古木葱鬱，佔地極廣。

這就是從無外人進入，但却是江湖極大禍源的迷仙岩了。

通玄老道等人就在出口處等着他們。

于嬤嬤尖聲道：「觀主怎還不走？」

通玄老道忽然以「傳音入密」說道：「谷中這些古木，隱含八卦方位，好像是顚倒八陣圖，不知陣勢的人，進入裏面，就會迷失方向，總管可跟在兄弟身後，一起進去。」說完，果然昂首走在前面。

于嬤嬤等人就緊隨他們身後而行。

通玄老道早巳聽方如蘋詳細說過谷主住處的走法，就筆直朝黃泥路上行去，來至一座小山脚下，東首一座樓宇中搶出申大娘來，看到通玄老道，趕忙施禮道：「原來是觀主來了。」

方如蘋（公孫龍）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她叫申大娘。」

于嬤嬤沒待通玄老道答話，呷呷笑道：「申大娘，老婆子也回來了，咱們是蕩平五雲宮，回來向谷主覆命的，妳先上去稟報谷主一聲。」

申大娘哦了一聲，趕緊應着「是」，急匆匆往小山上奔去。

通玄老道就跟着她往小山上去。于嬤嬤等人也緊跟着拾級而上。

一回工夫，來至小山頂上，這裏同樣古木參天，中間一座精緻的樓宇，前面有一片白石舖成的平台，兩邊放着數十盆奇花異卉，四面是白石的卍字雕欄，迎面三級石階。

申大娘急趨而上，往裏行去，通玄老道等人則在階下站停下來。

過不一回，申大娘急步走出，叫道：「谷主請觀主，于嬤嬤入廳相見。」

通玄老道率同澄通等人走上石階，進入大廳，于嬤嬤也率同齊文靖等人跟着走入大廳。

大廳相當寬敞，中間坐着一個面蒙黑紗的婦人，身後伺立了四個綠衣少女，肅靜無譁。

通玄老道走上去站到左首，于嬤嬤率同齊文靖等人站到右首。

通玄躬身道：「貧道見過谷主。」

于嬤嬤也接着躬身道：「屬下見過谷主。」

谷主目光如電透過黑紗，朝左右兩邊衆人掠過，頷首道：「老身聽說你們把五雲宮燒了，很好。」

于嬤嬤回身朝徐子常、吳綏之、封清風齊道：「三位掌門人快來見過谷主。」

一面朝上躬身道：「啓稟谷主，這是齊長老，施長老二位引進的形意門掌門人徐子常、白鶴門掌門人吳綏之、八卦門掌門人封清風。」

徐子常、吳綏之、封清風三人一齊朝着谷主拱手爲禮，說道：「在下等人見過谷主。」

谷主甚是高興，連忙還了一禮，說道：「三位掌門人不可多禮，本谷對三位掌門人至表歡迎，今後可担任本谷長老的職務。」

一面抬手道：「大家辛苦了，快請坐下。」

兩邊的人行了一禮，才各自落坐。

通玄老道含笑道：「齊長老，你是此次進剿五雲門的主持人，懷玉山之行，還是由你來說吧！」

言多必失，假扮而來的人，說話多了，難免被谷主看出聽出破綻來，齊文靖不是假扮的，自然由他來作報告的好。

齊文靖沒有推辭，當下就把自己和施一夔邀約形意，白鶴、八卦三派掌門，會合于嬤嬤進入懷玉山五雲宮，後來通玄道長及時趕來，和五雲門主交手的結果，五雲門主僅以身免，火燒五雲宮，詳細述說了一遍。

其中當然有許多誇張之詞，但這是大家經過仔細商量好的，自是不會有什麽破綻。

谷主頗爲嘉許的點點頭道：「五雲門主僅以身免，她老巢被毁，手下的人死傷星散，再要重來，沒有十年二十年，休想東山再起，再也威脅不到咱們了。」

說到這裏，回頭朝于嬤嬤問道：「妳去參加了萬松山莊之役，到底咱們怎麽失敗的？」

她巳得到夜襲萬松山莊失敗的消息。

于嬤嬤忽然惶恐的躬着身道：「啓稟谷主，屬下一點也不知道。」

谷主道：「我要妳去支援樊長老，道乾長老的，妳怎麽會一點也不知道？」

于嬤嬤道：「屬下率同公孫龍，查家榮等人，在那天二更前依約抵達萬松山莊西首的栗坵坦，他們應該派人和屬下連絡，結果一直等到二更多，還是沒見到人，老婆子派公孫龍趕去探聽，萬松山莊一片黝黑，連燈光也沒有，老婆子覺得奇怪，親自趕去，在萬松山莊前後察看了一回，果然毫無動靜，就在栗坵坦等到天亮，再派人探聽，才聽說昨晚有一批強盜夜襲萬松山莊，全被殲滅了……」

她剛說到這裏，只見申大娘急匆匆的走入，躬身道：「啓稟谷主，樊長老，范長老和淮揚派祁耀南，榮宗器回來了。」

谷主抬目道：「快請他們進來。」

申大娘答應一聲，回身退出。接着只見鷹爪門樊元顯，六合門范子陽，淮揚派祁耀南，榮宗器四人，一起走了進來。

谷主目光落到他們身上，身軀不禁爲之一震，她派去的人，還有假冒澄心的向飛天，門下弟子有三弟子孫詡，五弟子宋友仁，七弟子居義方率同初入門弟子八人以淮揚派門人身後隨行，另外還派薛慕蘭和丁南強、（丁劍南）方仲平（方如蘋）趕去和他們會合，如今只有他們四個人回來，那麽其餘的人呢？這些人沒有隨同進來，那是全出了事！

門下弟子，一下去了六個，怎不教她心頭感到震慄？因此沒待他們開口，就一手扶着椅子靠手，急急問道：「就是你們四個回來麽？」

樊元顯拱拱手道：「同谷主，兄弟和范掌門人本來兩天前可以趕回來的，咱們在路上養了兩天傷……」

谷主問道：「薛慕蘭孫翊他們呢？」

范子陽默然道：「死了。」

谷主看到只有他們四人同來，心中早已料到其餘的人可能遭遇到意外，但那是沒有證實的，如今從范子陽口中證實，她身軀不禁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右手猛地一拍靠手，憤怒的道：「萬啓岳，你這該死的東西，我不把你萬松山莊夷爲平地，誓不爲人！」

突見申大娘神色驚惶的匆匆走入，說道：「谷主，不好了，山下……來了許多人……」

「來了許多人？」谷主驚奇的道：「是什麼人？」

申大娘道：「不知道，好像不是……本谷……的人……」

谷主身軀一震，問道：「他們是如何進來的？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就會讓外人闖進谷來了？」

只聽一個洪亮的聲音從山下傳了上來，喝道：「五雲門主前來拜會迷仙岩谷主，請谷主下山相見。」

這眞是飛將軍自天而降，谷主聽得不由一呆，五雲門主來得如此神速，那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由此可見守護迷仙岩窟道的滑嬷嬷也出了意外。她目光朝樊元顯等四人瞥過，徐徐說道：「她是跟在你們後面來的了。」

樊元顯惶恐的道：「兄弟四人一路上均極小心，不可能……」

谷主冷哼一聲道：「他們已經來了，推諉也沒有用了。」

一面冷聲道：「申大娘，鳴警板。」

申大娘答應一聲，匆匆退出。

谷主沉聲道：「五雲門主既然光臨寒谷，請恕我作主人的有失迎迓，就請上山奉茶吧！」

她這話是以千里傳音送下去的，話雖說得不響，但山下的人都可以清晰聽到。

只聽一個清朗的婦人聲音說道：「谷主寵召，賤妾恭敬不如從命。」這話聲正是五雲門主的聲音。

接着，但聽一陣噹噹雲板之聲，從山上傳出，雲板連續不斷的響了十二聲之多，這是緊急訊號，表示有強敵壓境，召集全谷的人作緊急集合。

五雲門主也不去理會他們，當先舉步朝石級走上去，她身後緊跟着春雲、飛雲、彩雲三人，接着是冉文君率領的二十四名少女。

由任東平率領的十人，則暫時留在小山脚下，等候稍後的萬盟主。（其實此時萬啓岳等人也已經到達出口了，只是暫時仍留在石窟之中，還沒現身。）

五雲門主剛登上小山，申大娘趨上幾步，躬身道：「谷主請門主入廳奉茶。」

五雲門主微哂道：「谷主架子可不小啊。」

她脚下一停，回頭道：「冉領隊，妳要她們停在這裏好了。」話聲一落，只帶了三個青衣小鬟往廳上走入。

谷主看她只帶了三個小鬟走入，心中暗暗欽佩五雲門主居然敢單身進來，她立即站起身，拱手道：「門主遠莅寒谷，請恕我有失迎迓。」

五雲門主淡淡一笑道：「谷主不用客氣。」

突聽山下又响起一個洪亮的聲音說道：「迷仙岩谷主聽着，武林盟主萬啓岳、少林澄一大師、澄慧大師、武當清塵道長、年嵩昌、太極門聞天聲、崆峒霍從雲來了，請谷主下山迎接。」

谷主聽得神色一變，哼道：「這也好，大家都來了，正好在這裏作個總結。」一面沉聲道：「武林盟主管不到我迷仙岩，叫萬啓岳上來好了。」

「哈哈！」山下响起萬啓岳一聲朗朗長笑，說道：「諸位道兄，請吧！」

不多一回，萬啓岳率同澄一、澄慧二位大師，清塵道長、年嵩昌、霍從雲、仲孫萱、閻老九、和總管公孫乾率領的八名萬松山莊莊丁，一起登上小山。

公孫乾要八名莊丁退到邊上站定。任東平也率同丁劍南等人隨着進入大廳。

谷主站在上首，冷聲道：「萬盟主諸位遠臨荒谷，請坐。」

坐着的樊元顯，徐子常等人只作不見，也沒站起身來。

萬啓岳目光直注，問道：「妳就是迷仙岩谷主了，萬某幸會，坐倒不用客氣，萬某不是作客來的。」

谷主神色一冷，冷冷的道：「萬盟主諸位當然不是作客來的，老身身爲地主，總要盡我地主的禮數，萬盟主既然不肯坐，有什麼話，那就直說好了，諸位劃下道來，迷仙岩接着就是。」

萬啓岳仰首發出一聲朗朗長笑，笑聲一落，目中神光如電，直注谷主，說道：「萬某會同各大門派，遠來迷仙岩，正有幾件事，要向谷主查問。」

這口氣絲毫不客氣。

谷主自顧自在高背靠椅上坐下，說道：「你說。」

萬啓岳神情凝重，說道：「第一，萬某要向谷主查問的，是僞造武林金劍的事，武林金劍乃是武林各大門派共同鑄製，代表武林盟主，號令天下武林信物，普天之下，只有一把，歸武林盟主所執掌，近半年來，在大江南北，一再發現有人仿製武林金劍，假借武林盟主名義，滋生事端，第一次出現在五雲門江南分壇，要五雲門分壇在十日內撤出江南，第二次出現在揚州滕家莊還居然假扮六合門范掌門人，少林澄心大師，執行金劍令，把滕傳信滕老哥處死，第三次是在十天前，由形意門齊文靖齊老哥，鷹爪門施掌門人以假令徵召形意門徐掌門人，白鶴門吳掌門人，八卦門封掌門人會合迷仙岩于嬷嬷夜襲五雲門。以上三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姑且置之不論，但假冒武林金劍，却是事實，這假金劍令，據萬某所知，乃是從迷仙岩傳出去的，谷主有何解釋？」

這一番話，他說得義正詞嚴，正是各大門派向迷仙岩興師問罪的主題。

谷主神色自若，微哂道：「萬盟主認爲是迷仙岩仿製假冒武林金劍？」

萬啓岳道：「難道不是？」

谷主冷哼一聲道：「武林盟主可以有武林金劍號令天下，難道迷仙岩不能有金

劍令嗎？迷仙岩的金劍令，也一樣可以號令天下，何用仿製假冒武林盟主的武林金劍？」

「哈哈！」萬啓岳大笑一聲道：「妳承認了就好！」

谷主臉色漸漸沉了下來，冷哂道：「我承認什麼？僞造你的武林金劍？過了今天，天下武林從此沒有人知道什麼叫做武林金劍，大家奉行的就是我迷仙岩的金劍令了。」

這話已經說得很露骨，你武林盟主到了迷仙岩，已經再也沒有活着回去的希望了。

「很好！」萬啓岳點點頭道：「谷主這樣說來，殺滕老哥是妳指使的，殺禿頂神鷹陸老哥，也出之於妳所授意，假冒澄心大師的是妳迷仙岩，刦持少林澄心大師等人的也是妳迷仙岩，要准揚派祁掌門人向萬松山莊尋仇的當然更是妳迷仙岩了，這麼一來，事情就很簡單，在大江南北一再滋生的事端，都是妳谷主一手操縱所造成，妳不否認吧？」

谷主冷森一笑，說道：「不錯，我承認了又怕什麼？」

滕立言雖然早就知道父親是迷仙岩害死的；但此刻從迷仙谷主口中承認，又是不同，心頭一陣激動，恨不得衝上去一劍把老妖婆刺死。

任東平站在他邊上以「傳音入密」說道：「滕兄千萬冷靜，咱們也必須依計行事，不可亂了步驟。」

少林戒律堂長老澄一大師目光一注，看到師弟澄通等六人都坐在廳上，獨獨不見澄心師弟，不知澄心是否已經遇害？

谷主冷厲的目光一抬，問道：「萬盟主沒有什麼要問的了？」

五雲門主好久沒有作聲，此時沉聲道：「萬盟主已經查問清楚了，自然不用再問了，現在該輪到賤妾了吧？」

谷主目光轉到五雲門主身上，問道：「門主也有話想問嗎？」

「不錯。」五雲門主道：「賤妾想請敎谷主，迷仙岩和五雲門有什麼深仇大恨？先傳武林金劍，假萬盟主之名，限敝門江南分壇十日內退出江南，繼而又傳武林金劍，邀集形意、八卦、白鶴等門派，夜襲五雲門，焚毁五雲宮，谷主總該有個交代吧？」

谷主冷冷的道：「問得好，迷仙岩既在江南，一山自然容不得兩虎，我兩次用金劍令，就是好讓你們五雲門和萬松山莊來個兩敗俱傷，老實說萬松山莊是迷仙岩統一武林的絆脚石，迷仙岩非把它剷除不可。至於五雲門，我手下燒毁了妳的五雲宮，我可以給妳重建一座五雲宮，只要門主答應和迷仙岩携手合作，我可以聘妳担任迷仙岩副谷主，不知門主意下如何？」

她這話使的是離間之計。因爲她已經看出五雲門主帶來的人手不多，只有一隊二十四名女子，（任東平等十人是跟隨萬盟主等人上來的）這一情形，已可證明五雲宮一戰，她門下弟子大概傷亡殆盡，實力已經極爲薄弱，自可誘她投向自己了。

五雲門主冷笑道：「谷主這話不是自欺欺人之談？」

谷主笑道：「我可以聘妳担任副谷主，此言大家都聽到了，我以迷仙岩谷主的身份，言出如山，豈會騙妳？妳不妨放眼看看，江南武林各大門派投効我迷仙岩的，不是已有很多門派了嗎？」

五雲門主道：「但我不同。」

谷主道：「這個我倒看不出來，不知門主有何不同之處？」

五雲門主沉靜的道：「妳可知道我手創五雲門，目的何在嗎？」

谷主道：「總不是爲了和我迷仙岩作對，才創立五雲門的吧？」

她似是隱約的想套取五雲門主口風。

五雲門主爽快道：「谷主說對了。」

這話就有單刀直入之勢！

谷主微微一怔，說道：「門主總有個說詞吧？」

五雲門主目光宛如兩把霜刃，直注谷主，一字一字的道：「妳就是昔年的錦屏公主，對不？」

谷主身軀一震，從她面紗中射出兩道森寒目光，厲聲道：「妳是什麼人？」

五雲門主哼道：「妳不用問我是什麼人？我讓妳看一件東西妳自然明白了。」說到這裏回頭叫道：「劍南，你過來。」

丁劍南不知師叔叫自己有什麼事，慌忙答應一聲，走了上去。

谷主目光盯注着丁劍南，只覺他走路的形態和丁南强十分相似。

五雲門主道：「你把摺扇取出來讓她瞧瞧。」

丁劍南心中雖覺奇怪，師叔怎麼會在這時候叫自己取出摺扇來給谷主看的？莫非這把烏木摺扇和谷主有什麼關連下成？心中想着，立即從身上取出烏木摺扇，豁的一聲在胸前打了開來。

谷主看得神情震動，失聲道：「五行神扇，他叫丁劍南，會是他的……」

五雲門主道：「不錯，他叫丁劍南，現在是五行門的掌門人，二十四年前，妳用卑鄙無恥的手段，毁去五行門掌門人五行眞氣，以爲一個沒有武功的人，可以和妳長相厮守，逃不出妳的魔掌，結果他逃出去了，妳天涯海角要追殺的母子二人，二十四年後，還好好的活着，如今還親自送上門來，要向妳索取被妳濫殺的五行門九條人命和毁去掌門人武功之仇，現在妳明白我是什麼人了？」

丁劍南聽師叔的口氣，迷仙岩谷主在二十四年前殘殺了五行門九條人命，師父的一身武功，也是谷主廢去的，尤其這句「要追殺的母子二人，二十四年後還好好活着」，師叔她老人家會是自己的娘？

谷主坐着的身軀一陣顫抖，說道：「他是丁起雷的兒子，他……人呢？」

五雲門主冷然道：「他被妳害得失去武功，逃出魔宮，當了道人，妳是不是還想找他，妳害得他還不够？」

谷主看着她母子兩人，點點頭道：「很好，你們母子兩人找上迷仙岩來，打算如何？」

丁劍南聽到這裏，心頭一陣激動，撲的跪倒地上，流淚道：「娘，妳老人家爲什麼一直不肯告訴孩兒呢？」

五雲門主凄然一笑道：「孩子，起來，娘不告訴你，是因爲這妖女耳目衆多，不到時候，你現在不是知道了嗎？」

一把把丁劍南拉了起來，目光一抬，切齒道：「無恥妖女，妳還問我打算如何？妳當年想奪我丈夫，毀去他一身武功，他逃出魔宮，妳遷怒五行門，殘殺我師兄弟九人，還要到處追殺我母子，就是蛇蠍心腸也沒有妳狠毒，我茹苦含辛二十四載，創立五雲門，爲的就是要向妳討回這筆血債……」

谷主黯然無聲，過了半晌，才抬頭道：「丁劍南，你化名丁南强，投到我門下，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來意不善，你總記得我要門下弟子試你們武功，你們隱瞞了幾成功夫，故意讓人把你們點到，我叫申大娘把你押下去，本該殺了你，當時我雖然不知你是丁起雷的兒子，但我忽然於心不忍，才沒殺你的。蘋兒呢？來了沒有？」

方如蘋心頭咚的一跳。

丁劍南道：「沒有。」

「她沒來也好，你和她倒眞是天生的一對！」谷主這幾句話，口氣說得極爲慈藹，目光一抬，朝五雲門主道：「門主母子重逢，這是可喜之事，蘋兒是個好女孩，我想大概是妳門下女弟子了，將來也一定會是個好兒媳，我對五行門內心存着一份愧疚，不想再爲難你們母子兩個，你們及早退出迷仙岩去，如果蘋兒來了，你們就帶她一起走，這場是非，你們母子最好置身事外，好了，你們去吧！」

她這番話，倒確是出之內心，而且也確是一番好意，這可以從她眼神中看得出來。

這話，也正表示今天進入迷仙岩的人，是絕難全身而退的，她當然有此自信。

五雲門主冷笑道：「妳不用假慈悲，我母子也不用妳放我們出去，我方才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我創立五雲門，就是要替五行門死去的九個師兄弟報仇，向妳討回血債，這並不是說一句愧疚，就可以了結的，血債血還，妳連這句話都不懂？」

谷主聽得怒極，雙目之中又暴射出兩道森寒的神光，但她看到丁劍南，冷厲的神光又漸漸隱去，點頭道：「好，妳既然不肯走，那就算了，丁劍南。」

丁劍南抱拳道：「谷主有什麼事？」

谷主又藹然問道：「你呢？」

丁劍南道：「當時在下並不知道家師就是家父，他老人家把五行神扇傳給在下，在下也不知道家師傳我五行神扇就是要在下繼承五行門。方才聽了家母的話，才知道接下五行神扇，就承担起五行門的掌門職務，在下旣然繼承了五行門的掌門人，那麼五行門九位師叔遇害之事，在下就不能不問，五行門和谷主有仇，這仇也就是在下要報的仇了。」

谷主點頭說道：「你身爲五行門掌門人，要替本門師叔報仇，這是理所當然，無可厚非，當日你改名丁南强，在和我門下動手之時，雖然隱去了幾成功力，但據老身看來，你這點武功，也未必能報得了仇。」

丁劍南凜然道：「在下就是武功不够，也只好惟力是視。」

「不！」谷主突然沉聲吐出一個「不」字來，接着緩緩說道：「老身仍然把你看作丁南强，這也許是老身對你的一點偏愛，你記着老身的話，你父母只有你一個兒子，你有能力報仇，老身可以特別准許你報仇，如果到了力所不及，那時，老身也許顧不到你，你必須全身而退，不可遲延。」

說到這裏，一抬手飛出一塊玉牌，朝丁劍南面前飛來，又道：「接着，持此玉牌，迷仙岩不會再有人阻攔於你，這算是老身留給你一綫生機，也稍盡老身一點心意，好了，老身說到這裏爲止，你好好記住了。」

丁劍南伸手接過，朝上拱拱手道：「谷主盛情，在下心領，今日之事，正邪不並存，在下只好璧還了。」一抬手，那方玉牌又緩緩朝谷主面前飛去。

這下眞把谷主激怒了，口中沉哼一聲，左手抬處，飛起一點袖角把那塊緩緩飛去的玉牌擊得粉碎，在她袖風中散成一蓬輕粉，消失無形，人也隨着站了起來，厲笑道：「好，好，老身總算對丁起雷盡了我的心意，萬盟主、五雲門主，你們統率各大門派的人來到迷仙岩，雙方已經把話說盡了，咱們之間已不可能化干戈爲玉帛，那麼只有各憑武功，一決勝負一途可循，要動手大家都請到前面平台上去吧！」

萬啓岳大笑一聲道：「好，好，咱們就到外面候敎。」說着，朝五雲門主拱拱手道：「門主請。」

五雲門主襝衽一禮道：「盟主、諸位道長請先。」

萬啓岳不好再推辭就當先舉步走出。

澄慧大師等人跟在他身後魚貫退出大廳。五雲門主、丁劍南等人也緊跟着走出。只見平台右首，已經站立着不少人，丁劍南認識的只有常千里一個，那麼這些人當是迷仙岩的長老無疑。

迷仙岩谷主隨着五雲門主之後走出，兩名使女立即在階上放好一把椅子，谷主就大模大樣的居中坐下。

身後侍立四名綠衣少女，另外還有四個佩劍女子，爲首的是四弟子卓雲和，其餘三人則是谷主門下女弟子第六、第八、第十了。

于嬷嬷和公孫龍、查家榮退到右廊下首，玄通老道、齊文靖、徐子常、祁耀南等人則站到上首和常千里等人站在一起。

迷仙岩的人都站在平台右首，那是把左首讓給各大門派和五雲門的來人之意。

申大娘指揮着人搬來了二十幾條板櫈，給左右兩邊的人休息之用。

萬啓岳發出一聲大笑，說道：「谷主有各憑武功，一決勝負之言，萬某想先和谷主討教幾手……」

少林戒律堂首席長老澄一大師雙手合十，說道：「盟主且慢，貧衲想和幾個敝師弟說幾句話。」

萬啓岳抬手道：「大師請。」

澄一大師手拄禪杖，走出三步，澄慧大師也立即手持禪杖，和他同時跨出，並肩卓然凝立。

澄一大師沉聲喝道：「澄通、澄果、澄清、澄善、澄幻、澄覺六位師弟，你們怎地忘却本來，依附魔道，還不過來參見澄慧師兄和愚兄嗎？」

他這幾句話，說來緩慢，但却以「獅子吼神功」說出，一句一字，聽到衆人耳中，如聞焦雷！

谷主端坐在上首椅上，面噙冷笑，心想：「你獅子吼神功，又豈能喝得醒他們迷失的神志？」

但就在澄一大師喝聲出口，站在右首的怒金剛澄通等六人，一個個雙手合十當胸，魚貫走了出來，朝澄一、澄慧二位大師躬身一禮，齊聲說道：「小弟見過二位師兄。」

澄一大師也合十當胸，喝道：「似幻亦是眞，是眞亦是幻，我佛慈悲，爾等靈智未泯，還不從魔道回頭？還我本來，更待何時？」

澄通等六人低首應道：「小弟敬遵師兄法諭。」話聲一落果然隨同澄一、澄慧二位大師身後，往左首退下。

這下眞看得谷主心頭一懍，忖道：「澄一施展獅子吼神功，居然會把他們迷失的神志喝醒過來！」

萬啓岳看得大笑一聲，朗朗說道：「形意、六合、八卦、白鶴、武當、鷹爪、淮揚各派道兄聽着，少林澄通等六位大師，依附迷仙岩，業已及時醒悟，迷途知返，諸位道兄都看到了，正邪並不存，此刻正是諸位道兄幡然歸來的最好機會了。」

他話聲方落，齊文靖、施一夔等人相互看了一眼，各自點着頭，生似響應萬啓岳的號召，居然各自舉步走出，朝左首走了過去。

這下脫離迷仙岩控制，走過去的人計有形意門齊文靖、徐子常、六合門范子陽、八卦門封自清、白鶴門吳綏之、武當門施一夔、鷹爪門樊元顯、陸乘風、淮揚派祁耀南、榮宗敬等七個門派，正好十人。

這也是早就定好的計劃，在臨陣前，來個集體反正，雖然對迷仙岩的實力，並無多大影响，但對迷仙岩的士氣人心，在精神上的打擊，却影响極大。

因爲這些人代表的是江南武林中七個門派，也大大增加了萬啓岳這邊的聲勢。

就在萬啓岳發言的同時，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朝九宮常千里說道：「老哥哥，久違了，小弟在山上之日，多蒙老哥哥愛護照拂，據小弟猜想不錯的話，老哥哥神志似乎並未迷失，九宮一派，目前已只有老哥哥一人，迷仙岩魔教餘孽，倡亂江湖，覆亡就在眼前，小弟奉勸老哥哥及早脫離，和幾個門派的掌門人一起過來，那是最好的事，如果暫時不願過來，也希望老哥哥不可和各大門派爲敵。」

常千里聽到話聲，目光不覺將丁劍南投來，也以「傳音入密」說道：「你是丁小兄弟，唉，老哥哥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話聲未落，七大門派的人已經不約而同朝左首走了過去。

這下，自然看得谷主神情大變，從她蒙面黑紗中透射出兩道殺氣森寒，稜芒四射的目光，冷然笑道：「很好，這叫做在刦難逃，江南各大門派的人，還沒有放在老身心上，今天一併解決了也好。」

五雲門主凜然喝道：「錦屏妖女，妳覆亡在即，還敢口出大言，來，咱們有一筆舊帳，該先作個了斷，妳給我下來。」

谷主冷哂道：「妳還不配和我動手。」右手一抬，說道：「白師姐，五雲門主向咱們叫陣，妳去接她幾招。」

坐在右首階上的有十數個人，只見一個一身白色道裝女子緩緩站起走了出來。

這女子眉目如畫，臉如桃花，看她年齡不過三十來歲，但谷主却稱她爲「師姐」，那麼少說也應該比谷主還要年長了。

五雲門主聽萬盟主說過，迷仙岩有一座朝陽堂，住的是谷主的師姐妹四人，她們一共是師姐妹五人，（包括谷主在內）另一個向飛天，已在萬松山莊成擒，那麼谷主昔年的魔教同門，只有三個了，這白衣道姑就是其中之一了。

五雲門主冷然道：「我找的是谷主，妳怎麼不敢親自下場和我放手一搏嗎？」

谷主還沒開口，白衣道姑手中白玉拂塵一拂，嬌聲道：「我師妹是一谷之主，要統領全局，門主只要把我白妙貞擊敗了，谷主自會出手。」

「麻姑仙子白妙貞！」五雲門主看了她一眼，點頭道：「妳倒眞是駐顏有術，聽說昔年有不少人傷在妳麻姑爪下，但妳麻姑爪只怕擋不住我的劍鋒……」

白妙貞格的笑道：「門主劍鋒有這麼厲害？」

五雲門主沒有理她，突然回頭喝道：「你們誰去會會這位魔教的白仙姑？」

只見人影一閃，谷主門下的大弟子公孫龍忽然閃了出來，拱拱手說道：「白仙姑是在下的師伯，在下久聞白師伯麻姑爪所向無敵，可惜沒有機會跟白師伯領教，今天這機會不錯，在下想跟白師伯領教幾招。」

他是谷主門下的大弟子，居然要跟師伯動手！但他明明是公孫龍說話的口音也一點沒錯！

這下直看得迷仙岩的人目瞪口呆，一時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谷主身軀陡震，厲聲喝道：「你不是公孫龍，你是什麼人？」

公孫龍朝她拱拱手道：「師尊在上，弟子明明就是公孫龍。」

谷主怒極，沉喝道：「于嬷嬷，妳說，他是什麼人？妳怎麼跟他混進來的？」

于嬷嬷雙手一攤，尖笑道：「谷主，妳老疑心也眞重，他不是公孫龍，還會是誰？年輕人見獵心喜，聽說白仙姑麻姑爪天下無敵，想跟師伯學一手，也是常有之事，谷主就讓他跟白仙姑試試不好嗎？」

谷主虎的站起身，厲聲道：「妳不是于嬷嬷。」

于嬷嬷吃了一驚，慌忙退後了一步，呷呷笑道：「谷主今天怎麼了？方才說公孫龍不是公孫龍，現在又說老婆子不是老婆子，這眞從何說起？這樣下去，待會妳自己只怕也要說妳不是谷主了……」

谷主氣怒交迸，抬手就是一掌凌空劈去，喝道：「妳們果然是僞裝來的！」

這一掌掌風凜烈，宛如一團狂飈湧擅過去，聲勢極盛！

于嬷嬷慌忙閃身避開，大聲道：「谷主，老婆子對妳一向忠心耿耿，就算妳對老婆子不滿，也不能找這種藉口，要殺老婆子，我老婆子是忠狗，妳認爲今日可以把來人一網打盡，兎死狗烹，可以連忠狗一起殺了，這樣不教站在這裏（指右邊）的這許多人心寒胆顫嗎？」

（未完・廿九）

神槍雙傑故事



女霸天

龍驤著

涉險孤島 情困英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火鳥俱樂部來了兩個陌生的男仕，一個叫毛浩然，是「水帮」的人；一個叫洪英豪是替朋友找尋一對孿生姐妹，懷疑她們落在這俱樂部裏，被老闆娘何嬝嬝看出，想向毛浩然下手却被洪英豪用槍擊掉她的槍，然後揚長而去，何嬝嬝查出洪英豪是由「水帮」首領藍雲包庇才敢找上門來的，便向藍雲要人，藍雲叫洪英豪求「妖姬」楊露庇護，派人去何嬝嬝處推說人在岸上，巳將破壞帮規的弟兄處死，水旱兩帮素來都是守規約的，希望旱帮動手捉人。說來理直氣壯，旱帮何嬝嬝和元老派宋子威決定商量對策……

「太平洋大飯店」的頂樓設有露天游泳池，洪英豪在水裏面衝刺了一陣，渾身冒出熱氣。昨晚的疲勞完全消失。他離開水裏，在遮陽傘下的躺椅上坐了下來。中南半島的太陽實在太烈，十月的天氣了，其熱度在五分鐘內一定能烤熟一隻鴨子。在遮陽傘下就完全不同了；海風迎面吹來，涼爽已極。使洪英豪的神智清醒不少，他是該好好地將前後的情勢思索一番的。

他含上了一根香烟……

「哈囉！」聲音非常嫵媚，同時一隻撳燃的打火機高高舉在洪英豪的面前，纖細的手指塗着腥紅的蔻丹。

女士爲男士燃火點烟，這是極稀有的事，因此，洪英豪吸燃以後並沒有道謝，冷冷地打量着對方；她戴着一副寬大的墨色眼鏡，很難一眼看清她面部的全貌。一身超小型「比基尼」格外襯托出她那性感的身裁。在中南半島，隨時可以看到身穿「比基尼」的女郎在街上走過。可是，洪英豪此時的「芳隣」並不是一個土著；自然，不是豪客就不會住到「太平洋飯店」來。

那女郎先開口說話，聲音低而有力。

「洪先生！我要和你談一宗買賣。」

洪英豪心頭微微一怔，而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我對做生意缺乏興趣，而且我也不適合做一個生意人。」

那女郎吸燃了一根烟，四肢鬆散地半靠在躺椅上，似乎不是在和洪英豪說話，聲音那樣低沉有力。「洪先生！我提起兩個人你一定認識，潘琪和潘瓊。怎麼樣？想知道她們的下落嗎？」

潘琪、潘瓊就是那一對失踪的孿生姊妹。洪英豪自然極欲知道她們的下落。可是對方是何種身份？來找自己的目的何在？這都得先弄清楚。於是，他竭力保持平靜。先遞給對方一瓶「可樂」，然後問道：「請問芳名？」

「你可以叫我莎樂美。」

「莎樂美？」洪英豪喃喃地說：「那是高貴的名字。」

「然而我並不是高貴的人，我是『火鳥』的手下。」

「那一對姊妹在『火鳥』手裏嗎？」

「不錯。」

洪英豪注視着她，冷冷地說：「我有點不明白，妳爲什麼要做出背叛『火鳥』的事？又憑什麼背叛她？」

莎樂美嚴竣地說：「很簡單，我要殺她。」

「噢！」洪英豪不禁大吃一驚。

莎樂美接着說：「可是我無法辦到。所以只有借重你的神槍。」

「我不會替別人做兇手。」

「那麼，這筆買賣就做不成，因爲這是條件。我告訴你潘家姊妹藏匿在何處。待你救出她們後，你必須爲我殺死『火鳥』。」

她說完後，拿起擱在小几上的浴巾站了起來，打算走了。

洪英豪自然不會讓她走，連忙叫住她：「莎樂美小姐！請喝完我方才獻給妳的那瓶『可樂』，同時告訴我爲什麼要殺死『火鳥』？」

莎樂美重又坐下，吸着「可樂」，冷冷地說道：「如果你並不太熱衷這宗交易，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那倒不一定。」

「好吧！」莎樂美點點頭，將瓶中的飲料一口氣便喝完，然後忿忿地說：「她霸佔了我的情人。最後因爲我的情人一心一意要回到我的身邊，引起她的憤怒，就用一個『背叛』的罪名，將我的情人殺掉了。」

「多久的事了？」

「不到一個月。」

「的確可惡又可恨。……莎樂美小姐！『火鳥』必然知道妳是十分恨她的，是吧？」

莎樂美點點頭說：「她知道。」

「她可能也知道妳的心中有報復的念

頭。」

「可能。」

「那麼，她對妳一點也不加以防範的嗎？」

「她不在乎。因爲我不可能有機會殺她。」

「妳說的不『可能』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不會用槍，手邊也沒有槍；再說，我也沒有接近她的機會。」說到這裏她又拿起了浴巾，似乎要走的樣子。「你已問得不少，到底怎麼樣？我可不能在這兒躭擱太久。」

洪英豪攷慮了一分鐘，就點點頭說：「好吧！我原則上同意和妳做成這筆買賣。不過，我不能爲妳殺人……」

「那就免談！」

「別得，往下聽。……如果妳供給的消息確實，我可以控制住何嬝嬝，讓妳親自去殺死她。」

「眞的？」

「妳必定很信任我，否則妳就不會來和我打交道。」

「好！我相信你。」

「那麼，現在請告訴我那孿生姊妹的下落！」

莎樂美回首向左右看了一眼，泳客大半都在池中，他們四週並沒有第三者。她這才壓低了聲音說：「『孿生姊妹俱樂部』設在四樓，我的工作就是負責監視那些誘拐來的孿生姊妹。潘琪和潘瓊來了之後整日哭哭啼啼，威迫利誘各種方法都用盡了，她們仍然不肯就範。爲了怕影响其他孿生姊妹的情緒，所以將她們暫時囚禁在別墅裏。」

「別墅？在甚麼地方？」

「那是老闆娘的別墅，地點在『卡班島』。」

「嗯！」洪英豪開始沉思，「卡班島」離塞城海岸綫只有十哩，島上有各種奇花異木；尤其是一種名叫「卡班」的小鳥，不但長着五彩斑爛的羽毛，而且還會唱出使人心曠神怡的歌聲。

「洪先生！」莎樂美更詳盡地加以說明。「『卡班島』上一共有三幢別墅，老闆娘那一幢是綠色的，在島的西端，你必須在晚間九時趁着漲潮的時候駕艇前去；在島上最多只能停留五個小時。如果你在凌晨二時不離開的話，那就要等第二個晚上了。」

「莎樂美小姐！」洪英豪笑着說：「謝謝妳提供的消息這樣詳盡。還有一件事我需要知道，別墅裏有不少人在看守潘琪和潘瓊呢？」

「有兩男三女；男的有一個是槍手，一個是花匠；女的一個是厨娘，另二人是負責監視潘家姊妹的。」

「好！」洪英豪向四週瞟了一眼，發現池中的人大部份都起來了，於是說：「妳可以走了。」

「請別忘記你的承諾。」

「放心！我一定使何嬝嬝在妳的面前束手待斃。到時我還會借槍給妳，並告訴妳怎樣用法。」

「不必！」莎樂美搖了搖頭，從她那緊緊抿起的嘴唇看來，她內心是極端憤怒的。她一面拿起浴巾，一面沉聲說：「我不用槍，也不用刀，我要用雙手揑住她的頸子，慢慢地勒死她。」

莎樂美的背影尚未在洪英豪的眼簾內消失，林露的聲音巳在他的耳邊响起：「那個人是誰？」

語氣有明顯的不悅，那是女性妬嫉的本能。

「火鳥的手下，她供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接着洪英豪將詳情說了一遍，最後他問道：「林露，妳認爲可靠嗎？」

林露沉吟着說：「未必可全信。不過，在三個星期以前，火鳥倒眞是處死了一個年輕英俊的好槍手。」

「那麼，我們就該相信莎樂美所提供的消息了。因爲她不是爲圖利，老是爲了妬恨交集，所以心存報復。」

林露不作表示，反問道：「你打算怎麼辦？」

「將妳昨晚的計劃改變一下。由『水帮』的弟兄們在塞城活動，我們去突襲『卡班島』。」

「小洪！萬一這是對方的狡計怎辦？對方掘好了陷阱等我們去投，登陸島上回不來就痲煩了。」

「那麼妳是不相信莎樂美了？」

「這幾年的黑道生涯使我不敢相信任何人。」

「萬一這是一條正確的綫索呢？」

「我懷疑。」林露的語氣很肯定。「我和火鳥交往了一兩年，她的巢穴我經常去，這個名叫莎樂美的女人，我一次都沒有見到過。如果她是火鳥的高級幹部，我就有機會見到她；因爲她一定經常和火鳥在一起。如果她是一個低級的幹那，她就不可能將『卡班島』上的情況弄得這樣清楚。」

「她是在四樓負責監視那些被誘拐來的孿生姊妹，自然不會輕易離開四樓，妳自然難見到了。」

「那麼，她如何瞭解『卡班島』上別墅的情形呢？」

洪英豪不禁被問住了，沉吟半晌，才喃喃地說：「也許……也許潘家姊妹是莎樂美押送到『卡班島』上去的吧？」

林露冷冷地說：「這只是你的猜想。昨晚火鳥派人在這裏監視，自然明白我們之間的關係比在賭場上又進展了許多。她猜想我必然會向你透露四樓的秘密，所以派出莎樂美來一着反間計，將你的注意力移開。這還是好一點的想法；若往壞處想，她極可能在『卡班島』上掘好陷阱，等你去送死。」

林露的判斷不能說沒有道理，可是洪英豪說什麼也不會放棄這條綫索。於是他語氣堅定地說：「不管怎麼樣，我要到島上去看看。」

林露氣喘喘地說：「小洪！別忘了你是我的奴隸。你或許不在乎死亡的威脅，但是你死了對我却是一種鉅大的損失。」

「林露……」

「不要說了！今天中午我和火鳥要在一起午餐。我要試探一下，等我回來後再決定行動吧！」

洪英豪不再說什麼，而他心裏却巳打定意。

× × ×

這天中午林露是專程請何嬤嬤午餐的，席設塞城最大的中國菜館「梅龍鎭酒家」。表面上是林露因爲買賣上的酬宴；實際上是各自心懷鬼胎，雙方都在肚子裏面做「文章」。

林露笑容可掬地爲何嬤嬤斟上一杯酒，擧起杯子來說：「這一年多來咱們合作得不壞。雖然妳不爲我銷貨，還有旁的買主，但那些都是零星小戶，不像妳全部收購這樣乾脆省事。所以我應該敬妳一杯以表謝意。同時對昨晚那些冒昧的話感到歉意。」

何嬤嬤一口氣喝盡了林露爲她斟的酒，尖着嗓子笑了起來：「喲！喲！今天妳這位妖姬美人說話怎麼這樣客氣呢？想必是那姓洪的小伙子使妳非常滿意，所以妳的性情都改變啦！」

林露似笑非笑地說：「怎麼？吳忠沒有向妳作詳細的報告嗎？」

「林露！」何嬤嬤一本正經地說：「妳可能有所誤會。咱們二人個性都强，鬥鬥氣在所難免，但是買賣總要作的啊！昨晚吳忠帶人不過是監視姓洪的，妳一吩咐，我就全部撤回來了。」

林露搖搖手說：「過去的事就別再談啦！我有一件事要和妳商量。」

「何必那麼客氣呢？」

林露先是皺了一下眉頭，然後訕訕地笑着說：「咱們都是過來人，談論這個問題也不必臉紅。姓洪的小伙子很帥，也很棒，我還想和他多廝混幾天。可是我又担心他眞的作出對你不利的事來。老實說，我可不希望丟掉妳這個大買主！」

「是啊！」何嬤嬤插了一句。

「聽說妳在『卡班島』上有個別墅。」林露不待對方回答，就接下去說：「我想和姓洪的到島上去住幾天，這樣我就不必老担心事了。六天後我的船就開航，那時姓洪的就是鬧翻了天，也沒有我的責任了。」

何嬤嬤聽完後皺起了眉頭，面有難色地說：「林露！這可能要使妳失望了。」

「爲什麼？」林露挑起了眉毛。「是怕我們拆掉了妳的別墅？還是怕我們壓壞了妳的床？」

何嬤嬤搖搖頭說：「林露！妳在說笑話了。嗳！……我在塞城幹了那幾樁買賣妳又不是不知道？實不相瞞，正有幾位豪客被接待在島上的別墅裏。實在不便再招待你們了。」

「噢！」林露裝着漫不經意的樣子，「那是我們沒有福氣了。」

其實，林露心裏有數了。莎樂美的消息必然是正確的；何嬤嬤不可能在別墅內招待豪客，這不過是她的藉口罷了！

何嬤嬤也在暗中好笑，她明明知道林露是來作試探。而她却故作神秘，以使林露確信潘琪、潘瓊這一對孿生姊妹眞是在「卡班島」上的別墅裏。

× × ×

當林露和何嬤嬤在「梅龍鎭酒家」展開一場鬥智戰之際。洪英豪和藍雲也在遊艇上共商大計。

藍雲巳聽洪英豪說完了經過情形，沉吟着問道：「洪先生！你認爲潘家姊妹的確在『卡班島』上嗎？」

「不管如何，都該去看看。」

「『妖姬』的意思怎樣？」

「她是個自信心過份强烈的人，她甚至肯定這是何嬤嬤的詭計。再說，她也未必有誠意帮我。」

「她有沒有誠意帮你，我可不敢說，不過，她和那頭雌火鳥來往時日長久，對火鳥的性格也深深瞭解。因此她所作的判斷也就比較正確……」

洪英豪唯恐藍雲也阻撓他前往「卡班島」，連忙搶着說：「不管怎麼樣，我都決定去看一下。」

「萬一是個陷阱呢？」

「莎樂美告訴我，必須在晚間九時趁海水漲潮時乘快艇前往。如果是陷阱，他們必定注意在那個時候。我現在就去，他們絕對想不到；而且我也不在島的西端上岸。只要藍老大派一條船……」

藍雲不待他說完，就搖搖頭說：「你的想法不錯，事實上却辦不到。『卡班島』四週都是珊瑚礁，不在漲潮的時候，任何船都無法接近。」

「我泅水登陸。」

「別逞强！犀利的礁石會割得你遍體鱗傷。」

「我可以穿上厚橡皮的潛水衣。」

藍雲不禁楞住了，半晌才皺眉問道：「洪先生！你決定要這樣做嗎？」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巳決心要去看看。」

「請問：你有泅泳五千碼以上的耐力嗎？」

洪英豪充滿信心地說：「這一點，請藍老大放心。」

「好吧！我派兩個熟悉『卡班島』週圍海域的人陪你去好了！」

「謝謝藍老大！」洪英豪壓低了聲音說：「今天晚上的行動還是照常，讓何嬤嬤將注意力放在你們身上。」

藍雲點點頭說：「這一方面我會按時出動。嗳！……萬一撲空，或發現島上設有陷阱，你就要立刻撤回。船隻如何去接你，由你和駕船的人直接聯繫好了。現在我去派人、派船。你請在這兒坐一會兒。」

藍雲走出中艙的客廳後，洪英豪取出他身上的槍來擦拭。彈匣內還有九粒子彈；每一粒都得派上用場才行。

× × ×

林露與緻冲冲地回到「太平洋飯店」，發現洪英豪不在房內；她又匆匆趕到屋頂的游泳池，也沒有。

去餐廳了嗎？這時巳是下午三時半，早不是用午餐的時候了。她抿唇一想，準是去找「水帮」首領藍雲去了。

這個倔强的女人想到這裏不禁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毫無問題，洪英豪並不十分信任她。

林露近似惱怒地回到房裏，起居間裏有一個戴茶色眼鏡的男人在等候她，一見她就畢恭畢敬地問：「今晚有行動嗎？」

林露冷冷地說：「不一定。」

她這句話的意思是「不一定」要帮洪英豪的忙了。

「不是說……？」

林露不耐煩地揮揮手說：「用不着多

問，你準備好就行，到時聽我的命令。」

「是！」那男人很恭敬地退了出去。

林露倒了一杯酒在沙發上坐下，還未及喝下第一口，另一個同樣戴着茶色眼鏡的男人又匆匆地走了進來。

林露立刻放下杯子，振聲問道：「怎麼樣？」

那男人壓低了聲音說：「當那女人在游泳池畔和洪先生談話時，有一個男人在對街的『南亞大樓』天台上用望遠鏡向這邊觀望。現在巳經查出那個男人就是『火鳥俱樂部』的宋子威，是火鳥身邊的第一副手。」

「唔！」林露巳知事情不妙，不過神情仍很鎭定。「還有麼？」

「屬於『火鳥俱樂部』的七艘快艇今天一清早就開往碼頭油庫加滿了油。現在全部停靠在三號碼頭。」

「知道洪先生去了何處嗎？」

「去了『水帮』總部。」

林露幾乎一秒鐘也沒有攷慮，就疾聲說：「走！跟我找藍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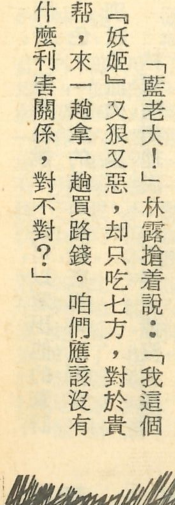
× × ×

林露是第一次到遊艇上來，這使得藍雲非常意外。他以寒喧的口吻說：「林小姐！最近買賣很順手吧？」

林露冷冷地說：「藍老大！我可不是來談買賣的。」

「那麼……」

「藍老大！」林露搶着說：「我這個『妖姬』又狠又惡，却只吃七方，對於貴帮，來一趟拿一趟買路錢。咱們應該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對不對？」





「是啊！今天……」

不待藍雲話說完，林露又很快地接口說：「那麼請你告訴我，洪英豪今天來過嗎？」

「來過。」藍雲回答得很快，這是無法否認的事。

「現在他的人呢？」

藍雲開始面臨猶豫了，林露和何嬤嬤畢竟有買賣上的來往。如果說她會帮着洪英豪去對付何嬤嬤，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有了這一顧慮，藍雲就決定不將洪英豪巳經前往「卡班島」的事情說出來了。

「剛走。」藍雲如此回答。

兩個字的答覆竟然使藍雲猶豫了這樣久，不免使林露生疑。因此她搖搖頭說：

「我不相信。」

「這有什麼好懷疑的呢？」

「因爲你回答得太慢。」

「我是想：妳爲什麼要查問洪英豪的下落。」

林露冷笑了一聲。「哼！你又何必裝胡塗？姓洪的前天才到塞城，昨天晚上就利用我做他的護身符，這還不是你藍老大指引他的麼？」

藍雲暗暗佩服這個女人的確厲害，而他表面却仰着頸子大笑。「哈哈！我藍雲爲了給『水帮』的兄弟們找生活，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可沒有那份閑心啊！」

「噢！這樣說來你與洪英豪毫無關係囉？」

藍雲含糊地說：「會有什麼關係？」

「既無關係，他來找你幹什麼？」

答案早在藍雲頭腦裏想好了，因此很快地回答說：「他要租艇。」

「租給了他嗎？」

藍雲搖搖頭說：「租金很貴，是一筆好買賣。不過我弄不清楚他租船幹什麼用，所以沒有租給他。萬一他幹出什麼傻事，用的是我『水帮』的船。不管是對警方也好，對道上的朋友也好，我藍雲都不大好交代。」

林露冷冷地說：「藍老大，我希望你最好不要隱瞞洪英豪的行踪和動向，那樣可能會害了他。」

藍雲索性胡塗裝作到底，面上浮現茫然迷惑的神色說：「林小姐！我眞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話不投機半句多！」林露站了起來：「藍老大！我走了。聽我一句話，你將你的朋友往死路上送了。」

林露和她那名手下離開了藍雲的遊艇，乘坐她自己的快艇靠上了碼頭。剛巧碼頭上有一座電話亭，她就打電話到「太平洋大飯店」去，服務生告訴她，洪英豪並沒有回到旅館去。

她放下電話，走出電話亭，面對流動的河水沉思了一陣。然後向她的手下問道：「這個時候船艇可能得到『卡班島』去嗎？」

「不可能。珊瑚礁區最少有七千碼，非得等晚上漲潮的時候。」

「游泳也不行嗎？」

「游泳？」那男人睜大了眼睛，雖然

隔着一層茶色鏡片，也可以看出他的驚訝之色。「尖銳的礁石連船底都可以割穿，別說是血肉之軀了。」

林露喃喃地說：「洪英豪還沒有離開，而他却躲着我，一定是怕我阻撓他今晚前去『卡班島』，眞是一頭蠢豬，自投羅網。」

「林小姐！妳說什麼自投羅網？」

林露沒有去理會她手下的話，過了一陣，才向他問道：「根據你所知道的，火鳥能夠集結多少支槍？」

「三十支左右。」

林露有些吃驚地說：「那麼多嗎？我們只有十支左右呀！」

那男人傲然地說：「咱們的槍手够資格以一對五，算起來咱們還多出二十支槍哩！」

「嗯！」林露點點頭，然後沉聲說：「將所有的人集結三號碼頭。發現火鳥的手下登上快艇時就出面阻止他們。」

「這……總得有個理由呀！」

林露門牙咬緊下唇，想了很久，才回答說：「就說今晚天黑後到明晨天亮前，我有貨色從外海駛進運河，不准火鳥的人上船。」

「爲什麼不准火鳥的人上船呢？」

「過去我的貨色一直是賣給她的，而這次我要賣給別人。當然要防備她心生異念了。」

「林小姐！這……？」

林露怒叱道：「你少嚕嗦！照我的話去辦就行了。」

這個一向以「冷酷」享譽黑道的「妖姬」美人，只因一綫情牽，已經變得暴躁起來了。

× × ×

從運河出海航向北北西，十分鐘以後就看見他那滿眼翠綠的「卡班島」了。

快艇以時速三十浬朝向「卡班島」不急不緩地行駛，除了駕駛者以外，藍雲還派了兩個人：一個是當地土著，一個是毛浩然。想不到他這個年過四十，身裁已逐漸發胖的人竟然是一個深通水性的能手。

「洪老弟！」毛浩然笑着說：「咱們是第二次合作。不過我這一次可不會像前次那麼窩囊。」

「毛兄！別說笑！」洪英豪說：「你剛才跟那土人說了半天話，我一句也聽不懂哩！」

「是這樣的——我們決定在南面登陸。一方面可以避過東端另外那兩幢別墅裏的人；另一方面離開雌火鳥的別墅也近一點。」

洪英豪點點頭，又問道：「從登岸的地方到何嬝嬝的別墅有多少路程呢？」

「其實『卡班島』由東到西只有十幾哩的距離。從我們登岸的地方到火鳥的別墅只有五哩的樣子。可是，崗巒崎嶇，雜草叢生，恐怕要走一個小時以上。」

「通過礁石區要多少時間呢？」

「以五千碼計算，最少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洪英豪看看錶，喃喃地說：「現在四點十分。到達別墅的時候是七點多鐘。那時太陽已落，天色將黑未黑，正好行動。如果一切順利，晚間九時許我們就可以回到登陸的地方……」

毛浩然接口說：「我已經和快艇連絡過了，最遲九點半就可以駛到我們登岸的地方接我們，一直等到退潮時……」

洪英豪笑着說：「希望快艇不要空着回去。」

這時快艇已經停止前進，在原地打起轉來。那駕駛快艇的人回過頭來說：「各位下水吧！再往前走，就要觸礁了。」

洪英豪打了個手勢，三個人就跳下了水。彷彿聽見那駕艇者說了聲「順風」。

他們只游了三十碼左右就「擱淺」了，以後的途程既不算潛水，也不算泅水，只能算是「爬」。

幸虧他們穿着極富韌性的潛水衣，否則他們「爬」一百碼就會變成血人。

就這樣，尖銳的礁石也戳得他們遍體疼痛。有了潛水衣的保護，雖不至於皮破血流，瘀青却是免不了的。

六點二十分，當夕陽正要和水平綫「親吻」的時候，他們終於登岸。毛浩然計算得不錯，整整化了二個小時。

土著身上背着一個塑膠密封袋子，那裏面裝的是衣服、鞋襪、電筒、槍彈、短刀之類。他們又化去十分鐘的時間換穿衣服。

當他們向島的西端前進時，夕陽已經睡進海洋的懷抱裏去了。

爬上一座約有一百呎的崗巒，就看見了那幢綠色的房子。因爲房子在島的西端，在夕照中看得特別清楚。

洪英豪低呼了一聲：「看！就在眼前哩！」

毛浩然笑着說：「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是『看山跑死馬』。別看就在眼前，一個小時以內能趕到就不錯了。」

「毛兄！」洪英豪打趣地說：「你這個比方不大妙。那我們豈不變成了三四馬啦！」

毛浩然聳了聳肩頭說：「只要不變成死馬就行了。」

本來是談笑風生，因爲這一句話，兩人又都沉默下來。洪英豪也覺得此行是非常冒險的。

由於沉默的關係，走路就快了許多。在七點二十分的時候，他們就來到了距離那幢綠色別墅只有一百碼的一座灌木叢林內。

毛浩然向那土著嘰咕了幾句，土著就拿出了三份野餐和三罐菓汁。經過長途跋涉，的確餓了。三人就席地而坐，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洪英豪一面吃一面向綠色別墅張望，不禁喃喃說了一聲：「奇怪。」

毛浩然問道：「發現了什麼？」

「別墅裏一點燈光都沒有。」

「島上沒有電啊！」

「以何嬝嬝的闊綽來說，別墅內一定裝置得有發電機。即使沒有，也該點起蠟燭來的。」

「也許眞是陷阱。」

洪英豪搖搖頭：「我看不會。如果是陷阱，對方一定會引誘我們落陷阱。別墅內一遍漆黑，反而會引起我們的疑心。」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洪英豪喃喃地說：「眞是想不透！」

「管它的！」毛浩然說：「已經來了，總得進別墅裏去看看。」

「那是當然。……毛兄！等一會兒你們二人在距離別墅五十碼的地方掩護我，由我進別墅去探一探。」

「不，我去，萬一……」

洪英豪搶着說：「別爭！說句話你千萬別見怪，萬一遇上了埋伏，我手裏的槍比你手裏的槍管用得多。」

毛浩然默默然無語了，他見識過洪英豪的神射，他是絕對望塵莫及的。

野餐完畢，他們又前進了五十碼，洪英豪將毛浩然和那名土著分別安排在兩個絕佳的射擊角度上，這才一個人向別墅慢慢接近過去。

別墅正面向海，背靠一座崗巒，四週圍以十呎高的圍牆，洪英豪就是從崗巒上走過去的，居高臨下，圍牆內的情況看得清清楚楚。他沒有發現任何動靜。

洪英豪留下了一大塊火腿三明治，他扔進了緊緊靠崗巒的網球場。如果潘琪、潘瓊眞的囚禁在此，除了槍手之外，必定還有負責警戒的狗。狗不一定會吃他扔進去的三明治，但總會跑過來嗅一嗅的。

他靜靜地等了五分鐘，他的想法落空了。

他更大胆地檢起一塊石子向房屋的窗戶扔去。「嘩啦」一聲，窗戶上的玻璃被砸碎了。可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沒有人嗎？那不但不可能，也毫無意義，莎樂美的話是眞的，此地除了潘家姊妹以外，還有二男三女，如果她的話是假的，此地就一定有埋伏，若是潘家姊妹不在此地，又沒有埋伏，那麼莎樂美到「太平洋大飯店」去找他的行爲，就無法解釋了。

他沉思了三分鐘，斷定這裏一定有埋伏。

可是另一個疑問又浮上了心頭：若是說莎樂美早上去找他是何嬝嬝誘他來此的一着棋，那也必是發現他作了林露的入幕之賓，情勢危急，在凌晨才決定的，那時已退潮，埋伏的人馬是怎樣到島上來的呢？愈想問題愈多，乾脆不想。他在崗巒上藉着星光先找好掩蔽物。然後以疾速的動作跳進了別墅。落地後一個疾滾，曲身在一度假山之後。

照說他躍下時，伏兵可以開槍射擊他，可是沒有動靜，洪英豪並沒有掉以輕心，伏兵也可能全神貫注在前面的沙灘上。

網球場的旁邊是一個小型的花園，洪英豪發現園內雜草蔓生，他覺察到莎樂美在說假話了，她說這裏有一個花匠。有花匠在此，庭園怎會荒蕪呢？

那麼這裏是空無一人了？洪英豪想不出那個自稱莎樂美的女人將自己騙到這個空無一人的別墅裏來，其用意又何在呢？

他匐伏着穿過花圃，向別墅的房屋接近，從窗戶的空隙間望去，可以看出是一個厨房，但是，却看不出有任何食物的痕跡，洪英豪大胆地掣亮手電筒向內照去，滿目塵埃，顯然這個荒島別墅已經很久無人居住了。

這已經證明莎樂美的話是假的了，不過還不能說這裏絕對沒有埋伏，如果這裏毫無埋伏的話，莎樂美所設的騙局就毫無意義。

他沿着屋角繞到了別墅前門，只見鎖着大門。門上也有海風所凝結的鹽霜。這裏絕對沒有人。洪英豪已經完全肯定了。

前門離海邊不過三百餘碼，是一望無際的沙灘，除了埋伏是「埋」在沙裏之外，別無藏身之所。

洪英豪又跑回網球場上，向崗巒上打了一聲口哨。

接着傳來毛浩然的喊話：「洪先生！怎樣？」

洪英豪大叫道：「下來再說吧！」

毛浩然和那名領路的嚮導跳了下來。

毛浩然似乎已看出了動靜，凝聲問道：「沒有人嗎？」

洪英豪攤攤手說：「這幢別墅恐怕很久就沒有人居住了。」

毛浩然滿面錯愕，喃喃自語地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洪英豪搖搖頭說：「想不透……」

他想不透其中道理，毛浩然自然更摸不着邊際；他只得木然地望着洪英豪發楞，說不出一句話來。

洪英豪沉吟良久，忽然振聲大叫道：「哦！我知道了！……」

「知道什麼？」

洪英豪說：「何嬝嬝一定是用『調虎離山』之計。」

毛浩然惑然不解地喃喃自語：「調虎離山？這是何意？」

「在我離開塞城這段時間裏，她一定要實行甚麼陰謀。」

「有什麼陰謀呢？」

「也許她會將潘姓姊妹倆轉往別處，消滅犯罪證據。」

「洪先生！」毛浩然說：「你太小看那頭雌火鳥了。這樣說來她豈不是很害怕你了？」

「你以爲她不怕？」

「俗語說：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她轉走潘姓姊妹倆並非一勞永逸的辦法。她既然想到施展『調虎離山』之計，自然也會想到『殺人滅口』的方法。那頭雌火鳥並不那麼好說話。」

「那麼，你說她將我騙到這兒來的用意又何在呢？」

毛浩然語氣肯定地說：「絕不單純，只是我們還沒有發覺罷了。」

洪英豪蹙眉沉吟了一陣，下定決心地說：「不管怎麼樣，我們得儘快趕回塞城去。」

毛浩然點點頭說：「好吧，但願我們歸路沒有被那被頭雌火鳥堵住。」

洪英豪神情一楞，疾聲道：「這話怎麼講？」

毛浩然語氣凝重地說：「雌火鳥敎莎樂美放出的餌，絕非無的放矢。也許她想不到我們會不在漲潮的時候涉水登陸。」

洪英豪接口說：「我明白你的想法了，何嬝嬝在定計設陷時已錯過了昨晚的漲潮之際，所以她的人也要在今晚漲潮時才能到島上來。……」

「對了！」毛浩然說：「如果我們的想法不錯，她必定在一張潮時就搶先，那麼就是在九點鐘至九點半之間離開塞城碼頭，看看錶，我們返回登岸處約莫是八點

牛左右，泅水出去登上來接我們的快艇大概是九點半左右，從塞城到島上來只有一條水道，我們極可能和對方相遇。更可怕是的，來接我們的快艇也很可能被雌火鳥的船艇追踪。如果一旦在水上相遇，我們是絕對不敵的。」

洪英豪不禁一楞，皺眉問道：「可能嗎？」

毛浩然聳了聳肩頭說道：「但願不可能。」

洪英豪擺擺手說：「不管怎麽樣，我都是要回塞城去的。咱們走吧！」

毛浩然沒有表示什麽意見，向引路的土著嘰咕了幾句，三人又循原路走回去。

× × ×

毛浩然計算的時間很準確，八點三十五分鐘，他們三人已到達了下午登岸的地方，只休息了五分鐘，他們就穿上潛水衣，向外海泅水。此時潮水已漸漲，慢慢湧向岸邊，使他們游泳起來稍稍感到有點困難。

九點十五分，海面上亮起了閃光，接他們的快艇來了。洪英豪也立刻揿亮了防水手電筒，與對方聯絡。

由於漲潮的關係，犀利的珊瑚礁已不足威脅，快艇看到連絡信號後，立刻駛到他們飄浮之處。

洪英豪爬上快艇之後，便向駕駛者道了聲辛苦，然後問道：「來的時候有船艇追踪嗎？」

駕駛者搖搖頭說：「沒有啊！」

毛浩然看了洪英豪一眼，喃喃地說：「怪了？」

駕駛者笑着說：「一點也不怪，『火鳥俱樂部』的七艘快艇都加滿了油停在碼頭上。八點鐘有大批槍手要登上那七艘快艇，却被『妖姬』林露的人馬截住了，差一點動槍。我離開總部時，雙方還在僵持着哩！」

「啊——」洪英豪和毛浩然同時低呼了一聲。

毛浩然不覺輕笑道：「洪先生！『妖姬』被你征服了，那天有空傳我幾手絕招啊。」

洪英豪正色說：「別說笑話！林露倒是一個很够義氣的女人！」

「她可不是對任何人都够義氣哩！」

「如此一來，我倒有些担心了。」

毛浩然訝然地問道：「有什麽好担心的？」

洪英豪憂心忡忡地說：「林露公然向何嬝嬝展開行動，使何嬝嬝感受到無比壓力。她很可能就要幹掉潘姓姊妹。先站穩脚步再說，如果眞是那樣，我來救她們，倒反而害她們了。」

毛浩然喟嘆着說：「洪先生，盡人事而聽天命，何必担那些心事呢？」

這時，駕駛者忽然大叫一聲：「前面有船。」

洪英豪疾聲說道：「減速！在那個方向？」

駕駛者放鬆了油門，然後向海面上一指說：「看！一共四艘！」

洪英豪也看見了，距離約莫一千碼，那只不過是一兩分鐘的航程。

毛浩然語氣緊張地說：「一定是火鳥的人！」

洪英豪將那駕駛者推開，自己坐上了駕駛座，揮揮手說：「我來駕駛，你們臥到艇艙裏吧！」

說完後，一踩油門，將快艇駛到最高速度。

此時，突見正面駛來的四艘快艇，兩艘向左，兩艘向右，相互穿梭，擋住了快艇的航道。對方也許有火併的念頭，但是洪英豪却絕對不願在汪洋大海中撞船，只得放鬆油門，等待機會。

此時雙方距離不過百碼左右，突然响起一陣「噠噠噠噠……」槍聲，天空中交織成一片火網。

接着，一艘快艇上亮起了探照燈直射在洪英豪的快艇上，同時從揚聲器中傳來一個嚴厲的聲音說道：「洪先生，你逃不掉了。給你一分鐘的時間攷慮，如果你願意投降的話，你還有一條活路。」

毛浩然低聲道：「這是怎麽回事？雌火鳥的手下不是被林露的人馬堵在碼頭上了嗎？」

洪英豪沉聲說：「何嬝嬝眞够厲害，她早料到林露會出面帮我，所以來了一着疑兵之計。另外四艘快艇却不知不覺地駛了出來。」

毛浩然連連搖頭說：「不對，不對！據我所知這『火鳥俱樂部』只有七艘快艇呀！」

洪英豪冷哼一聲說：「如果何嬝嬝的實力輕易被人摸透，她還混什麽？」

「這樣說來我們『水帮』這次的觔斗可栽得不輕，如果她有幾艘快艇我們都弄不清楚，那還像話嗎？」

「這四艘快艇總不至於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現在該怎麽辦？」

「如他們集中火力向我們射擊，我們絕對逃不掉。而對方却要我投降，你知這是什麽用意嗎？」

毛浩然搖搖頭說：「不知道。」

「哼！」洪英豪打從鼻子噴出一股冷笑。「何嬝嬝想弄清我的來路，同時想知道塞城還有沒有我的同黨，投降的結果必定也是一條死路，而且我姓洪的又是寧死不屈的人。」

毛浩然符合着說：「那是自然。」

「能游泳回塞城嗎？」

毛浩然怔了一下，才說：「現在的距離約莫五浬，相距太遠，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洪英豪沉聲說道：「那就只有拚一拚了。」

「慢點！」毛浩然見他要踩下油門，連忙叫道：「現在正是漲潮的時候，也許還有幾分希望。」

「那就分別往下跳吧。」

「洪先生，」毛浩然再三叮嚀：「這附近的海流非常奇特而複雜，如果你朝回塞城的燈光游去，你會被海流愈捲愈遠。你必須以右十五度的角度逆流而游，雖然吃力點，却不會發生太大的意外。」

洪英豪神態輕鬆地拍拍他的肩頭說：「你眞是位水流專家，下次我要作長途海泳時，一定邀你爲伴。」

此時，對方又傳來了喊話聲：「姓洪

的，一分鐘已經到了，現在限你在十秒鐘內以時速三浬的速度對小艇緩緩駛過來。十秒鐘以後若無動靜，或者時速超過三浬的話，我們立刻集中火力射擊，現在開始計時……」

洪英豪低聲說：「準備，當我將油門放大鎖牢，快艇前衝時，你們就快向海裏跳。」

毛浩然向另外二人打好了招呼，作妥了準備。

洪英豪突然油門一踩到底，而且用卡簧「卡」住，快艇飛快前衝。在對方的槍彈射出以前，他們四人都已跳進海裏了，洪英豪聽到轟然一聲巨响，也看到了冲天火焰，心頭不禁感到一絲報復的快意。

凌晨三時，一艘快艇駛到藍雲住宿的豪華遊艇旁邊停下，守衛的人一看就知這是「妖姬」林露到了，連忙着人去通知老大藍雲。

等到林露登上遊艇，藍雲的指示已經來了——請林露到客廳見面。

藍雲穿着睡衣，趿着拖鞋，一見林露走進客廳，就笑着說：「我已經上床睡覺了，來不及換穿衣服，請原諒我穿着睡衣會妳。」

林露往沙發上一坐，瞟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我眞想不透你，怎麽能高枕無憂？」

「這是什麽意思？」

「別裝胡塗！『水帮』老大不可能消息如此不靈。」

「林小姐！妳在說些什麽啊！」

林露氣喘喘地說：「你盡量裝胡塗吧！我問你：姓洪的有消息嗎？」

藍雲顯得漫不經心地說：「我何必要打聽他的消息呢？」

林露眞是惱火了，大吼着說：「別那麽輕鬆，姓洪的可能已葬身大海了。」

「死了？」藍雲的語氣是驚疑的，然而面上却無驚色。

林露沉聲說：「我上了火鳥的當，她停在碼頭上的七艘快艇只是一個幌子，她在修船塢裏却藏了四艘快艇，不知不覺地開了出去。」

「那又怎麽樣呢？」

「圍堵姓洪的呀！」

「結果呢？」

「那四艘只回來了兩艘，可想而知，有兩艘是毀了，怎麽毀的你可知道？一定是『犧牲打』的手法去撞洪英豪乘坐的快艇。」

「嗯！」藍雲點點頭，却沒有作任何表情。

林露氣得大罵道：「藍老大，你簡直是一頭冷血動物。」

「怎麽了？」

「你竟然毫不關心你的朋友。」

「妳關心嗎？」

林露毫不攷慮地點點頭說：「我當然關心。」

「爲什麽那麽關心他？」

「他富有正義感，是個好男人，我當然該關心他。」

「如果他死了呢？」

「我要親手宰掉何嬝嬝。」

「眞的？」

「我爲什麽要對你說謊？」

藍雲笑眯眯地站了起來，招招手說：「林小姐！請跟我來，我讓妳看一看。」

「看什麽？」

「來吧！」

走出客廳艙，穿過一條通道，藍雲打開一間小艙房的門，向裏面指了一指說：「看吧！」

洪英豪躺在床上，對她微微地笑着，神情略顯疲倦之色。

林露不曾認眞地愛過一個男人，現在她也不知道是否已經愛上了洪英豪。但是，這十來個小時却焦急得連一口水都喝不下，別說吃飯了。

此時，艙房內只有他們二人，林露也就不再有任何顧忌，撲進洪英豪的懷裏，嬌媚無限地說道：「小洪，你沒有怎麽樣吧？」

洪英豪有氣無力地說：「只是游泳太累了！」

「哦！」林露在他頰上親了又親。「眞把我急壞了。」

洪英豪撫摸着她的秀髮，笑着說：「怎麽？妳愛上我了？」

「我不會愛上任何男人。」

「那麽，妳爲什麽要爲了我而去焦急呢？」

林露在他頰上擰了一下，嬌嗔地說：「別得意了，你死了我才高興哩！」

「眞的麽？」

林露坐正了身子，神色正經地說：「小洪，你一定要將姓潘姊妹救出來你才甘心嗎？」

洪英豪定定地點點頭說：「當然。」

「我向來不願强迫別人照我的意思去做，但是你却要答應讓我帮你……」

「不行！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別太逞強！火鳥實力雄厚，而且陰險毒辣，憑你一個人絕不是她的對手。」

「妳是爲了我的安全，才這樣決定的嗎？」

林露楞了一下，才說：「我若說是爲了正義，你該不會反對了吧？」

洪英豪笑着說：「妳眞狡點！」

「只是狡點麽？」

「也妖媚。」

「嗯！」她將紅唇咬住他的耳朶。「否則我就不配稱爲『妖姬』了。」

「可惜我現在一點力氣都沒有。」

「我說過，我從不勉強別人，而且我也該學習忍耐。」

「那我可要挑逗妳了！」

「嗳——」長長的媚媚的一聲輕喚。「可別太過火呀！萬一我的忍耐功夫不够，還是你倒楣。」

接下來是一陣誘人的媚笑，難以描述其綺麗的程度。

× × ×

在「火鳥俱樂部」裏的風光却完全不同！何嬝嬝繃緊了臉，對吳忠厲聲叱喝道：「混帳！爲什麽不集中火力擊沉他的快艇？」

吳忠哭喪着臉說：「老闆娘不是吩咐盡量逮活的嗎？」

「但是你得見機而行呀！他有沒有誠意投降你難道也看不出來麽？」

站在一旁的宋子威插口說：「老闆娘別發火，就算姓洪的跳海逃生好了，他未必能游回塞城。」

突然，電話鈴响了。

何嬤嬤拿起電話聽了一陣，最後說了一聲：「釘住她。」然後「砰」地一聲放下了電話。

宋子威察言觀色，情知不妙，乃小心翼翼地問道：「是誰來的電話？」

「馮子超打來的，洪英豪沒有死。」

「咦……」

「林露在三點鐘的時候去了『水帮』總部，現在已經是三點五十分。如果洪英豪不在藍雲的遊艇上，林露不可能在遊艇上躭擱那麽久。」

宋子威說道：「老闆娘的判斷是正確的……」

何嬤嬤沉聲說：「現在的局面，已不單是面對洪英豪的挑釁，而是『妖姬』和『水帮』的挑戰。宋老，該怎麽辦？」

宋子威沉吟了一陣說：「老闆娘！妳眞願意聽我的意見嗎？」

何嬤嬤眼睛一翻，氣喘喘地說：「宋老！你是怎麽回事？不聽你的意見我會問你嗎？」

宋子威可不敢倚老賣老，連忙陪着笑臉說：「老闆娘！衡量目前的局面，唯有息事寧人才是最佳上策。」

「怎樣息事寧人？」

「暗中和姓洪的打商量，放回潘琪、潘瓊那一對姊妹花。」

「不行！」何嬤嬤的回答就像用刀切的一樣，乾淨俐落，毫無餘地。

「老闆娘……」

何嬤嬤低吼道：「不必說了！教我低頭妥協，我絕對辦不到。」

宋子威面色一懍，沉聲說：「既然如此，那只有武力攤牌了！」

「能贏嗎？」

宋子威皺着眉頭說：「這就是我要老闆娘息事寧人的原因了。」

「聽你的口氣，我們好像輸定了？」

宋子威苦笑着說：「最好的結果是三敗俱傷，想贏幾乎是不可能。『水帮』敗後重振旗鼓並不太難，林露也大不了重開碼頭。我們想要重振聲威恐怕就太難了，老闆娘務必要多加攷慮。」

何嬤嬤兩隻眼睛幾乎要噴出火來，沉叱道：「宋老！你若不是早年跟隨我父親的老人，我不但要罵你，而且還會懷疑你別有居心。」

「老闆娘……」

「你太言過其實了。」

「老闆娘！」宋子威鼓足了勇氣說：「這是實情。」

「的確是實情，我承認，但是我絕對不服這口氣。而且當我以武力攤牌的時候，藍雲和林露就不會有顧忌嗎？只要他們稍一猶豫或讓步，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他們不讓步呢？」

「我們在事先會想到火併之後的結果，難道藍雲和林露就不會想到瀕臨覆滅之危嗎？」

宋子威深深瞭解何嬤嬤的性格，必然愈說愈僵，因此以試探語氣問道：「以老闆娘的意思呢？」

何嬤嬤抿緊嘴唇，似在沉思，突然用力地說出一個字：「幹！」

宋子威面上吃了一驚，低聲地說：「那得週密部署一番才行，所謂『謀定而後動』……」

何嬤嬤顯得極不耐煩地說道：「別咬文嚼字了，我不知道什麽『謀』，只知道『動』，誰先動誰就是攻方，後動一步就只有挨打。」

宋子威還想力勸，電話鈴聲又响了起來。

何嬤嬤抓起話筒聽了一陣，說了聲：「繼續監視。」立刻放下了話筒，轉身對宋子威說：「宋老，林露已經離開了『水帮』總部。據馮子超在望遠鏡中觀察，她去時眉心打結，回來時，步履輕鬆。顯然她已見到洪英豪，否到她就不會這樣開心了！」

「嗯！」宋子威靜靜地聽着，不敢插嘴。

「我打算先困住林露。」

「困住她？」宋子威吃驚地說：「她滑得像條泥鰍，而且她的幹部飄忽不定，難以控制。」

「難道她的床邊圍滿了她的幹部？」

宋子威壓低了聲音問道：「老闆娘打算到『太平洋飯店』擄人嗎？」

何嬤嬤點了點頭，說道：「正是這個主意。」

宋子威連連搖頭說：「我不贊成。」

「你有何高見？」

「洪英豪是關鍵人物，第一步應該放在他的身上。」

「我明白。可是消滅不掉他呀！」

「那麽，我們就該暫時採觀望態度，看看洪英豪下一步有什麽行動再作決定。因爲藍雲和林露都是跟隨姓洪的動向而動。我們主動地去對付林露和藍雲，是一件不智之擧。」

何嬤嬤冷笑道：「那麽我就是不智之人了？」

「老闆娘……」

「說來說去你就是不贊成我行動，我却偏要這樣做。吳忠，跟我來！」

何嬤嬤和吳忠走了出去，宋子威凝望着他們的背影，無可奈何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 × ×

林露是一個慾念很強的女人；不管是佔有慾、表現慾、領袖慾……甚至於情慾，她都異於一般女人。

方才在「水帮」總部和洪英豪纏綿的那一陣，使她情燄熾烈。但她却不忍去戕害疲憊的洪英豪，於是咬着牙齒匆匆離開了。

回到「太平洋飯店」，來了一次温水淋浴，本已使心頭燃燒的慾燄消退。偏偏在臨上床前她又灌下了一大杯威士忌，烈燄再度復燃，她一閉上眼睛就看到洪英豪英俊的面龐。她抱着一個枕頭聊慰空虛，却又使她憶及洪英豪的每一個重壓，每一個衝激，回味的一刹那，她幾乎要被烈燄烤焦了。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她拿起的床頭電話，吩咐接綫生接到隔壁的房裏去。那邊傳來一個恭敬的聲音說道：「是林小姐

嗎？」

「過來一下！」她鼓了勇氣說出這樣一句話。話一出口她又感到後悔，但是對方已經將電話切斷了。

很快地，响起了敲門聲。

林露將枕頭角塞在自己的嘴裏，但是絲毫不起作用。敲門聲似有很大的魔力，她默然許久，仍免不掉喊了一聲道：「進來！」

進來的是一個小伙子，穿着睡衣，從衣襟敞開處可以看見他那結實的胸膛。古銅色的皮膚充滿了男性魅力，含笑向床前走來。

林露的身上只有一件窄窄的胸罩，和一件短小的黑色鏤花底褲。她拉過被單將身體遮蓋起來，同時將眼光望着頂壁。顯然她在努力使自己能夠忘却心中的邪念。

「有什麽動靜嗎？」她冷冷地問。

那年輕小伙子曾經是林露許許多多面首之中的一個，他憑藉強而有力的體格和調情的技巧，爲林露打發過不少寂寞空虛的漫漫長夜。半夜召他前來，自然還是老套。但是，此刻林露的言行却使他將脚步停止了。

「飯店門前已經沒有半個人影，」他小心翼翼地回答着，很仔細地察看林露的反應，「電梯已關閉，太平梯口有人把守着。」

「嗯！去吧！」

「沒有別的事了麽？」他似乎在提醒她。

「去吧！」這兩個字，林露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說出口來。

那年輕小伙子悵然地轉身離去。他並不見得有如何強烈的需要，只是爲他喪失一個表現的機會來感到惋惜。

在他轉身離去的一瞬間，林露又不禁將眼光瞟向他，那寬闊的背影與洪英豪非常相似，這使得她心頭一震，情不自禁地叫道：「回來！」

年輕的小伙子轉過身來。此刻他所見到的情景已完全不同了；林露身上的被單業已揭開，雙腿筆直用力地伸着，那是一個期待而又極爲蠱惑的姿勢，她兩眼如火，發出情慾的召喚。

嗨！他暗笑：原來這「妖姬」頭目在故作矜持。哼！她雖然統治了不少男人，却仍然需要男人來征服。

他在床沿坐下，面上浮現着動人心魄的笑容。左手托住她的頸項，右手從她脅下抄向背後。他的手法熟練而輕巧，使林露在不知不覺中開放了胸域。飽經情慾衝激而轉變成深褐色的乳暈像兩朶有毒的罌粟花。

林露咬着牙，皺着眉，然而嘴角却流露出滿足的笑容，那眞是一個複雜的表情；她的心情必然更複雜。

年輕小伙子雙手貼着她的兩脅緩緩向下撫動，極其輕微的愛撫却引來了強烈的震抖；在震抖中，年輕小伙子進一步使林露變成了伊甸園中的夏娃，那條黑色鏤花的底褲像一隻黑色蝴蝶般飛走了。

年輕的小伙子俯下身去，他那熾熱而又潮濕的舌尖開始在她胴體上舐吮，使她每一寸肌肉，每一根神經都在跳躍。

林露完全處在一種半昏迷的虛幻之下，她將面前這個男人當成了洪英豪。然而這個世界上不管人或物，都是不容代替的。當她擁緊對方開始激烈的反應時，她從虛幻中踏進現實，首先使她完全感到陌生的是那撲鼻的氣息。

她突然發狂地大吼大叫：「離開我！滾！」

年輕小伙子正在得意忘形，大加賣弄，這無異是一記晴空焦雷，嚇得他眞的滾下床去，爬在床邊上，詫異地問道：「林小姐，我做錯了什麽嗎？」

「滾！滾出去！」林露一面揮着手大叫，一面拉過被單掩蓋她那赤裸的軀體。

年輕小伙子自然不敢違抗，抓起他脫下的睡衣褲，愴惶地穿上，神情狼狽地退出房去。

林露從床上跳下來，跑進浴室，打開淋浴噴筒，讓冰凉的水珠從她頭頂上淋下去。

的確有效，一分鐘後她的心情逐漸冷靜下來。

她站在浴室裏發楞，心中暗暗發笑。這一生中她有無以數計的男人。在航行中，她有過和四個男人同時「睡」的荒唐經驗。然而她現在却會爲洪英豪這樣一個男人去保持清白，這不是太可笑嗎？

這一場慾燄總算撲滅了。她想到該好好睡一覺，因爲天明之後，該要賣勁的事情太多了！

她走出浴室，手裏拿着浴巾，一邊走一邊去擦拭潮濕的頭髮，突然，一支烏黑的槍管抵在她的兩乳之間，擋住了她的去路。

林露一驚抬頭，發現拿槍的是吳忠；何嬤嬤站在他身旁，面上掛着令人心寒的陰冷笑容。

「嗨！」何嬤嬤兩道冷冷的目光將林露裸露的胴體打量一陣，語氣揶揄地說：「半夜冷水淋浴，必然是慾火難耐。要不要我的部下爲妳解饞？」

林露面色一沉，厲叱道：「火鳥！妳這是什麽意思？」

「何必明知故問？」

「火鳥！」林露沉聲說：「雖然塞城是妳的天下，但我『妖姬』也不是省油燈。妳若是胆敢在此地妄動的話，妳就休想活着離開這兒。」

「哼！」何嬤嬤冷笑着說：「妳如果不是半夜三更大動春心的話，我還沒有這樣容易得手。老實告訴你吧！一個在走廊巡邏的被妳召進了房，另一個担任梯口守望的想爬在房頭鎖孔上看小電影，輕而易擧就解決了。林露，槍在我們手上，這可不是妳發狠的時候！」

林露心裏的確虛了不少，但是她面上的狠勁却毫未減退。悻悻問道：「火鳥，妳打算幹什麽？」

「談談！」何嬤嬤說着從床上抓起被單扔過去。「披上吧！妳也許不在乎在男人面前暴露肉體，我可担心妳着了凉！」

林露披上被單，昂然地走進臥室，在一張沙發上坐下。吳忠在何嬤嬤的暗示下，並未阻攔林露的行動；但他手裏的槍管却緊緊地向林露瞄準，絲毫不肯放手。因爲林露也是一個出了名的狠角式。

林露坐下後，大模大樣地一揚頭，冷

聲問道：「有什麽好談的？」

「問問妳是什麽意思？」

「妳說得太含糊。」

「碼頭上的事。」

「我們事先約好了的，」林露掄起眼睛說，「在我未離開塞城以前，不許妳傷害姓洪的。結果妳却違背了約定，先派一個女的引誘洪英豪去『卡班島』，然後妳再派人尾隨去進行海上謀殺，我自然要出面攔阻。」

「姓洪的找我挑戰，難道教我閉起眼挨打？」

林露冷笑了一聲：「哼！這句話也虧妳說得出口？塞城赫赫有名的女霸天，裙下槍手無算。只要妳存心不理不睬，姓洪的單打獨鬥，孤軍深入，他又能將你怎麽樣？」

何嬸嬸緩和了神色，語氣稍爲柔和地說：「林露！妳該仔細想想：咱們之間若是鬧翻了臉，對你我雙方都沒有好處。」

「妳說對了！」

「媾和如何？」

「先聽聽妳的說法。」

「希望妳能約束姓洪的不要和我搗蛋，否則我就認爲妳在有意爲他撑腰。」

「那又怎麽樣呢？」

何嬸嬸語氣森冷地說道：「那我就不惜和妳一拚。雖然事後我再也做不成『黑貨』的買賣而影响我的收益，我也顧不到了！」

「很好的建議！」林露冷冷地點着頭。「可惜我辦不到。」

何嬸嬸勃然大怒道：「林露！妳是存心要和我爲難了？」

「是妳自己與自己爲難。要想大家安靜，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放出潘姓孿生姊妹。否則姓洪的必定是不死不休！」

「辦不到！」

林露以牙還牙地說：「妳若想教我對姓洪的施以壓力，不讓他去找妳，我也同樣辦不到。因爲姓洪的不是一個輕易可以左右的平凡男人。」

何嬸嬸兩道目光突然變得異常冷酷，沉聲說：「林露！這是妳逼我挺而走險。當心妳遭到殺身之禍。」

林露神色很平靜地說道：「妳也許沒有說大話，但是洪英豪一定會殺妳爲我復仇。」

「林露！照妳這樣說，是毫無轉圜餘地了？」

「和、戰，完全在妳。」

「好！」何嬸嬸那種目光似乎想將林露吞下去，狠狠地一點頭，然後低聲向外叫道：「來人！」

房門打開，馮子超帶着兩個大漢走了進來。

林露私心中仍是有些惶恐的，何嬸嬸帶人進到「太平洋飯店」最少已有十分鐘以上，自己的人竟然毫無動靜，看樣子已經全部被她帶來的人制服了。她心頭雖然惶恐，面上却不便表露。仍然冷笑連連地說：「火鳥！如果妳眞敢妄動行兇的話，以後妳會有無止盡的麻煩，直到妳被殺爲止。妳最好再多加攷慮！」

「少來這一套！」何嬸嬸說着向馮子超一擺手。沉聲吩咐道：「帶走！」

兩個大漢立刻奔過來一左一右地將林露挾持住。馮子超又拿起一床被單，先以被單的一角塞住林露的嘴，然後沒頭沒腦地將林露包了起來。由那兩個大漢抱起來扛了出去。

這一天竟然出奇地平靜；在何嬸嬸的想像中，不但屬於「妖姬」的人馬會蠢動；洪英豪也會倚仗藍雲的實力而蠢動。結果她的判斷却一一落空，這一天當中，連一個打擾她的電話都沒有。

晚間六時，「火鳥俱樂部」大門前閃亮的霓虹燈又爲塞城麥克阿瑟大道增添了不少魅力。像往常一樣，客人不斷魚貫而來，誰也看不出這座銷金窩的暗中已經引燃了一根將引發強烈爆炸的導火綫。

夜總會裏面衣香鬢影，絃歌不輟；賭場內則是呼么喝六，籌碼滾飛。似乎來這裏的人每一個的生命都到了盡頭；他們絕不攷慮下一秒鐘的前途。只知抱緊懷裏的女人，或者盯緊每一張底牌。

在夜總會裏面狂歡作樂的許許多多客人之內，洪英豪也在其中。他今晚經過巧妙的化裝：金黃色的假髮，淺藍色鏡片的隱形眼鏡，他的鼻子原來就很挺直。現在他已變成十足的「洋相」。

摟在他懷裏的是一個乳豪臀肥的肉彈舞女，她在「火山口」邊緣混了將近二年，見識很廣。她從洪英豪要的是整瓶的V S O P白蘭地的闊綽出手看來，錯將他當作一個洋財神爺爺了。

因此，她使出了渾身解數。在舞池裏貼得緊，在座位上擁得熱，這是撈錢的一個大好機會。（未完·二）

死亡牌局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先生果然遇害，又遭到像阿球一樣的死法，周坤探長連忙通知司馬洛等人，勞先生也是在賭場的人，他到另一個埠去避避風頭，憑自己做過警探，找舊同事庇護自己，以爲可保安全，却不料又遭毒手，死法和郭先生一樣，都是被毆死的。司馬洛知道這個情況，感到不妙，他到夜總會去探聽消息，打電話找到莫先生的屬下老伍，才知道被人殺死的那個騙子是江一明的弟弟，江一明才採取報復行動，懷疑是司馬洛等人幹的，司馬洛知道說理說不清，江一明是無端惹上了，只好請老伍協助，希望能將這個是非「死結」解開，必要時採用「非常」手段……

翻查病歷　探聽行踪

關先生甚至想找他的太太談談話也不行。因爲，當一個太太在沒有了與丈夫之間感情後，最通常就是會染上了好打麻雀的嗜好，終日沉迷。本來她在樓上是長開着一枱麻雀的，但是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關先生不准許外人進屋，就是連他太太的牌友也不准進來。有時他的太太是會有一些陌生牌友的，當三缺一的時候，就是一個不知底細，剛剛認識幾分鐘的人，也可以帶回家裏來打個痛快的。他不肯再讓她這樣帶人回家來打牌，於是她便自己到別人的家裏去打了。

她那種牌往往一打就是幾天幾夜不停，因此她幾乎是等於去了旅行，今天晚上不在家，可能明天晚上還不會回家。

這樣，僕人們則倒是清靜得多了。

他們平時感到最麻煩的就是那幾枱麻雀的人常常按鈴叫僕人上來，又要這個又要那個。

因此其中一個女僕人亦有空去探視一下另一個正在生病的僕人。這個正在生病的僕人是園丁。如其他的僕人一樣，園丁也是住在與主人的屋子分隔開的獨立屋子中的。

這兩天園丁生病了，祇是躺在床上。

這個中年女僕人悄悄地走到園丁的屋子的門前，正要敲門時，門就開了。園丁出現。

「七叔，」那女僕人說：「你現在覺得怎樣？還有事嗎？」

園丁搖搖頭，退回黑暗的屋中。

「讓我探探你還有沒有發燒。」那女僕人說：「假如有，我明天就去替你配一劑藥茶回來吧！」

她跟着進了屋，又說：「怎麽你不開燈？」跟着就伸手替他扳下燈掣。

燈光一亮，她就大爲恐怖地看着這個人。因爲這個人並不是園丁七叔。身裁輪廓是像的，但是面貌却並不是。正當她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這個人就一拳擊了過來。

這個女傭人並不是打架的人材，身體又不是特別强壯，這樣給擊了一拳，她就已經在地上倒下，無法動彈，差不多完全暈過去了。

但她又不是完全失去了知覺。在渾渾沌沌之間，她還是隱約可以看到這個人關上門，遲疑了一下，隨即就取出一捲寬條膠片來，撕下一塊，封住了她的咀巴，跟着又找出繩子來，把她綑綁起來，推到床底下去。

這個人的動作是快速而熟練的，當他一切都弄好了之後，這個女傭人還是未能够發出聲，雖然她的咀巴已經給封住了，不能叫喊，她還是應該可以從喉嚨裏發出一些聲音來的，但是她還是未曾恢復這個能力。

不過她的眼睛的視力則一直都是沒有消失，而且還是正在逐步恢復着，此時她就可以看到，原來床底下還有另一個人，靜靜地躺在那裏。這個人才是她所認識的花匠，而這個花匠用不着給縛起來也不動

。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也不需霎眼。他巳經死了。

她現在是正在跟一個死人在一起。

這才是最把她嚇得魂飛魄散的。

跟着燈光就熄滅，那人關上房門出去了。

這個女僕人在黑暗之中更加大為慌張。她極力掙扎，極力要發出聲音來，但都是沒有用的。園丁的屋子與其他僕人所住的地方又有一段距離，她發出來的聲音又不能夠高到什麽程度，而她是在床底下，別的僕人是不會聽到的。這時，她也明白園丁的病是怎麽一回事了。根本上這個園丁是早巳經死去了的。這兩天臥病在床上的園丁是一個化裝冒充的人。園丁的出入，就是那幾個守在園中的保鑣也攪不清楚。也許園丁眞是臥病，而這個可怕的人知道了這件事情，就化裝成園丁的樣子，覷個機會以園丁的身份混進這屋子裏來，進入園丁的屋子，索性把園丁解決了，就以園丁的身份潛伏在這屋子裏。今天晚上，這個人剛好要出動，就給她碰着，她有難，她的主人亦有難了。

但她當然還是更關心自己的，尤其是更苦於給縛在這裏，與一具屍體在一起。雖然屍體是不會傷人的，但是對於有些人，尤其是女人，却是特別恐怖。她就是愈來愈恐怖，拚命掙扎，雖然愈掙扎就愈無效，她還是繼續掙扎，直至她巳精疲力盡，而暈了過去。

那個人此時則果然是巳經出動了，他巳經通過厨房，而悄悄地進入了屋中。他的行動，那些保鑣並沒有看見，因為那些保鑣祇是提防有人潛入而巳，並不是留心屋中有沒有什麽動靜。因此，這個人很順利便進入了屋中了。

於是，他也很順利地到達了關先生的房間門口之外了。

關先生這門是鎖上了的。雖然這也是一種多餘之事。假如有人潛得進屋中來，這鎖還能夠把他擋得住嗎？

果然，他這門鎖是作用不大的。那人用一條不知什麽鎖匙弄一弄就打開了。

這個時候，關先生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一聽見門响就張開眼睛，跳起身來，看見一個幪面人進來。這人一進來就把門關上了。

關先生跳起來叫道：「救命呀！」

但是，他叫救命是沒有用的，因為他這個富有的人，睡房是有隔聲設備的，外面的嘈雜聲音透不進來騷擾他。但是同樣地，他發出的聲音，也透不到外面去了。

跟着他的燈光就熄掉了，他什麽都看不見了。

那人本來就巳經是幪面的，現在沒有了燈光，那就更不容易看清楚他的面貌。

關先生亦是一個從暴力的世界出身，而爬到今日的地位的人。他是有打架的能力的，不過可惜他也是久巳決練，所謂髀肉復生，現在巳經沒有怎樣的好身手了。

而且他亦看不見。

首先一隻脚踢中他的咀巴，牙齒也差點吞了下肚，這樣他就連叫喊也叫不出聲來了。他的拳頭和脚還是亂揮着，希望能夠擊中對方一記。但是沒有用。就是不行。他看不見，而對方顯然是在黑暗之中也有極佳的眼力的。他的拳脚，都給對方架開了，然而對方的拳脚都是下下到肉的。

打得關先生死去活來。最後，關先生也是巳經給打得毫無抵抗力了。他巳經痛苦到全身痲痹，再也不在乎他會給多打幾下了。

後來，他就失去了知覺。

在花園之中，那幾個保鑣則仍然是毫無所覺的。他們還以為一切都安好，沒有什麽意外發生。

在一段時間之後，在花園車房裏，關先生那部座駕車開出來了。

首先發現這件事情的人當然就是關先生的司機了，由於司機是住在車房的樓上。他首先是聽到車房那度門升起來的隆隆聲。

他伸出頭去看看，就看見那部車子開出來。

他叫道：「唏！唏！這是幹什麽？」

因為車子是由他開的，怎麽會給人家開走？又是誰開走？假如是關先生自己要出去的話，一定會叫他開車。關先生是極少會自己開車出去的，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而且假如關先生要自己開車出去的話，怎麽會不告訴他呢？

不過，這個司機也是對這件事情毫無辦法的。他祇能夠看着車子馳出去。

那些在花園中的保鑣們亦是看見了這件事情了，但是他們一時也是沒有辦法。他們是不能夠向車子開槍的，因為這到底是關先生的車子，車子中是可能坐着關先生的。

而且，花園的閘門亦阻不住這部車子，因為這閘門是用電波控制的，車子上有一個電波控制器，一按掣，閘門就會自動打開，進去時是這樣，出去的時候亦是這樣的，這樣就可以節省了一個開門的人，亦可以節省時間。要一個人來開門，那是浪費時間的。

車子馳出去了，那幾個保鑣目瞪口呆地看着車子遠去了。

然後他們就連忙跑進去屋子裏去，向他們的主人關先生報告這件事情。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是很有理由去把他們的主人吵醒的。

他們進入屋中，也用不着吵醒關先生了，因為關先生的房門是打開着的，沒有燈光。他們開燈，就看見關先生巳經死掉了，死得一模一樣，也是給繩子綑紮得像一隻粽子似的，就祇是差沒有給人用車子輾過吧了。

他們此時就知道，那個開車走了的人就正是兇手了。

他們知道兇手是怎麽走的，但是還不知道兇手是怎麽來的。假如倒轉來的話，情形就會大不同了。

自然，後來，當他們發現了那個園丁的屍體之後，他們就知道了是怎樣的了。

那個園丁固然是巳經死掉了，而且與園丁躺在一起那個女人亦同是死掉了。她是給嚇死了的。

警方來到時亦是沒有什麽辦法。找尋關先生的車，並沒有什麽困難。

那個兇手並不是乘坐關先生的汽車逃走，而祇是乘坐這汽車離開關先生的屋子而巳。這汽車就在不遠的路邊發現，顯然

是有另一部車子在那裏接應的，把兇手接走了之後，就棄下了關先生的車子了。

× × ×

「當然，」司馬洛說：「這車子上並沒有留下任何指紋。」

「又不是，」探長說：「祇是沒有兇手的指紋，其他坐過這車子的人的指紋都有殘存着的。」

「唔，」司馬洛說：「這個人是戴着手套的。」

探長點點頭：「顯然是了，這個人，又够小心又够胆大，又是極盡狠辣之能事。明知道假如給人發覺的話就不得了，他居然也敢混入屋子躲起來。」

「本領非凡，」司馬洛說：「我雖然不同意他的作風，但是，我很佩服他的手段！」

「現在，」探長說道：「他使你害怕了？」

「並沒有。」司馬洛搖搖頭。

「但是上幾次，」探長說：「他是使用詭計，乘人不備，這一次却是大胆闖入重圍，也有本領闖出來，證明他這個人是許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

「沒有錯，」司馬洛說：「但這也祇是表示棋逢敵手吧了。一個人，有時遭遇到太強的對手時，會感覺到很不過癮，就是要棋逢敵手才特別有味道的！」

探長搖搖頭：「我佩服你是眞的！你的神經，簡直就是鐵的一樣！」

「過獎！」司馬洛說：「人始終都是有一死的，有什麽好怕呢？」

「這江一明也是眞太不講道理了！」探長搖搖頭：「明知道人家不是殺他弟弟的兇手，打一頓也不行嗎？一定要把人家殺掉！」

「你現在相信不是我們殺的了嗎？」司馬洛諷刺地問。

「我本來就不相信，」探長說：「現在就更加了。這死者是江一明的弟弟，你們假如要動手殺他時，他一定會把他的哥哥的名字搬出來，那時，難道你們會不因此而給他幾分面子嗎？」

「這才是一個講道理的人，」司馬洛說：「雖然兇手不講道理，但幸而我和你却是講道理的人。」

「跟這樣的人講道理，」探長說：「這會有什麽用處嗎？」

「我是在講另一種道理，」司馬洛說：「講起這個兇手，雖然他是野蠻，但顯然不是笨人。有人殺死了他的弟弟，這是事實，有屍體為證。殺他的弟弟不是我們這些人，稍為懂得想的人也應該明白了，為什麽他却要在浪費時間，忙着殺我們呢？他為什麽不把這些時間拿去對付那個眞正的兇手？難道他是有意給那個眞正的兇手多一些時間，好讓這個兇手能逃得更遠更遠的嗎？」

「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探長說：「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目前我什麽都說不出來，我的心也亂得很！」

「有沒有什麽辦法可以找到這個江一明呢？」探長問。

「假如有，」司馬洛說：「我還會在等嗎？好了，我也得走了。」

× × ×

司馬洛回到了莎菲的家，莎菲正在做她最喜愛的運動——洗澡。司馬洛悄悄地退出來，走到花園中，阿其又在花園的陰影裏出來。

他說：「我巳經檢驗過每一個人。」

「那人是傻瓜才會用同樣的手段。」司馬洛說道。

「但我們總得盡量小心，」阿其說：「再一個就輪到我們了。」

司馬洛看着他：「為什麽是再一個呢？為什麽我們不會就是下一個？」

「沒有為什麽，」阿其說：「我祇是有這樣的感覺吧了。」

「有這樣的感覺，」司馬洛說：「你的感覺，倒也是很靈的。」

「要不要還不知道，」阿其說：「還沒有事實證明呀。」

司馬洛沉默了一陣，沒有做聲。阿其問道：「你在探長那邊，有些什麽新鮮的發現嗎？」

「還沒有，」司馬洛說：「那是說，我的綫索還沒有發現，不過，新的理論，我們則是想到了一個。」

「什麽理論呢？」阿其問。

司馬洛又把他最後跟探長所講的理論再講出來一遍，那即是說，為什麽江一明浪費時間在這些明顯地並非殺死他的弟弟的人的身上，而不去找那個眞正的兇手。

「這是不一定的，」阿其想了一會之後說：「我們怎麽知道這個人沒有去找那個眞正的兇手呢？江一明不是一個人。他的同鄉雖然並不是很多，但是也並不是沒有，也許他們正在分頭做這件事情。事實上，很可能正在對付我們的並不是江一明本人，而是他的同鄉，他本人則是巳經去了找那個眞正的兇手了。」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司馬洛不能不同意。他打一個呵欠，回到屋中去了。

這時莎菲巳經洗完了她那個澡了，她埋怨地看着司馬洛：「怎麽你不早點回來呢？我剛剛洗完了！」

「可以再洗一次呀！」司馬洛微笑。

莎菲在他的胸膛上輕輕搥了一下：「你想我把皮膚也洗得脫下來嗎？」

「那我自己來洗好了。」司馬洛說。

「我也很累了，」莎菲說：「你洗完了之後進來陪我！」

司馬洛洗過了澡之後就進房去陪她。而莎菲也沒有那麽熱情了，這當然並不是表示她巳經厭倦了，祇是她也有點感覺到這些兇案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了。不過她並沒有提。她躺在司馬洛的懷中，很快就睡着了。

半夜，阿其踏入客廳中，看見司馬洛就在那黑暗之中坐着，阿其說：「看來你也養成了用不着睡覺的習慣。」

「我有時也是可以很長時間不睡覺的，」司馬洛說：「不過，你的感應力也相當強，你可以感覺出我在廳中，抑或，你是不時會進來巡一下的？」

「我是不時會進來巡一下的，」阿其說：「不過這一次則不是。你給我那東西，不知道是有了一點毛病或者是怎麽的。我聽到一些電波聲，但是再要聽清楚又聽不到什麽了。」

「那是因我正在與我的朋友通話，」司馬洛說：「我自己這一隻是比較特別的，有別人聽不到的波段。」

「這個時間通話，」阿其說：「一定是有些相當重要的事情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的朋友查出了一些情報告訴我。」

「很秘密的情報嗎？」阿其問。

「也算是秘密，」司馬洛說：「不過這是對於別人而言，對於你，則未必是的。」

「我不明白。」阿其詫異地看着他。

「我的朋友剛剛告訴我，」司馬洛說：「你的老板，與江一明原來是有一段過節的。他們是仇人。」

阿其沒有做聲，對這一點似乎不願表示什麼意見。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是知道抑或不知道？」

「我知道，」阿其說：「不過我是不大喜歡討論老板的私事的。」

「是的，」司馬洛說：「這是你應該採取的態度，不過，現在我是為了正經事情跟你討論的。我是為了大局的，因此，你現在就要跟我討論了。」

阿其苦笑聳聳肩，坐下來，說：「好吧，好吧，我盡我的能力跟你講好了。」

「我的朋友告訴我，」司馬洛說：「你的老板跟這個江一明是大仇人，江一明想殺死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也想殺死江一明。這就是這兩個人不肯讓人家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的原因之一了。」

阿其無可奈何地聳聳肩不能夠否認。

「這一次，」司馬洛說：「江一明的弟弟撞來了。」

阿其還是沒有做聲。這一次他則沒有聳聳肩，也沒有什麼動作了。

司馬洛說：「現在，你大概也明白我猜的是什麼了吧？」

「我不明白。」阿其說。

「江一明的弟弟撞來，等於是自投羅網，」司馬洛說：「假如江一明的弟弟給殺掉了，江一明就會來了。那時，也等於江一明是自投羅網了。」

「誰會帮我們這個忙呢？」阿其問。

「你那時不是正在車房中嗎？」司馬洛說：「你是看着事情的經過的。你說看着江一明的弟弟走了，不知到哪裏去了。但是我們並沒有看見你，我們怎麼知道你那時在什麼地方呢？你說你是在車房裏，但是你是在什麼地方呢？你實在是在什麼地方？」

「我不就是在車房裏嗎？」阿其說。

「也許你那時正在去追這個賭徒，」司馬洛說：「也許你把他殺掉了，誰知道呢？」

阿其也許心裏很生氣，但是外表並沒有任何激動的表示。他沉默了一陣之後，說：「我並沒有這樣做。」

「也許你想帮你的老板一個忙呢？」司馬洛說道。

阿其嘆一口氣：「司馬洛先生，我還以為你是一個精明的人。」

「假如你對我的猜想有異議，」司馬洛說：「你是也可以提出來討論的。」

「假如是我殺死江一明的弟弟，」阿其說：「那為什麼江一明不先來找我呢？其他的人有什麼關係，他要把其他的人先殺掉！」

「這是一種恐怖手段，」司馬洛說：「他們要你們先嚐嚐恐怖的味道，然後才殺死你們，但這就正正上當了，你們是正正在等着他們來送死的。」

「假如情況不是目前這樣，」阿其說：「也許我眞會做這件事情的。」

「現在的情況有什麼特別呢？」司馬洛問。

「現在的情況特別的就是小姐在這裏，」阿其說：「假如我殺了江一明的弟弟，江一明則殺死我老板的女兒作為報復，那我怎麼辦好呢？我負不起這個責任！」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搔着後腦。

「事實上，你自己也已經提過這一點的了。」阿其說：「還是小姐的性命最重要。」

「但是，」司馬洛說，「這件事情發生，總有一個理由的呀。」

「我的老板有很多別的敵人，」阿其說，「江一明也有很多別的敵人。」

「那麼，」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可能是別的敵人所幹的了，是嗎？」

「這顯然是的，」阿其說，「假如不是深仇大恨的話，怎麼會這樣殺人？」

「那麼是誰殺的？」司馬洛問。

阿其淡淡地微笑：「我說得出來，我豈不是變成一流神探了嗎？」

「猜一猜？」司馬洛苦笑着問。

「沒有什麼好猜的，」阿其說，「我的老板的事情，我並不會知道，假如叫他猜，也許他會猜得到，但是叫我猜就比較難了。」

「是的，」司馬洛說，「你也有你的困難。不過，我們現在就這樣等着嗎？」

「有什麼辦法呢？」阿其說。

「我却不能等了，」司馬洛說，「明天，我就離開這裏。」

「害怕嗎？」阿其問。

「不是，」司馬洛說，「我去找江一明。」

「何必去找他呢？」阿其說，「他反正是總會來的。」

「我得趁他還沒有再殺死一個人之前找到他，」司馬洛說，「可以少死一個人就少死一個人！」

「假如是眞的，」阿其說，「那我就得找來一些帮手了。我一個人不够！」

「哦，」司馬洛說，「似乎你們是正在倚靠我。」

「坦白說，正是。」阿其說，「你是一個現成的好手，有你在這裏會安全得多了。」

「我看你得找帮手了。」司馬洛說。

「你有什麼把握可以找到江一明呢？」阿其問。

「這種事情會有什麼把握，」司馬洛說，「祇是盡力吧了。」

「也許你有一些你不肯告訴我的綫索。」阿其問。

司馬洛微笑：「也許是的吧。」

× × ×

莎菲說：「你不能走，你不能够把我在這裏丟下來的。」

「我不是要把你丟下，」司馬洛說，「我現在是要為你的安全而努力。假如我消滅了兇手，那你就安全了！」

莎菲在屋中走來走去，顯得神經很緊張：「我認為你在我的身邊保護我是最安全的。」

「女人的想法，」司馬洛說：「坐以待斃，這不是一個好辦法。」

莎菲就是坐在司馬洛的腿上不肯起來，似乎認為這樣就可以使他走不動似的。

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莎菲伸手過去接聽，說：「唔——哦，很好，很好。」

她放下電話，對司馬洛說：「來了，我們出去吧。」

司馬洛與她一起到外面的廳中。阿其就是打電話進來的人，而這個電話就是通知他們，有客人來了。

來的兩個客人，就像是二個會計師，他們年輕而態度斯文，穿着整齊，其中一人手上還提着一隻扁扁的皮箱！

阿其說：「這兩個就是我的帮手，彼得和羅拔，這位是小姐，這位是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與他們握手，對他們微笑：「你們看來一點也不像，但今日的世界，往往最不像的才是最高手！」

「我們不是高手。」羅拔說。

「我們祇是會盡力把工作做得好。」彼得說道。

「你看他們多謙虛，」莎菲說，「這箱子裏裝着的又是什麼呢？不會是文件吧？可不可以打開來讓我看看呢？」

「最好還是不看了。」羅拔說。

「你們都是不聽我的話的。」莎菲呶着咀唇不滿地說。她也間接諷刺司馬洛。

阿其扭扭頭：「讓她看看好了。」

於是羅拔把箱子打開來。那裏面裝着的果然並不是什麼文件，而是武器。

連司馬洛這個老手也看不出，原來這隻箱子的內容是那麼豐富的。他還懷疑這樣薄的一隻箱子裏是否能够裝得下一把長距離步槍，現在看來是不但可以，而且還有其他的武器。

裏面有兩把拆開了的長距離步槍，那顯然是用輕金屬製成的，特別纖幼和小巧，不過司馬洛相信，在威力的方面一定也並不遜於其他較粗的槍。

「我看過電影和電視，」莎菲說：「我知道這是什麼。我知道裝配起來之後是可以殺死很遠的人的。」

「看來，」司馬洛說，「你們亦有一位很好的軍械製造專家。」

「我們祇是出得起錢吧了。」羅拔說，「這東西是買回來的。」

「這些又是什麼東西呢？」莎菲伸手指指箱子之內另一些東西。那是一些小小的罐頭，就像是最小罐庄的煉奶。

「這個你最好不要碰了。」彼得說，「這些是手榴彈。」

「唔，」莎菲說，「現在我倒稍為覺得安全一點了。」

「他們是專家，」阿其說，「即使手上沒有武器的時候，在徒手搏擊的方面——我也是不希望需要與他們對手的。」

「唔，」莎菲說，「那我更安全了。」她用手摸着懸掛在胸前那隻鍊牌，瞥了一眼司馬洛，微笑着。

司馬洛再跟他們握手：「幸會之至，我希望這些東西都不需要動用，我也希望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們能交個朋友。」

他乘一部的士離開了，一直駛到機場。一小時之後，他已經身在一架珍寶機上，飛在空中了。這架的飛機有樓梯可以在兩翼之間上落，而司馬洛沒有心情靜坐，便沿樓梯到酒巴間去喝一杯酒。

當他在慢慢地呷着一杯酒時，一陣香氣襲來，跟着有人碰碰他的手肘說：「我可以跟你坐在一起嗎？」

那是一把美麗的女性聲音，而司馬洛回頭來看見的也是一個美麗的女郎。

「哈，紫薇，」司馬洛說，「我的朋友莫先生似乎特別喜歡派你來跟我合作辦事。」

「也許他認為我們是天生一對，」紫薇微笑，「我在想，也許將來當我們結婚的時候，主婚人也應該由他担任了。」

「別講這種恐嚇話。」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是正在飛機上，萬一心臟病發起來，醫治是不容易的。」

司馬洛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個女人說要嫁他。

「祇有這個辦法可以嚇倒你，」紫薇說，「不過你不點頭也是沒有用的。」

「還好我知道你亦是決不會嫁給我的。」司馬洛說。

「不過我們還是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了，」紫薇說，「我有變得很多嗎？」

「一點吧，」司馬洛說，「香水用得太多一些了。」

「我現在是正在扮演一個貴婦，」紫薇說，「不過另一方面，你也許是洗澡太多了，聞不慣香水氣味而已吧了！」

「你們的調查眞是無孔不入，」司馬洛說，「有時實在令人討厭。」

「我也可以研究一下洗澡的藝術，」紫薇說，「我相信不會是太難受的事。」

「你不是給派來替我洗澡的吧？」司馬洛苦笑。

「不是，」紫薇說，「不過在我私人而言，我却是樂於作此服務的。」

「我們現在是在做工作，」司馬洛說，「我們談談工作上的事情好嗎？」

「很好，」紫薇聳聳肩，「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你找尋江一明的下落。」

「對了」司馬洛說，「我希望你的情報是準確的！」

「我們的情報，」紫薇說，「有什麼時候是創作出來的嗎？」

「但是，」司馬洛說，「若你祇是說有幾分可能性。」

「當然世界上的事情並不是每一件都是絕對的，」紫薇說，「不過，大概你亦明白老板這個人的。他這個人特別小心，假如他說有五分光景，那就是有八分光景了。」

「很對，」司馬洛說，「還是你容易摸得清楚，你說八分，就是八分！」

「我現在就是說八分。」紫薇說。

「很奇怪，」司馬洛搖搖頭，「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江一明應該是正在忙於殺人的了，他却還會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等我們。」

「而且還在他的大本營。」紫薇說。

「我們——得盡快採取行動，」司馬洛說，「你們這情報也來得是相當遲了。牌局的人現在已祇剩下了姓吳一個。」

「還有你和那位愛洗澡的小姐不包括在內嗎？」紫薇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兩個，我認他是比較難下手的。」

「事實上這個姓吳的應該也是比較難下手的了，」紫薇說，「他深信下一個就會輪到他，他已經採取了空前未有的嚴密防範措施，再加上警方亦在旁邊留心着。除非是由你來出馬，也許可以做到這件工作！」

「也許可以，」司馬洛說，「我是專做不可能的事情的人。不過，我雖然是一流好手，却不是世上唯一的一流好手，還是可能有別的好手可能做到這件工作。所以，我們還是必須爭取時間。」

「不論我們趕得多麽急，」紫薇說，「我們還是需要吃飯住宿的。對了，還有洗澡，我們總有機會洗澡吧？」

「我們不談這一個可以嗎？」司馬洛說。

紫薇咭咭笑起來：「風流種子，忽然忠心起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但不是忽然。我希望一次過不要有兩個女人。女人一個是樂趣，兩個就是煩惱了！」

紫薇輕輕捏了一下他的手臂。

× × ×

雖然紫薇咀巴講得慢吞吞的，那是因為他們講話時是在飛機上，不論怎樣心急，也是不能夠使飛機飛得快一點的。但是，在下了飛機之後就不同了，他們在一家酒店裏略為逗留了一下，就開始行動，兩個人換了衣服，各自出發。

紫薇却是去看醫生。

那是一個價錢相當貴的醫生，而紫薇是已經約好了時間了的。醫生替她略作檢驗之後問道：「你覺得什麽不舒服呢？」

紫薇看着他，欲語還休，那醫生是一個粗壯的中年人，頭光如鏡，鼻子上架着一副粗黑邊的眼鏡，他給人的印象就是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很可能是醫術高明的，但另一方面却是一個相當刁鑽，並不老實，也可能有些事情不擇手段的人。

他說：「小姐，我是醫生，你有什麽不妥，是應該對我講清楚的。不然豈非浪費了你的診金了？」

紫薇打開了手袋，以顫抖的手從裏面取出一張文件。

她以抖顫的手把那張文件在醫生面前打開來，又以抖顫的聲音說：「蕭醫生，我——已經有了兩個月的身孕，這是化驗報告。」

蕭醫生看看那張報告，遲疑着說：「這並不是我所推薦的化驗所。」

「有什麽關係呢？」紫薇說，「這種事情是很容易檢驗出來的。」

蕭醫生在病歷上寫了些東西，然後說：「根據這張報告，我應該恭喜你嗎？」

「不，」紫薇立即堅決地說：「你似乎還不明白我的意思，蕭醫生，我不能要這個孩子，我是還沒有結婚的！」

蕭醫生聳聳肩，看着自己的雙手，又說：「這並不是一種病，一個醫生也是不能夠為你解決的。」

紫薇極力要接觸他的眼光，說道：「這種事情，假如不是由醫生來解決的話，那應該是由誰來解決呢？這是醫生的事情呀！」

「這是犯法的事情！」蕭醫生說。

「我知道，你是有辦法的。」紫薇伸出手緊緊執住他的手臂。

蕭醫生並沒有企圖掙脫，亦沒有企圖把眼睛抬起來，祇是說：「這件事情是誰告訴你的呢？」

「一位朋友，」紫薇說，「我們女人與女人之間很多事情都談，我知道你這裏有充足的設備，你可以帮我這個忙的，你在隔壁就有一間手術室！」

「你使我的處境變得相當困難了。」蕭醫生苦笑着說。

紫薇仍然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搖動着。「你得替我解決這個困難，而且要很快，我已沒有多少時間，兩個月了！」

「小姐，」蕭醫生還是冷靜地說，「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

「我明白，」紫薇說，「假如你是担心錢的問題，那我告訴你，我是出得起錢的。」

她把她帶着的那隻大大的手袋打開來，讓蕭醫生看到裏面裝着一束一束的大額鈔票。

蕭醫生又是苦笑搖着頭：「女人，你不應該在身邊帶着這許多錢！」

「這是現錢，」紫薇說，「現鈔交易不是最好了嗎？你也不想我開給你一張支票的，」她把鈔票一疊一疊拿出來，放到蕭醫生的桌子上，一面又問，「你要多少錢？」

蕭醫生看着她，一時沒有做聲。

「我這裏有三萬元，」紫薇說，「夠不夠？」

「似乎是有人介紹你來的。」蕭醫生說，顯然這個價錢他也很合意。

「你很快就可以做好的，」紫薇說，「我聽說半個鐘頭就行了。」

「這是看人而定的，」蕭醫生說，「有些人很快，有些人要很久，有些人則不能夠，我得先替你檢驗清楚。」

「你一定得替我解決！」紫薇說。

「我先替你檢驗一下吧！」蕭醫生說，「不然照我初步觀察應該沒有問題。」

「無論如何，」紫薇說，「你一定得替我做！」

「檢驗清楚之後再說吧。」蕭醫生說，「我不想傷害你的性命。」

紫薇給他帶到了手術床上，蕭醫生為她檢驗了一遍，之後把儀器放下來。

「怎樣了？」紫薇問。

「我看沒有什麽問題，」蕭醫生說，「半個鐘頭之後，你的問題就可以解決而離開這裏了，你躺在這裏不要動！」

紫薇躺在那裏等着，蕭醫生到外面去，首先把紫薇放在他桌上的鈔票都收進了抽屜之中，然後把手洗乾淨，戴上了薄薄的膠手套。

紫薇躺在那床上，兩眼擱在那根橫柱上，張開着，看着蕭醫生把那些奇形怪狀

的工具一件件取出來，也不免感到不寒而慄。

「用不着怕的，」蕭醫生說，「你這件事情很容易做。」他走近她。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診室的鎖着的門便給撞開了，司馬洛衝了進來。

「晞！」蕭醫生憤怒地說，「你這是幹什麽的？」

「我是警探！」司馬洛說，「我要拘捕你，蕭醫生！」

「我犯了什麽罪？」蕭醫生問。

「非法墮胎！」司馬洛說，「你完蛋了，你也許不會坐牢很久，但你的醫生牌照一定失去了。」

「你這是勒索嗎？」蕭醫生似乎並不表示出應有的恐懼。

「這是辦案。」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你說什麽，」蕭醫生說，「我在替一位女病人診病，你這樣撞進來，我要打個電話跟我的律師商量一下，應該控你多少罪名。」

「你的咀巴真硬，」司馬洛說，「你在這裏進行墮胎，却還要控告我？」

「你不能證明的事情最好別亂講，」蕭醫生說，「我不過是在替我的一位病人檢驗。」

這時候紫薇也穿好了衣服從屏風後面出來了。她說：「我可以證明。」

蕭醫生輕蔑地瞥了她一眼：「哦，原來你是合作的，你們是有意整我的，不過，我不過是替她檢驗吧了，我並沒有做什麽？」

司馬洛取出一隻小型錄音機，放了一段，那就是他與紫薇的對話，他說：「這就是證明了。」

蕭醫生又哈哈笑起來說：「你們的計劃，實在也是太天眞了，這位小姐，根本沒有身孕，我替她檢驗過了之後正想告訴她。」

「你一看就應該知道的了，」司馬洛說，「那為什麽你不早點告訴她呢？」

蕭醫生聳聳肩：「醫生的醫治方法有時是非你們了解的，我是打算用心理治療的方法，使她安心，她似乎很相信那份檢驗報告，既然如此，我就使她相信我是已經替她解決了問題的，那樣她就可以安心了。」

「然而你收了她的錢，」司馬洛說，「那些錢你已經收起來，那些錢每一張的號碼我都抄了下來的。」

「我收多少錢是我的事情，」蕭醫生說：「人家肯付，這不是犯法的。」

「但你是為了進行墮胎而收受這些錢的，」司馬洛說，「你不能否認吧？」

「但是，」蕭醫生說，「這個女人根本沒有身孕，何來墮胎呢？這眞滑稽。」

「你明知她沒有身孕而不告訴她，却收了她的錢，」司馬洛說，「這就有行騙之嫌了——但——我們這樣，倒像是在法庭上辯論了，是嗎？」

「我很高興你是還懂得一點法律的。」蕭醫生說。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我是有充足的理由把你抓上法庭的，至於你是否辯得脫，那都不要緊，對我們的聲譽並無影響，但是對你的聲譽——」

司馬洛沒有說下去，但是他的意思是相當明顯的，而蕭醫生也明白，臉色忽然大變了，這就是瓷器不適宜與缸瓦碰的道理了，沒有好處的。

蕭醫生慢慢地走回他的桌子後面去，在他的位子坐下來，打開抽屜，把那些鈔票一疊一疊地拿出來。

「怎麽樣？」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就走嗎？」

「這裏！」蕭醫生說，「這裏有很多錢，假如你們是要勒索我的，那你們就不會用這許多錢做餌了。」

「呀！」司馬洛在他面前的椅子坐下來，「現在你開始有點興趣講道理了，但你憑什麽認為我並不是要向你勒索呢？」

「因為你有這許多錢，」蕭醫生說，「有這麽多錢的人還要勒索嗎？」

紫薇祇是交抱着兩臂，靠在墻壁上看着他們，讓司馬洛去負責講話。

「假如我們要勒索的不是錢呢？蕭醫生？」司馬洛問。

「勒索的不是錢，是什麽？」蕭醫生問。

「我們祇要一個病人。」司馬洛說。

「這是——」蕭醫生說。

但是司馬洛馬上制止他說：「不要告訴我這是犯法的事情了，你已經不打算上法庭了，那麽你還講什麽法律呢？」

「你要一個病人，」蕭醫生說，「這是什麽意思呢？」

「我們想知道這個病人是在什麽地方可以找到，如此而已！」司馬洛說，「其他的部份，我們是不會麻煩你的！」

「這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蕭醫生說。

「不過，」司馬洛又說，「假如我們不是用這個方法問你的話，你很可能是不會講出來的，是不是？」

蕭醫生聳聳肩：「你講得很對，這雖然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假如不是逼得我這樣緊，我是不會就範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要的這個病人就是羅心銘。」

「哦，他！」蕭醫生點點頭。

「你記得嗎？」司馬洛問。

「我記得，」蕭醫生說，「他是一個——唔——很特別的病人，我把他的病歷拿進來吧！」他伸手要去按桌子上那隻通話機，要與他在外面的女護士通話。但是司馬洛按着他的手。

司馬洛說：「假如你不介意，你自己去拿好不好？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蕭醫生點點頭，紫薇跟着他出去了，司馬洛則是留在裏面。外面的女護士表示詫異，因為這個自稱警探的司馬洛撞門進去，而她沒有辦法制止。現在，他們則似乎講妥了條件，取得了妥協了。於是護士就沒有做聲。

蕭醫生親自從櫃子裏把一份病歷找了出來。由於蕭醫生是自己拿的，所以那個護士也不知道蕭醫生拿的病歷是哪一份。這也是司馬洛要他自己去拿的目的了。

蕭醫生把病歷拿回了房間之中，打開來看一看，說：「不錯，羅心銘，這的確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病人。」

「你這裏當然是沒有病人的照片的。」

」司馬洛說道。

「是的，」蕭醫生說，「我們這裏沒有。醫生是沒有這種習慣。有什麼人會冒充別人到這裏來呢？沒有什麼好處的。」

「我却有照片，」司馬洛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叠照片來，在蕭醫生的面前排開來。

這裏有六張照片，六張照片之中是六個不同的人。紫薇則在他的旁邊說：「這裏有六個人；哪一個是羅心銘呢？」

蕭醫生毫不遲疑地伸手一指指出其中一張照片。

他顯然並沒有說謊欺詐的企圖，因爲這個人就是江一明，司馬洛要找的人就是江一明。他們得到的情報就是江一明是由這位蕭醫生診治的，而江一明是以羅心銘的僞名出現。當然這還可能略有錯誤的，不過，既然蕭醫生能够從幾張照片之中把江一明指出來，這就不是錯誤了。

「很好，」司馬洛說，「病人是有地址的。我們要的是地址。」

蕭醫生把病歷交給他說：「這一個是沒有地址的！」

「不要跟我們開玩笑吧，」司馬洛說，「你到他的家去看他，你知道他的家在什麼地方的。」

「我不知道他的家在什麼地方。」蕭醫生說。他一攤兩手：「眞的，我去看他，換兩次車，又是在夜間。我看不清楚走什麼路，而且既然明知道人家是不想我去看的，我也不去留心了。」

司馬洛點點頭：「我知道，但你現在要運用你的記憶力了。你可以把你所見過的每一細節告訴我們，我們就可以猜出是什麼地方。」

「既然你們這樣想找到他，」蕭醫生說，「爲什麼你不在我去看他的時候跟踪着呢？」

「因爲我們知道得遲了一點，」司馬洛說，「在這四十五天之內，你並沒有去看過他一次。」

蕭醫生嘆了一口氣，靠回他的椅子上。「寃寃相報何時了？我知道他是一定有很多仇人的，我也知道你們很可能是有很充足的理由要找他。但是，也許有一件事情你們還不知道的，那就是，這個人祇有三個月可活，我已經帮不了他什麼，所以我沒有再去看他。我祇是給了他足够的止痛藥。他是骨癌。一個祇有三個月性命的人，你們還跟他爭什麼呢？」

「這樣糟？」司馬洛問。

「是的，」蕭醫生說，「人有時是很難講的。癌是文明病，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來，也不知道是怎會來的。」

他把病歷交給司馬洛看，醫生的字像一條一條虫，但蕭醫生似乎不是說謊的。

「原來他的神秘病就是這個。」紫薇說。

「行動的方面又如何？」司馬洛問。

蕭醫生指指大腿：「在這裏。你以爲可以走動得很靈活嗎？」

「聽說可以把腿子鋸掉。」紫薇說。

「可以，」蕭醫生說，「但機會還是五十五十，他以前不想冒這個五十五十之險，現在就已經太遲了。不過，假如你們是要殺死他的話，我也不反對。因爲他在臨死之前會很痛苦，沒有什麼止痛藥能替他止住的。假如我有這權力的話，我會給他一針，就讓他早點死了。」

司馬洛與紫薇呆呆地看着他。這件事情，倒是他們沒有料到的。

「也許，」蕭醫生又說，「你們是想把他捉住，慢慢折磨而死，我也不反對。因爲我看見過癌症後期的——」他頹喪地嘆一口氣，「因此，總之，你們要找到他，我就盡量帮你的忙好了。」

「我們並不是要殺他，」司馬洛說，「我們要找到他，祇是希望能够制止一些命案繼續發生吧了。」

「別告訴我，」蕭醫生說，「總之我是願意合作的。」

× × ×

蕭醫生果然是盡了他的能力合作，司馬洛他們有的是專家和地胆，沒有很大困難就找到了江一明的屋子的所在了。下一步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接近這個危險人物。

他們還是需要利用蕭醫生。

蕭醫生也是願意合作的，而事實上他就是想不合作也不行。

而且，蕭醫生還是作了先頭部隊。

蕭醫生開着他的車子，直向江一明的住宅駛去。江一明的住宅是在一座山頂上，祇有一條路可以到達。

他就在半路上給二個打手攔住了。

事實上並不是人攔住他，而是一部車子忽然從斜刺裏衝出來攔住路面，使他不可能通過去。蕭醫生亦並不打算硬衝過去，有人攔路，他就停下來了。他就是想有人跟他談，這樣他反而可以放心一點。

其中一個打手走過來看看他，說：「唏，你就是蕭醫生！」

因爲這就是其中一個經常接送蕭醫生去診治江一明的人之一。

「是的，」蕭醫生說，「我想去見見你的老板羅先生。」

「你怎會找到這裏來的？」那人問。

「我又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蕭醫生說，「難道你以爲我眞不認得路嗎？」

那個打手搖頭：「你也許以爲很聰明，但是有時聰明並不就是一件好的事。」

「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他談談，」蕭醫生說，「我可以上去嗎？」

「有什麼事情你告訴我們好了。」那個打手說。

「我希望跟他本人談談，」蕭醫生說，「可以嗎？」

「讓我問問吧！」那個打手懷疑地看了他一眼，回到車子裏，用無綫電通話機與屋中聯絡。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說：「行了，你上去吧。」

蕭醫生開動車子，沿着山路上去了。

那二個打手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說：「他是一個傻瓜，他摸得到這裏來，他恐怕逃不出去了。」

他們這二個人，還是不知道江一明的健康狀況。假如他們知道的話，他們也許會認爲，到了這個程度，也就沒有什麼所謂了。

事實上，江一明也就是因爲如此，而沒有把他的健康秘密透露出來，不然他們就可能連這最後的幾個月都不等下去，作鳥獸散了。（未完・四）

花豹風雲

・本文承自第38頁・

「空手道八段，柔道七段，重量級西洋拳師，另加上太極、螳螂、彈腿、查拳等門的高手，不下六十餘人。」

「的確了不起，不知是甚麼人重金禮聘你來此的？」

「大帥麾下司法總長姚大人。」

「小丑！」

「你……你說什麼？」

「我說他是小丑，大帥張作霖的辦公室，我都可以自由進出，而司法總長等，由於北伐軍已經過了江，一個個自身難保，恐怕自顧尙且不暇哩。」

「姓徐的，你吹牛連臉都不紅。」

「吹牛？由此看來，你認識一個司法總長，就以爲了不起，眞正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霍七腿這才緩緩地站了起來，說：「姓徐的，時已不再，辦了事還要回去交差，老畢準備了一桌翅席等我慶功呢！」

「那桌酒席你是否有福消受，現在還言之過早……」

兩人對峙了約十來秒鐘，霍七腿發動排山倒海的攻擊。

連環七腿眞是石破天驚，銳不可擋，似乎不論徐步雲的步法如何奇妙，散手如何精純，霍七腿的雙腿，比雙臂還靈活，幾乎沒有它不能到達的角度。

一開始徐步雲就陷入苦戰，未過五分鐘，他已經挨了一腿，被掃出一丈以外。

霍七腿的任何攻擊和防守，都不是膀間大開門的姿勢，「蓬」地一聲，徐步雲又被砸了個踉蹌。

浴室門內探出半個頭來，黃小蘋都看得呆了。

這工夫小段來了，「咔嚓」一聲，手槍上了頂門火，說：「小徐，這就是姓霍的對不？我先把他的鳥頭轟掉……」

「小段，你在廳外戒備，不是我們的人往裏闖，格殺毋論，別的你不要管。」

霍七腿說：「姓徐的，你是不是敵手是另一回事，至少你是個男子漢……」

不到兩三分鐘又挨一腿，這工夫黃小蘋在浴室中嗲聲說：「霍七，你說絕對不要一刻鐘就能打發他，已經有十分鐘了吧……」就像春夜屋頂上嗥叫的那種聲音。

「放心，寶貝……不會超過一刻鐘的，把身子洗乾淨……多擦點香水，在內間等我……」

又是一腿，掃向徐步雲的腰部，摔在大廳一角，把個小几壓扁了，小段噙着淚水站在窗外，說：「徐步雲，你不拔槍，是爲了什麼？」

每七腿中幾乎必掃中一腿，徐步雲鼻青臉腫，在小段心目中，他的好友已到了窮途末路了。

然而，徐步雲不論挨得多麼重，他總能再站起來，到現在爲止，他已挨了二十餘腿，霍七驚奇地打量他，何以百打不死？難道不是血肉之軀？

段飛在窗外揮拳流淚，但是，他不敢放槍。

他的槍法不好，兩人又在纏鬥，一不小心就會傷了小徐，但他以爲，這樣下去，小徐支持不了十分鐘了。

「蓬」地一聲，這一腿又掃在小徐的肚子上，連退七八步，口角已滲出血絲。

小段嘶吼着：「小徐，你他媽的充什麼殼子？拔槍呀！爲什麼還不拔槍？」

「一刻鐘早就過去了吧？」黃小蘋自臥室內探出大半個身子，自霍七腿的角度上可見其雪白的大腿，和沒有任何胸罩的上身：「人家在等你嘛……」

霍七腿偏頭看了一眼，目光在那個胴體上濺出火星，熱血開始沸騰。

又是連環七腿，連中三腿，人被掃出一丈之外倒下，但是，當他走近想補上一腿時，徐步雲站了起來，霍七腿對這次苦練了三十年的腿太有信心了，因而才會感到意外，而沮喪，爲什麼掃中三十腿，斃不了一個人？

想想那雪白，溜光水滑的玉腿和那健實的酥胸，霍七腿更加焦急。

「我不管……霍七……人家在等你……還要多久嘛！」完全是鼻音。

段飛厲聲說：「你他媽的要是急了，就到平康里去零賣，在這兒窮嚷嚷什麼？」平康里是青島的頭等窰子。

霍七腿集中了所有的力氣，一口氣就是十四腿，怪的是徐步雲未中腿却倒下了，看來像是虛脫了，可是霍七腿自己也覺得牛喘，儘管他掃中了對方約三十腿，却感覺無比的疲乏，這是他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經驗。要知道，被打的人固然不好受，打人的人也相差無幾，同樣是以身體某部去砸擊對方某部，能挨的人，也往往能把對方累個半死。

就在霍七腿竄上，凌空一腿踏下時，地上的徐步雲突然平升三尺來高，身子平旋，「腿中腿」施展出來。

這是最後一擊，這一擊不中，就得用槍，他是不願拔槍的。

「啪」地一聲，這一腿實實在在掃在霍七腿的頰頸之間，此人經不起折騰，身子砸在浴室的玻璃門上，門框散開，頭部正好撞在浴池尖銳的角上……

「腿先生」死在「腿中腿」之下，這是莫大的諷刺。

當小段瘋狂地跳叫着奔入大廳中時，黃小蘋披着浴褸走出來，說：「徐圖，沒有我，你贏不了……」

「也許……但妳來這一手，却使我的勝利蒙上了一層不潔的陰影……」頭也不回出廳而去，黃小蘋在嘶叫着。

他們弄走了林雯的遺體，因爲知道林雯已死的，除了徐、段和「雪裏紅」之外，只有秦光遠，可是他們經死了，所以徐、段商量之下，決定要「雪裏紅」暫時冒充林雯，過一段時間之後，再逐漸把財產移轉或脫手，重入東北莽林。

因爲她們姊妹二人太像了，過去魏奇、張鏡心，和秦光遠等人都和林雯及「雪裏紅」打過牌，却都沒有發現眞假，可見他們之酷肖了……

爲了使那五大亨被刲得心服口服，他們各自接到一通電話，揭開了當年在奉天小旅店中侵吞了一蔴袋人參的往事，當然，當年侵吞參寶的，並沒有林雯這一家。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女魔聖手飛花正殘殺一個大漢，正好讓夏振華遇上，雖然女魔向他施展媚功，但夏振華不為所動，他用浮雲指力打中女魔子宮穴，不但毀了她的一身武功，却也因此而除去她身上的禍根，使她立時變回老態龍鍾的女人，此刻她道出了她的身世，知道她是為一尊子所害，她有她的一篇血淚史，從此，聖手飛花返回神魔谷隱居，不再危害江湖……夏振華在一古寺中遇上了江湖五惡之一的三奇士，他們連手齊攻夏振華，但夏振華的「流雲掌」逼得他們無力還手，最後三奇士逃去，夏振華毀掉寺中偶像，出現一條神秘夾道，裏面更有不少奇異設置……

雙姝被囚人變鬼　重見天日雪深仇

夏振華愈看心頭愈為緊張，暗忖道：「就此間設置來看，顯然此間決不止三奇士和西華道人在，一定還有其他魔頭。」當然他一時無法揭開這神秘之謎，但憑他的智慧，却也能忖出，怪不得魔頭們在外面的擾亂，原來欲蓋彌彰，好使那陰謀詭計得逞。

夏振華表面呆若木雞一般，其實他正在思索其破解之策。他要研究這中間的佈置，更要從涼亭中，發掘其秘密，以為掃蕩魔穴的根據地，從更要此揭開這一頁陰謀。

就在他沉思之間，又傳來幾聲巨響。

夏振華更確定，這裏必然是一個魔穴樞紐，天王寺不過是其掩護而已。

在夏振華的心目中，西華道人固然精通「九宮」「八卦」之數，但要他真能掀起一場武林混亂，實在還不大令人容易相信。

三奇士在江湖中居於五惡地位，武功更是數一數二，與西華道人相聯手，自可獨霸一方。這草原中的設置，顯然有其他因素在，斷非一般江湖人物可以望其項背者。

夏振華一面沉思，更運用其大智慧予以不斷分析。倏地，又傳來幾聲冷笑道：「不過，我却將從此把這天王寺的一切公諸於世，我更要藉這中間的設置來擊殺武林高人。」

話聲甫落，又一連串冷笑之聲又起：「哼！我這裏的佈置，雖談不上什麼詭譎，但却敢誇稱，入得其中有死無生。」

夏振華雖然心頭一懍，但嘴角却泛出一絲冷笑，因為他雖未研習「九宮」、「八卦」之術，但決不信這些能够難得住他，更不信剛才那冷笑之聲，入此中來有死無生之語。

這朶武林奇葩一面思索，人也向內邁進，他不再直着在草原狂奔，顯然他已看出些端倪來。這里許草原却如萬水千山，任是夏振華如此蓋代武功也費去不少時間。他不再停留，時左時右，或前奔，或方向變易。就在他行近草原時，赫然發現三數具屍體。

夏振華心頭不禁一陣狂跳，因為他踏入草原時，竟未望見，而就屍體形像，顯然死去甚久，皮肉已乾涸衣服亦漸腐爛。

再前進十數步又發現三具屍體，死狀較慘，衣服撕裂，前胸還有血漬，祇是時間太久，面目已難分辨。

夏振華回過身來，這才看清，這草原中何止二三十具屍體。

當然這天王寺並非神秘之謎，因為早有人來過，祇是因不悉其中設置而枉死其中。

夏振華不覺生出無窮感歎來，就以能入得這天王寺之人物而論，亦決非尋常武林高手可比。他們不是一方俊彥，就是獨霸一方或稱譽一時的人物，祇是為着一個「名」字，或不相信別人，才落得如此。

夏振華內心雖發出如此感懷，但他並無退後之心，因為天下第一劍要管天下的

事，就是他就此無功而退，異日更無面目以見天下人。

這些屍體誠可提人警覺，任是夏振華全身是胆，豪氣干雲也不敢妄行舉步。

「霍」地一掌揮出，「蓬」然聲響，那亂石雖一片碎石紛飛，但餘音朗朗，亂石依然如故。又是一掌過去，按說威力更猛，但那亂石在幾聲震響撲打之後又立歸靜寂。

這就不能不令這位少年俠士心驚，因為他自從各種武功完成，尤以金剛不壞身法練就之後，實際功力已無法估計。

按他剛才全力發掌，足可碎石裂山，毀金斷鐵，而這亂石陣圖居然無恙，豈非怪事？

夏振華試過這亂石陣圖之功力後，也就不再消耗體力，所幸他天賦甚高，終於在這亂石中看出了進退之則。

尤其他對那些石陣，不僅以「九宮」「八卦」為主，顯然這中間以河洛圖書相互為用，故一座零亂石陣雖無人困守，亦足可抵得上千軍萬馬，甚至固若金湯。

一聲長嘯震得這草原中廻音四佈，一條黑影飛撲而至。

夏振華一時看不清來人面目，祇得凝勁而待，但一聲清音入耳，頓使夏振華驚喜不置。

「孩子！快退！這正是魔頭們用以殺人的屠場。」這說話之人頭蒙黑布，身着麻衣，已站在丈許之外。

「老前輩！憑西華道人和三奇士，決成不了任何大事，我們先掃此魔穴，免得他們再來害人。」

夏振華朗朗之聲，連那蒙面麻衣隱俠也為之豪氣大壯。

「孩子！你應該知道，忍小忿成就大謀的道理，魔頭們所以四佈陷阱，一面要誘我們入彀，另一方面要使得我們疲於奔命……」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你已經會過那個以魔劍比暗器，歹毒的墨竹君，此處就由他來掌理，西華道人不過代為設置而已。」

他眼望着那屍體，喃喃地說道：「孩子，你看這些屍體，顯非被人殺害，亦非身中暗器，顯然奔來此間，不是精力枯竭，就是中了那歹毒之後，毒發而死。」

他的話，聽得夏振華全身為之一懍，但立時恢復了鎮靜。當下朗朗一笑道：「如此正好！老前輩武學，既窮天地之玄奧，區區『九宮』、『八卦』之術，焉能難得住老前輩。」

他望着那被白霧所籠罩的涼亭，又淡笑道：「晚輩已練成金剛不壞身法，倒不懼於其他毒物。」

他說時目露晶光，倏地縱聲大笑道：「如果我們先將魔穴掃盡，再去找那些魔崽子的晦氣，豈不更是大快人心。」他邊說邊笑，簡直視羣魔如無物。

那蒙面麻衣隱俠微一沉凝，終於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好半晌才道：「孩子！我倒可以將進入這『九宮』『八卦』亂石陣圖之看法簡單說出，祇是這中間究竟有什麼詭詐，實在令人無法測度。」他乾咳了一聲，又繼續說道：「孩子！無論如何你進入涼亭之後，就當迅速退出天王寺，我倒要去追尋魔頭的下落……」

夏振華面色一整，目露晶光，淡淡地笑道：「晚輩對『九宮』『八卦』之術亦經恩師指示過，只是未臻于精，應不了急用。」

他故意一笑道：「如此，就煩老前輩去瞧涼亭之後，退在寺外等我，待晚輩去找一下，西華道人和三奇士的下落。」

說完，正待拔起，却被蒙面麻衣隱俠所止住。「孩子！我的武功，尚無能力突過那片紅磚之內，否則我早去瞧過啦。」

夏振華望着這位隱俠面上無半絲笑容，當知所言非虛。

也就肅容地問道：「難道以老前輩的武功，尚且不能越過那片紅磚之內，也就怪不得這些人。這些人武功都是江湖中出類拔萃的人物，只因這裏面隱藏着『貪心』和『鬼詐』，故都落得如此死去。」

蒙面麻衣隱俠之語，驚得夏振華冷汗直流，暗忖道：「這中間不知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此念陡轉，蒙面麻衣隱俠之言又已響起：「孩子，你雖然不懼奇毒，仍當謹慎，免為賊人所乘……」

他的話顯出一片慈愛之聲，也顯得十分關切。那叮嚀之聲又倏地響起：「孩子！這涼亭中，據聞藏了一卷『祕笈』，故此三奇士任由江湖中如何緊張，他們始終藉着練功為名，不肯離開……」他淡淡地答道：「故此，孩子！所謂因勢利導，據老夫推測，魔頭們自已也少不了一場拚搏。」說完，竟從懷中摸出一張素箋遞給夏振華道：「孩子！這上面不僅有入陣之路，凡九宮、八卦、五行、河洛圖書，以及反五行之陣法都有詳細說明……」

他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又慈愛地一笑道：「這是一位武林異人傳我，老夫因為資質所限，一時也研究不出，故難以完成那位異人之期望。」

他的雙目從黑布裏透出兩道奇異的光芒，又道：「老弟資質絕代，集天地靈秀於一身，且對於『九宮』『八卦』之術已略窺門徑，幸願努力以赴……」

說完身形早杳，夏振華一把未曾拉住，但他已對這位隱俠感激不已。

他凝神靜聽知道這位蒙面麻衣隱俠已從別處走開，他必須去揭開那涼亭之謎。

當然，他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先看清這入圖之路。

果然，這素箋中，記載十分清楚，左左右右，以八卦而易九宮，因九宮而反移八卦，都有路徑可尋。

夏振華資質稟賦都異以常人，且因天痴老人曾在惡潭孤島時就在這些上打下基礎，故一經經入目，都覺得十分熟悉，再一研究就一目瞭然，但愈是研究其變化也就愈多。

當然他深知此非一蹴而就，必須有較多時間來分析和忖度，以便窮其變化並運用自如。這朶武林奇葩因大智慧啓，故萬事如一，一通而百通。表面上他祇是略窺門徑，其實都能形之于中，用之于外了。

心中好生感激這位隱俠，一面將那素箋塞入懷中，人也即邁步向『亂石』、『紅磚』陣圖中而去。這裏再也不是萬水千山的遙阻，僅僅不過百丈而已。

本來他想將這陣圖破壞，因為他曾聽

蒙面麻衣隱俠說過，西華道人不過是代其設置而已，主宰這陣圖者另有其人。故幾番都已蓄勢，但都未動手，就在此念電閃之間，亂石和紅磚之間已出現一道界牌。

上書『幽冥殿』。另有兩行紅字，寫着：「入此一步，必無死所。」

這界牌也忒也奇怪，刹那間變得陰風慘慘，鬼哭神嚎。更泛出幢幢鬼影。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這『幽冥殿』，我却未聽蒙面麻衣隱俠道及，顯然他也未曾來過。」此念方落，紅磚中爆響不絕，雖非震耳欲聾，却也令人胆寒，因爲那燐燐怪火有如鬼眼一般。

夏振華全身冒過一道寒氣，但他的壯志豪氣却並未因此稍減。

當下淡淡一笑，喃喃地道：「我要就此給你們駭住，那豈不貽天下人之譏，那裏還會稱得上天下第一劍。」他邊說，邊從腰際將那柄斷金截玉的上古奇珍——追雲劍拔出鞘來。

一陣龍吟之聲一落，那一方高逾二丈，寬約三數尺之巨石發出連聲脆響。

夏振華已是劍掌同出，硬將那方界石劈成兩段，原先那「幽冥」二字，早劈成粉粹，只剩下二尺許的一個石座，夏振華正欲笑出，那石座四週噴出數十道水龍，有若高山瀑布，洶湧之極。

夏振華雖不懼任何毒汁，但對那蒙面麻衣隱俠之言倒也十分在意。

因爲這魔穴中，說不定魔頭們會施展出任何詭謀，故微微納氣之後，身形霍地拔高數丈。一股凌厲無儔的掌風，逕自上而下，向那洶湧的水龍中劈落，一股腥臭之味，緩緩上升，夏振華的身體也疾向一側飄落。

他不待雙脚落地，離地約有半寸，那些紅磚所佈成的陣圖，夏振華本不欲將它毀去。

此際，不知受什麼影響，竟一掌連一掌，向着那紅磚上劈去，一陣陣脆响，一陣陣火花。

夏振華的身形疾如脫弦疾弩一般，飄飛而入，那脆響之聲立時爆起一片巨響，有似天崩地裂。

刹那間，那涼亭四週立時陷在一片熊熊烈火中。

夏振華心頭一懍，瞭望四週，一時也不覺愕然，因爲這火光暴起突然，且燃燒範圍甚大。如果不衝出這紅磚陣圖之外，勢必要活活燒死，如果硬向那涼亭闖去，還不知其中有多少鬼謀。顯然這一場災難當然無法避免，雖然一種蕩羣魔靖寰宇的壯志豪情，使得他將以大局爲念。

但一種被迫或被人小視的心情，又使得他祇有勇往直前。

故追雲劍微抖，一道寒風帶起一道森森劍氣，一陣陣脆响，烈火也隨之熄滅，宛如一條火巷。

夏振華一聲長嘯，左掌右劍，一招「五嶽朝天」，追雲劍也是一招「狂風驟雨」，化作萬點寒星。雖然他是與火相搏，未曾施出全力，但力道過去，火勢立止。

夏振華的身形陡升三丈，一招「千峯雷雨」直向那涼亭上擊倒。

他是以馭劍之術，劍氣潛於體內，雖然還有一二丈，那劍勢如虹，涼亭上竟發出轟然聲響，好似擊在破鼓之上。

夏振華見自己劍勢竟未將那涼亭毀去，心中也不由微懍。顯然這涼亭非金石之屬，也非巨木所架，但自那轟然之聲可以聽得出這涼亭必有文章。

因爲「追雲劍」削鐵如泥，無堅不摧，豈知連這區區涼亭也不能毀去，豈不令人稱怪？不過要他就此放手也決不會甘心，左手也同時劈出一掌，那流雲掌力似片片飛雲，有如敗絮落花。

右手劍也同時振起，「迅雷」「奔電」「追雲」「映月」，四週齊發，祇在一招一式之間，功力足可裂石開山。

又是「轟轟隆隆」之巨響，雖然震得四週碎石紛飛，塵沙揚起，那涼亭却依然無恙。

夏振華任是如何自負，此際也不由心中一陣狂跳，這涼亭中如果不是有人用罡氣護住，就無法受得住這幾招暴襲。他的內心空明，且反應奇速，當下暗忖道：「難道這就是那位『幽冥殿』的主人嗎？」此念電閃而逝，他也就不再發招，人也飄至涼亭丈許之外。

這才看清紅磚陣圖之外有一座涼亭，涼亭中另有一間石室，除了一個雙層門檻外，其餘一無所見。

夏振華更是疑竇叢生，喃喃地自語道：「怪！這個簡陋涼亭，能經得起我數招凌厲之暴襲……」不待他說完，涼亭週圍，刹那間陰風吹起，箭如雨發，那所涼亭也如狂風掃落葉般連根拔起。跟着是幾聲暴響，一陣陣黃色淡烟，散佈在丈許之內，聞之令人作嘔。

夏振華微微一愕，不自覺地又是一掌劈去，那黃色淡烟，隨風飄散，但地上却現出一層黃色微塵。

夏振華因爲想見識一下這幽冥殿的主人，故始終未曾發話，雖然他已將涼亭毀去，但如果換了別人，幾條命也廢上了。

但夏振華素來都祇是有驚無險，因爲蒙面麻衣隱俠所贈圖案指示他進出之路，而夏振華的武功，就是那位隱俠，也自稱自已無力衝入紅磚陣圖之內。

他曾以劈空掌力，遙遙發過一掌，那石室不僅依然如故，夏振華自己，更被那反彈之力，震退一大步。

這是一件無法理喩之事，以夏振華的武功，却眞是第一遭遇上强硬對手。

不過這個幽冥殿的主人，則始終未曾露面，也就更令人不可測度。

夏振華一面盤算，一面凝氣，他所面臨的這件事，較之他對待着天下羣豪，更要令他難受。人本來就爭一口氣，如果一劍、一掌、一拳，硬拚個死活，就是失敗，甚至死了，也祇怪學藝不精。如果以陰謀鬼計，自己竟落在別人掌握中，連敵人如何都沒有見上一面，那才令人難堪。故一種士可殺不可辱的念頭陡轉，人也緩緩而上，並沉聲冷喝道：「幽冥殿的主人，既建此幽冥殿，必練有幽冥武功，天下第一劍既然來此，尚求一見。」

他是以純罡陽之氣並以寓風傳音而發，表面聽來，聲音並不甚大，但足可傳入三數里之處。迴音朗朗，並無人跡出現，更無回音。

「幽冥殿主人，請速出面相見，天下

第一劍特來領教你的幽冥武學。」

夏振華也一掃那狂妄之態，因爲這裏的一切，就足以使這朶武林奇葩折服，故語氣之間也緩和了許多。

仍是一片冷寂，祇有夏振華的朗朗迴音振得四野皆動。

好半晌，夏振華再也無法忍耐，追雲劍一招「旋乾」、「轉坤」，化作「拔泰山而投北海」，硬向石屋揮去。

「轟」地一聲，石屋硬被截下一角，夏振華的身體，則已飛撲而上。

那雙層門檻也微微一陣搖撼，夏振華的白影幌過，竟從那門檻下飄身而入，雖然他曾以追雲劍當先開道，但他飄進的身體則宛若驚鴻，似閃電一般。

怪！石屋內並無任何設置，除了裏邊設有一張石桌外，別無長物。

三個「幽冥宮」的紅字，有如一柄利刃，嵌在壁上，發出淡淡綠光。

眞如幽冥一樣，也好似行經鬼域，這石室找不出任何跡象。

一道劍虹飛過，冥字硬從那石壁上削掉，夏振華倒抽了一口涼氣道：「難道這裏眞的有鬼不成？」

因爲剛被他削掉的「冥」字，石壁上又隱隱現出淡淡的光來。

再向外看，那雙層門檻亦隱似合攏，這就不止是榮辱問題，也成了生命問題。

一種死亡的威脅，逼得他立時毀掉這間石屋。「哼！我就不信……」

「信」字一落，全身罡氣護體，追雲劍一招「投江擊鯉」，硬向那桌後石牆上揮到。

一陣震天巨響，幾個泛着淡淡綠光的幽冥宮字跡，一閃一閃的，追雲劍上的寒光雖然耀眼，也好似失去光彩一般。

那石牆上硬被擊下一塊巨石來，當夏振華注目望去時，不僅一陣愕然，也一陣驚喜。因爲那裏正放着一個小石箱，前面放着一枝千年銅燭，雖然未曾點着，顯然銅燭有深意在。

夏振華本有黑夜視物之能，此時見石箱上似刻有兩個大字：「秘笈」。

任是夏振華武功高絕，且已窮天下武林玄奧，見到所謂「秘笈」，也不禁油然心動。

雖然他不願得那些非分之物，只是這幽冥宮主人，或者就是他所珍藏的「幽冥秘笈」，果眞女此，那正可以以其矛，攻其盾。

故寶劍輕落，石箱立斷，裏面放着一卷牛皮紙所裹着的秘笈，上書「浮雲指」，反面又寫着「浮雲秘笈」。

夏振華心中不由一陣狂喜，五絕奇書被江湖五惡竊去，不料浮雲秘笈竟在此間發現，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他仔細審視了一遍，這正是恩師當日所談之秘本，也是自己念念不忘所尋找的奇書。

雖然還有古瑟琴、追雲劍、流雲掌、飛雲筆四卷秘笈，尚流落羣魔之手，此時總算尋得了這「浮雲秘笈」。

一面將它納入懷中，追雲劍已凌厲無儔地刺出，一陣天崩地裂之響，石壁竟被削出一個尺來大洞口。

微一納氣，身形暴縮，人即飛縱而出。他出得石室之後，反而一陣遲疑起來，因爲亂石陣圖，紅磚之內，都曾有極爲歹毒之暗器。

就是涼亭中，自己「追雲劍」亦未將它毀去，還是因着要發射暗器，才使之自動爆炸。更萬未料到自己入得石室之後，竟輕而易舉地將那卷「浮雲秘笈」取到手中，奇書復得，自是興奮不已。他又復從那紅磚陣圖中緩緩走出，因爲這幽冥主人是否外出，是否因蒙面麻衣客，將他引走了。

因爲以自己武功之博，這幽冥主人却堪稱爲武林勁敵。

自己若與之相搏，對自己的武功，總有益處，一種對手難尋之感，使得這少年俠士，竟徘徊在這幽冥殿中。

一陣陣冷笑隱隱傳來，夏振華心中也不禁一陣緊張。

倏在一聲冷喝，也跟着傳入耳際：「你們就能斷定正殿上果是小賊所爲嗎？他又不是鐵打銅澆，在這草原上，難道還累他不死？」

夏振華一聽這說話之聲正是西華道人，立時百脈賁張，而另一陣說話之聲也傳入耳際：「道兄！你就是不聽我們的話，你瞧瞧這脚印，是否是剛才走出來的。」

「我就不信那小子甚麼都會，雖然在西華山被他逃得性命，那祇是一種巧合，西華山的爆炸沒有將他炸死罷了。」

西華道人微微一頓後，又道：「如果他眞尋來此間，我倒願意將他引來此間，看我來活活地磨死他。」他說時牙齒咬得咯咯作響，顯然他提到天下第一劍，就怒得咬牙切齒。

夏振華此際已踱出紅磚陣圖之外，又復從亂石中走出，他已看出西華道人和三奇士兄弟正徘徊在草原之上。他們似在尋找奇跡也似在等候。

夏振華因爲不見幽冥主人出現，十分失望，但西華道人，所加諸武林的災禍，却是罪不容誅。當下一聲朗笑之後，人也飄身而出，他不再從那亂石中走出，因爲他可辨識一切，故即馭空飛起。

他越過亂石陣圖之後，似流星趕月一般，飄身落地。

西華道人和三奇士，正在低首徘徊，驀聞腦後風動，都驟然回過身來，如是夏華振暗中暴襲，四魔當無一人可以倖免。

四魔同時退後一步，並抹着眼睛，因爲夏振華是馭空而飛，故四魔都疑心，是鬼魂出現。

夏振華朗朗之聲道：「西華賊道！西華山之禍，仍是賊心不改，更與江湖五惡的三奇士，互相狼狽爲奸。」

他目露精光，掃了四人一眼，又冷冷地喝道：「本來按嵩山之會，以及滴血傳書，我都可以使你們多活幾日，祇因你們造孽太多，我縱或留你們的性命，也無法使賊子回頭。」他說完，左掌右指，立時散出一片彩雲，也似片片落花，分向四魔撲去。

西華道人以九宮八卦，睨視武林天下人物，雖然他的武功遠不如人，但以其心計却是上之上者。

尤其此時正在他佈置之草原，縱然無克敵之功，但欲自保倒並非難事。

當夏振華的掌力劈到時，他並不閃避，反以進爲退，腳踏着洪門，走中宮，打算利用這空隙間，一舉將對方擊破。

他的掌力尚未發出，一聲悶哼，人也如狂風掃葉一般飄起，直跌在二丈之外，張口吐出血來。

萬未料到夏振華對此中佈置，瞭如指掌，且變化自如，他向西華道人擊到時，猶以爲他會閃避，故指上功夫，也撒出一片浮雲來。

豈知賊道以自已神術，竟輕視天下人物，不退反進，並欲對夏振華下手。

夏振華也就作未察一般，流雲掌力本屬純罡陽之力，倏地想到巨無霸的陰爪神功來。故一記「飛瀑怒潮」結結實實，打在西華道人的胸脯之上。

這一掌足可毀鐵斷金，開山裂石，何況血肉之軀的人體，西華賊道一聲悶哼，人也直向後倒，並吐出血來。

三奇士以浮雲指而得名，如今見對方，竟也指掌齊揮，也欲與之一較長短。

雖然他們在寺外確吃過苦頭，但此時，也欲藉這草原的佈置來毀去這個少年俠士。

當時三人一體分向三面躍開，立時將夏振華圍住，而夏振華也故作不識草原佈置一般。也是這三個魔頭活該倒運，夏振華從幽冥殿奔出，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竟未發現，反欲藉此來對付强敵，豈非痴人說夢，自欺欺人。

夏振華被三人一逼，腳下一滑，輕輕向下倒去。

三魔一陣冷笑，道：「小子！你可知道三奇士的厲害？」語落人進，三四十縷指風，如萬馬如千軍飛撲而至。

夏振華驚呼聲中人竟憑空拔起，左手掃過李飛一指，反帶了關南一掌，右手却堪堪擊在常至高的額上，三人立即昏了過去。

三聲悶哼，三個人影齊倒，夏振華冷冷地笑道，「不中用的東西，連一招半式，也受擋不起。」

當他掃過關南一眼時，本來那副痲面上更呈現紫褐色來，左邊臉上去掉一塊二寸寬的皮，鮮血直淌。

夏振華朗朗一笑道：「哼！我不能厚此薄彼，痲面上尚且如此，你們的臉上也留下一般記號罷……」語落，果然兩聲輕响，李飛和常至高的左臉上，立時撕去一塊皮來，鮮血汨汨地直流。

他更在三人的命門穴上踢了一腳，三魔雖然都痛得臉上發熱，人總算清醒過來，夏振華朗朗之聲震得三魔耳鳴心裂。

「賊魔！用不着裝蒜，嵩山之會，更無人可代，因爲你們臉上，都已經有了記號。」

三魔不待夏振華說完，不自覺地都向臉上一摸，一手血倒不要緊，痛得三魔幾乎昏了過去。故一面用藥止住流血，雖然看不見自己，其餘兩魔左臉上，都去了一塊，當然三人的命運可能相同。

他們沒有說話，本能地又微微蓄勢，而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經喝出：「賊魔，別太不知自愛了，以你們三人之力，尚且經不起天下第一劍的一招半式，還是趕快準備，待中秋月圓之夜，嵩山上，我要鬥一下江湖五惡十五人的寶塔圖案。」

三奇士自忖非敵，但以他們三人在江湖中的地位，又不甘如此下場。

而夏振華則更是刻薄：「你們臉上去了一塊皮，有什麼打緊，尤其這痲面上，更要舒服得多……」

關南一生，就是最忌別人說他痲面，此際夏振華說得如此刻毒，雖然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却未發作。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又響起，說道：「老實告訴你們，一尊子斷鬚之後，且失去一目，張强和徐旺，每人左手都斷去一指，西嶽四毒每人也失去一隻耳朵，哼！你們並沒有……」

不待夏振華說完，常至高撫着左臉，怒喝道：「小賊！血債血還，我們總是要向你討還這筆血債！」

夏振華也冷笑道：「天下第一劍如果不欲鬥你們十五人的連環寶塔圖案，以你們鼠輩行踪，就當使你們暴屍於此，以免你們再去害人。」

他的話說得錚錚鏘鏘，西華道人此時竟緩緩坐了起來，望着三奇士說道：「三位賢弟！誰去將穴口關閉，看這小賊能飛上天去？」

這賊道顯然還不放手自己的傑作，尚欲以那些佈置來困這少年俠士，或者作孤注一擲。

夏振華朗笑連聲，道：「賊魔！死到臨頭，猶不知悔改，天下第一劍本以上體天心，饒你狗命，即然如此。我就先爲社會除去你這大害。」

說完，左掌連連推出，表面看去，他並未施出什麼勁道，而西華道人大口一張，一道血箭噴出如泉，狀極可怖。

三魔全身都是一道寒氣，他們知道惟有拚命，始可保命，當西華道人噴血如泉時，他們也竟同時暴喝聲起。

夏振華當然體會得，兔死狐悲，且料知三魔會出手相助，正欲再給點苦頭他們嚐嚐，全身運集了功力，準備三魔同時撲擊，他欲以其金剛不壞身法，並以先天罡氣的反彈之力震傷他們。

豈知三魔暴喝聲落，不進反退，刹那間，都去得無影無踪。

當然，他們可能要執行西華道人最後的吩咐，「關閉穴口」，不過這朶武林奇葩並不以此爲意。

他望了西華道人吐出最後一口血後，終於仆倒在地，這代人魔，只因賊心不仁，竟如此不聲不响死去。

夏振華又從這穴道走了一遍，正欲返身外出，驀聞巨響連天，宛似天崩地裂般。任是夏振華混身是胆，心頭也不禁掠過一層寒意，暗道：「果然賊魔將穴口炸毀。」此念方落，一陣陣天崩地裂之響，震得這夾道中，烟霧瀰漫，沙塵四起。地也爲之裂，地下水源也冒起尺來高水來，刹那間，陰風慘慘，鬼哭神嚎，夏振華心頭一緊，穴口似隱隱傳來一陣冷笑。

連聲巨響，震得四週搖撼，夏振華雙腳已經立在水中，四面都是碎石飛來，顯得有天崩地裂之感。他不禁微微地嘆出一口氣來：「我因一念之仁，以致貽無窮之禍……」

說時，鋼牙咯咯作響，任是他如何沉着，也無法想出善策來。

倏地，一個慈愛的聲音響自耳際：「孩子，這紙上，有『九宮』、『八卦』、『五行』、『河洛圖書』，是一位異人傳我的……」

夏振華直以爲那蒙面痲衣隱俠，又於自已爲難時出現，猛張星目，那有人在？但他立時觸起雄心，一摸懷中，不僅是那張素箋，還有那卷「浮雲祕笈」，也失而復得。

故精神爲之一振，暗忖道：「巨無霸老前輩，即授我以奇書，我不若就在此間研習一番，雖然外穴口已被炸毀，這裏一定還有他路。」

此念一決，就向那亂石陣圖飛去，刹那間，又回到幽冥殿來，幽冥宮尚在，只是雙層門檻已關。

夏振華心中一動，我既能破石室而出，豈不能破石門而入。

這個初生之犢，想做就做，毫無顧慮，微微提氣而前一掌劈去，雙層石門，應聲而啓。他的身體同時飄入，外面雖然傳來天崩地裂之聲，他却坐在那石桌上，一面籌思出穴之策，一面欲將這素箋上的九宮八卦記載。默記心中，並溶而化之。那張素箋，雖祇尺許，但却包藏宇宙之玄奧，天地之神奇。

夏振華不僅從「九宮」「八卦」中，領悟許多武功祕訣，也從這中間創造了甚多武功，甚至使今後數百年武林中，他以數種武功，主宰整個武林天下。

石室也搖幌起來，夏振華心頭一凜，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說完索性閉上雙目，默想着那素箋，一再研究，終於他的臉上幌過一層笑意，竟沿着石屋踱起方步來，且顯然他已悟出其中變化，從他那神態中看來，他不僅獲得了其中玄奧，也悟出了出困之秘，暴響聲，仍是不絕于耳，這與當日西華寺的一幕，並無二致，當然，這中間一定有不少人要死亡。

直待响聲一止，夏振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追雲劍拔出，當龍吟之聲一落，那石室的底部，竟被劃開一個二尺半徑的圓形來。

劍一入鞘，掌力已出，向那圓形劈落，立時現出一個月亮底來。下面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且一縷縷寒氣上冒。

夏振華望着這奇異的變化，好半晌無法決定，他無法斷定這下面是何所在，也無法斷定這中間是否即幽冥主人的住所，但求生之念與好勝之心，使他不能被困在此，坐以待斃，因爲許多事，都必須他去做。

故他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運勁向下擲去，雖然振起一片響聲，但似是一個無底深淵。

雖然他從那素箋上，看出這幽冥宮底是與另外一座山谷相通，在這生死邊緣，倒也不敢大意。

外面天崩地裂之聲又已震起，顯然三魔欲將這天王寺毀去，甚至欲將天王寺十數里居民都一併毀去。

一種拯人于極的心懷油然而生，他決心出來阻止這場災禍。如果任由他們發展，不知落個如何結果。當下微微一咬牙，硬向那寒風直冒的石穴跳去，他雖想以罡氣護住全身，因爲如果找不着出路，就祇有活活埋死，因爲從這石屋中，當然再無法上來，故他仍着於十分的危險，從這絕地中求生。

夏振華去勢奇速，似銀丸飛瀉，也如飛瀑怒潮，從上而下，直向下墜落。

他提氣下墜，穴中雖然也有一股寒氣上湧，但是却阻止不住夏振華下落之勢，當他雙足着地時，却是一片沙地，柔軟無比。

夏振華運目四顧，因地穴太黑，視力雖然大受限制，但却明顯地看出，這沙地甚寬。

當下也就不顧一切，信步而行，他以手中寶劍作前導，利用寶劍光輝，始看清這穴中一切，不過他的心中也是千廻百轉，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所幸，他那股勇往直前的英風豪氣，不屈不撓的毅力，雖然連遭挫敗，却仍能始終不移。就在盡頭，他似聽出陣陣響聲，因爲有響聲，就證明不致於深藏穴底，故寶劍不自覺地，搖出一縷縷劍虹。幾聲脆響，那石壁又裂開數片，夏振華也就邁步而入，雖然那穴道甚窄，僅能供一人側身而過，夏振華的腦際閃幌着各種不同的念頭，但人却從那窄巷中飛身而入。

窄巷去勢漸高，且漸行漸窄，但一股血腥之味，燻得中人作嘔。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難道此間才眞是賊魔們殺人的屠場？」

此念方落，人已飄身而入，這裏已是一間寬約十餘丈的石穴，裏面堆滿着嶙嶙白骨，還有許多剛死去不久，尚未乾枯的數十具血漬模糊屍體，狀極可憐。

夏振華倒抽了一口涼氣，雙目精光暴射，心中暗暗地罵道：「賊魔！這些枉死之人的血債，我天下第一劍必要爲他們索還！」

他的星目却落在另一角落中，兩個矮小的身體，萎縮地擠在一堆。

夏振華提氣而前，才看清是兩個瘦小的少年男女，從他們的臉色中看來最多不過十一二歲。

夏振華掃了這滿室白骨，以及那些死人堆，心中暗忖：「這兩個無辜的孩子，是被人丟在此間，却也未曾死去，不知到底是……」心念陡轉，兩個瘦小人影中，竟有人「哇」地哭出聲來。

夏振華一聽，毛髮亦爲之直豎，因爲這哭聲，簡直有如鬼哭神嚎一般，令人聽了爲之心裂，十分怕人，哭聲倏地一止，另一個又發出一陣冷笑，笑聲比哭聲更爲難聽。

夏振華心思純正，更想到這中間必有其原因在，當下左手微微聚力，彈劍作琴聲。

刹那間，錚錚鏗鏗，震得石穴搖搖幌幌，那些死人白骨，也似冉冉欲起之狀。

哭笑之聲立止，兩個瘦小的面孔上也倏現驚容：「姐姐，這琴音震得我心中十分難受。」

夏振華聞聲，彈劍立止，因爲這兩人中，還有一個是女的，這倒是件怪事。

因爲，這兩個瘦小的身材中，居然有如此奇醜的女人，眞是人間恨事。在夏振

華的想像中，女人應該都是皮膚白皙，長髮披肩，所謂天上山女，人間美娃，都祇有女人才配有最美妙、最高貴的稱呼。

萬沒有想到這裏竟有一個身高不到三尺，黑得要命，頭髮如枯草，滿身爛瘡的人，如果說他是鬼倒還有幾分相像。

在這裏正有許多死人和白骨，顯然她成爲鬼，却也有人相信。

就在夏振華轉念之間，左邊那個人竟也開口說話了：「妹妹！你快別說話，此人有邪法，這魔音不僅難聽，小心妳要吐血。……」

夏振華一聽眞是又氣又驚，因爲他發覺另一個也是女孩，在他的眼中這兩個都是男人裝束，而且奇醜無比，如果她們都是男的，最多使人厭惡而已。

當他發現這兩個可憐虫竟是兩個女人時，一種同情和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但那怪聲怪氣中却指說夏振華彈劍作琴聲，是邪曲，是魔音，怎能不氣得他雙目直豎。故一聲冷喝，全身罡氣也微微發出，逼得兩個小怪物全身都爲之一抖，那森森寒氣，也似乎減低不少。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震在石穴中：「哼！妳們是被何人擄來此間，居然人鬼雜居！」

那個黃髮瘦小綠衣的身影一幌而起，離開夏振華半丈而立，另一個黑色衫褲的影子却也如幽靈一般一幌而退。

「哼！你是人還是鬼，爲什麼從我們這洞底爬來？」

夏振華幾乎笑出聲來，因爲他反被人盤問起來，正問他是人還是鬼，眞是又好笑又好氣！」故也一聲冷笑，問道：「妳們有無名字，是誰想培養你們成爲這種的形狀？」

那個黃衣女子倏地驚呼道：「姐！此人多半是鬼，妳瞧他的衣服閃閃發光，或者就是狐狸精，欲來破壞我們的武功。」

那綠衣黃髮的身影微微抬腿，側移丈許。「妹妹！不許說話，管他是人是鬼，是怪是狐，我們先賞他一頓好打再說。」

夏振華愈聽下去，愈是疑竇叢生，顯然這兩人的身體並不太小，祇是想以一種縮骨之法，將原來的身形變易其本相。

因爲她們說話，前後口音大有出入，當然他會猜測到中間一定有陰謀存在。

當下又復凝聚罡氣緩緩發出，不僅將自己全身要害護住，他更欲以罡氣，來激發兩人知覺。祇要是人，就會有靈覺和情感在，尤其人鬼殊途，以兩個活人住在白骨森森，滿穴屍體的中間，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夏振華因爲要揭穿這謎底，連他自己脫困之念也一掃而忘得凈盡。

「你們叫什麼名字？」夏振華乃以寓風傳音之法，故震得石壁嗡嗡作響。

「姐姐！他是人還是鬼，爲什麼老是怪叫怪叫的。」

「妹妹！別吵！待我想想！」那綠衣黃髮女子頓作深思之狀。

夏振華全身爲之一懍，暗忖道：「世間竟有如此怪事，眞有人以自己的武功，或以藥物逼得別人失却本性，再以一種非人待遇，迫使他們再練一種絕毒武功。」

他宛似跌入沉思中道：「我好像聽追風叔叔說過，大漠以北曾經有這麼一個人魔出現，難道今日就在此不成？」

此念陡轉，兩女身形倏地陡分，左左右右，四面奔跑起來。

夏振華本欲瞧瞧她們究竟有什麼把戲好耍，但一種拯人於極的胸懷，使得他百脈賁張。先將寶劍入鞘，那森森劍氣陡歛，而兩個怪女的身形，則如蝶影穿花，奔馳電閃一般。

顯然，她們當初還懾於寶劍威力，或者是那森森劍氣，當夏振華寶劍入鞘，她們則如入水游魚，精神倍振。

夏振華爲着欲迅速揭開這謎底，更欲迅速離此，因爲這魔穴中實在無法判出其奸謀來。一陣陣血腥之味，更由兩個小怪物的身形閃動而飄入夏振華的鼻中。微一咬牙，雙臂微擧，左掌陡然推出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硬將兩人奔馳的速度阻住。

而右手五指屈而復伸，幾縷指風電奔而至，連聲悶哼，兩個小女怪的巨闕、玄機兩大要穴，都被點住。

夏振華身形一閃，兩聲悶哼之後，兩個身影又同時躍開。

夏振華被駭一跳，再注目望時，見是兩個少女站在面前。

她們雖非國色天香，却也不難看，雖然面容還帶淡綠之色，却在連連喘氣。

不逅，令夏振華十分震驚的就是這兩個女人，同時被他點住兩處重穴却迅速解開。

因爲他彈指打穴之法，除非他再度施此種功力，否則，萬難解此磨難，而這兩個魔女不僅未曾被制，反雙雙躍起，故使得這少年俠士驚惶不置。

在他的心目中，面前兩個魔女的武功，並不在自己之下，故一面運勁一面準備拒敵。但見她們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又好似做了一場惡夢一般，先望了夏振華一眼，又低頭沉思起來。

當她們發覺這些屍體和白骨時，竟驚叫失聲，抽腿就跑。

夏振華更是一陣愕然，心中雖然千廻百轉，但一時也想不着具體的答案。

此時見兩女竟嚇得花容失色拔腿欲跑，這才開口喝住。他寓風傳音，不僅兩女全身爲之一懍，石穴也爲之搖動。

「站住，你們想跑得脫嗎，祇要妳們答覆我三句話後，我決不難爲妳們……」

兩女從沉思中醒來，又望了夏振華一眼，嘴角張了一下似欲說話，夏振華不等兩人開口，又朗聲問道：「妳們家住那裏？有無姓名？是被何人擄來，還是欲潛在此間，練習一種絕毒的武功？」

夏振華的話，朗朗不絕，震得四壁迴音歷歷。但兩女却宛似不聞，掃了夏振華一眼，又復低頭沉思起來。

夏振華心頭一懍，這才記起當日追風叟的話來，當一個人失去記憶，或被藥物所害時，心臟、聲帶、都會發生變化。他發覺兩女昏昏欲睡之狀，才想起自己剛才以浮雲掌功力，打通她們的巨闕，玄機兩大要穴。所幸是自己武功，當然更非二女有運氣解穴之能，乃是因爲夏振華的指上功能，彈出之後，潛力激發了兩女生存的本能，故才清醒過來。而且立時恢復了自己之身，那種因藥物和武功，限制其縮骨

之狀，也立時解除。

夏振華以絕代姿質，思想慧敏，對目前二女種種，好似目覩一般。故立即從懷中取出兩顆藥丸，趁兩人不避之際，每人口中塞入一顆。

夏振華更運手如風，咚咚咚，連連彈出，兩女連聲冷哼中，跌坐在地，夏振華的手法極快，刹那間，就將兩女三十六大穴通通戳遍。

旋即微微納氣，遙遙站住，他因爲要揭開這魔穴之謎，故安心地等待着他要從兩女口中問出原因來。

不到半盞茶工夫，兩女都長長吐出一口長氣後，都同聲喚出「娘」來。

夏振華的朗朗之聲，低低地響着：「快不要動，先運氣試試。」

兩女十分茫然地：欲依言運氣，但立即一躍而起。顯然她們也要明白此中秘密，夏振華的朗朗之聲，却將兩女喚回現實，但熱淚盈眶，一時不知所答。

「姑娘！妳們現在清醒了嗎？」兩人都不自覺地微一點頭。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又道：「我就是不問，也已判斷你們是由賊魔擄來，但不知妳們能否記得那些事？」

兩人低頭沉思了一回，也悽然地問道：「請問少爺何人？何以知道愚姊妹蒙難在此？」

夏振華神目晶光暴閃，淡淡地回答，道：「我就是天下第一劍，祇因要尋找魔踪才闖到此間來。」他毫不着邊際地說着，顯然他欲從兩人口中，探出此魔穴中的秘密。

那個黑衣女子，重重地拍了一下頭道：「天下第一劍，我聽過這個名字。」她說時又掃了那些白骨死屍一眼道：「要不是因你這天下第一劍，這些人還不致如此呢？」

夏振華覺得一陣愕然，但料定此中必有原因，故又淡淡地一笑道：「但不知這些人，爲何因我而致死。」說完，他也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道：「我天下第一劍，以天下人事爲念，想不到竟……」

「你爲什麼要稱爲『天下第一劍』呢？你可知道好多人，就因爲這名字都談而色變。」那個身穿黑衣的截斷了夏振華的話。

夏振華對她們的問話並未作答，祇是一笑而罷。

那綠衣女子也吐出一口氣之後，道：「如果你眞是天下第一劍，我們倒要同你鬥一鬥。」

「姊姊！難道妳……」那黑衣女子的話說到一半又倏然停止。

夏振華也淡淡笑道：「如果我不是天下第一劍，二位本已昏迷，我豈能以武功激發出人類的潛能？」

兩女都微微一愕之後，終於嚶嚶欲泣起來。

夏振華聽得一愕，之後朗聲說道：「二位姑娘，但不知何事忽然傷起心來，我旣然插手此事，就必須管到底。」

那綠衣女子首先止住哭泣，厲聲的說道：「你究竟有無名姓，如再你以什麼天下第一劍來駭唬人，小心我們擰下你的腦袋……」

「魔女，你少猖狂，天下第一劍就得問天下人的事，如果你們是被人利用，欲使你們成爲殺人工具，我不僅要救你們出此苦海……」

夏振華朗朗之聲，倏然一頓，星目神光暴射逼得兩女不自覺地退後三數步遠。跟着又響起一陣朗朗之聲：「如果你們竟如此不知自愛，竟欲利用此殺人之血腥之手，去貽害社會，甚至欲使整個人類，都在腥風血雨、死亡和恐怖中……」

他右臂一抬，一股勁風飛出，一方巨石竟應聲而落。「哼！如果你們再不自悔改，看我取你們性命……」

那綠衣女子也豪氣如虹地說道：「你旣然能入此間，我不信你又比別人高明多少，我更不相信你的手，就是沒有血腥之味！」

她的話聽得夏振華一凜，不自覺地擧起手來。

那黑衣女子也跟着笑道：「如何？還不是同我們一樣，一丘之貉，殺人的兇手而已。」

她的話，立時激起夏振華的怒火，直欲一掌將兩人劈死，但他的理智，又阻止了他的衝動，因爲如此，他眞成了殺人的兇手，或者這魔穴之謎，將永遠無法揭開了。

硬將滿腔怒火壓下，淡淡地笑道：「有一句俗話，叫做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不知你們聽過沒有？」

「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們見過太多，誰是好人，祇有天知道……」

綠衣女子這幾句話直激起夏振華的怒火，冷冷地喝道：「魔女！你再血口噴人，我就一掌先劈了你，反正你們也不想出此人間地獄。」

他鋼牙一咬，接着又冷冷地怒喝道：「你們旣然長住此處，也在此殺人作樂，我也就成全你們，使你們永刦不復，就在此……」

他的話說得緩慢之極，星目神光暴閃，但聽得兩女冷汗直流，全身震顫。

綠衣女子在微一震顫之後，也淡淡地笑道：「生有地，死有時，我姊妹能死於天下第一劍之手，總比死在墨竹君的手下，要好得多了……」

夏振華已經擧起的右掌，緩緩下垂，吶吶地問道：「你們是被那墨竹君老魔頭擄來嗎？」

綠衣女子先點點頭，終於半哭半訴地，說出了這一頁令人髮指的慘絕人寰和腥風血雨的故事。

黑衣女子一抹臉上淚痕，道：「天下第一劍，沒有想到我姊妹還有重見天日的時候……」

這還是十年以前，大名府，冷家莊，冷侍郎府上一雙姊妹花，竟於八月十五月圓之夜雙雙失踪。

冷侍郎居官清正，僅得一雙掌珠，大女如霜，二女如玉，也就是那個綠衣女子和黑衣女子。

那時她們雖只十二三歲，但却是楚楚動人，一種青春的熱力，少女的芬芳，已隱隱流露。

這件事曾經驚動了聖上，也曾差遣過大內甚多高手查尋，始終都是有如泡影一

般。

當然在世人的記憶中，已漸漸褪色，祇有那年紀老邁的冷侍郎，因愛女失踪憂鬱而死。

但這兩個美嬌娃，却被當初數一數二的魔頭擒來，連夜南下，他就是罪惡滔天的——墨竹君。

沒有人知道他的年紀，他的武功更是驚人，一柄奪魄魔劍不知有多少成名高手成爲劍底亡魂。

兩個美嬌娃落在這魔頭手中，當時以傳授其武功，終於將兩個成年的少女，姦汚了。以後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兩人就成了老魔頭洩慾的工具。

他們初期落脚在江寧一帶，以後才遷到天王寺來。以天王寺裏面的設置，這一雙姊妹花也就走進了這人間天獄，幾乎是永刦不復之境。以她們的玉貌綺年，武功在老魔培育下，倒也進步神速，在兩人心中如果一日藝成也可將老魔頭除去，以爲自己報仇，並爲世人除害。

但老魔心思鬼謀却更毒辣，他要兩女練武，不過是欲鍛鍊身體消磨時間。

任是兩人苦學不倦，又對魔頭奉承不已，但老魔頭早有成竹。

終於，她們被帶入幽冥殿來，從此，就與外界隔絕，慢說報仇二字，連能否活下去也成了問題。

數年過去，二女的體態則更形成熟，雖然不見天日，顯得較爲蒼白，兩人的武功却也有驚人進境。

一日，墨竹君匆匆歸來，面色十分難看，先令兩女服下幾顆藥丸，又將兩女幾處大穴點住。

兩女在老魔面前從來不敢反抗，尤其她們已抱定一死了之的心理，故此，當老魔頭要她們服用什麼藥丸時，也就懶得去問。

不料，兩女的身體，有了顯然的變化，記憶亦漸漸失去，老魔則在此時傳授過幾種絕技。兩女的身體雖然日益瘦小，但體力却逐漸增長。老魔最後又令她們服用幾顆藥丸之後，就倏然離去。

從此，兩女一切都在改變，性情也在變化，她們更變得成爲一種吃人的惡獸一般。

自後每隔三數日，就必有一個少壯而孔武有力之男子，被送入幽冥宮來。

兩女的武功得自老魔眞傳，又得藥物之助，功力陡漲，那些少年男子終於不支倒地死去。他的血液，骨髓，就成了兩人的食物。

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甚至無法相信之事。但却是兩個女子在恢復記憶之後，親口說的。

夏振華聽了她們的叙述，直覺得全身汗毛直豎，又指着那一堆白骨和屍體問道：「這些人呢？……」

下面的話，顯然他難於啓口，故倏然止住。

兩女又悽然地說道：「這些人，都是我們這雙血腥之手做的，甚至有許多人的血，都被喝過。」

她們微微一頓，又繼續說道：「不過我們也必須以如此手法，去將老魔頭擒住，不僅要生啖其肉、飲其血、剝皮、刮骨、抽筋，始可以洩忿。」

夏振華正欲安慰她們幾句，因爲魔頭們建這幽冥殿和幽冥宮，既非一朝一夕之功，自己既然已經來此，那麼除惡必將除盡。

而那綠衣女子冷如霜，却又悽涼地一嘆道：「天下第一劍，我們姊妹終身感激你，爲我們恢復容顏，還我們自由之身……」她的話，終因悲傷過度，嚶嚶哭泣起來。

「二位不妨運氣調息一下，待我開啓這中間暗門之後，就可送二位出去，那時再找老魔……」

「天下第一劍，我們不會離此的，我們要等到老魔來時，報仇之後自盡於此，因爲我們的淸白身體，已爲老魔所汚辱，我們的手扼殺了無數人的性命，也惟有一死以謝天下。……」說完，早已哭得語不成聲。

「二位姑娘不必如此，你們就是等在此間，究竟於事有何補益。如果老魔不至，你們豈不活活地餓死……」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道：「就是老魔頭來了，你們豈能敵得過老魔功力，何況你們的武功，都是老魔所傳授，他豈有不預爲防範之理？」

夏振華義正嚴詞，朗朗之聲，震得四壁廻音不絕。

而兩女却同聲笑道：「天下第一劍，這就是你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的道理。我們姊妹的武功，在你面前雖然還是望塵莫及，但以目下武功言，老魔不來則已，否則我們報仇雪忿……」她們的話，無半絲笑意，顯然都是出諸肺腑。

但那黑衣女却在這說話之間，身上發出一陣嗤嗤之聲。

又復一聲驚叫之後蹲在地上，夏振華還以爲有敵人暴襲，正欲聚勁，當他的眼睛接觸到兩女時，臉上不禁一熱，心也撲通撲通地亂跳。

原來兩女的衣服都已裂開，本來穿舊了的衣服，已經不堪負荷，因她們的身體，倏然恢復原狀，焉能承受得起。

故不僅前後裂開肌膚外露，胸前那兩個玉峯一般的乳頭又肥又白，也一同露在外面。她們祇顧說話，故未曾注意，尤其當夏振華星目一掃時，直羞得她們雙頰緋紅，蹲下身去。

這是一個十分尷尬的場面，夏振華一時也無法處置，終於被他想出了一個辦法，忙將自己的外袍脫下，丟給那綠衣女子，又復從背上取下另一件長袍，遞給了冷如玉。

夏振華更自我解嘲地笑着說道：「二位不必難過，我天下第一劍乃堂堂男子，以救天下人爲念，決不會笑你們，你們快將這衣服穿上，待出了穴洞之後，再去設法吧。」

兩女紅着臉接過衣服連忙裹住身體。雖然是一些極細微的動作，也使夏振華十分注意。心中不由暗忖道：「自古紅顏多薄命，這兩個女子雖然成長在魔穴中，那一種少女的風儀依然未改，證明這兩個薄命之花不僅未失去人性，一種大家規範的典型，流露無遺。」這也就更激起其同情之心，決心將這對薄命之花，救出這苦海之中。

夏振華見已恢復了兩女的本性，又獲悉這一頁慘絕人寰的故事之後，這座魔穴必須予以毀去。目前唯一的要務，就是如何尋得出穴之法。

他不願向兩女詢問，因爲天下第一劍決沒有求人之理。就在他目光凝轉之間，冷如霜似已看出夏振華的意念，故她悽涼地一笑，說道：「天下第一劍，這面牆壁，有一暗門，我們未失去記憶之前曾經走過。」

她微微一頓，又悽涼地說道：「祇是這面牆壁，都由重逾千斤巨石所築，堅硬如鐵，且有機關操縱。」

夏振華聞言，雙目神光暴射，人影幌過，一掌擊在那厚牆之上。

雖然他運足了七成以上功力，也震得石穴搖幌不已，但却絲毫未損，二女也同時目露驚容。

夏振華已試出石牆厚度，心頭也不覺微凜，但他以不屈不撓精神，自是必須設法完成。

當下一陣嗆啷之聲，追雲劍已在握中，他不願太費眞力，因爲在這魔穴中賊魔的鬼謀決不會少。

追雲劍斷金削鐵，無堅不摧，就在夏振華一抖之間，銳鋒已沒，輕輕一帶已劃過一道圓弧，再自左面一拉，足足地劃了一個寬逾三尺的月亮門來。

夏振華已一躍而退，又復向兩女吩咐道：「二位暫請後退，待我將這面石壁劈開。」

語落掌發，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震得四壁爲之動搖，一片碎石紛飛，有似飛瀑怒潮一般。那石壁上，劈出了一個圓洞，夏振華掌力又出，洞口被震裂三數尺遠，那面顯然又是另一個境界。

夏振華目光陡閃。「二位姑娘速離此間，待我毀去這魔穴。」

說完，人已躍出，冷氏雙姝也緊隨在後，躍過石門。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那魔穴硬被震塌。

夏振華手中搖幌着那柄斷金截玉的神劍，挺挺有若天神昂首而立。但星目中兩道晶光，有如烈焰。

「你們知道這地穴中，還有多大範圍？」夏振華向兩女詢問着，朗朗之聲震得兩人微顫。

「我們初來時，都是由老魔頭領着，而且我們幾處重穴亦被閉住，故也不大十分清楚。」冷如霜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這大廳我們倒是來過，因爲這裏就是魔頭的議事廳，有許多魔頭都曾聚集於此間。」

夏振華也就不再細問，一面緩步而前，一面用追雲劍敲打着周圍石壁。

夏振華淡淡地笑道：「二位姑娘，請站到那面去，這裏很可能就是地穴之門，也可能會有賊魔把守，說不定更有許多暗器。」

兩女果然依言旁移丈許，夏振華一招「投江擊鯉」，一股無窮劍氣湧出，轟隆之響一落，那石壁硬被劈開。

連聲巨嘯如怒吼慘呼之聲也同時暴起。那穴口四週則是血肉橫飛，兩個守住穴口的賊魔，已被那劍勢和碎石，震得皮開肉綻，死於非命。

而巨嘯怒吼聲中，一陣毒弩併發。硬將那穴口堵住。

夏振華爲着要救兩女同時脫險，故不願硬往外衝。按夏振華的功力不僅可以避開毒弩，更可以用他那無形罡力，將那些毒弩震回。

祇是要携帶兩個弱女子一同離開魔穴，那就必須有萬全之策。

因爲這已不是逞勝鬥强問題，乃是整個武林榮辱大事，故夏振華不得不愼重其事。

本來他可以先行衝出，先將那些暗器毀去之後，再重返穴中救出二女。

但他知道這魔穴之中機關重重，祇要他一離開，魔頭們就可能乘機出手。

正當那毒弩如蜂湧射出之際，一陣陣冷笑也跟着傳來：「我就不信那小子眞成了鐵打銅澆。」

幽冥宮未曾將其毀去，反被他侵入「九幽之穴」來。

這聲音愈來愈近，十分氣忿，另一個聲音也跟着響起。

「主公不信，祇管自己去瞧，三奇士，西華道長，現在乾宮相候。」

「我不要去乾宮，快請西華道長和三奇士來。」

此人似微一沉凝，又繼續說道：「快傳諭各要道口，各機關暗器全部關閉，任何人也不准出入。」

夏振華一時聽不出口音，心中暗忖道：「此人必是那幽冥主人無疑了。」此念方落。身後撲通一聲，兩個女子都跪在面前，「天下第一劍，承蒙相救，弱女子無以相報，但願來生爲奴爲婢，報答相救之德……」

說時，兩顆淚珠湧上雙頰，好半晌，又道：「老賊將至，我們當拚命報仇，愚姊妹決不生離此間。」

「哼！你們的仇人豈止墨竹君一人而已，天地父母旣生你們，又豈止要你們報仇了事，況目下武林大亂，羣魔亂舞。許多事正有待你們去做，何況你們在失去本性期中，那些血腥的紀錄，豈不欲補過以圖功。」

夏振華說得詞意懇切，而且義正理直，兩女聽得無話可說，終於又嚶嚶地飮泣起來。

「哭，是弱者的表示，二位快起來，準備迎敵，天下第一劍當助你們，完成你們報仇宏願。」

二女站起身來却被一股勁風撲到，幾乎站立不住，穴口已站着十數人，西華道長和三奇士站在兩側，那個矮小老者着王者衣冠，手中提着一柄烏光閃閃的寶劍，被羣魔衆星拱月一般。

夏振華望了一眼，冷冷地笑道：「賊魔！原來你還是沐猴而冠，我今日算是親眼所見……」

他雙目神光暴閃，又冷冷地喝道：「墨竹君！你想不到罷，天下第一劍，又在此間出現。」

墨竹君嘴角抽動了一下，却未說出話來，但另外一陣冷喝，兩股勁風却同時撲出……

（未完・十五）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　逸・文
可　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西來鳳」盧幽帶着關雪羽想離開七指雪山，忽然發覺蘆葦叢中似乎有人影，關雪羽懷疑是陸青桐追來，盧幽雖瞎了眼睛，她辨別出是個高大男子，功力强勁。關雪羽腦子裏思索着這個神秘人——金鷄太歲？二人繼續前行，就在這一霎間，一條人影飄下將他們二人分開，關雪羽一看，來者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先向盧幽請安，然後說明要和關雪羽了斷待敍……關雪羽不同往日，經盧幽傳授的「太乙門」神功和過龍江的長白門氣功是勢均力敵，故二人動起手來兩敗俱傷，過龍江只好悄然帶傷離去。盧幽爲關雪羽療傷，二人住在山居小店……

弟子起貪念

關雪羽不經意的拿出了鳳姑娘贈送自己的那個繡荷包，特別是精工綉製的那方絲帕，上面經鳳姑娘纖纖玉指親手所綉下的幾個字：「雪羽清賞」「永結同心」。

接下來的那一隻「綉鳳」更是栩栩若生，這說明了，鳳姑娘不但武功高，心思靈敏，尤其還擅於閨中女紅，却是十分的難得。

美麗端莊，蘭心蕙質的佳人，世間罕見，求一已是極難，偏偏同時間突然出現了兩個，一雙璧人居然讓自己遇見了，「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取捨之間，便饒是大費週章，焚心瀝血之難事了。

記得出道之初，來去自如，了無牽掛，該是何等的逍遙自在？色不迷人人自迷，曾幾何時自己這樣自負的英雄，竟然也效起作繭的春蠶，吐絲自縛，從何說起，從何說起？

一直自以爲是天大的英雄，不知「情」之何物？待到一朝爲情所困，才知道自己與「別人」並無兩樣，此時此刻，苟有

偷盜石馬經

所能，但願能遠遁千山，作一個避世的隱客，却又何能？

原是鐵打的漢子，如今竟像是變了個人似的，想一想自己眞不敢相信，眼前這個爲「情」所困的人竟會是自己？誠所謂「自古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更難」，人何以堪？

想來想去，總是捺不下這一番反覆的情潮，沾上了些兒傷，帶着三分的「懶」，無限的惆悵與遐思，便自因此滋生，又豈怪此一霎的「英雄志短，兒女情長」？

山風呼呼的吹着……

兩扇窗戶吱吱呀呀不時的開合着，破碎了的陽光，蛛網似地洒落在地上，情緒的下沉，像是落在了無底兒的古井裏……

關雪羽嘆息着，收起了繡荷包，由床上下來，想到外面去走上一囘。

特別是，當脚下踐踏着那一徑枯乾了的樹葉，發出的沙沙音響時，那凄凉最能解人情愁，慰人遐思。

門開了。

吹進來一陣子風，房間裏紙飛巾，刷啦啦直响，他忙把門關上。

就在這將關未閉的一瞬之間，耳朵裏聽見了一陣子悉悉索索細聲——就在背門貼壁處，站着那麼一個高佻身材的倩麗背影。

「哦……」

一驚之下，關雪羽幾乎呆住了。

那陣子悉索聲，分明出之對方的啜泣——她正自獨個兒臨風傷情，沒料到忽然爲人窺破，猝驚之下，倏地擰過了身子，遞過來驚鴻的一瞥。

「鳳姑娘……」

鳳姑娘也呆住了。

極短的一霎，誰也沒有反應。

忽然，鳳姑娘倏地擰過身子來，脚下用勁，「嗤！」地掠身而起，直向着一面山坡上縱身而起。

「等一下！」

嘴裏低喚了一聲，關雪羽脚尖輕點，緊躡着對方背影騰身追趕下去。

眼前是一片向陽坡地，除了稀疏的灌木之外，便祇是高矮不一的巨大石塊。

關雪羽一逕追來這裏，卻看見前行的鳳姑娘已快速閃身於當前巨石叢中。

「鳳姑娘！」

他再次喚着，越加快速的追了下去。

關雪羽這裏一脚方自踏入石林，猛可裏眼前人影一現，鳳姑娘倏地自面前閃身而出。

人出掌到，「哧！」玉掌遞處，直劈出了一股疾烈的掌風，直向關雪羽臉上劈來。

關雪羽沒料到，她竟然會向自己出手。這一掌來得既快又猛，簡直難以閃躲。

急切之間，關雪羽上身向左面一個快閃，施展的是一手「遁影」之術，「呼！」一聲，對方的手掌幾乎是擦着他的臉滑了過去。

這一掌勁猛力足，要是打中了，勢將皮開肉裂不可。

鳳姑娘像是在氣頭上，一掌不中，嬌軀倒擰着，叱了聲：「你——」兩隻手交搭着，第二次向着關雪羽雙肩上抓下來。

十指尖尖，眞力內聚，若眞是被她抓上，可不是玩的，關雪羽原本是可以閃開的，只是乍然發覺到是她，心裏有一份內疚，行動不免就延緩了下來。

鳳姑娘又在氣頭上，出招狠毒，略一遲移，遂爲她雙手抓了個正着。

關雪羽只覺得雙肩上一陣子裂膚刺骨的奇痛，前此由於受了些外傷，暫時已無能施展氣功護體，如此一來，簡直像是着了十把利刄，登時皮開肉裂，被對方十根手指抓了個結實。

「啊……」

順着鳳姑娘尖尖的十指，冒出了大片的鮮血，一時連衣服都染紅了。

鳳姑娘原本是怒氣頭上，出手惟恐不重，容得忽然得了手，才發覺到自己下手過重，倏地驚了一驚，慌不迭鬆開了雙手，發覺到手上的血，一時花容失色，面色慘變。

「你……這個呆子……」

倏地擰過身子，一頭撲向身後的岩石，放聲痛哭了起來。

心裏鬱積着的委屈太多太多了，借着這陣子哭，可都統統發洩無遺，那情景恰與當日麥小喬有心尋死前的悲聲痛哭相似，只是後者身邊少了個知心的人兒罷了。

「唉唉……」

關雪羽似乎祇有嘆氣的份兒，竟然忘記了肩上的傷疼，眼巴巴的瞅着面前這個傷心的淚人兒！

「姑娘……妳這又是何苦？」

鳳姑娘偏偏不睬他，把頭埋在胳臂彎兒裏，哭個昏天黑地，祇驚得羣鳥紛飛，草木含悲。

關雪羽連喚了幾聲，看看勸阻無效，忍不住舉手輕輕撫向她背上……

鳳姑娘忽地轉過身子，用力的摔下他的手：「你——別碰我！」

不意這一下又用力過重了，牽動了關雪羽受傷的肩，祇疼得他「啊！」了一聲，連連吸着大氣兒。

這情景瞧在鳳姑娘眼裏，饒是一腔悲忿，卻也狠不下心來，慌不迭扶住了那隻被自己摔下的手，模樣兒透着心疼……

「你怎麼了嘛……成了紙糊的呀！碰都不能碰一下！」

又咬牙、賭氣，更有一番蜜蜜的愛憐，兩行情淚，小長虫也似的淌了出來。

忽然，她撲進關雪羽懷裏，緊緊地擁抱着他，再次的放聲悲慟起來。

關雪羽一連嘆了兩口氣，饒是肩上帶傷，還不得不安慰她，卻又不知說些什麼才好，想想自己果然有負對方一片痴情，無奈造化弄人，誰又能瞭解到自己內心的苦楚？眼看着鳳姑娘的眞情一片，偏偏不能以心相許，甚至於連幾句動情的話兒不敢出口，心裏一急，竟自落下淚來。

鳳姑娘正自抽泣着，倏地仰起了臉兒，乍見此情，呆了一呆。

關雪羽忙自偏過頭去，卻是閃避不及，鳳姑娘都瞅見了。

背過身子來，她由袖子裏抽出了一方絲絹，遞過去道：「一個大男人家……還哭，也不害臊，擦擦……」

關雪羽苦笑着搖搖頭。

鳳姑娘自己倒是好生擦了擦，斜過眼，發現到關雪羽正瞧着她。一時臊紅了臉，忍不住又笑了，只笑了一聲，又繃住了臉孔。

「來，我瞧瞧你的傷……」

一面說，就扒着關雪羽肩膀，細細瞧他肩上的傷，早就被血浸紅了一大片。

瞧在鳳姑娘眼裏，可是由衷的心疼

「你是傻子呀……不是本事大的很麼？怎麼就不知道閃一閃我，看看傷成了這個樣子……」

說着說着眼睛可又紅了。

關雪羽可眞怕又勾起了她的傷心，搖搖頭說：「一點小傷，不要緊……」

「小傷？你看看流了多少血吧！」

遂即把他拉起坐下來，一面褪下了他的肩衣，現出了傷處，十個小小的血窟窿，顯然是自己十隻手指頭抓的。

鳳姑娘瞧在眼裏，又痛又憐，帶着三分責怪的眼神兒，狠狠地盯了關雪羽一眼。隨即由身上拿出了急救藥包，好在她「七指雪山」的靈藥種類繁多，小小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

雖說是這樣，鳳姑娘可是一點兒也不馬虎，細心地爲他上了藥，又用一種薄如蟬翼的貼葉，爲他貼上，外面纏上了一層細紗，這才住手。

「好了……」鳳姑娘說：「大概三四天就能結疤，七天就全好了，這幾天可不能見水。」

忽然她「咦！」了一聲，注意到了他背後的那處傷：「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前兩天傷的……」

「是我爹爹傷了你？」

「那倒不是……」

關雪羽搖頭一嘆，隨即把「金翅子」過龍江尋仇經過簡單說了一遍。

鳳姑娘詫異的道：「他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七指雪山來找你……總算你沒有吃虧，這麼一來，他也該知道了你的厲害，下次就不會這應輕舉妄動了。」

說着，她戚然的嘆了口氣道：「因爲一個你，把我們家弄得七零八亂，七婆婆竟然爲了你跟我爹翻了臉，跟着你一塊走了，眞是讓人想不透……」

一面說，她無限氣餒的把背靠倚着身後的石頭，抱着一雙胳臂，頗是傷感的道：「你倒是給我說清楚了，幹嘛要偷偷地走？是不是打算這一輩子都不見……我……了！」

關雪羽嘆了一聲，垂頭不語。

鳳姑娘冷笑了一聲：「我只當你心裏對我好呢……誰知道你壓根兒就沒把我看在眼裏……我……我要强了一輩子，現在，你叫我這個臉，可往那裏擱？」

說着說着，眼淚可就又汩汩的淌了出來。

關雪羽恨聲道：「姑娘不要再說了……總之，都是我不好，我對不住妳……」

「這可不是什麼對不對得住的問題……你爲我想想，今後我怎麼做人？……你……一走，往後的日子……我可又怎麼活下去？」

「……」

關雪羽眞不知說什麼才好了。

鳳姑娘察了一下眼淚，怪委屈的道：「我知道我太任性……脾氣不好……可是我可以改……」

「姑娘妳會錯意了……」

關雪羽覺得氣悶得很，站起來走了幾步。

西邊的老日頭，早巳沉了下去，就連那一抹子紅，也巳消失，無數山鳥成羣的在暮色裏飛着。

巳經有了些寒意，只是勝不過失意人兒所鬱積的那種透心的寒……

關雪羽在現場走了一圈，仍然回到了老地方，他發覺到鳳姑娘一雙痴情的眼睛，猶在注視着他，等着他的回話，剖明心迹。

「姑娘不要自責過甚，其實妳並無不是之處……」關雪羽咬了一下牙，吶吶的道：「只是我不能……」

「爲……什麼？」

「因爲我不能再傷害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鳳姑娘凄慘的笑着：「你是說麥小喬？」

關雪羽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他原想直率的回答這個問題，可又想到這麼回答之後的後果堪憂，以鳳姑娘之嬌寵任性，痛心失望之餘，保不住會生出一些意外之事，那就不如還是暫時沉默的好。

鳳姑娘見他不說話，自知必是麥小喬無異，頓時只覺得心裏一陣子透骨的涼，忍不住偏過頭去，頃刻間淚水流了滿臉滿腮，這口氣她硬是嚥不下去，不知是怎麼回事，別人她都不在乎，就是麥小喬，她絕不甘心輸在她手上……

一想到這裏，只覺得全身上下冷嗖嗖地向外直冒着冷氣，彷彿魂魄離體，整個身子都爲之軟了——朦朦朧朧裏，只覺得面前還有關雪羽這麼個人，却是再也沒有力量答理他一句。

「姑娘……妳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明白了……你走吧……」抬起眼睛來，無力的看着關雪羽：「我要一個人在這裏坐一會兒……你走！走吧……」

說着眼淚可就又簌簌淌了下來。

關雪羽重重地嘆了一聲道：「姑娘，妳瘦多了！」

這句話的突如其來，並非偶然，那是他忽然發覺到對方消瘦的面頰，因而有感而發，只是聽在鳳姑娘耳朶裏，頗覺有些「唐突」「顧左右而言他」的意思，一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由不住悲從中來，眼淚更不禁淌個不巳，賭氣把身子轉向一邊，不再理他。

關雪羽倒是眞心的關懷着她，因而他又說道：「姑娘妳要好好保重身子……這都是……」

說着又自嘆了一聲，便不再說下去。

鳳姑娘本來不想理他，偏偏對方話只說了一半，即行止住，旣巳聽在耳中，總希望聽個究竟，一時怪難受的，忍不住又轉過頭來。

當下微微嗔道：「『都是』什麼，怎麼不說下去了？」

關雪羽嘆了一聲，由不住苦笑道：「這都是我害了妳，我眞是罪人了……」

鳳姑娘「哼」了一聲，又把身子轉了過去，小聲嗔道：「知道就好！」

不過，這兩句話總算還是「知心」之言，多少緩和了一下她傷感的情緒。

關雪羽見她止住了悲泣，心裏稍安，遂道：「姑娘此行出來，令尊陸前輩可曾知道？」

鳳姑娘冷冷的說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關雪羽道：「令尊若是不知，保不住又要生氣了，爲姑娘着想，還是早點回去的好！」

「你這是在趕我回去？哼！我偏不回去！」

說着一跳站起來，雙手叉在腰上道：「你眞的這麼討厭我？你……」

說着眼圈兒可就禁不住又紅了。

「唉？妳又誤會了……我只是爲姑娘着想……」

「爲我着想？」鳳姑娘道：「眞要是爲我着想，你也不會走了。」

關雪羽苦笑不言，這一霎甚是愁苦。

二人相對無言，甚久，關雪羽道：「姑娘保重，我走了！」說了這句話，他隨即掉身而去。

走了一半，他定下脚步，回過身來——鳳姑娘仍在遠遠注視着他。他終於狠下心來，不再多說，掉身而去。

× × ×

一陣夜風，吹起了院子裏蕭蕭落葉。

北丐帮的少帮主董雲，悄悄地穿過院牆，來到了偏殿外門，站住了脚步，向着凄涼月色下的殿房裏打量着。

今夜，他破格地喝了一些酒，帶着三分醉來的，雖然如此，眼前就在他即將跨入這個院子的一霎，內心竟然有些怯虛，有些舉棋不定了。

透過深垂的竹簾，在那一點昏暗的豆油燈光之下，他看見「白長老」果然睡着了。

可憐的老人。

似乎是除了睡覺以外，他再也沒有第二件事好幹，打坐、睡覺，睡覺、打坐……如此而巳。

若非是童雲確切的知道，他眞不免有所懷疑，眼前這樣的一個「老廢物」，豈能會如外傳具有一身不可思議的武功！

外面的傳言多了，非祇是白長老不可思議的身手而巳，而最令童雲困惑的却是有關那一件失傳武林的至寶——「石馬眞胎」。

傳說這件失落武林幾近三百年，人人都想得到的武林瑰寶，最後就落在了白長老的手裏。

一想到這裏，童雲由不住爲之熱血沸騰，兩隻眼睛裏立刻交熾起無邊慾火，貪婪的光……

更妙的傳說是，任何人只要得到了這個「石馬眞胎」，取出內藏的「石馬眞經」閱讀一遍，依法而練，不出三月，必能成就一身超凡入聖的蓋世功力。

童雲毋寧相信這是眞的了。

過去年月裏，他不知問過白長老多少次了，所得到的答案只是搖頭，問到後來，甚至於白長老乾脆連頭也不搖了，祇是用那種冷漠到無以復加的眼光，在他臉上看看而巳。

那意思分明是說：你這個不長進，沒出息的東西！

白長老一心想成就這個弟子，認爲他具有一般人所缺乏的那種質稟、根骨，如果他肯專心一致，來日實不可限量，偏偏童雲就是沒有這個耐心，他好高騖遠，恨不能一步登天，這就與白長老的苦心大相逕庭，白長老仍然抱持着萬一的希望，希望有一天這塊「頑石」能夠點頭……

白長老有足夠的耐心，童雲却沒有。

今夜，他就是爲此而來。

童雲可不敢眞的把「白長老」這個人視同廢物，他可是存着十二萬分的小心來的。

事先，在晚膳的湯裏動了一番手脚，有理由讓他相信白長老這一覺足能睡到明天過午不醒，要不然，童雲就算是問老天爺借上一個胆子，他也不敢來。

雖然如此，童雲仍然是不敢大意。

他足足地在院子裏站立了有小半盞茶的時間，細細地向白長老觀察着。

白長老確實是一動也不動的睡着了——垂着頭，攤着兩隻手，拱着背，那樣子活像是個大蝦米。長久以來，他睡覺一直就保持着這個姿態，一看見他這個樣子，毫無疑問的就可以斷定他是睡着了。

童雲一直觀察着他，一直到他確實認爲他眞的睡着了！這才輕起脚步，向前躡進。

竹簾輕啓，童雲像是一陣風似的閃身飄入，身法確是够輕的，豆油燈的燈焰長長地吐了老高，又收了回去，童雲却巳站在了白長老座前。

他屏住呼吸，近近的打量了他一陣，輕輕地喚了一聲：「長老！」

白長老兀自沒有一些兒動靜。伸手試了試他的鼻息，甚是均勻，由於他事先在湯裏放的藥量極重，料想着這會子即使是天上打雷，白長老也是無能聽見。

童雲遂即不再猶豫，當下立刻動手，就在殿堂裏大肆搜尋起來。

前文曾說，這裏所放置的無非是瓶瓶罐罐，裝置着的儘是些丹藥丸散，童雲匆匆翻過，並無所獲，發出的聲音不小，竟然也沒有把對方驚醒，可見白長老睡得如何之死了。

他的胆子可就大了。

這間廳房，原本就不大，擺設旣少，一覽無遺，很快的就翻了一遍，別說是石馬了，連個泥馬也沒看見，童雲眞恨不能把白長老叫醒，拿劍比着問他，當然，他還沒這個胆子。

一個人又發了半天愣，正是無計可施。忽然，他注意到白長老座下的蒲團，顯然有些格別，坐墊的四周圍，圍着一圈藍布，平常看起來，原無可疑之處，祇是這時看起來，倒像對方別有用心似的。

心裏這麼想着，隨即彎下身來，用手揭開一角，向裏面瞧瞧，這才發覺到，果然像是有些名堂，用手輕輕叩了一下，證明其內中空。

童雲由不住心裏一喜，這才明白了。

怪不得白長老一天到晚都賴在這個蒲團上不動，敢情這裏面大有文章。

童雲腦子裏這麼一盤算，推測着必然有那麼一個暗格，藏在蒲團裏面，而開啓暗格的那扇門，當必就在白長老盤坐的股膝之下了。

問題來了，要想打開這個暗格，必得先把白長老移開不可，可是這一移動，可就保不了要把對方驚醒了，這可就大爲不妙，可是不移開，東西又不能到手……這可怎麼是好？

略一思忖之下，童雲陡地惡向胆邊生，起手自背後抽出了長劍，一不做，二不休，一劍把對方給殺了，可就一了百了，最是乾脆！

劍光閃爍裏，他的眸子可就不自禁的落在了白長老的那顆人頭上。

細細的頸頸搭拉着，垂下來的那一顆老朽人頭，只須寶劍一揮，必可兩下分家。童雲長劍巳高高舉起，却是緩緩地又放了下來，心一狠，又舉起來，却又再一次的放了下來……無論如何，他竟是狠不下這個心來！

却聽得白長老鼻中哼了兩聲，身子忽然直了起來，童雲心裏一急，忙即寶劍歸鞘，待將轉身離開，却見到白長老這邊竟自轉了個方向又睡着了。

童雲心裏一驚，暗忖道好險，轉念一想，自己眞是好傻，既然下不了毒手，何不施展點穴手法，先自點了對方穴道，叫他昏睡不醒，豈不更好？

這麽一想，甚覺有理，當下不假思索，右手反轉，中指微挺着，直向白長老背上拍去。

這種點穴手法，誠然算得上高明了，在點穴手法上來說，謂之「拍穴」，以掌上內勁瞬息之間貫之於指，一拍之下，力道十足，被拍者十之八九閃躲不開。

順着他手掌之下，只聽見「吧！」的一聲，白長老霍地身子向後一仰，「咕嚕！」一下，倒下蒲團，登時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童雲見狀，先是一驚，遂即暗喜。

他却沒有留意到白長老這猝然後翻的勢子，透着古怪，按常情而論，白長老身子既是向前彎曲，昏迷之下，理應順勢向前倒下才是正理，何以竟會反而向後面倒了下去？豈非不合情理？

他如果再想得更深一點，以白長老這等功力之人全身氣血早已能自閉自開，童雲功力固然算是不錯的了，要想能鎭住對方，似乎是不可能之事，儘管白長老在睡夢之中，也是萬難成功。

祇是這些在猝然之間，童雲竟然都沒有想到，驚喜之下，顧不了倒在地上白長老的死活，慌不迭先自忙着把蒲團上的團墊拿開。

墊子一經拿開，立刻發覺到內藏的暗門，祇是燈光太暗看它不清。

童雲把燈移近了，幾經辨認之下，才發覺那扇暗門，十分小巧，不過只有海碗般大小，試着用手摸了幾次，才發覺到內裏還沒有「暗鎖」。

氣急之下，童雲手起一掌，灌足了內力，直向着那小小暗門上拍了下去。

那裏知道，這看來舉手可破的物件，偏偏靭道十足，童雲手觸之下，發出了「碰！」地一聲。

這一掌簡直就像是拍在了一面彈力十足的皮鼓上一般，童雲的整隻手掌，都爲之彈了起來。

童雲猝驚之下，再運力道，一連又是兩掌下去，依然狀如前態，那扇設置蒲團上小巧暗門，依然如故，未曾絲毫損壞。

心裏一急，兩隻手抓着蒲團兩沿，往上就搬，想到了把它弄到院子裏，硬砸硬摔也不能把它弄開。

事情敢情是邪門兒得很。

以童雲功力而論，不要說小小一個蒲團，就算是一塊千斤巨石，也能把它給舉了起來。

偏偏這一霎，一任他施展出全身的勁道，那具中空的蒲草之團，居然是紋絲也不曾移動一下。

童雲猝然一驚之下，這才想到了事有蹊蹺，緊接着才發現到，白長老的一隻脚，原來踐踏在蒲團邊上。

這一驚，由不住他嚇出了一身冷汗。

抬頭急看，可不是麽，白長老好好地站在那裏呢！

鐵青着臉，雙瞳烱烱有神，一掃昔日的溫文儒雅，白長老的這副冷漠神態，簡直令童雲不寒而慄。

「啊呀！」

叫聲出口，童雲再也顧了許多，隨着他前進的脚步，「呼！」一掌直向着白長老當胸擊了出去。

這一手祇不過是以進爲退而已。

掌勢一經遞出，童雲身子早已疾若旋風，「呼！」地一聲轉了出去，一陣風似地來到了院子裏。

他那裏敢在此逗留，不等身子站定，第二次脚尖力點之下，施展出「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直欲向殿房頂脊上落身下去，祇是依然未能得勢。

他這裏身子不過才自躍起一半，頓時就覺到頭頂上一陣子發熱，發軟。

敢情房子裏的白長老比他更快，顯然已「後來居上」。

童雲身子還沒有站定，顯然發自白長老的手掌掌心，功力一吐，童雲身子起來的快，落下來的更快，呼！地一聲，直由空中墮落下來。

「噗通！」這股子勁道敢情大得驚人，一震之下，童雲祇覺得雙眼金星亂冒，彷彿連骨頭都爲之散了。

然而，儘管這樣，他可絲毫也不敢在地上賴着，拚着混身的疼痛，兩隻手在地上用力一按，再一次的向外穿了出去。

「哧！」像一般箭也似的快捷。

嘿嘿！白長老偏偏像一股幽靈也似地放不過他。

童雲身子一經竄出，猛可裏空中一股勁風，依然是當頭直落下來。

「噗哧！」一聲，童雲這一頭就好像是撞在了棉花堆裏一樣。

當然，却是要較諸棉花勁道的多，彷彿有一股子勁道發自那鬆軟的棉花堆，一下子彈了出來。

這可好，童雲就像是球一般地被彈了出去，「噗通！」依然像是落在了原來地方。

一連兩次重摔之下，童雲可眞爬不起來了。面前人影一閃，白長老鬼影子也似地來到了面前。

童雲「啊！」了一聲，慌不迭坐了起來，却覺出透過白長老當前的身子，傳過來一陣莫名的勁道，其硬如鋼，其柔如水，似有又無。

——却是無論如何，在身當這般力道之下，童雲依然連轉動一下的力量，都施展不出來了。

星月之下，白長老那張原本就瘦削的臉，看起來簡直就像是一具骷髏。

呼呼的風，展動着他身上那一襲寬大的袍子，獵獵起舞，尤其是白長老的那一雙眼睛，更像是閃爍着的兩點星光，看起來無比的凌厲。

一霎間，給童雲的感覺，簡直難以相信，他祇覺得面前的這個人，簡直變了，變得分明不像是昔日的那個白長老了。

看着他，童雲只覺得無比的恐怖，彷彿由脊椎骨裏，直向外面抽着冷氣。

「長……老……師父……你……」

咀裏的舌頭簡直是不聽使喚了，結結巴巴地簡直不知說了些什麽。

「小子……」

白長老只吐了兩個字，却已讓童雲「不寒而慄」。

（未完）